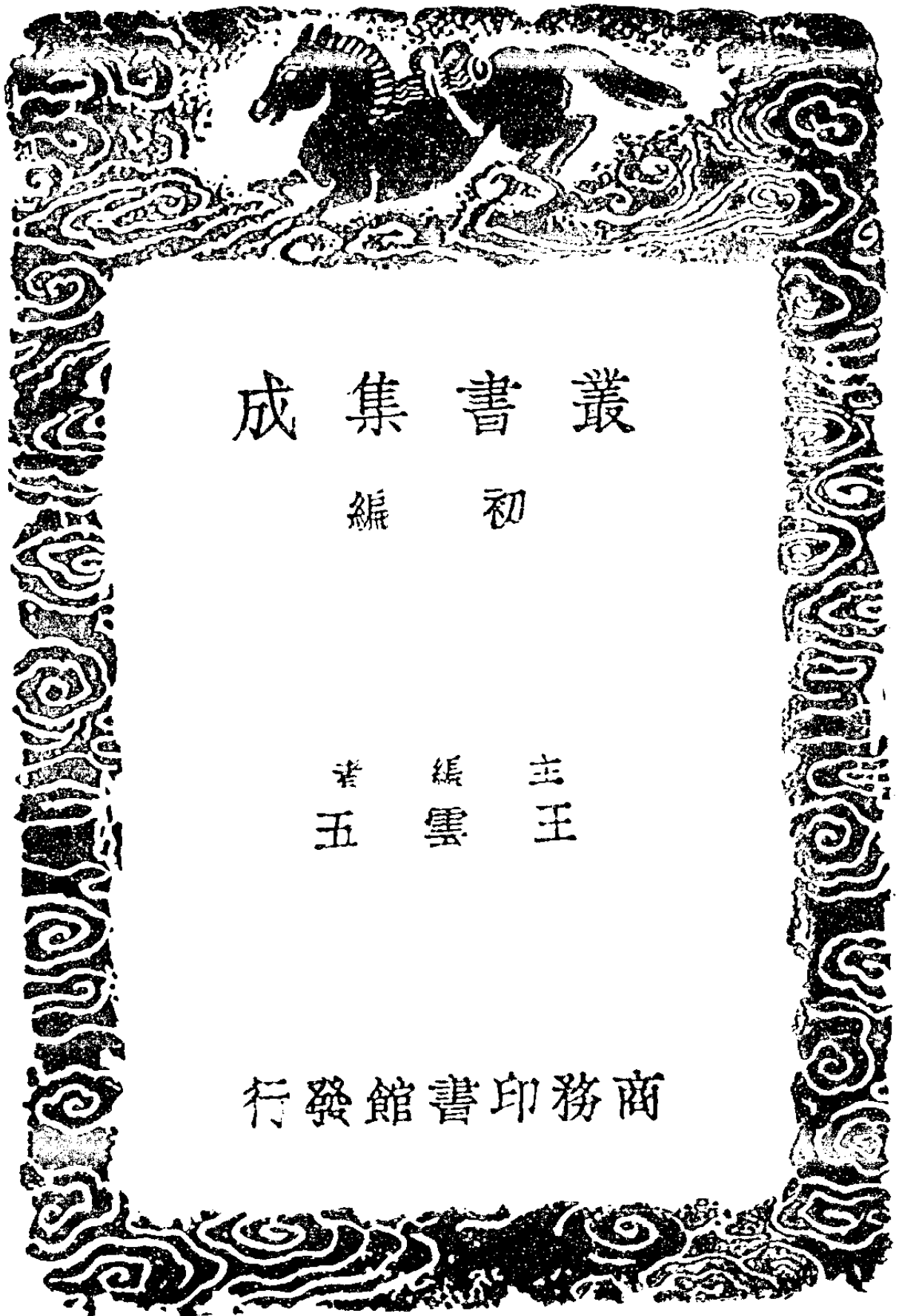


增修東萊書說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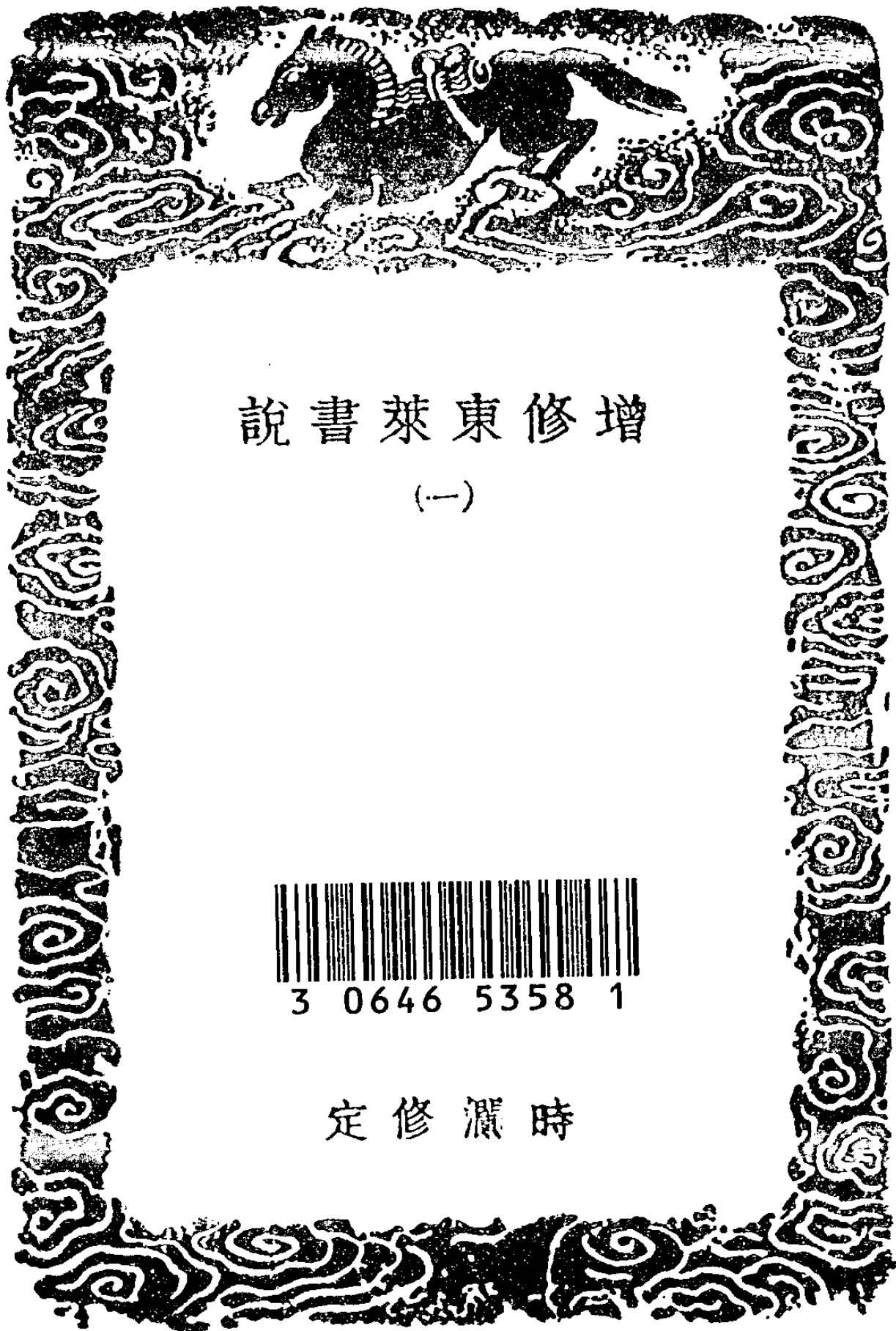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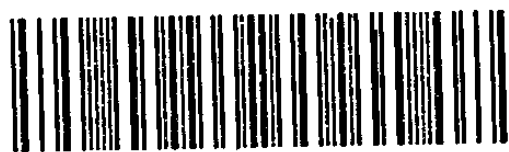
主編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增修東萊書說

(一)



3 0646 5358 1

時灑修定

增修東萊書說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重刻增修東萊書說序

帝王之治法。莫備於書。亦莫微於書。不爲之說焉。則備者無由窺其全。微者無由闡其奧。浩乎淵乎。未免望洋而歎也。呂成公嘗著書說。先之以秦誓。費誓。上至洛誥。凡一十三卷。未竟而歿。清江時氏瀾。成公高弟也。乃輯其平日所識錄者而增修之。成二十二卷。合爲三十五卷。於是書說乃全。文獻通攷載是書。作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作六卷。蓋原書未經編次。傳鈔者隨意分卷。故二家互有異同。是編攝旨歸之明。備宣義蘊之精微。俾讀者沿流溯源。有以窺其全而闡其奧焉。今日者。成公不可作矣。而生乎千載以下。尙友古之人於千載之上。不禁神往於麗澤書院師若弟一堂講貫時也。三復是書。覺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傳遙遙其若接矣。同治八年冬十一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增修東萊先生書說序

生蒸民而理之。皆天也。綱三常五。以範人事。君師贊焉。出爲大綱小紀。公卿大夫士。而等級維之。然後以化以育以立人。而天成地平而位三才。時有先後道有升降。是以爲二帝三王。而虞夏殷周之書作。經生襲陋。病不能窺也。

東萊夫子。講道于金華。首據是書之蘊。門人寶之。片言隻字。退而識錄。見者恐後。亟以板行。家藏人誦。不可禁禦。夫子謂俚辭閒之。繁亂複雜。義其隱乎。修而定之。瀾執經左右。而承修定之旨曰。唐虞三代之氣象。不著於吾心。何以接典謨訓誥之精微。生乎百世之下。陶於風氣之餘。而讀是書。無怪乎白頭而如新也。周室旣東。王跡幾熄。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於橫流肆行之中。有間見錯出之理。辨純于疵。識真于異。此其門邪。仲尼定書。歷代之變具焉。由是而入。可以覩禹湯文武之大全矣。自堂徂奧。以造帝者。泝而求之于秦誓。始至于洛誥。而工夫之不繼。悲夫。書說之行于世。終狐裘而羔袖。瀾以西邸文學入三山。監丞全州。鄭公肇之。臭味傾蓋。謂瀾東萊說經。其純不可得而見者。莫如書說。子盍補其餘工。瀾謝不敢僭。曰。子師之書。非子誰責。且所欲修者。門人識錄之陋耳。而後師之說明。子何嫌。於是記憶舊聞。如對夫子。伏而讀之。清其俚辭。芟夷繁亂。剪截複雜。俾就雅馴。至於旨意所出。毫髮已見。罔敢參與。嗚呼。上帝臨女。此義可不存邪。同焉者曰。猶不躋乎。異焉者曰。安用是。或察焉。取未修之書合而觀。乃免。開麟丁卯十有一月。

增修東萊先生書說序

日南至門人金華時淵書

時氏增修東萊書說序

宋乾淳中東萊呂成公講道金華。四方從遊者千人。公同年進士時鑄壽卿。與其弟銀長卿。率其家子弟。曰灑。曰瀾。曰涇。悉從公學。公嘗輯書說。先之秦誓。費誓。上至洛誥。凡一十三卷。閱再歲而公歿。灑增修之。成二十二卷。合爲三十五卷。於是書說乃全。予考成公實受業於林少穎之門。少穎有拙齋書集解五十八卷。朱子謂洛誥以後非其所解。則亦門人續成之者。夫林氏之書。旣以召誥終。公之書。因以洛誥始。是公之用意。本以續其師說。而門人莫喻厥旨。愼其書之未就。輒補其餘。其用心則勤。而公之意未免因之。反晦矣。雖然。灑。公之高弟子也。其所補綴。一本師說。學者取林氏之書。暨先生講論。與灑所增修。合而觀之。匪獨見今古文正攝義蘊之全。而麗澤書院師友之淵源。亦可觀矣。康熙丙辰。納蘭成德容若序。

東萊先生禹貢圖說

徐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曾氏。徐之西。濟爲界。故爾雅。濟東曰徐。

青

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曾氏。南與徐以岱爲界。西與兗以濟爲界。

兗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冀

東西南至河。

雍

西距黑水。東距河。

豫

西南至荆山。北距河。

梁



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

荆

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

揚

北據淮南。南距海。

九河九逆

顏師古曰。九河又合爲一。名爲逆河。言相迎受也。海。渤海也。太史公河渠書及漢孔氏。皆以爲入渤海。河渠書注云。河入海當在碣石。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決東郡。更注渤海。禹時不注渤海也。恐入碣石之說是。以冀州曰。夾右碣石入于河也。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海。鄭玄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蓋是合大河之尾。同入碣石海也。

澠沮

史記正義。鄭玄云。澠沮相觸。合入雷夏。

深

唐孔氏云。自深入濟。自濟入河。周希聖曰。由濟入深。由深入河。林三山曰。按經文。不見濟深相通之道。要之。二水不必相通。皆可以入河也。

大野

曾書不名澤者以其蓄而復流。

荷澤

此間當有辨河通淮泗達南河也。不然則經何以曰浮于淮泗達于河。東坡三山辨之甚明。

洛

按地志出商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東。故言自熊耳者非洛源明矣。

荆山

曾書謂之南荆。

漢

自蟠冢東南至大別。漢之源流在焉。在江北。鄭氏所謂次陽列。蓋自梁而入荆者也。先儒則以爲南條。

太華

薛書云跨四州。

烏鼠

鄭氏云出南谷山。渭源也。在烏鼠西北。許謹云出隴西首陽亭南谷。故言自烏鼠者非渭源也。

朱圉

曾氏云。以經之序考之。朱圉當在西傾東。鳥鼠西。史氏地志言朱圉在天水冀縣北。則朱圉乃在鳥鼠東。如志所言。則經當曰西傾鳥鼠朱圉矣。若此者。皆志之誤。

西傾

曾書云。西傾南。桓水出焉。西傾。雍州山。桓。梁州水也。

積石

河出崑崙。皆隱伏地中。按山經曰。積石下有石門。河水冒之以西南流。則積石雖非河源。以上流隱伏於積石西。則無所用道。至積石而後出。故爲導河積石。疏云。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

三江

史記正義云。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名松江。古笠澤江。一名上江。一名東江。一名下江。一名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林三山云。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入海者。爲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至匯澤爲彭蠡。以入海。爲北江。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於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於彭蠡。則三爲一。至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予以經考之。自嶓冢導漾。至南入于江南江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北江也。岷山導江而下。中江也。然必於揚州言者。蓋揚距海。且屬下流。故以記其江之入也。震澤底定者。往往三江未入之初。水勢汗漫。震澤不能無害。今既入。則底定宜矣。史記正義所言。殆後世因太湖傍有三水。遂以爲三江。必非禹

所謂三江也。不可以爲然也。

彭蠡

薛書云。東匯澤爲彭蠡。自壺口以東。江匯同流。而謂之北江。中江者。以今江西言之。謂之北江。荆揚言之。謂之中江。

敷淺源

孔氏傳。一名傅陽山。在豫章界。輿地記。在江州德安縣。

雲夢

正義案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雲夢之澤。每處有名。子虛賦云。八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

沱潛

蘇氏曰。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尾入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荆之沱潛也。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尾入江漢。此梁之沱潛也。孔安國曰。沱潛發源梁州。入荆州。孔穎達曰。雖於梁州合流。還於荆州分出。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也。林三山曰。據爾雅。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是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也。出於荆州者。荆之沱潛水。出於梁州者。梁之沱潛也。要之。皆是自江漢而出也。以予觀之。蘇之說則太離。三山之說則太合。穎達之說又離合之兩失也。豈有荆梁相去數千里。既合而分。猶能辨其此爲沱爲潛也。故當以孔安國之說爲正。

和夷

曾書云。謂自嚴道以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

九河

黃河之流既大。至河東河西之境。又受沔渭洛諸水。其勢奔激。北至冀堯之界。播爲九河。所以殺其勢也。爾雅載其名。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鈎盤。八曰鬲津。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也。漢許商言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齊小白塞之爲一。合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塞以枝併歸徒駭也。案地理志。皆在渤海平原之間。許商又云。九河相去纔三百里。

灘澗

傳謂禹以河所從來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釀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大陸。播爲九河。所謂載之高地者。謂行河流於西土之傍也。二渠者。灘澗水受陰溝中。東入于泗。澗水出武陽之東北。至千乘入海。澗澗二渠。皆首受河水也。其北則又播之爲九。皆所以殺其湍悍之勢也。林三山曰。二渠之事。不見于經。難以考證。

淮沂

淮出南陽平氏之胎簪山。至淮浦入于海。蓋淮源出豫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爲患尤在於徐。故淮之北

則於徐言之也。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之南。至下邳西南入于泗。則沂之源委亦皆在徐矣。

淮泗達河

蘇氏據歷代事以證此言。最爲詳備。故近世言汴水者。皆以爲起於隋時。故蘇氏辨之。以謂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說者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以疑禹貢之言。案前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於宋。鄭陳蔡曹衛與洛汝淮泗。會于楚。卽今官渡水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地。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邪。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知。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泗汴沂河。可以班師。則汴水小大當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蘇氏此言。足以補先儒之闕遺。而訂後世之誤矣。曾書云。水自河出爲灘。許慎曰。河灘水在宋。又曰。汧水受陳晉浚儀陰溝。至蒙爲灘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河灘之至于泗也。許慎又曰。泗受濟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濟。然則泗之上流自濟。亦可通河也。以予觀之。世代久遠。難以考證。濟灘與淮泗遠甚。曾說不知何所據而云。蘇說有可信之理。然不載於經者。蓋其微小。不煩禹之治者不與故也。不然。則天下之大。豈止如禹貢所言而止哉。

碣石

輿地記在平州石城縣海傍。其石碣然而立。故名之也。

青徐汶水

曾書云。汶水有二。出萊蕪原山西南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太山北又東北入于灘者。青州之汶也。濟之入海在青州之西。則因浮于汶以達之也。

滎澤

孔安國云。濟入河。並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孔穎達推安國說。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正義云。澤名。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通典云。今濟不復入滎。薛書云。泛溢則南北旣被爲滎。孔穎達以跨河南北。旣曰溢爲滎。跨南北未可知。曾書云。以事辭考之。

雷首析城

曾氏云。以事辭考之。則雷首當在壺口之東。析城當在王屋之西。史氏地理志言雷首在蒲坂。則在壺口之南。析城在濩澤。則在王屋之北。非其條矣。

龍門

魏志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呂不韋曰。龍門未關。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大禹旣通。謂之孟門。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考之。

其先河之出孟門之上橫流別出則東之壺口南之梁山西之岐山皆熱於水矣。

峽岐荆

峽、岐、荆皆在渭水北東行逾河分二枝一自壺口至太岳一自底柱至王屋合于太行折北至恆山折東至碣石先儒所謂北條鄭氏所謂陰列蓋自雍入冀者也。

西傾 太華 熊耳 陪尾

西傾至太華皆在渭水南東出河南熊耳至陪尾先儒所謂中條鄭氏所謂次陰列蓋自雍而入豫者也。

弱水

酒泉郡之西燉煌郡亦有流沙故顏師古及二孔皆以爲弱水至此流沙弱水之導既至合黎至燉煌之流沙則是弱水之經流不應言餘波也據地理志張掖郡居延縣注云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或言以爲自張掖西至酒泉復入張掖酒泉之流沙必無是理陳少南云弱水之正者西入合黎其餘則北入流沙爾以少南之說考之庶幾可以見餘波二字而諸家之說皆不及此。

江淮

禹之時江未有入淮之道自揚州入帝都則必由江入海入淮泗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然後江淮始通。

淮夷

鄭氏云。以謂淮水上之夷。

東陵

薛書云。今江州蘄州間也。

桐柏

本出胎簪山。曰自桐柏。非源也。

岷山導江

自岷山之陽。東南至衡山。過九江。折東北至敷淺原。江之源流在焉。鄭氏所謂正陽列。蓋自梁而入荆揚者也。先儒亦以爲南條。

蟠冢岷山

先儒皆以爲南條二山首尾本不相屬。此鄭氏所以有正陽列。次陽列之說。而并西傾峴岐二條而分爲四列也。

王屋

曾書云。沈水源。其出非一。始出王屋。旣出而伏。又出於東丘。又出於温之西北平地。有二源。薛書云。濟流謂之沈。

壺口

禹未治水前。梁岐壺口。地本相屬。因禹關之。而後二山爲河所絕。故旣載壺口。而後梁岐始爲雍州矣。林三山云。於壺口之西關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關龍門。而終事於梁山。而其餘功及其山焉。

龍門上口

酈道元云。北屈之西南有孟門山。龍門之上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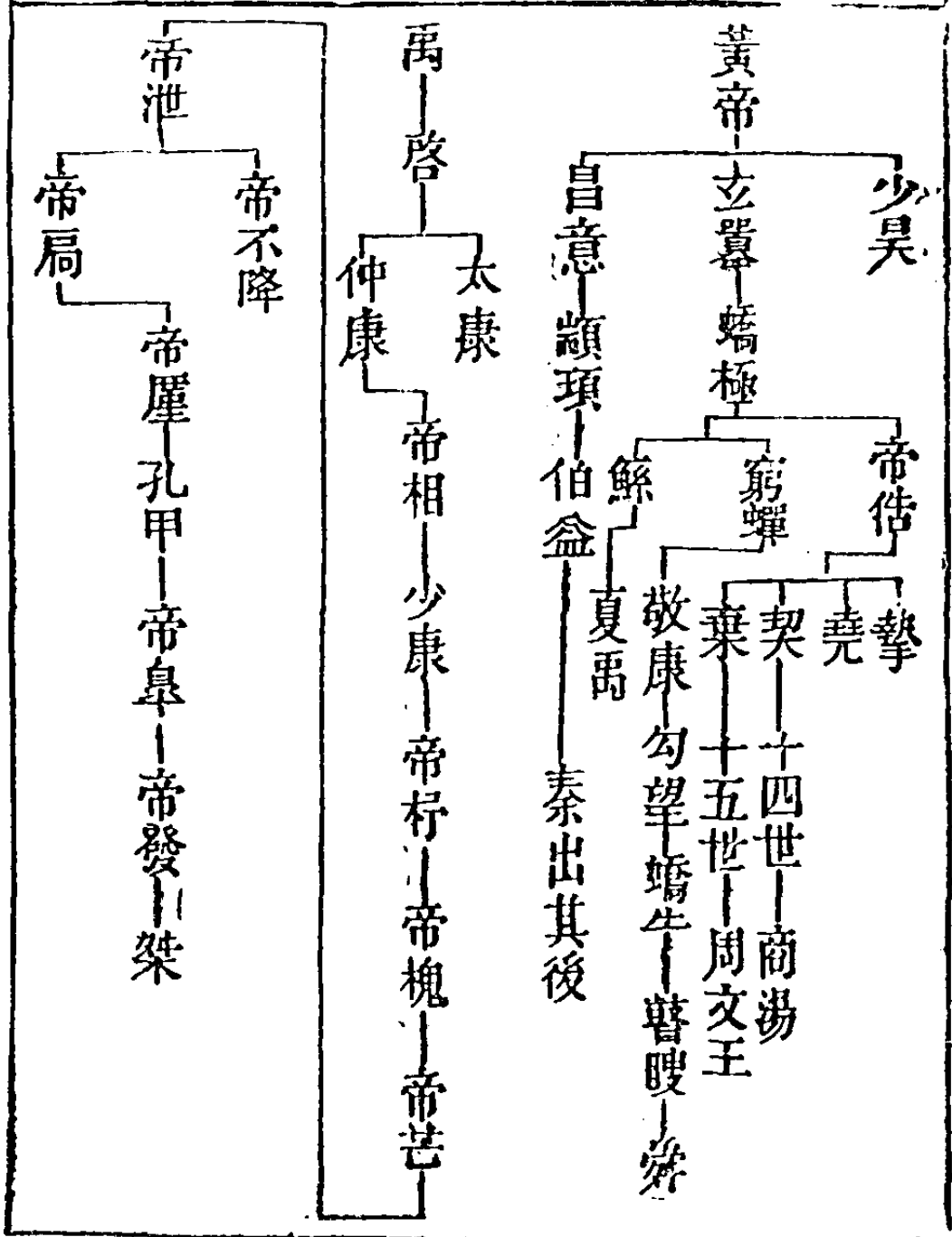
沮

地理志與龍門同。

渠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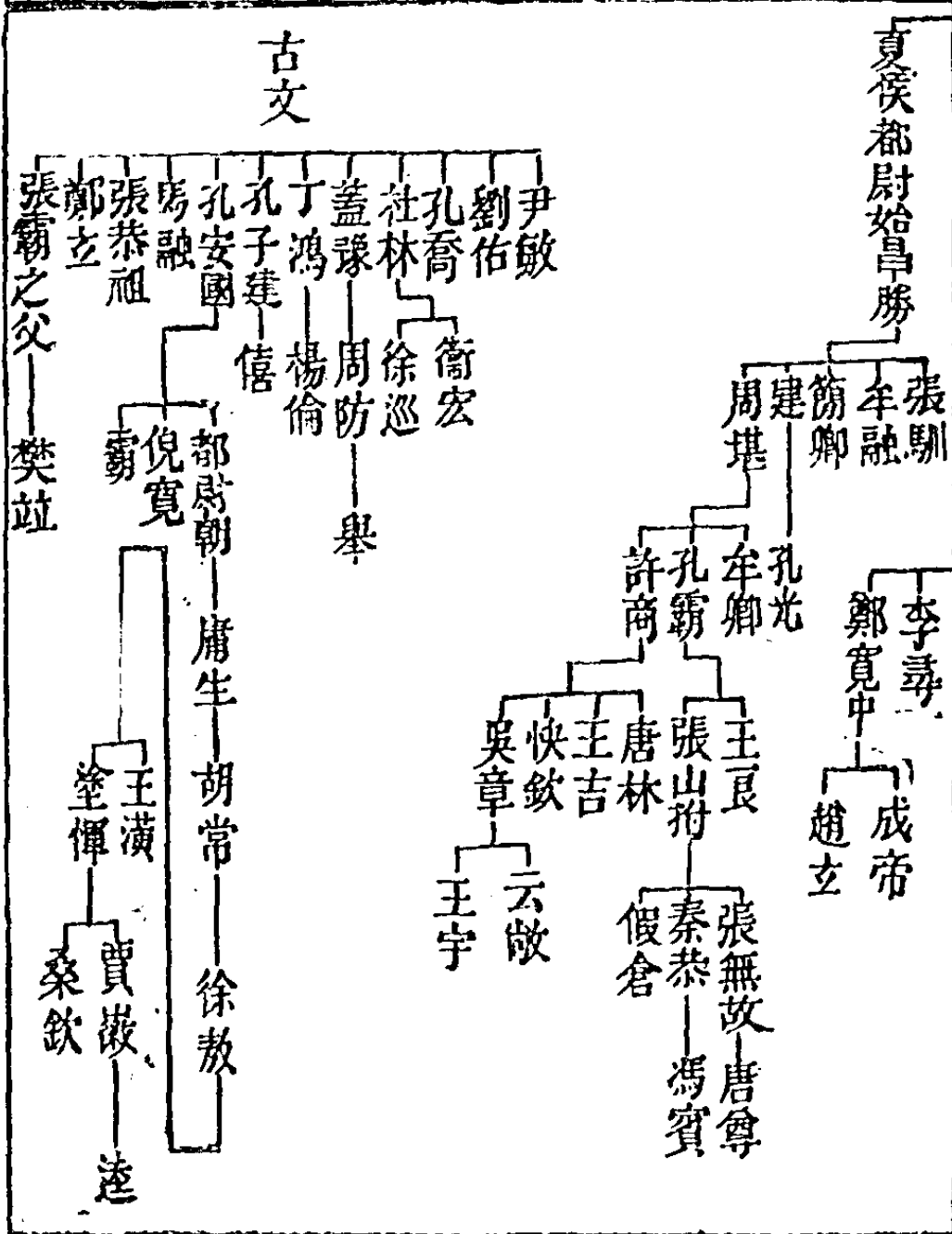
薛書云。漢朔方有渠搜縣。今夏州。

商 夏 虞 唐



增修東萊書說譜系圖

書學之圖



君臣名號

唐虞

君堯舜

臣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 放齊 四岳 驩兜 共工 鯀 伯禹 后稷 契 皋陶
垂 艾 斯 伯與 伯益 朱虎 熊羆 伯夷 夔 龍 丹朱 瞽瞍 象 十二
牧 三苗

夏

君禹 啓 太康 仲康 桀

臣益 羲和 有扈氏 五子 后羿 胤侯

商

君契 成湯 太甲 沃丁 太戊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盤庚 高宗 受
臣伊尹 汝鳩 汝方 誼伯 仲伯 仲虺 咎單 伊陟 疑至 臣扈 原 巫咸 巫賢
甘盤 傅說 祖己 祖伊 微子 箕子 比干 商容 膠鬲 葛伯

周

君 稷 公劉 太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穆王 平王

臣 周公 太公 召公 巢伯 管叔 蔡叔 武庚 唐叔 康叔 饒叔 閔天 散宜生

秦顛 南宮适 翟叔 蔡仲 蘇公忿生 榮伯 君陳 芮伯 彤伯 畢公高 衛侯

毛公 仲桓 南宮毛 齊侯呂伋 君牙 伯冏 呂侯 晉文侯 魯侯伯禽 秦穆公

晉襄

書篇名

虞書五篇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夏書四篇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商書十七篇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三十二篇

秦誓上

秦誓中

秦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增修東萊書說書篇名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十例

典謨
貢歌
誓誥
訓命
征範

增修東萊書說卷一

宋時瀾修定

堯典第一

虞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堯典。

書者。堯、舜、禹、湯、文、武、皐、夔、契、伊、尹、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于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何以見書之精微。欲求古人之心。必先盡吾心。讀是書之綱領也。通堯典。則他可觸類而推之矣。書皆孔子序正也。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四句。該一篇之旨。九載績用弗成以前。皆光宅天下之實。咨四岳以下。皆將遜于位之實。包本末而言之也。堯典一篇綱目。在欽之一字。聰明者。聖人先知先覺。治天下所不可少也。自古人君。未有不本聰明以出治者。文思出於聰明者也。散而在外。則爲文。聰明之發見也。蘊而在內。則爲思。聰明之潛蓄也。文思。表裏之謂。孔子以聰明文思形容堯德。雖各有義。其理實貫於一。如元亨利貞冠之於乾也。堯德如此。是以天下雖大。無非在堯盛德光輝之內。說者多以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兩句爲重。不知上兩句實不輕。所謂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此君子所過者化之意。聖德光輝。方在天下。一旦遜位。視天下如敝屣。其化可知矣。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若稽古者。史官之辭也。曰放勳以下。乃典文歷說堯事也。當時史官謂。我順考於古。得堯之爲君。勳者。凡天地萬物成理之著見者也。堯則依放之而已。堯治天下。一順天地萬物之成理。初未嘗加一毫人力於其間。放勳深見聖人之氣象。非名也。觀述而不作。行其所無事。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則知放勳之意矣。序言聰明。此言欽明。伊川曰。言欽。則聰在其中。去聰說明。見聰明不可分。如溫良恭儉讓。形容孔子亦難分。欽之一字。乃堯作聖之工夫也。聖聖相傳。入道門戶。莫要切於此。加欽於上。意極精微。非去聰也。伊川又曰。明包聰。百聖相傳。只一欽字。如湯慄慄危懼。文王不暇食。是也。使堯不欽。何自而有其聰明。前言聰明。指其生知。全德之自然也。後言欽明。指其化聖。始終之工夫也。孔子序書。論其自然。乃序書之體。若史官之載。必原根本而言之。安安者。止於其所當止。如記所謂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堯自安其安。與天下共安其安也。允恭克讓。何以遂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實用其工。果降志下心。自見功用之到此。蓋允克者。恭讓之至。此義微難看。惟孟子曾露此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又曰。徐行後長者。謂之悌。曰克與允。見堯之恭遜。出於誠實自然。而非外貌飾情之爲。推而廣之。人人皆在堯恭遜中。遡堯恭遜氣象。以端莊嚴謹之心觀之。其接物也。必不慢易。天地之間。皆吾同體也。吾有一毫忽心。是忽天地。忽萬物矣。以和易溫柔之容觀之。其待人也。必不倨傲。天地之間。皆吾和氣也。吾有一毫矜心。是欺天地。欺萬物矣。人惟不至恭遜之地。是以不知光四表格上下之理。果然。孔子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孝悌若不能廣大至此。反心思之。而後見。自放勳至格。

于上下言堯聖德之大綱。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上一節既備言堯之德。至此乃言其爲治之序。大抵爲治之序。先親而後疎。自內以及外。修身而後齊家。則明德在齊家之後。可也。今堯之克明俊德。乃在以親九族之先。何也。君不用賢。何以知親九族。章百姓。和萬邦之理。治國平天下。必資賢人講求。大學曰。尊賢也。親親也。伊川謂尊賢在親親之先。如人之生。豈識禮義。須由學校朋友相與講問。堯之聖。固知親九族之理矣。猶必待俊德之士開導而啓迪之。然後九族可睦也。此所以先明俊德之士。使之布列於朝廷之上。講明是理。以之齊家。以之治國。以之平天下。九族既和睦矣。於是平章百姓。百姓不必指百官。蓋王畿之民也。百姓果至於昭明矣。於是協和萬邦。黎民亦於是不變時雍。蓋自九族序而推之。至於變時雍。天下盡在春風和氣中矣。以親。平章。協和。其間工夫不少。所謂工夫者。同其安危。同其好惡之類是也。平者。均齊調一之謂。章者。使之通達而無壅蔽。是王畿之士農工商。鰥寡孤獨。無不得其所也。協。比也。和睦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不過欲咸和萬民而已。以親。平章。協和。用工於朝廷之上者也。既睦。昭明。時雍。功用之著於天下者也。自克明俊德至時雍。言堯治天下之大綱。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自此以下。乃載堯命官之敍。前乎堯者。歷法未畢。至堯始備。是以羲和之命。考中星以正四仲。如此之

詳也。雖然，堯所以急於爲是者，非天下之未治而泛爲也。黎民於變時雍，天下可謂治矣。天下旣治，而用心於歷象，不失其宜也。以命羲和一節觀之，堯典捨此他無所爲，堯果無爲獨此一命而已乎。蓋職在羲和，乃命者在堯。雖羲和爲之，而實堯爲之。則知堯盡君道，無爲之中而有有爲者存焉。羲和當時大臣也。故史官舉其事大體重者以見其餘。於未作歷之先，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也。於旣作歷之後，敬授人時，是後天而奉天時也。此書惟羲和四子之事最詳。歷象不特治天而已。光宅天下，光被四表，黎民於變時雍，悉不外此。蓋陶唐之時，天人未離，帝道之大，非治天之外別有治人之理。如平秩之政行，析因之民宜，鳥獸各遂，纖洪小大，無不得宜。堯之功與天爲一。歷象之法所以與天爲徒也。人謂唐堯不建天地之功，觀乃命羲和等事，非建功乎。以此四章參之七月之詩，可以見帝王之不同。七月之詩，先公風化，一一教民。若堯典，民自以時而動，鳥獸自以時而應，皞皞如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不知帝力何有。帝王氣象，其不同如此。雖然，欽若敬授，深有意義。分命申命，人專一局，其命若散而無統。故於初必總命之，令人人皆體此意。皆知欽若，皆知敬授。蓋定歷之法，欽敬之心，一失則乖錯舛謬，其害大矣。故雖分命申命所掌不同，而乃命之辭，欽敬之意，本無先後異同之別，一歸於不敢慢忽，乃可以共成歷法，是堯之意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

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隤。鳥獸
毳毛。

上既總命至此則分命之。義仲居治東方之官。寅敬賓導日之所出。而均平秩敘東作之事。賓導者。隨從之謂。所謂日出而作也。平秩者。不特授時。亦使地之高下各因其宜。民之強弱各稱其力。適其平安。其敘以從事於耕作也。日中星鳥。訓詁已明。當是時也。以正仲春之候。使民皆分析而在田。鳥獸亦於此而孳尾。夫民事因人君所不可緩。而於鳥獸亦各有區處。何哉。鳥獸物之至微而易忽者也。聖人爲天地萬物之主。天地之間一物不得其所。聖人歉然不安。以爲職之不盡。先於民而及於物。故厥民析以下。卽繼之以鳥獸孳尾。以見聖人參天地贊化育。一視同仁。無一念之不周。如舜之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夏之鳥獸魚鼈咸若。周之澤虞山虞之官是也。宅南交。宅西。宅朔方。皆用孔氏傳。南訛者。南方化育之事。敬致者。周禮馮相氏所謂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是也。致夏之長。致冬之短。夏旣言敬致。冬之所敬亦然。或云南方本考中星之地。不可忽者。況夏正屬南。又當考中星之地。尤不可不敬。以致其功也。此說亦通。日中宵中。日夜平也。日永日短。夏晝六十刻。冬晝四十刻也。希革。毛毳。毳毛。各從訓詁。因者。因春之事而使民整治之耳。納日者。日入而息之意也。前言寅賓出日。謂日出而作。在人言之。晝寢者。豈寅賓之意乎。此言寅饌納日。謂日入而息。在人言之。式號式呼者。豈寅饌之意乎。夷者。民至此坦然無事也。三章言平秩。惟末章言平在朔易者。旨意尤深。蓋朔者。初也。月旦謂之朔旦者。始而新之之謂。

也。北方終其陰而後始其陽。故謂之朔方。在察也。至於冬矣。一歲之事。既終則平。察改歲當更易之事也。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故謂之朔易。易如整治屋廬。墾墾種植。耒耜器用之類。始而終。終而始。此天地生生不窮之道。而聖人體之以贊天地化育。周流無間。乾健不息。良始終萬物之意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前命羲和。歷象之事。至此乃言作歷之要法。故以閏餘總命之。蓋閏者。一歲之樞紐。天地之數。惟奇則無窮。一歲餘十二日有奇。苟不置閏。則四時之氣無由而定。一歲之功無由而成。以閏月歸奇。始可以定時而成歲。其言咨汝羲暨和者。總教之以若天授時之要也。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史官省文之法。允。信也。釐。治也。史官言堯之治天下。不特釐治羲和之事。凡百工之間。無不信能釐治之。而使庶功皆至於熙廣。其善敘事如此。抑亦見治天卽所以治人。天時既正。而後百工可得而治。庶績可得而熙也。羲和所掌。非止歷象。亦掌四方諸侯朝會之禮。如後世方伯連帥之類。堯之時。天人爲一。故羲和之職甚重。後世如保章氏。星官。歷翁。爲職浸微。而治人之任備矣。萬世帝王之事。不過奉天治民。古者詳於天。後世詳於民。而二事俱不偏廢。天運之變也。堯未嘗親一事。任俊德與羲和而已。堯所職者。克明與乃命。可以觀人君之道焉。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遠。象恭滔天。

至此。堯博詢遍探當時之賢士。誰能順我之登庸。將登而用之。登庸者。大用之意也。放齊曰。詹子朱啓明。朱者。或言嗣國子爵朱名。或言嗣子丹朱。俱未可知。常人之情。言人之惡。必至忿嫉。聖人則有咨嗟嘆憫之心。又問誰能順予之事。將以嗣任之。驩兜曰。都都者。嘆美之辭也。謂其工方聚見其功。有黨惡張大欺罔之意。帝復嘆息而言之。放齊驩兜言之不疑。兩人若無瑕可指。而不知堯之心已灼見朱之口不道忠信之言。而好爭訟。共工之靜時能言。用時違悖。言行不相副。外貌若恭。中有滔天之惡。內外不相符。情狀具見。以後世之君處之。歷數之際。有所不平。辭氣必怒。知人之惡。俱不受欺。心所自得。辭氣必喜。堯大聖人。於是時也。喜怒皆泯。從容曰。吁。吁者。嗟嘆之意。深有惻然之心。矜憐二人之棄於惡也。於此見唐虞忠厚之氣象。樂人爲善而愛人爲惡。夫共工。堯朝之極惡也。不過言行相反。內外不相應。與後世爲惡者異矣。雖然。二人之罪。不無輕重。放齊曰。詹子朱啓明。蓋啓明之中有不同。君子因開明以爲善。小人因開明以爲不善。放齊薦朱啓明。想朱之性亦果開明。但不能別其因之爲善爲惡。罪猶可恕。若驩兜明知共工之爲人有庸。違滔天之惡。乃轉以爲善而薦之。張大其辭。以惑亂人主之聽。乃大姦惡。肆朋黨以欺君罔上。罪不可赦也。未幾。崇山之竄。所以罰不加於放齊者。正可以此兩事爲證驗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夫當洪水方爲割害。湯湯浩浩。包山襄陵。可謂甚矣。下民被害。至於怨咨。其勢甚迫。有爲之君。當是時也。必焦然不寧。迫切倉皇。計慮將不暇給。堯當事危勢迫之時。乃曰。有能俾乂。謂孰可使治。方雍容和緩。無一毫迫切之態。以見聖人處事。經理繩畫。井井有條。雖處繁劇紛擾之地。若安閒無事之時。平心定氣。徐以應之。豈若後世淺心狹量。焦首濡足者哉。然堯豈可不軫於心乎。憂恤之言如此。從容之規。如彼。聖人處事之法也。在廷之臣。皆曰。於鯀哉。合辭薦鯀。美其可以治水。帝曰。吁。咈哉。方逆也。命者。天之正理也。天之理。彼且逆之。恃才而不順理也。圯壞也。族者。類也。人之類。彼且壞之。恃己而離其類也。鯀非無治水之才。但性很戾。自謂在廷之臣。無出其右者。逆其正理。壞其族類。恃私見而獨立也。夫治水者。智者之無事也。鯀之咈哉。其不順理可知。而又加以方命圯族。矜材恃能。不能安於無事必矣。四岳曰。異哉。固也。然在廷之臣。果無出鯀之右者。洪水之患。方迫。僉之所許。可不試乎。故曰。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夫堯苟不知鯀。則爲不明。既知之。而復從四岳之言。則是不斷。當以孟子去齊之事觀之。方孟子之見齊王也。不遇故去。夫孟子之至於去。則灼知齊王之不足用矣。方且三宿而後出。盡此心。猶庶幾而不捨。孟子之不速去。所以誨齊王而使之動也。觀往欽哉之命。見鯀非無治水之材。所以方命圯族。本於忽視天下。以理爲不足循。以類爲不足比。惟欽之一字。可以治鯀之病。使其降志下心。知天下有所當敬。則命何敢方。族何敢圯。自然成功而有餘矣。聖賢所以爲聖賢者。欽而已。一念之欽。聖賢事業。鯀而領往欽之意。安知其不可用乎。堯之所以復用鯀者。猶孟子之庶幾齊王足用爲善也。雖

然洪水之害其急如此而嘗試用鯀乃曰試可乃已民命所係豈嘗試之地乎蓋鯀之才足以治水所少者此心之欽耳故堯之命曰往欽哉欽則可往矣非嘗試也九載績用弗成鯀往而不欽也然言績用弗成九年之間亦有可觀豈無功哉蓋績則有之但終不能成功也要知鯀非無才無功心之忽實壞之也堯之時在位無非君子而獨舉此三者蓋當時賢人君子視以爲常至漢唐往往稱德業人蓋爲惡者多亦視以爲常使漢唐作史惡無不紀唐虞作史悉錄善人當不勝其繁故各舉其異者而書之春秋所謂常事不書也堯之時此三者以若異而書之此作史之妙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自咨四岳以下敍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之事汝能庸命巽朕位或言堯已知舜姑遜于四岳而聽其自推此後世之機心耳帝者之道直以大事之次序各有當然且堯欲遜位必先於本朝擇賢亦其理也堯之遜非虛遜四岳之辭非虛辭也堯知四岳之可以當天下而實欲遜四岳言否德蓋自揆於心有毫釐之未盡而實不敢當以天下與以天下辭各實動其心之所安此直大之象也夫四岳果不足以居帝位則堯若不知人四岳果足以居帝位而固辭則四岳爲不情是又當以夫子漆雕開之事觀之孔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謂孔子不知漆雕開不可謂漆雕開誣孔子亦不可蓋孔子實見漆雕開可以入仕漆雕開亦實有所未能自慙洙泗之象唐虞之象也

曰明明揚側陋

唐虞之朝。君臣皆以實相遇。故一言而意孚。四岳之辭。堯誠信視之。即使之以公而舉賢。天下至重也。堯度其子不足嗣位。卽遜四岳。四岳旣辭。即使徧求。至公之流行。彼此響答。無疑嫌。無留難也。明明揚側陋。見堯爲天下得人之意。廣大無閒。自朝廷。自草野。自幽隱。自遠僻。明者可舉。則明之。側陋者可舉。則揚之。其公天下之道如此。

師錫帝曰。有繆在下。曰虞舜。

夫舉朝皆知有舜。堯亦自知有舜。必待明明揚側陋而後言。此深見唐虞廣大氣象。後世固有名震京師。聲動天下者。舉世之間。一賢所居。頭角卽露。衆目共指。況如虞舜之聖。居之側微。豈不張皇。惟堯時比屋可封。雖聖如舜。天下不以爲異。譬如太山巨麓。衆木森森。雖有出林之木。不見其表表。若培塿之下。卒然有之。必以爲奇。學者當知。四岳舉舜之時。氣象不同。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帝曰。俞。予聞如何。

堯始但知四岳之可遜。四岳當時亦未嘗以舜爲薦。及命其揚側陋。理到事及。推至於舜。舜隱於側陋之間。不聞于時。亦有年矣。一旦四岳推拔所及。始不可掩。聖人之出。蓋有其時。堯曰。予聞如何。其言平緩。未嘗有得之若驚之意。以此知非堯時寬大氣象。亦無以容舜也。堯曰。予聞者。不過亦嘗聞舜之名。非先有欲遜舜之心。學者因予聞之說。以謂堯已知有舜。欲用之久矣。先遜四岳。料其必辭。待其薦而後用舜。此後世之心也。蓋堯雖聞舜賢。舜爲人果如何。堯亦未知也。觀如何二字。足以見堯之心。雖然。

堯既遜於四岳，四岳推舜。堯雖未詳舜之爲人，亦自知此時必將有聖人者出，能體會堯意者知之。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四岳稱舜可以當天下之實，獨於家庭中言之。治天下之能，一語不及，而獨舉其父母弟，何也？蓋舜，瞽瞍之子，父既頑，母既嚚，弟復傲，日居死亡之地，而舜克諧以孝，事難事之親，化頑嚚傲之風，悉歸於春風和氣，始也。怨怒忌克，乖爭陵犯，一家之中，無所不有。克諧以孝之後，悉變爲和柔雍容悅豫之象，和氣烝烝，父母弟不至於頑嚚傲之姦。治家如此，移以治天下，則投之繁劇紛擾之地而不亂，處之姦宄凶險之時而不懼。四岳可謂善觀人，推其治家以見其治天下也。烝烝二字，舜之工夫在此。烝烝者，有熏灌之意。詩曰：烝烝浮浮，如飢之炊物，薪燃不繼，則氣熄不騰。烝烝之工，間斷不能熟物，火既不歇，則自然烝烝。以至於熟，舜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彼爲惡之力，日日不已。苟非孝誠熏灌工夫源源，安能至於不格姦之地。苟有間斷，則無以勝其爲惡矣。蓋爲善爲惡，各有力。力量過者勝，此烝烝不格姦之意。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堯既已聞舜之賢，四岳又已述其至孝之實，堯復曰：我其試哉，非有疑也。其意以謂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今欲以天下而付之人，審重之意，自不可不盡。見堯有天下而不與也，堯之試舜，獨以二女而觀之。何哉？舜之事父母，友兄弟，既已至矣。夫婦之道，猶未著見，故以二女妻之。聖人觀人，必於實行，觀厥

刑于二女。此實行也。舜於此能以義理降二女之心于媿水之汭。而使盡婦道於虞。堯於是以前致貴驕於其後。左右前後皆陷穽也。盡力於父母。則妻子之間容有未盡。垂情於妻子。則父母之間必有不滿。此人情之至難。舜能使二女行婦道。相與以致其孝。而事父母之道益至。所居愈難。功用愈到。茲者可又貴者可降。堯觀之詳矣。故嘆曰。欽哉。美其工夫盡出於欽。而欽之理無可已之時也。堯典一篇。始終無非欽也。始之欽明。終之欽哉。其中曰。允恭。曰。欽若。曰。敬授。曰。寅賓。寅餞。曰。敬致。曰。往。欽哉。皆以敬爲辭。味堯之欽。想其動容貌而暴慢自遠。正顏色而信者自近。出辭氣而鄙悖自遠。茲充陰消潛化。堯之盛德如此歟。自克明俊德以下。皆命官求賢以爲治。外此無所設施。堯之爲君。若果無所爲也。堯盡君之道。得君之體。若克明。若乃命。若疇咨。若咨四岳。君之道在於此。君之體止於此耳。堯典大略。先言堯盡天下之常。自疇咨以下。言堯處天下之變。蓋堯朝無非君子。而有小人。是變也。堯朝無非佳祥。而有洪水。是變也。常變俱盡。君責已滿。遜於人而無愧矣。堯舜二典。與他篇不同。他篇或說一事。二典畢備。如易之乾坤。寬大簡易。卽之可見。孟子言必稱堯舜。非諄諄於堯舜也。所言無非堯舜之道。

也。觀虞書五篇，可以觀孟子。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

舜典第二

虞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舜典。

聰明。舜生知之德也。舜居草野。可謂側微矣。堯居朝廷。何以聞之。堯舜二聖人。會遇於一世。精神之相通。氣類之相感。不可以言述。以堯典考之。舜之聞本於師錫耳。而此言堯聞者。人君以天下爲耳目。四岳之薦。卽堯之聞。君臣一體也。聖人序書。蓋有深意。自歷試諸難。至陟方乃死。皆舜之事。而序止言歷試諸難。攝位事何以不紀。蓋此乃剗端造始。任諸難事。卽位以後事。皆不外此。說者謂堯已知舜。又觀刑于二女矣。復歷試諸難者。使舜出臨事。欲天下共知之。亦以安排之心。量聖人也。堯之知舜。豈待於試。然循天理之正。行人事之宜。次序自當如此。經歷如穀在田。刈之。舂之。炊之一節。不可少。況以天下授之人。其事至重。堯之詳於試舜。亦此心之欽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華光華也。重華者。堯舜並出。德盛輝光。前後相映。重光合照。如日月遞明。常有光輝。正乾之二五。大人交相見之時也。雖然。此特舜之華。與堯協耳。有華必有實。當知其所以光華與堯實相合者。本聰明之德。昭然無間。而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與欽明文思。允恭克遜。亦無少異。是以見諸光華。自然而與帝協。

濬者宏深。與濬川之濬相近。有疏通不滯之意。工夫之深也。哲與明若相近。而似有體用之意。哲者心之覺明者。其發見也。溫良恭敬允信塞實。觀此八字。舜德可見。聖人之德。隨人所見而名之。堯曰欽明文思。非與此異。如文王之德。人見其徽柔懿恭。孔子之德。人見其溫良恭儉遜也。元德者。幽潛之德。卽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之實。舜抱幽潛之德。於側陋之間。其居之陋。其德之潛。若無升聞之理。德盛而發越。光輝乃自有不可掩者。此舜之德所以不可及也。舜之德聞於上。堯之聞逮於下。二聖人之德交感。其中自不容間。則知命以位。無私於其間也。位者。爵位之位。蓋將試以諸難之事。故授以爵位也。乃者。深見聖人公平之象。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慎徽兩字。最宜詳玩。慎如敬敷之意。徽如在寬之意。若以禮樂體之。禮近慎。樂近徽。非謂禮樂可以比慎徽。特借氣象以觀之耳。徽固訓美。然言美則無精神。所謂徽者。非法制束縛之謂也。舜察於人倫。五典之任。舉而措之耳。聖人無所不敬。況於五典。不可以容一毫之人僞。堯之試舜。莫先於此。克從。言相感之速也。百揆者。繁劇之任。四門者。接四方諸侯之來朝。納百揆。內治也。賓四門。外治也。慎徽五典。五典則克從。納于百揆。百揆則時敘。賓于四門。四門則穆穆。如夫子之綏斯來。動斯和也。春風和氣。何物不生。大麓之說不同。曰太山之麓者。頗近。但非如太史公所謂送之於太山之中也。意堯使舜攝行祭事於太山之麓。孟子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言主祭而風雨不迷。陰陽和調也。此非有意以此爲難。

而試舜。一時因事任之耳。後世以此分三卿之職。亦近於鑿。聖人分位。何施不可。五典從。百揆敘。四門穆。人事之和也。和氣既形。繆戾之氣不作。陰陽協應。而無迷錯之災。天人之和會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四岳之舉如此。堯之試又如此。知舜審矣。方且詢其事。考其言。誠可底績。至三載之久。方命以位者。蓋位非堯之位。乃天位也。堯雖知舜。節次經歷。皆不可少。時到理到。以及於用。堯順之而已。舜歷試氣象。如春氣所至。隨其枝葉脈絡。自然生意發越也。

舜讓于德。弗嗣。

舜遜非文具之遜。亦非自揆其德不足以當天下而遜。當是時也。足以受堯之天下者。無以易舜。讓德弗嗣。蓋一旦將任天地萬物之責。聖人之心自有惕然如不勝之意。此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王之純亦不已也。下文若不相接。意必有舜再遜之辭。史官闕焉。卽言受終之意。何也。當有如大禹謨所載舜命禹之辭曰。惟汝諧者。蓋舜典不載。卽大禹謨可以互見。史官省文之體。讀書者當知之。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言受終。則舜正始之意可知。必于文祖之廟者。以見堯不敢私以天下與人。蓋天下者。文祖之天下。示不敢專也。受終二字。尤宜深味。堯平時治民。兢兢業業。不敢有一毫怠忽之心。想其在文祖之廟。欲脫釋天下。惕然免於天地萬物之責。舜在文祖之廟。受堯之付託。惕然受責。如有所不能。書曰。受終。辭意

至重。想象在廟之時。堯舜之心。則萬世爲君之道著矣。堯爲天下得人。其責方塞。正如易云。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曾子所謂。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者也。堯與舜受終于文祖之廟。此時此意。不可不深體。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堯既歷象日月星辰矣。舜復何所在。何所齊哉。蓋觀天象運行。足以卜一身之得失。舜攝位之後。未有以驗此身之當天意與否。故求之歷象之間。以見天心之逆順。苟天象有一之不順。則是己之不足當帝位也。雖然。舜之事天。亦有自矣。如納麓之時。風雨弗迷。天已享舜矣。而又何疑邪。蓋昔者乃堯之試舜。今也舜亦欲自試。以驗其身之如何也。故察璿璣以齊七政。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人君之於天下。曰神曰民而已。舜既受天下。類上帝。以至徧羣神。所以致神主之職也。六宗。三昭三穆也。類。禋望徧。非徒祭之名。舜之心。蓋歷歷而對越也。輯五瑞以下。卽位之初。政治不可不一而與之更始也。以是知諸侯不敢自有其土。乃天子之土也。受終文祖。類禋望徧。知天子亦不敢自有其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諸侯之行賞罰。當以奉天爲心。蓋賞罰。天之權也。既月。乃日者。盡此一月。次月。然後日。日覲見四岳羣牧。以觀人之賢否。以審天下之治。民情休戚。風俗利病。政事得失也。班瑞于羣后者。欲命令之出于一也。想當時羣后亦不敢以班瑞而取必於舜。必視其田野闢。人民育。然後班之。亦以見古者諸侯不敢認土地以爲己有也。輯五瑞以下。皆有實迹。徧羣神以上。似無跡可見。要之。學者須知

皆聖人之實政。蓋人君之職，事神治民。在瑤璣以下，事神也。輯瑞以下，治民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

東巡守以下，至遏密八音以前，皆史官雜載舜攝位二十八年中之事。大抵卽位之初，政令不可不一與之更始。此乃聖人鼓舞天下常新之道也。五器卽五玉也。三帛，二生，微物也。故受之。五玉，乃羣臣所執之物，不可廢者。故復之。時，日月易於遷移，法度易於弛玩，必時時協之同之，則常新而無弊。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其義也。觀卒乃復之意，見諸侯不敢私有爵土，又觀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之意，見舜亦不敢私有其天下。蓋唐虞君臣皆不認天下爲己有，故無一不出於至公。岱宗柴至卒乃復，皆卽位初規摹想堯時亦然。舜則因之。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

史官省文之辭。

歸格于藝祖。用特。

深味此語，可以見聖人之用心。夫舜負天地萬物之責，持業業危懼之心，徧巡天下，諸侯旣無不順，然後舜歸見於祖廟而無愧。使巡守之時，有一民之未遂，一物之未宜，其歸格藝祖爲如何？舜之心，慊然而有愧。藝祖之靈，慊然而不滿。隱顯之間，無以稱愜，則此身將若無所容。想舜歸格藝祖之時，此心無

愧。肅肅在廟，洋洋如其上，如其左右，純於敬而已。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五年復巡守，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是五年一整肅也。所至之方，則一方諸侯來朝，故謂之四朝。於是奏進其言，而試其可以成功與否，可則以車服而庸之，聖人操大權，總大綱，治天下之妙用如此。大抵人情久則玩，多怠廢而不振，五年一致提警之工，使制度井然，復如其初，以時而新，不至有廢置更改之患。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史官總記舜經綸天下之大綱也。經略土地，表其州之鎮，濬治其川，使無壅底泛濫之患，可以見唐虞廣大氣象與三代不同矣。禹治水之後，始分九州爲十二州，故謂之肇也。每州擇其山之最大者爲祭之主，故謂之封也。夫堯命禹治水，川嘗濬矣，復言濬何邪？居安不忘危，工夫承續，而舜之心純亦不已也。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象非畫象之象，乃象示之象，蓋布象其法以示民，使曉然可見也。賊刑者，戕賊之刑，古之所謂肉刑也。夫肉刑之制，自後世觀之，疑古人立法之不仁矣，胡不考舜制刑之本心，象以示之，復開流宥之門，施鞭扑之寬，又繼之以眚災肆赦，可謂待之以君子長者之厚矣。有怙終之人，然後不得已而有賊刑焉。以此見唐虞雖有五刑，本未嘗用，至於長惡不悛而後用也。然則舜有肉刑之制，乃所以深愛天下後

世也。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史官敍舜制刑之法。歎曰。欽哉欽哉。深美舜用心之欽。而曰。惟者。見恤刑之至。無以加也。

流其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四罪必於恤刑之後言之。見史官深識唐虞用刑之意。以舜象刑條目觀之。必至於是。事勢窮極然後加之。以賊刑既欽。且恤。則知舜於四罪之誅。亦可謂大不得已也。肉刑尙爾。況於流放竄殛。又重於肉刑者乎。四罪而天下咸服。舜自卽位以來。止於四罪之誅。故史官特敍於舜典之篇。抑以見用刑之簡也。雖然。四凶之惡。非一日矣。堯不能去。而留以遺舜。何也。聖人於天下之善惡。行此心之至公。而順是理之所到。堯之時。四凶之惡未成。堯何忿嫉之心。至舜之時。四凶之惡已著。舜不得而已也。舜之誅凶。與堯之用舜。其道一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舜歷位二十八年。當時號令。舜之號令也。當時德澤。舜之德澤也。堯與百姓相忘二十八年矣。何帝乃殂落而百姓如考妣之喪。天下乃不忘堯如此。見堯德在民之深也。大抵人情初則思。中則厭。久則忘。二十八年之久。宜其厭而忘矣。堯之德澤。淪浹漸漬。在人之深。歷年之久。百姓雖不見堯。而常見堯之德澤。是以堯之殂而百姓思之不能已也。大抵刑政非不可以治天下。但一時之間。整肅而有條理。久

則必弛。若德澤之柔撫久而愈新。百姓思堯之義也。雖然。又足以見舜攝堯位二十八年之久。凡一政事一號令。皆遵堯之法而不變。是以天下聞舜之號令。如親聞堯之號令。樂舜之德澤。如親承堯之德澤。舜承堯之心。可體而見矣。自此以前。舜之治甚詳。事皆自爲。自此以後。舜之治甚略。任九官十二牧之外。事若有所不親者。蓋堯在上。舜雖受位。猶臣道也。堯崩之後。舜始卽位行君道。故命官而不親。於前可以觀坤作成物之義。於後可以觀乾知太始之義。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舜既卽位。告于文祖之廟。亦示不敢專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之繼堯。法度彰。禮樂著。野無遺賢。嘉言罔攸伏。明目達聰之事。堯已盡之矣。舜復詢闢明達。何哉。如日之升。何日不然。積陰之後。卒然出日。光明精彩。若以陽繼陽。所謂光明精彩者。不減於前。亦不以其光之不減而廢升中之常度也。舜之通下情。出治之首也。然亦有序。四岳累朝之元老。當代之耆龜。故先詢之。闢四門。所以來天下之賢也。明目達聰。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也。上下遠近。俱無壅蔽。聖人作而萬物覩矣。繼亂者急於下情之通。舜受於堯。而先此四事。理之流通而不可壅。雖治世不可忽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食者。民之重也。不傷農時。則食自足。教十二牧以爲治之大綱也。十二牧知此。則諸侯莫不然矣。此數

語如桑麻穀粟。初無驚人可喜之論。大略不過使民不失時。遠者柔之。邇者能之。尊德信善。皆於根本求之耳。十二牧領此而歸。守其土疆。豈有爲國生事。如後世求邊功者哉。此蓋爲治之當然。後之興王。雖不能盡。亦有暗合而默契者。由是言之。百世可知也。而難任人。難之一字甚嚴。曰難者。非特去之而已。常有戒謹恐懼之意。當時旣無任人。何難之有。蓋此心不可以不常存也。少不戒謹恐懼。則任人或得乘其間矣。如人之身。元氣雖固。不廢保護。則外邪客氣無自而入。苟不於難任人留意。則雖爲治品。目如前。亦幾成而敗。將盛復衰。前功俱廢矣。惟常難任人。然後可以成功。何者。無人間壞墮廢之也。如此。則天下常治。蠻夷雖介在一隅。豈不犁然有當於心。其有不率服者乎。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舜曰者。史官記事之法。於舜卽位之初。言舜曰。則自此以下。凡稱帝者。皆帝舜也。百揆。重任也。故必咨於四岳。奮庸二字。不可不深求。有能奮起事功。以熙我之事者。則使之宅百揆之職。夫奮勵激昂之人。與廢補弊之時。用之可也。舜之時。天下已治矣。復奮其用。不幾於生事乎。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中間無可立之理。常存奮起之心。所以爲生生不窮。日新之道。一止則退。雖極治之時。此意常不可少。推之學者。亦然。亮采惠疇。爲相之道也。亮采者。謂明天下之事。謀王體。斷國論。必明於事而後可。惠疇者。謂順天下人才而任之。人各有所長。順而任之而已。百揆者。宰相之職。求相於四岳也。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僉曰。司空伯禹。可以當百揆之任矣。帝曰。俞。深領四岳之言。亦知禹可以宅百揆也。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矣。遂咨禹。平水土之事。使之復加勤勉。以治百揆。惟時懋哉者。禹有平水土之功。至於爲相治天下。亦勉此功而已。則知百揆之任。不可以苟得。或謂禹不可矜水土之功。而忽天下之務。必加懋勉之功。然後稱百揆之任。則知百揆之任。不可以苟居。其意一也。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

禹之遜。所謂九官濟濟相遜。和之至也。帝灼知稷契臯陶。可以宅揆。禹之遜也。出於誠實。既深領禹之言矣。而往哉之命。終不可易。以是知舜禹君臣之間。誠實相遇。禹不虛辭。舜不虛受。唐虞之象。可知。觀舜之命禹。見舜有天下而不與焉。夫殺其父而用其子。都俞一堂。舜無自疑之心。禹亦安受其位而不慊。不加一毫人僞。純於天也。

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舜命此三人。而三人皆不辭。各自知其才果足以當此也。舜之時。烝民乃粒矣。未嘗阻飢。五典克從矣。未嘗不親不遜。蠻夷率服矣。未嘗猾夏。聖人爲治。常存不治之心也。命弃之言。至於播百穀。民已足食。則無阻飢之患。民不阻飢。百穀其可已於播乎。使弃常體阻飢之心。見乃粒之民。若見阻飢之民。則於百穀不期播而自播。而弃之事盡矣。於阻飢之言。見聖人乃粒烝民。有無窮之心。於播之一言。見弃精

神運用。生生日新之意。契與皐陶之事。由此而可推矣。五典天下之達道也。安可不敬。在寬者。見聖人度量涵容。如天地之大。令契大其規摹。天下之衆。盡置之五教之中。包含不遺。此在寬之意。況敬之中。恢廓廣大。無有窮已也。惟明克允。允當也。明則當其情矣。敬敷五教在寬。卽謹徽之意也。詳略不同者。聖賢之分也。聖人安而行之。故止言謹徽而已。賢者則旣言敬敷。又言在寬。大抵五典人心皆有。而教自我出。豈可不敬。然敬非拘迫之謂。寬者。漸漬涵養。使自發也。古者合兵刑爲一。官兵卽刑之大者。三就。輕重與輕重之間。三居。遠近與遠近之間也。惟明克允者。則於三就三居之間。恐有差舛。差舛。則非允之謂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夔。斯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聖人。事事物物。無不全備。工者。金工。土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之類。與後世技巧工匠。成精其能者。事同而意異也。學者。又當於若字求之。諧之一字。生於若之一字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君爲萬物之主。凡天地之間一物失所。舜見之。皆己之責。故上下草木鳥獸。莫不有職。以主之。上下者。高下之謂。非曰上天下地也。後世之君。富國彊兵。乃其職耳。豈識代天理物之意哉。民與物。理一而分殊。民且不恤。況於物乎。觀此。足以見唐虞天涵地育。廣大之象。舜嘗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

逃匿地平天成之後。復使掌山澤之事。蓋因其昔所經歷而用之。若之爲言。反乎前之謂也。雖然。舜若鳥獸草木。任之止益一人而已。其他命官。皆治人之事。詳略不同者。仁民而愛物之意也。人各有倫。分量等差。不可踰躐。禹之所遜。人品之上者。不可移而列於艾。斯伯與朱虎熊羆也。垂益之所遜。人品之次者。不可進而儕於皐陶稷契也。則知分量大小。非勉強之所能及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

禮。重事也。故咨於四岳。三禮者。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典禮之官。將以對越天地。感格鬼神。非至敬有道之士。不可。故曰夙夜惟寅。寅者。敬也。自旦至暮。無時而不敬也。直哉。惟清。直者。敬以直內之直。而無私志邪虞也。既無私邪之累。則清明在躬。無一毫足以汨其心矣。敬之工。於此可見。典禮之事。至重。故再三命之。帝曰。兪往欽哉。欽之用。於禮爲尤切也。舜命九官。惟禹與伯夷咨四岳。緩急大小之不同也。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典樂。教胥子。夔之職兼二事也。樂與教相關。不可以不兼。樂者。廣大易直。感人也深。故掌樂必兼教之任。動盪感發。使人之良心油然而生。教人之道。無大於此。周之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漢之太常。猶領太學。其意久而猶不廢也。以此知教人不在規矩誦說之間矣。直而溫。至簡而無傲。皆教者之事也。不直

則道不見。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不爲拙工。改廢繩墨。又必溫而後可親。如卽之也。溫之溫。詩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是也。直而溫。則不至於徑情矣。寬者。規摹廣大也。栗者。工夫縝密也。規摹既大。又必其中工夫縝密。不縝密。則有汗漫鹵莽之患矣。剛者。師嚴道尊之意。無虐者。又必使人不至於不安之地。不彊其所不能也。簡者。簡默自居。如舉一隅。引而不發之意。無傲者。不可以天下之才爲不可教而不屑也。詩言志。志者。詩之所出。詩者。樂之所本。歌此詩而長言之。於歌詠長言之中。自有高下抑揚。五聲成焉。十二律以和之。是以成八音。八音能諧和而不相奪倫。神人是以和。蓋樂從人心出。聲音之道與政通。此理未嘗開斷。政事有差舛。人心有沾滯。見於音者。不得其諧。在顯則人失其和。在幽則神失其和矣。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或者以爲脫簡。亦未可知。不然。夔若自言其功。蓋聞舜之言。心領神受。曰。於予擊拊之際。百獸尙將率舞。則神人以和可知。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讒說。點白成黑。殄行。自絕其行。詭異之人也。聞見之間。易於驚怖。故命納言之官。以通上下之情。龍之命在九官之後者。蓋太平無事之世。深恐邪言足以亂政。如人之身。平居無事。脈絡流通。則外邪無自而入。天下已治。通達上下之情。不可無人。委之專職。則責重。而察之也時。納言之司。通上下之樞紐。舜

時雖無此事。通塞之繫治道之大。無時而可忽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此段與命九官之文通看。意味深至。欽哉。惟時亮天功。二十有二人治職之統要也。惟其欽。故不失時。如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敬心不存。則當爲之事。或至懶弛。惟敬心無閒斷。則事不先時。不後時矣。凡九官所治之事。皆天工也。逐官所命。無非欽哉。惟時亮天功之意。三載三考。待之以久也。於此見堯舜寬大。又與王者氣量不同。

分北三苗。

三苗。左洞庭。右彭蠡。本在南方。至於此遷之北。如遷商頑民。變薄俗之道也。前此竄三苗。但竄其君耳。惡黨未化。故遷之於此。史官獨載分北三苗。與堯典獨書共鯀之事同。見萬國皆順軌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自初卽位。至陟方乃死。凡五十載。今舜典一篇。載舜卽位一年之事。若不能盡五十年之治。蓋舜之治天下。自始立規摹。後之號令紀綱。非無變易。而皆自此出也。史官載其一年而略其餘。規摹一定。四十九年之事。皆枝葉流派也。此最作史之妙。又見人君爲治之要。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

大禹謨第三

虞書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大禹謨。

孔子序書。以三語包括三篇之大義。帝舜申之。尤有深旨。皋陶矢謨。舜則曰。時乃功。禹成功。舜則曰。禹亦昌言。說者多以此爲申之意。非也。蓋皋陶固有謨。禹固有功。舜無以申之。則謨與功之功用未著也。惟申之。則謨與功始昭著。暴白而不可掩。觀申之一字。見舜得君道之象。譬之燭焉。未燃之時。燭而已矣。旣燃之後。則輝光發耀。今之燭。非前之燭矣。此申之之說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文命。命之有條理者。如後世一札十行之意也。敷于四海。猶言聲教訖于四海。亦已至矣。方且祇承于帝。無一毫自有之意。見禹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也。然祇承與重華不同。重華有日月並明之意。祇承不過坤承乾之象而已。此帝王之間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克艱者。聖人相傳之道也。艱者。競業之念。克者。一念之誠。厥后。厥臣。各止其所之意也。君克艱君之事。臣克艱臣之事。思不出其位也。君不盡君道而下行。臣事君。職必虧。非

所謂艱厥后也。臣不盡臣道而上僭君事。臣職必虧。非所謂艱厥臣也。君臣各盡其職。政何由而不久。黎民見君臣各克其艱。自然而敏於德。如木之根本既固。枝葉無不流暢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愈者。舜深契於禹之言。舜於克艱工夫深矣。故聞禹之言。有當於心。大抵實嘗用力於此者。聞人之言。心領意會。聞之必切。故以爲信如此。嘉言罔攸伏以下。舜舉堯克艱之道以證之也。嘉言無伏於下。賢無遺於野。萬邦復咸寧矣。方且稽于衆以求乎人。舍其己以從乎人。無告者不敢虐。困窮者不敢廢。曰。虐與廢。不必橫政暴刑也。哀憐矜憫之心。有一毫精神念慮之不到。是廢之虐之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聖人之憂恤如此。其切者。非求爲哀矜。求免於廢虐也。惟帝時克。堯之所克。克於艱也。堯之所謂艱者。不出求言安民之事。艱厥后之謂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益又發明克艱之道。言克非拘迫之謂也。帝德廣運。克艱之德。日日流轉。變動而不息。周流而不居。由聖而神。由武而文。聖神武文。迭相爲用。無非體克艱之意於廣運之中。蓋周流不息之道。惟克艱者知之。益指其大者言之也。是以上爲天之所眷。下爲四海之所歸。至於爲天下君。皆廣運之所自來也。益恐人止識堯之克艱。不識舜之克艱。故復稱舜也。廣運者。乾健不息之意。止則不運。惟其廣運。乃能克艱。學者於禹益之言。參而觀之。則克艱之義備矣。人多以此帝爲堯。非也。自舜格于文祖以前。帝則稱

堯後則稱舜。禹言克艱。益慮人以克艱爲拘迫。故以廣運推明之。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益之言開。禹之言闔。益言其用。禹復究其本以繼之。益言帝德廣運。其意寬而大。禹慮舜或以此自恃。故言天命雖不庸釋。然順此道則吉。從逆則凶。吉凶由於順逆之間。其報應如反掌之易。天理何常之有。當時時省察。頃刻不忘。可也。大抵此四節指意相承。氣脈相貫。初無閒斷。禹克艱之言。得舜之言而益彰。舜克艱之道。得益之言而愈大。益克艱之妙。得禹之言而始備。聖賢之言。互相發明。互相警戒。于以見君道之廣大而無窮。君心之誠敬而不已也。

益曰。吁。戒哉。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益又言克艱之目。必以事事物物而存此理。吁者。嘆息以重其事。又加之以戒哉。則尤不可忽也。傲戒。無虞者。聖賢之論治。必於毫釐眇忽之中而加意。無虞之中。事幾之所伏也。聖人之心。無時而不傲戒。其於無虞。傲戒之尤不可緩也。罔失法度。不獨政事紀綱之謂也。凡一身之間。一動一作。飲食起居之際。莫不有法度。動容周旋。皆中於禮而已。罔遊于逸。至疑謀勿成。訓詁已明。事事物物。欲克其艱。而各致其戒。亦廣運之意也。既隨事隨物而盡其理矣。則凡心有所之。皆廣而明。百字。須看人只有一心。安得有百志。蓋志者。心之所之也。一心既正。則凡其所之。無有不熙。蓋人惟未能循天下之理。有當有否。

故有明與不明。聖人動與理契。凡精神心術之運。隨所之而光明盛大。故謂之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謂不偏於人也。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謂不偏於己也。人君因百姓之譽。可以驗己之治。但謂之干則不可。至於拂人從欲徇己也。無求與徇之私。去人與己之累。平而視之。則見此心之本體。識其本體。則無荒無怠。以正守之。卽有四夷來王之理矣。無怠無荒。克艱之義也。非止朝廷之上無怠荒也。凡治天下之道。一一備具。雖緩而不切者。莫不講明。此之謂無怠無荒。治道運行而不息。心則正矣。心正則家正。家正則國正。國正則天下正。推而至於四夷來王。信矣。此二句極本末而言之。上極言其本。下極言其末。若以爲無荒無怠。四夷卽來王。理雖通而事則未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敎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於。歎美之辭也。先爲歎美之言。使人君不苟於聽。故繼之曰。帝念哉。發號施令。莫非政也。惟有德行乎其中。則爲善政。政之所在。主乎養民。德惟善政。政本於德也。政在養民。民資於政也。後世富國彊兵。非養民之政也。自古善獻言者。必先格君心。然後言治天下之綱目。如孟子之告齊王。使之反本。旣陳正心之道。而後繼之百畝之田。數口之家。至於雞豚狗彘之微。詳及於政事之綱目。蓋民政出於人君之心也。君心旣正。民政無有不善。禹前與益反覆議論。無非孟子反本之言。切於正心者。以次發明六府三事之用。亦孟子王政品目之謂也。禹曰。於言六府三事之美也。帝念哉。言帝當念於是也。水、火、金、木

土穀。天地間常用之物。而有自然之序。惟修者。裁成使遂其性。利民而不爲害也。正德者。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宣導流通。士農工商各安其業也。厚生者。培養其生也。惟和者。使三者渾融無間。無有差戾也。正德。所以正其心。利用。厚生。所以養其生。養其生。亦所以正其心。所謂日用飲食。徧爲爾德也。合而爲九功。各以成敍。則形之歌詠。播之樂也。戒之用休。以下維持保全長久之理也。前一節易。後一節難。九功惟敍。人心願治。不敢自怠。九功已成。怠心易生。故維持之道爲尤難。善以戒之。威以董之。又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歌者。所以發揚其志慮。不至於惰滯也。此三句本末全備。當以內外表裏觀之。戒。董。則以刑賞示之。在外之事也。勸之以九歌。則以聲音養之。在內之事也。此段精神全在俾字。不可不詳味。大抵消息盈虛。天理之常。裁成輔相。君人之道也。故有盛必有衰。有成必有壞。理之不易也。今九功旣敍矣。是成也。不能必其不壞也。聖人所以敍之。歌之。戒之。董之。勸之。無非所以使九功至於勿壞。俾云者。蓋聖人裁成輔相。以贊消息盈虛之理。觀勿壞之意。聖人無窮之心見矣。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俞者。舜領禹之言。知其果成也。地平者。謂向者洪水之害。高下失宜。不得耕桑。今也民得以安居而樂業。地旣平矣。至於天。則未嘗不成。何爲乃在地平之後。禹之治水。地平可也。天何賴焉。蓋天始萬物。非資人輔贊彌縫。則不能以成功。昏墊之害。固有動植飛潛不得其性者矣。是天未成也。舜原其本而論之。謂天地爲之一新。萬物各得以自遂。不惟一時賴之。雖歷萬世之遠。不能外天地以有生。外六府三

事以爲治。是禹之功與天地相爲終始而無窮也。得不歸之時乃功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禹有正天地之大功。則可以爲天地之主。故舜因此以遜位也。耄期者。舜精力之衰。將告老矣。倦于勤。不可不深味。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與天同運。何由有倦。但老將至而血氣若倦。雖倦而于勤之意不敢忘。止倦於勤而已。非倦於道也。常人之心。苟至於倦。卽放肆而不可收。聖人於勤之中。察其若倦。則展轉而不敢居。見聖人之心有加無已。常病其力之不給也。夫居天位者。當以勤爲本。舜旣以倦自嫌。必求如舜之勤者而遜位也。汝惟不怠。聖人所以爲聖人也。不怠之言。雖若常談。惟實用工者。方知不怠之中。深有功用。天行健。天之不怠也。聖道運而無積。聖人之不怠也。自古爲帝爲王者。功業皆以不怠而成。而事事物物之備。亦生于不怠也。其辭約。其義大。遜位大事也。不言其他才德。止言不怠。卽付以天下。不怠二字。足以當帝位。蓋帝德廣運。亦不怠之功用也。舜踐履之熟。故其言平。常人之稱聖人。言常大而實不相近。聖人之稱聖人。言雖小而實不外。此知與不知故也。且孟子之稱孔子。不過曰。仲尼不爲己甚。孔子自稱。亦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夫子所謂不厭不倦。非自謙也。蓋聖人之道。未嘗一日息。息則閒斷。不可以言聖矣。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此非禹之謙辭也。禹盡克艱之道。德雖已克。而常見其罔克。民雖已依。而常見其不依。禹之意。謂位者

天之位。惟有德者可以居之。苟無德而在民上。民將不依矣。當民不依之際。豈不累帝知人之明乎。此卽讓于德弗嗣之意也。聖人之心。見天下之理。工夫無窮。而舉皐陶以自代。邁種者。言皐陶栽培其德。至於豐熟也。德乃降者。如雨露之降。黎民被其潤澤。罔有不懷也。以皐陶之邁種。比之於罔克者。爲如何。以皐陶之民懷。較之於民不依者。爲如何。參視對觀。優劣自見。而用捨亦可決矣。禹之心。灼然不敢當帝位。於罔克之中。但知自勉而已。此非深造克艱之學者。未易語也。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禹告舜以念皐陶之功也。念之而在此。釋而不念亦在此。名言者。指其事而言之。亦在此。允出者。反其心之所出。亦在此。反覆皐陶之功。皆在可念。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禹、皐陶一體之人也。禹常自見其罔克。故一念所繫。專在皐陶。惟帝念功。謂帝不特念其邁種之德。亦當念其有懷民之功可也。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于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正者。典也。帝者之世。風俗醇厚。敢干于正者已無。而或干于正者亦無有。舜推原其功。皆由皐陶作士之力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以者。刑與教對立。出彼入此。出此入彼。左右輔翼。使遷于善也。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期者。立此意則至此地也。刑者。刑也。無刑者。教也。民協于中者。或有所偏。而刑以糾之。則

歸於中。無非大爲隄防。使民無入而不自得。如此者。是汝之功盛哉。舜非以禹力稱臯陶而姑言其功。以塞禹之意也。唐虞廣大之象。於此可見。禹亦非文具之讓也。禹、臯陶一體之人。臯陶之德實可以當帝位。但當時有禹。故以天下授禹。然亦豈以禹掩臯陶之功哉。子華使齊。孔子雖知其乘肥馬衣輕裘。冉子請粟。亦與之釜。聖人非以人情與之。聖人寬大自如此。如此氣象。自堯舜以下。於洙泗見之。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臯陶復稱舜之德。罔愆。意極淵源。惟實用工之人知之。夫德至於罔愆。非盛德之至。剛健純粹。質天地而不疑。關百聖而不慙。歷萬世而無弊者。何以至此。罔愆。卽克艱廣運之意也。臯陶獨以罔愆二字。該盡帝舜之德。非若後世泛言人君之德者。曰聰明。曰仁智。就其德之名而稱之也。臨下以簡。曰簡者。當於臨中求之。有統宗會元之意。御衆以寬。曰寬者。當於御中求之。有天覆地載之意。自簡寬而發。無非好生之德。蓋好多事者。必不能好生。好苛刻者。必不能好生。惟以簡寬爲本。故罰弗及嗣。罪止其身。猶不得已。況其後乎。賞延于世。報功之意。寧過於厚。人之或麗於罪。本於過者。雖大必宥。本於故者。雖小必刑。罪之疑。則惟輕。功之疑。則惟重。好生之德。隨寓而著。而於刑故無小。尤足以深見聖人好生之心。何者。過慈則近於姑息。反所以害仁。觀此一編。苟無刑故無小之言。好生之義。不備於無小之中。深見聖人之所以爲好生。聖人見人之故。於爲惡者。知其終不可赦也。不俟其惡之大。而後罪之。惡大則足

以滅其身矣。自其小而刑之。所以戢其爲惡之心。厚德深仁。無越於此。聖人以此之心爲此之德。浹洽漸漬于民心。而猶有有司之犯。則非唐虞之民也。雖然。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較之漢宣帝總核信必。何舜朝名實之不定。功罪之多疑也。信必之效著。不過漢之宣帝。而罪功未免於有疑者。乃所以爲舜也。宣帝之信也。燭火之光也。帝舜之疑。天地之寬也。學者當致思於此意。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自罔愆以下。皆舜之所欲也。能遂帝之欲而治者。皋陶明刑弼教之功也。四方風動。可以見皋陶之刑矣。夫刑者。誅戮斬伐。森然可畏。何以能感動四方如此。蓋刑之中有教。皋陶之弼教。當於刑外求之。此帝之所以休也。則知皋陶之刑。非律法之謂。乃德教也。四方風動。莫不鼓舞於德教之中。

帝曰。來禹。洛水傲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舜稱皋陶。皋陶歸美於舜。舜復遜位于禹。故來禹而命之也。夫洛水者。洪水也。舜之時。水已平矣。何以謂之傲予。聖人前後相承。同爲一體。洛水雖本以傲堯。舜豈以爲堯之事。而已敢自安傲堯之意。堯旣用以自傲。舜雖不見洪水之害。而常若洪水之在目前。其憂懼競業之心。爲如何。聖人之於災異。雖毫釐必加畏。天地萬物。視爲一體。天地之中。一物不順。無非傲予。何暇計時之先後。況舜之時。水猶未盡平。誠不可不做也。公孫弘謂堯使禹治水。未聞舜之有洪水也。舜居當時。欲認洪水爲己責。弘於百世之下。乃推而歸於堯。聖人小人之相萬也。成允成功。成允者。先有以信天下之心也。然後可以成功。

堯朝多耆，多舊德。蓋天下之所信者也。禹之治水誠難，父之覆轍彰著於前，禹其子也。天下疑繇之心，將及於禹矣。所以能成允者，必有不言之孚。如冰炭不待言其冷熱，而人自喻。使禹求人之信已，則信之成，禹不能必也。惟天下信禹之心有素，不待言傳，所以成允而功之成隨之也。禹之信成於未治水之先，禹之功成於人已信之後，則當堯之世，惟禹一人而已。故曰惟汝賢。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人初立事之時，在邦不敢以自懈，在家不敢以自奉，作爲之始，不期而然。及功大名顯，則此心漸若有以自慰，而隨寓稍放，亦勢也。禹居平水土成大功之後，乃如立事之初，方且勤于邦，儉于家，勤儉非二事也。勤中有儉，儉中有勤，孜孜不息，其心寂然。若無一能之可觀，則滿假之心何自而生。舜命九官，而獨稱禹之賢，蓋滿假之心稍有片能寸長者，有所未免。禹有天地之大功，而此心絕無。又九官中之最賢者也，不自滿假者，不必矜夸，然後爲滿假。功成之後，苟自以爲功，卽滿假也。禹成允成功，而繼之以克勤克儉，所以爲不自滿假。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天下之理必有對，己立則物對，有對則有爭。一矜其能，一伐其功，則爭之理已存。蓋矜伐者，爭之對也。禹之能不自以爲能，而視以爲天下之能；禹之功不自以爲功，而視以爲天下之功。是無我也，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矣。禹且無我，天下其與之爭乎？

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懋非勉之謂蓋孜孜不已之意也舜於不矜不伐中深見禹之孜孜不息懋德無窮舜目擊心化亦俞勉其德而不自知禹有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故舜從而嘉之通二句而觀德之既懋始見其績之丕使禹有如是之功而稍有驕矜則其功小矣不足謂之丕也績之既丕亦足以見德之懋禹所以能全是大功而不失者必其涵養寬厚度量恢大常充實於內矣亦可想像其德之懋也聖人之心卽天之心聖人之所推卽天所命也故舜之命禹天之歷數已在汝躬矣舜謂禹德之懋如此績之丕如此此心此理蓋純于天也天之歷數自然在躬初非歷數自外而至亦不可辭矣汝終陟元后也不績根本之壯也懋德培養之豐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舜既授天下於禹遂命以保天下之要人君以正心爲本故先之人心私心也私則膠膠擾擾自不能安道心善心也乃本然之心微妙而難見也此乃心之定體一則不雜精則不差此又下工夫處既有他定體又知所用工然後允能執其中也中之在人非前失而後得非前晦而後明也水本清沙混之沙澄而水自清矣火本明煙鬱之煙去則火自明矣惟精一可以見道此理禹所自知舜復切於言者以天下授人謹之重之自不容已也繼以下二句若不相干何也蓋用工於精一省察之道不可不密無稽之言私言也不可稽考如潢潦之無根源非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之謂也弗詢之謀私謀也

陰謀險論。將以賊害。而不可與衆共者也。聖人之道。質之百王而無愧。安有所謂無稽之言。建諸天地而不悖。安有所謂弗詢之謀。聽言之際。深見精一之工。孟子謂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見善明用心剛。是以於邪遁之辭。皆知其失也。大抵無僞不能亂真。無邪不能干正。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爲君子。使禹有心於執中。而辨別言謀之不審。則操守之不謹。識見之未明。何以爲中哉。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可愛固君也。而民則甚可畏。享無敵無倫之富貴。豈不可愛。以一身宅乎萬民之上。其可畏不亦甚哉。衆固常戴后。然非衆則難與守邦。后者。人心之所歸赴。邦者。非人君所能自守也。見君民一體之意。位天位也。可不欽哉。欽之一字。百聖用功之地。堯舜相傳。皆不外此。謹乃有位。曰乃者。深意所寓。既欽又謹。乃能有位。則知位不可以苟居也。可願者。猶孟子之可欲。敬修者。用工之無已也。大抵善心難持。於可願欲之事。尤當加敬以修之。聖人之心。純乎敬。既曰欽。又曰謹。復曰敬。舜純誠之實積於中。故純誠之言發於外也。四海困窮。舜垂拱視天。民之阜矣。安有困窮之民邪。聖人之心。常若不足。視四海如悉。在困窮之域。此非舜之謙辭。學者宜深思之。天祿永終。言以天下付於禹。則剗端造始在於禹也。此一編。堯舜禹相傳之要領也。堯之命舜。亦不外此。於論語可見。書不載堯之命舜。因後以見前。如率百官若帝之初。皆史之要體。古人作史。不獨書之者有意。其不書者亦有意。以是知唐虞史官皆有道之士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味此二句。舜若付困窮之天下授禹。撫摩之責。悉將於禹求之。可以見以天下

與人非以爲德。受人之天下。非以爲樂也。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一言之間。禍福繫焉。出好者。口也。興戎亦口也。舜謂禹。一言可以出好。一言可以興戎。言之重如此。遜位之言既出。不可以再。此周公謂成王。天子無戲言之意。雖然。舜言出好興戎。言之不敢易。外如有敵人之窺毀。內如有權臣之乘閒。惟恐毫髮之差。人蹈其後。舜之時。安得有此。蓋謹言者。聖人常行之理。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

亦非禹謙辭。在朝之臣。如此衆多。人人而卜。吉者從之。不必專主於一人也。

帝曰。禹官占爲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擇時人作卜筮。此官占也。未占之先。自斷于心。而後命于元龜。我志既先定矣。以次而謀之人。謀之鬼。謀之下筮。聖人占卜。非泛然無主於中。委占卜以爲定論也。通神明爲一理。懋德嘉績之時。見已定矣。固知天人之理不違於是也。其所以謀之幽明者。參之以爲證驗耳。後世遇事不能以自決。取決於幽明之間。如之何而可決也。心者。神明之舍。昧此之神明。求彼之神明。是以甲可乙否。終無定議。舜以天下授之禹。舜志既先定。人民得其所依。鬼神得其所主。舜雖不稽之幽明。想幽明之理已流通而無閒。況驗之卜已吉矣。豈俟再言乎。禹之嗣舜。斷無可疑矣。

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禹至此猶拜稽首固辭。有臯陶則辭之。臯陶有功臣則辭之。功臣無可辭矣。而猶辭。非過於謙也。恐天心之未從。人心之未協耳。帝曰。毋。惟汝諧。和同天人之意也。正月朔旦。與天下更始。而聽新君之號令也。受命于神宗。亦舜受終于文祖之意。神宗。堯也。天下者。堯之天下。受命于神宗。示不敢專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自璿璣玉衡。至於巡守。皆如舜之故事。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舜竄三苗。止竄其君耳。又分北之。分其惡類。使不至黨比耳。至此猶未率化。可見苗民之頑。以舜爲之君。化之不服。彊梗頑狠。日甚於前。禹攝位之初。舜命之徂征。聖人自反之既盡。不得已而至於征。曰弗率者。化之非一端。而終弗率也。

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

以上伐下有征而無戰。則誓師之辭似不必作。況堯舜之時。不戰而屈人兵。亦安用夫誓師之辭哉。大抵苟至於用兵。則誓師不可免。旣以鋒刃矢石相交。豈可不臨事而懼。先事而戒。禹誓于師。正此意也。濟濟者。欲其軍伍行陣之間整肅而不亂也。

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

有苗之罪。盡出於昏迷不恭。列數之惡。皆從此出。堯之所以爲堯。允恭克遜爾。舜之所以爲舜。溫恭允肅爾。有苗之爲有苗。實在於昏迷不恭。蓋不恭者爲惡之本原。昏迷之中。養成不恭之念。遂至於爲侮。

慢自賢之事。夫不恭侮慢。百罪之總貫。雖四凶抵誅。亦不過此。所謂象恭滔天。方命圮族。皆不恭侮慢之變態。苗以一人之身。而備數人之惡。反道敗德者。恭則順。不恭則不順乎正理矣。不恭以接賢者。宜其望望然而去之。同惡相濟者。皆小人也。民於是而棄之。天於是而降咎。不恭之心。與民與天皆扞格背戾而不相通。夫安得而不征。

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奉辭伐罪。深見舜命禹徂征之舉。出於不得已。而非輕舉也。其與後世責昭王之不復反。取侮於水濱之語者異矣。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聖人遇戎而戒。理當如此。彼宋襄不擒二毛以自欺。是教其衆心力之不盡也。

三旬。苗民逆命。

奉辭伐罪。兵至則服。此帝王之舉。而三旬之久。猶逆命者何也。非徂征之先。尙有毫釐之未盡也。聖人至於興師。其揆於我。察於彼者。至矣。審矣。義盡理極。而後征之。但苗民障蔽之深。自有難感動者。正當以天地觀之。一氣之春。草木發生。而陰崖深谷。甲者未坼。根者未芽。豈春氣之或偏歟。固陰凝結。壅蔽陽和。姑少俟之。及其流暢。昔之未發生者。悉坼而悉芽矣。苗民三旬逆命。寒氣凝結。壅蔽之時也。舜之春風和氣。舉世游泳。苗民雖頑固。有時而被其澤矣。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贊之意不可不味也。禹征有苗。而苗不服。非教化之不善。而苗民不率也。禹之心。苟以爲弗率在苗。而非教化之未至。則滿矣。自反愈至。而不罪苗。乃謙也。謙則有受益之理。滿則有招損之道。月虧則必盈。日中則必昃也。滿損謙益。此乃天道。聖人工夫無窮。其心純亦不已。所以與天道相通而無間。禹大聖人也。見有苗之未化。哀矜而自勉。以修教化之未至。而益又從而贊之。贊者。猶贊天地之化育。禹已有是心。而益贊之。非告之以其所未知也。惟德動天。天且可以德動。況苗民天地間之一物乎。方舜之初于歷山也。其往于田。日號泣于天。于父母。天未有不愛其物者。父母未有不愛其子者。父母。天也。父母之不我愛。必爲子之道未盡也。號泣者。自怨自艾也。負罪引慝者。舜之事親。豈有罪慝。而其心常若負無窮之過惡。無一毫可以自贖。敬其事。以見瞽瞍。夔夔齋慄。如前臨深淵。後逼猛虎。而瞽亦順信。乃春氣之流暢也。至誠可以感神。神與人一理也。歷舉天之可動。神之可感。人如瞽瞍。亦可以使之允若。則豈苗民之不可格。當時虞廷。如禹如益。皆實用工者。故其言深見天理如此。

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

禹已知此理。益又從而贊之。禹神領心受。無所疑滯。如曾子之唯。兩相忘於言意之外。卽班還其師。整肅其旅。無躊躇之意。帝乃誕敷文德。帝之文德。素敷於天下。又大敷之。則和氣彌滿。薰蒸于天地之間。此誕敷之意也。舞干羽于兩階。朝廷閑暇禮文之彝。非有意以示有苗也。孟子曰。自反而忠矣。自反而

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猶是也。曰此必妄人也。已其與禽獸奚擇焉。夫孟子自反之盡。付之妄人。付之禽獸。舜之自盡。可謂至矣。有苗三旬不服。豈不可以付之妄人與禽獸乎。乃誕敷文德。求之已而。不求之苗。則知聖賢之度量不同矣。

七旬有苗格。

春意浸盛。寒谷發露。而草木無不發生。造化之效有遲速。而萬物由於造化之中。以自遂者。本無厚薄也。知此則三旬之逆。初非可怒。七旬之格。亦非獨遲。先春後春。各有其時。至此不得不格也。

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敍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都者。嘆美之辭也。先嘆美而後言者。不敢易其辭也。大抵齊家治國。至於平天下。皆自身修而出。故當修身之際。必深思永久之理。可久而後功用無窮也。惇敍九族。自身修而見於齊家也。伊川家人傳曰。正倫理。篤恩義。惟惇敍足以該齊家之道也。庶明勵翼。又大於一家者。朝廷之上。百官之中。明白一心。各思勉勵翼敬。以奉其職。翼與小心翼翼之翼同。自齊家以至於治國。皆自根本始。故曰邇可遠在茲。可之一字。不可不味。可者。明其有此理也。蓋用工不已。則其理可遠。非謂修身即能齊家治國平天下也。

禹拜昌言曰。俞。

禹克勤克儉。不自滿假。學問工夫之深。其於身修思永之道。已入其奧。故聞臯陶之言。不特俞之。且拜之。蓋深契乎心。故感發之機形之拜而不自知。孟子所謂禹聞善言則拜也。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臯陶言自修身至於治國。平天下本末已備。苟不明所謂知人安民。則不足以盡修身之理。蓋知人安民。乃修身中綱目之大者。臯陶特指以爲言。謂修身之道。當先於其大者而致力。兩曰在者。辭定而理決。可以知其爲修身用工之地也。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禹與皋陶其心相應。故聞其言。喟然而嘆。蓋禹於克艱之理。踐履既深。而知知人安民之爲不易。吁者。嘆其難之意。非病其難也。咸若時。謂兩者俱如此。雖以帝舜之聖。尙亦難之。況於己乎。見禹用工之切。不獨見己之難。而又見舜之難。故予何言。思日孜孜。常有不自足之心。視知人安民爲至重。謂知人卽哲。卽可謂之能官人。安民卽惠。卽可以致黎民之懷。哲惠兩盡。何憂驩兜。何遷有苗。何畏巧言令色孔壬。若有驚愕怪訝之意。要之。哲惠之理。禹已心知。意會。踐履之人。實知其中工夫之多。故聞其言論其事。不覺自以爲難也。若未嘗學問。口耳之間。浮聽而浪言之。必以知人安民爲何難。曾不知堯舜修己以安百姓。其猶病諸。堯舜非病而不能行。兢兢業業以盡其道也。知堯舜病諸之意。則知禹難之之意。皋陶曰。祁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皋陶聞禹以爲難。乃告以切近用工之地。謂人之行亦有九德之可觀。亦可以卽其行而言人之有德。曰亦者。自是可以造知人安民之道也。皋陶言不盡意。乃言曰。將事事而條陳之。采事也。載。自任也。皋陶自任。事事條陳。蓋深與禹相得。言之未盡。故繼言之。不待問也。

禹曰。何。

皋陶曰。載采采。而未言其目。禹卽叩采采之意。皋陶之言未終。而禹卽問。如人對語。意味相屬。其中自有不容已者。

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臯陶於此歷言之。九德非相濟之謂也。栗濟寬。立濟柔。卽不可謂之寬德柔德矣。蓋有所偏然後有所濟。旣謂之德。則純全也。如寬而不栗。則縱弛之人。柔而不立。則懦弱之人。豈所謂德乎。九德蓋自然而然。莫之爲而爲者。初不俟強勉作爲也。大抵寬多失於闊略。寬之中必自有所謂整齊者。柔多失之委靡。柔之中必自有所謂卓立者。愿者。持心謹愨。恥言人過。多不盡情。自以爲恭也。殊不知責難於君。謂之恭。待人不以誠實。乃不恭之大者。亂者。能治亂之人。多恃才作爲。大則爲鯨。小則爲盆成括。必加以敬。則處事而當。擾者。通熟於事之人。恃其通熟。心忽而志緩。反失之猶豫。必加果毅。則任事而成。直者。多失於訐。必養之以溫。簡者。多失於鹵莽。必收之以廉隅。剛者。多不充實。所謂根也。愨焉得剛。惟剛而能塞。則如孟子至大至剛。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彊者。多失於勇而無義。所謂有勇而無義。爲亂。惟彊而有義。則如孟子之過孟賁遠矣。彰厥有常。吉哉。凡此九德。又當觀之於平昔。考之於閒暇。惟德之有常者。彰而用之。則爲國家之福。常者。常久而不變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

臯陶旣言九德之目矣。而繼之以德之序。三德之人。大夫所當用也。日宣達其情而使至於無隱。則有家之事。自夙夜而浚明。觀浚明之象。若整整然有條理而不紊也。六德之人。諸侯所當用也。日嚴祇敬。與日宣之意合而觀之。謂之宣。則敬在其中矣。此特言嚴祇敬。位愈高而心愈敬也。雖有三德六德之

人而不知此。則亦徒然爾。魯穆公之側。非無子思。齊宣王之國。非無孟子。但穆宣無日宣祇敬之心。所以不能浚明其家。亮采其邦也。日宣嚴祇。自有尊禮信任之意。在其中。三德六德。不必指言於九德之中。得其三。得其六也。治有廣狹。事有小大。故所用之人有多寡也。

翁受敷施。九德成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見此人君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不以一己之才爲才。而斂天下之才以爲才。故合九德之人而受之。又布之於職事之間。使九德之人成事。而無遺才。俊又之人在官。而無曠職。此人君之體也。然猶言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何也。蓋衆賢旣進。猶有所當用心者。惟聖人乃能公天下以爲心。降聖人一等。未必能免毫釐之私。若果有之。豈能遞相觀法以興事造業。則必分朋立黨。反以害事。故成事在官之後。必有以興起其相師之風。而欽哉惟時。以亮天功。可也。百僚百工。非有不同。師師有僚友之義。故曰僚。自業職言之。故曰工。撫于五辰。在天得其全者爲五辰。在物得其偏者爲五行。同此一氣也。自其勢論之。五辰在天。人於何而可撫。以其理論之。則未嘗有閒。在我之五行旣得其理。則在天之五辰亦得其理矣。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事事物物各得其性。則五辰自然循軌。庶績故凝而不散也。後世人臣之立功。有隨成而壞者。是不疑也。功愈久而愈隆。乃疑之意。

無教逸欲有邦。

逸欲者。亡國敗家之事。雖至無道之君。豈欲有邦爲此而教之哉。蓋一人者。諸侯之觀瞻。上有一毫之

縱弛隋慢。卽是教逸欲之道也。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兢兢業者。敬之形容也。幾者。動之微也。一日二日之中。幾微有萬而難察。兢兢業業之心。稍有不接。則忘失於幾微者必多矣。非持敬之工深到。則致察之精切。何以及此。自微而動之善。則善之惡。則惡。一心之中。少有不敬。善惡自此判矣。無曠庶官。非特無其人之爲曠。蓋非其人之爲曠也。天工人其代之。凡在職位。無非代天理物耳。如天之爲。然後能亮天工。其可不敬乎。

天敍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天命在人。自然有君臣父子之教。在我則勅之。勅者。整齊之功也。惇者。厚也。惟民生厚。民之五典。本無不厚。勅之使歸厚而已。勅之之道。從厚則近本也。物聚然後有禮。人羣則禮自生。豈非天秩。然自我而出。天下惟視吾用之如何爾。典禮出於天。天命之謂性也。曰惇。曰庸。修道之謂教也。天敍天秩。非人所爲。惟君與天爲一。故能惇之庸之也。同寅協恭。和衷哉。典禮之根源也。君臣聚精會神。與天無閒。則所惇所庸。乃天之典禮。不然。則典禮無非虛文矣。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命有德。討有罪。直言五服五章五刑五用。皆不云我者。見賞罰之純乎天也。蓋典禮雖本於天。猶待人輔相。揜節而成之。若賞罰。則不可加一毫於其間。有一毫之人。則賞罰。我之賞罰。非天之賞罰矣。觀絲

於舜而誅。禹於舜而用。此天命天討也。舜可謂不以我矣。政事懋哉懋哉。言賞罰。此心勉勉不已。不可有一毫止息。有所止息。則有我之心乘閒而生矣。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自我之言。天人貫通之理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自我民聰明。觀之於斯。民生知之。時則可見。自我民明威。觀之於人心。凜然不可犯之地。則可見。達于上下。此理徹上下而無閒斷。有土之君。其可不敬。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皋陶謂我之言。順果可以底行否。禹贊美其言。可底於成功。皋陶慊然以爲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而已。觀皋陶陳知人安民之謨如此。方且淡然不自以爲可行。賈誼治安一策。才略如不可勝用。曰。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又曰。陛下何不令臣屬國之官。視皋陶氣象爲如何。禹與皋陶於舜之前。交陳治道。周旋切至。舜恭已無爲。聽臣之論治而已。言若稽古。止於皋陶。見皋陶之德與禹相參。

益稷第五

虞書

益稷

益稷與皋陶謨文相連。以簡編之重。分爲兩篇。議論相承。初不閒斷。益稷名篇。非有意。但以禹首舉益稷爲言。故取以紀其目。如論語學而子罕。無他義理。取其初說以記紀事之次序耳。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

臯陶之謨既陳。舜見禹在側。故來禹。亦使昌言而無隱。猶露斧鑿。禹曰。都以下三句。與曾點之言略相似。但曾點氣象。猶有未平。聖賢分量不同。此則穩貼耳。禹所以不言。惟思日孜孜。蓋其用心在純亦不已之地。造理之深。見天下之理無窮。愈加勉而愈不自足。孔子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正此意也。禹憂其職之未盡如此。何暇分其心於陳謨。

臯陶曰。吁。如何。

吁。亦峭然之辭。畏聖人之意。臯陶用工亦造禹地。故復問其如何也。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予乘四載。卽舊注所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櫟也。隨山刊其木。以相視水勢。於是與益進衆鳥獸之食於民。九川水之大者。俾入於海。畎澮水之小者。俾入於川。大水決而有所入。小水濬而有所歸。治水之序也。於是與稷播艱食。奏鮮食。鮮食亦鳥獸之食也。水土方平。民之播種尙艱。故曰艱食。粟穀之食也。惟其艱。故以鮮食兼之。當洪水未平之時。道路壅塞。阻不相通。九州所有。偏聚其處。至是懋遷彼此之有無。更相補易。化其所居。使之均足。烝民乃粒。曰乃者。深見艱難之意。洪水之勢滔天。禹之用工。非一手一足之力。非一朝一夕之故。然後乃得而粒食。萬邦以治。此非禹之夸辭也。禹在虞朝。不矜不伐。不自滿假。成功之後。宜其所過者化。而日求新功。不恃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夫子則曰。

是道也。何足以臧禹。聖人也。豈不知此。乃歷舉其功。若矜伐者何也。蓋艱難之念。恐其易忘。平成之功。恐其難保。正如管仲告威公無忘在莒時之意。其意謂昔者艱難如此。今雖平成。昔者之心。頃刻不可忘。正其持敬不息之工夫。所不期而發也。禹雖不陳謨。乃陳謨之大者。故臯陶曰。師汝昌言。使禹自言其功。而非有深意。何以謂之昌言哉。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

吁。而曰。都者。禹體得艱難戒懼之中。有至樂之地也。帝曰。俞。領其言而嘆其然也。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止者。知其所止之止。將以安汝心之所止。必於動之微。及靜而無事之時。常致省察之工。又必輔弼之人。直而無隱。不直。則啓沃之功不至。省察之所不及。所止或不得其安矣。大抵治身之道。毫釐眇忽。宴閒暇豫。工夫最切。而繩愆糾謬。格其非心。隄防最要。惟幾惟康。則內得其養。其弼直。則外得其養。內外交得其養。則苟有所動。而舟車所至。日月所照。莫不翕然大應。所後之志矣。後志者。人有此志。後望於我。我之動能大應之。則昭然可以厭射上帝之心。不辱天佑下民作君師之意。故天從而命之。用至休美。以是知天命非自外至。從而申之耳。有以治己之心。有以契天下之心。而昭然可以厭射上帝之心。天豈庸釋哉。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帝深領禹之言。實欲用工。是以深知左右頃刻不可無人。而再三反覆臣鄰之義的切如此。臣鄰指禹言之。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作朕股肱耳目。君爲元首。股肱耳目。臣爲之。君臣相須爲一體也。予欲左右扶持其民。翼而左右者。汝也。予欲宣康濟之力。而及於四方。爲其事者。汝也。竭股肱之勞。以任天下。非一手一足之謂也。予欲觀古人之象。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自黃帝已有衣裳。故曰觀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此六章者。會之於衣。以爲在上之服。宗廟之彝尊。亦用此六章之飾。藻火粉米黼黻。此六章者。繡之於絺。以爲在下之服。凡此十二章。以五采施五色而作服。所賴以明之者。汝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六律五聲八音者。天地自然之和也。以此察治忽。則無纖毫之僞。出納五言。五言。樂之成言者。三百篇之詩是也。詩有出於上者。爲出。有出於下者。爲納。出納作之於樂。所賴以聽之者。汝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不獨教禹作股肱耳目。至此。舜連一身亦責付禹也。古人君臣之義。委任之至如此。舜之爲君。非有所嫌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之意有所未盡而致人之後言。虞廷之臣。又非肯欺其君而爲面是背非之行也。聖人敬畏無已。虛懷待諫。惟恐過之不聞。而深憂夫至尊居於九重之上。在下者常有難

言之患。求言之切至也。凡此數端。皆所以論爲治之道。作服飾以祭天地宗廟。禮之大者也。六律八音。五聲樂之大者也。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之時也。禮樂非可以虛文舉。言禮樂必於左右宣力之後者。人民和氣浹洽。然後可以興禮樂。固有次序也。

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四鄰。左右前後之近臣也。師臣者帝。賓臣者王。友臣者霸。自古以來。成王畏相。無不以欽大臣而興者。皆原於舜臣鄰之意也。自此論教育人才之理。庶頑讒說。若不在是。於是收而化之。始則用射侯之禮。以明之。射者。心正然後能中。揖讓而升。下而飲。非敬不可。所以發其敬心也。撻而記之。記者使之自記。非教者記之也。又書之於簡冊。以識其過。人之有過。窘誚之時。愧悔之意必生。漸久而漸忘。是以改過常不力。撻而必記。又有書以識之。非斥絕之也。存其過。所以存其恥。目接於所記。所書則必恥。恥則善心生。欲並生哉。欲與之並生於天地之間。善者。生之理也。工者。掌誦詩之官也。時而颺之。颺其詩也。以驗其從化與否也。詩者。出於情性。古人采詩以觀民風。卽此意也。春秋列國盟會賦詩之際。不能自隱其情。況唐虞之時。詩有不出於真情者乎。歌其詩以觀之。感格而化者。可得而知。而感化者。復有淺深。或尊承之。或任用之。至於怙終不悛者。而後用法以刑之。舜何爲於讒說者。教之如此其至。蓋作之君。作之師。不如是則不足以盡君師之職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者。然其言而猶有可言之謂也。教育之道固詳矣。然或撻或誡。規模若迫。頑讒之人。亦具天地之理。人君統大體以臨之。示大法以警之。則誰敢不遜。敢不敬應。上之規模廣大。故功用之著於下者亦廣大。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莫不精白承休德。所謂頑讒自無有也。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禹不待舜問。卽言。帝若不如用。則將見皆同日而奏無功。欲舜灼然盡心於此大者。否則卽有如此大害也。前一節議論。必得此一節議論。其義始備。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禹既推其理之廣大。又收拾於工夫之切近者言。丹朱之傲。始於慢遊。是好爾。慢遊不已。遂至於傲虐。是作。夫慢遊之罪。不過怠惰嬉遊。何至於傲虐之作。而用是以殄厥世。蓋爲惡之初。以慢遊之過小。爲不害。日復一日。惡力浸長。則慢遊之念。轉爲傲虐而不自知。傲而至於虐。惡力猛矣。則何惡不可爲。及其成熟。自然足以殄厥世也。罔晝夜頌頌。頌頌然勇於惡。昏肆而窮日夜之力也。舜大聖人也。視丹朱不啻天淵。禹爲舜憂。而恐其若丹朱之傲何也。聖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天地之中。一物順理。無非所以發吾之良心。一物不順理。無非所以警吾不善之端也。所謂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丹朱之不肖。去舜雖遠。而慢遊之初。實人心之所易入。安得不要其終以爲戒。見聖人之工夫。愈無窮也。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

禹懲丹朱之惡。而求之於身。曰創者。見惡而爲善之力也。惡在丹朱。創在禹。是禹因傲而得敬也。平成功用。盡於此而出也。丹朱至於殄世。其始不過慢心。禹至於各迪有功。其始不過敬心。善惡之端也。予弗子。惟荒度土功。禹以天下爲一己憂也。五服二千五百里。方面共五千。每州各立一師。外及四海。皆立五長。以相統率。禹經理天下之大略也。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深足以見舜世教化之盛。各迪有功。如周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天下皆迪功。則不卽功者易見。獨舉苗一人之頑。弗卽其工。則自苗之外。必無不卽工之人矣。以禹之敬勤勞治水如此。懲創自反如此。苗尙未卽工。則敬之工夫。其可已乎。帝其念哉。禹將與帝相與自反。共致力於未盡之工夫也。不徒苗之頑在。所當念。天下之事。盡在於艱難之中。念哉之意。無時而可已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舜謂能導迪我之德者。皆禹之功。秩然而有次序。歸各迪有功之功於禹也。皐陶祗敬汝之功。施象刑而極其明。任苗弗卽工之責於皐陶也。功歸之禹。責任之皐陶。而舜無所與。君臣一體。本無閒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鏞以閒。鳥獸跄跄。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此又一節也。治定功成。夔故以樂之至和爲言。祖考來格。其幽冥所感如此。虞賓在位。羣后以德相遜。所謂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濟濟多士。秉文之德也。其明而人和如此。則堂上之樂可知矣。至於堂下之樂作。鳥獸跄跄然而舞。其和又可知也。簫韶九成。樂大備之時。雖至治之祥如鳳凰亦來儀。言和之至也。史官特以虞樂結虞書五篇之終。蓋成於樂。帝王至治之盛。泰和之氣。鼓舞動盪者如此。如祖考如虞賓如羣后如鳥獸如鳳凰如百獸盡在舜和氣之中。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夔又申言之曰。我作樂。百獸無知者。尙且率舞。則庶尹信其和諧。夔前言舜樂如此之盛矣。至此再言。夔曰。於予以別之。蓋前之樂。舜之樂也。後之樂。夔之樂也。舜樂之盛。雖職在后。夔而實本於帝舜之德。於此而後。自謂我之樂。非自夸也。樂使人鼓舞動盪而不自知。所謂樂則生矣。生則鳥可已也。所以重複言之。感發而不能自己。擊拊卽前之戛擊搏拊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見於歌詩。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也。不惟夔之言樂重複而不能已。舜發於言語亦不能已。所以帝庸作歌曰。乃庶載歌。又歌曰。亦重複而不自覺。蓋鼓舞動盪。樂之體也。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此聖人之真樂也。庸者。因用此以作歌也。天命流行。內而起居寢處。外而天下萬事。無非天命。必有以勅正之。勅之工夫少閒。便不是天命。雜於人爲矣。則天命卽不得其正矣。勅者。整勅之意也。時者。時時勅之。幾。又時

之微者也。若頃刻之際，幾微之中，一毫不勅，則私欲開之。此精密之工夫也。大抵天命流行而不息，聖人亦當流行而不息。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觀不已之意，則知時幾之意矣。此舜居太平極治之心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言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必賴人臣輔佐。君對臣，則先言股肱喜，亦奮庸之意也。股肱喜而常舉，是意於下，則元首興起，不昏滯於上矣。朝廷如此，百工安得不廣且明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颺言者，大聲而言也。形於聲嗟，動於氣歎，而不自知。拜手稽首，大聲言之，念哉，凡率作興事之際，必常常致其敬也。所謂率作興事，謹乃憲，最要看大率人一味興起去做事，都不思，只是會有失興者，奮勵之謂也。事固以奮庸而立，又必謹守其法，加之以欽，此是情性之正，天理之公矣。屢省乃成，不可作保治看，只是時時思量，所以成處。屢者，無時而不省也。乃者，事之所以成也。事所以成，時時省之，蓋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當既濟大亨之時，省察之工，不可歇也。

乃庶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臣稱君，則先言元首明者，君道之本體也。居上克明，惟明明后，元首明於上，則股肱無有不良，歸美未幾，警戒繼之，聖賢相與之意也。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君道在於無爲。侵臣之職。則叢脞哉。叢脞者。不知綱領之謂也。舜之時。太平無事。不可復有所增。苟彊欲有爲。卽成叢脞之害。臣歌先元首。君歌先股肱。交相責任之義也。

帝拜曰。俞。往欽哉。

臯陶切直辨論至此。深契帝舜之心。拜而受之。有不自覺。蓋古者君臣席地而坐。故聞臯陶之言而遽拜。君猶父也。無拜臣之禮。一言之間。可以爲帝者師。以師禮拜而俞之。觀往欽哉一語。古人所謂堯舜雖沒千百年。其心至今猶在也。此篇大槩脈絡固相通。然其間非一時之言。往欽哉之言。意有不同。前者以戒羣臣。往敬其所行。此乃君臣相戒。自今已往。敬而勿失。舜臯陶之庶歌。三百篇之祖也。治定功成。君臣陶於至和。不能自己。正薰陶浹洽。手舞足蹈之時。於是時而作歌。宜其發揚蹈厲。而云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至樂乃在警戒。畏懼之中。臯陶聞之。天機自動。颺言大呼。亦當鋪張治功。而不出於規矩準繩之中。皆不失其則者。所以見情性之正。而爲本於三百篇也。臯陶之歌。百代爲君者所當戒。而於舜時爲尤切。舜之時。恭己正南面。法度彰。禮樂著。羣賢布職。但總其大綱。不可復加。正所謂無妄之往。何之矣。二典三謨。或記其臣之拜。或記其君之拜。皆和氣浹洽。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五

禹貢第一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禹貢。

九州之界。自古固有。共工氏之霸九州。是也。洪水湮沒。蹤跡漸亡。禹之治水。先治其經界。經界既定。則可用工。然後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隨山者。或謂隨山開導。以觀水勢。或謂隨山卽所以導水。況升高則可以視下。而山脈與水脈相通。觀山脈亦可以知水脈。濬川者。濬治其川也。益稷言濬畎澮距川。此獨言川。舉其大也。任土作貢。任物土之宜。以作貢賦之法。隨山濬川。足以見禹之智。任土作貢。足以見禹之仁。孔子序書。以此二句該盡一篇之義。禹治水之規模。於此可見。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史官作禹貢。首言禹敷土。見禹之胸中先有一定之規模。分布九州之土。某土如此。某土如彼。然後用工。所以有成。若逐州臨時。乃爲方略。則散亂參錯。勞而無成功矣。禹之治水。其大規模在於先敷土而已。不然。滔天之狀。規模不立。人力將於何而施邪。刊木。所以通道。奠高山大川者。先定每州之高山。以爲每州之標準。次辨其大川之所歸。亦以爲標準也。標準旣立。則可以相視。一州之內。必有高山大川。視其所表。以爲識。而後懷襄之跡可辨矣。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他州皆舉山川以爲界。獨冀不言者。帝都不必言。觀餘州所至。可知亦以示王者無外之意也。壺口。梁岐。皆龍門左右之外地也。壺口。龍門之上口。水之爲患。本於龍門狹隘。故禹鑿之以行水。此用工之最。大者。故史官首及之。孟子謂禹行其所無事。如鑿龍門。排伊闕。費工不少。豈得爲無事哉。鑿其所當鑿。排其所當排。不憚其難而止。乃所以行其無事也。人之爲學。其中節目不一。若避其難而就其易。謂之行其所無事。其可哉。推而論之。則兢兢業業。不害堯舜之無爲。不遑暇食。不害文王之罔攸兼。禹之治水。先爲其難。非灼見此理。自信之篤。則憚而不爲矣。治梁及岐。梁岐。雍州之山也。禹在冀州而治之。何也。蓋河水徑自梁岐。河流欲通。所以先治梁岐也。太原。岳陽。以爲標準也。覃懷底績。凡言底績。皆水之難治而用工多者也。厥土惟白壤。水患平。則土色見矣。賦上上。田中中。差四等者。冀。帝都也。百物所聚。百事所出。利之淵藪。所以賦特重於他州。相權以爲平也。或謂水土初平。制賦各隨其力。後以漸增之。此以後世利心窺聖人。聖人正欲當水土初平之時。人力未盡。修地力未盡。闢制爲貢法。異時人衆地闕。賦不加多。而天下之有餘常藏之於民也。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平水土。或言於田賦之前。或言於田賦之後。在前者。其害大。不可不先治。在後者。其害小。故徐而治之也。皮服者。島夷所貢。狐裘之類也。其他如卉服。亦皆貢獻之物。夾右碣石入于河。帝都通漕運之道也。九州必有漕運之道。以一人統天下。

之大。絲牽縑聯。凡所貢賦。不可無道以達於帝都也。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灘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絲。厥水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潔達于河。

兗居河之下流。水患最甚。禹既鑿龍門。河水至此。湍激湧溢。故禹不惜數百里之地。疏爲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禹之所捐。不過數百里。凡天下之所可居者。皆禹之地也。所捐者小。所得者大。後世河水代爲人患。非河之皆害人。人實害於河也。蓋禹所疏之河。皆湮塞而爲平土。水無所泄。豈不爲患。水爲五行之首。如人之血氣。流轉於天地之間。安可壅滯。但使有所容。足矣。凡豬澤之類。皆禹不與水爭地也。治水不出兩端。使之有所歸。使之有所容。大者如川如河。小者如畎如澮。皆令轉相入。以歸于海。或遠而不達。則捐數千里之地。以爲澤。所以容之也。聖人胸中廣大。後世淺狹也。洪水未平。民皆居於高丘。至是。乃下宅平土也。洪水之時。土雖有桑。浸沒在下。豈得而蠶。至是而可蠶也。草惟絲。木惟條。兗州水害最重。草木不得其性。絲始抽也。條始長也。與漸包惟喬之義異矣。人君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一草一木亦欲得其性。故備記之也。漆絲織文者。九州之貢。考之周禮。皆祭祀宗廟朝覲會同所用之物。所謂萬邦惟正之供也。田中下。賦貞。第九等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禹八年於外。惟兗州十三年功。乃與諸州同也。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

可以經略也。

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賦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檠絲。浮于汶。達于濟。

萊夷作牧。中國以種植爲生。夷俗以畜牧爲生。萊夷可以畜牧。則水平可知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草木漸包包結實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上下。錯。厥貢惟金三品。璠璣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彭蠡今之鄱陽湖也。陽鳥隨陽之鳥。今之鴈也。常聚於平沙。昔以水溢無岸可居。攸居則知岸出而水平矣。鳥獸得其性也。禹之治水。或驗之鳥獸。或驗之草木。或驗之夷狄。以是知非特爲人。爲天下萬物也。三江無定說。或謂松江之下三江。出於震澤之下。恐是。既疏三江。震澤之水有所泄而無壅矣。草木惟天惟喬。以草木驗揚堯之水。則堯尤甚。喬與條可見也。厥包橘柚。錫貢。聖人不以口腹勞人。非宗廟賓客之大事。則不貢。故曰錫貢。

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旣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柎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箇籛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底貢厥名。見聖人處事之精確如此。天下之事。每不兩全。觀此。則兩全矣。自柎榦及楛六物。非朝廷所當用也。必使之貢。則勞民不使之貢。則或缺。故惟使貢其名者。名列具條目。條而貢之。無用止其貢。則彼不勞。有用使之貢。則我不缺。因此可以見聖人制貢之本心也。三邦不名。言有三國爲然也。納錫大龜。古一尺二寸爲龜。古者以大龜爲寶。亦不常貢。必上之人錫貢然後納也。逾于洛。凡曰逾者。皆無水道。由陸而逾也。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旣入于河。滎波旣豬。導荷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壘。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下土墳壘。見土色不一。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旣藝。沱潛旣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蔡蒙旅平。旅祭蔡蒙之山也。或謂禹不有其功。而歸之山川之神。非也。山者。天地巨鎮。能生雲氣。出水源。禹見山川實爲一體。是有功於治水者。故旅祭之。非爲文具也。後世不知鬼神之義。凡祭山川。必泥

刻爲人形。夫山亦萬物之一。止者爲山。流者爲川。飛走者爲禽獸。人在於兩間。各爲其類耳。今必欲以山爲人。則人亦可以爲山矣。荆岐旣旅。亦此意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旣西。涇屬渭。汭漆沮旣從。澧水攸同。荆岐旣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旣宅。三苗丕斁。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

萬壑東注。惟弱水之勢不可東。使禹謂水萬折而必東。亦欲導之使東。則弱水終不可以東流。而水患未可盡平。所謂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惟聖人深得時中之理。順其勢而導之。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且天下之理有如此者。春夏之時。萬物生長。然亦有槁枯之根。秋冬之時。萬物肅殺。然亦有發榮之花。豈害其爲冬夏之節。世之曲士。不知此理。以一回之天。一跬之壽。遂疑天地之常道者多矣。三危旣宅。三苗丕斁。苗昔以不道。竄于三危。自後世觀之。以罪流放者。聽其自生自死。在所不恤。聖人之心不然。方其有罪。至于竄棄。刑行之後。施仁發政。自當及之。故禹治水至三危。亦爲之畫其居宅。使大得其斁。後世以爲投諸四裔若棄之者。非聖人之心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斁。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蟠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雍州東據河。曰西河者。自冀州視之。則爲西也。凡禹貢名物地理。皆考于圖。此特言其大意耳。禹之導山。導水。必窮首極尾。跨涉數州。故言其條例於後。若其細者。不能槩舉。則分見諸州。導山。導水。自有經緯。山川之分。見於九州者。其經也。山川之聚。見於後者。其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不知其脈絡。此作史之妙也。導山有二說。或以爲隨山通道。以相視其源委脈絡。或以爲治山旁小水。二說當兼用。禹固先相視水勢。不應又別巡歷以治其水。獨以爲治山旁小水。則水勢何由知也。觀其次序。可見逾于河。人逾之。非山逾也。入于海。水入于海也。或以爲山勢連屬。既有河以絕其勢。不可謂之逾也。說導山者。或以爲三條。或以爲四列。三條之說。謂岍至碣石爲一條。西傾至陪尾爲一條。嶓冢至敷淺原爲一條。然內方大別在荊州。岍在梁州。相去數千里。豈可合爲一條。以此知四列之說。恐是自導嶓冢至于大別爲一列。自岍山至敷淺原爲一列。然岍岐嶓冢則言導。西傾岍山則不言導者何也。蓋水出於此。則言導。水之所經。則不言也。導弱水。水柔弱。不能勝載。故導而至合黎之地。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或者以爲河之發源。自於崑崙。自古未有能窮其源者。故禹導河。止自積石。蓋河之源。既遠出絕域。禹亦不必窮其所至之處。聖人一視同仁。規摹雖遠大。亦未嘗無所分限。然則聖人用心。其與所謂窮無窮極無極者有間矣。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天下之水。惟河患爲甚。故禹之導河。尤爲留意。至于大陸。河水之勢最滯悍。不播爲九河。則無以殺其怒。旣分爲九。無以合之。則散漫而無所收。故又同爲逆河。一操一縱。散而復合。而後河水安流。

嶧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漾水流爲漢。至東爲北江。其水一。其名異。

導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沈者。濟水之所自出。九川之水。惟濟水最微。然而能絕河。經河。涉汶。而入于海者。有本故也。水之有本者如是。人之爲學。可不立其本乎。果能立本。則投之患難。雜之夷狄。皆不啻其所行。凡禹所導之水。施功者。則紀之。天下之水。不紀者亦多。蓋功之所不施也。

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

九州之水。皆同其底平之功矣。四隩者。四表之外。皆可宅而安居矣。九州之山。已刊除。置壇墀而旅祭。以告成功矣。九川者。九州之川。已浚滌其源矣。水平而復疏其源。爲經久之計也。九澤旣陂。治澤非掘而深之也。築其堤岸而已。浚掘之工費。而所受之水亦有限。因其勢而築堤。則易成而蓄水多。所以謂

之說也。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四方皆會同而朝王也。六府孔修。金、木、水、火、土、穀，皆得其修也。庶土皆正。九州之土，彼此互觀而各得其正也。底謹者，聖人當土正之時，將以制賦，先存敬謹之心，敬心先存，然後則上中下三等之壤，曲折輕重皆得其平，以成賦於中邦，而可以爲萬世之傳也。大抵作史，敘其事者，多違其心，著其心者，多略其事。今紀禹之制賦，本末皆備，底謹者，其心也，則壤者，其迹也，以此見古之秉筆作史者，皆知道之士也。錫土姓，古者無常姓，有功德，則胙之土，命之氏，水患既平，相與治水有功者，故賞而錫之，同於治水，必非一人，今所見惟益稷而已，祇台德先者，歷年之久，涉地之廣，勞役亦多矣，而天下翕然從禹之行，而無距之者，禹有德以先之也。禹貢所紀，若皆禹之力，禹豈外是以求德哉？衆人爲之，則力也，禹爲之，則德也。禹之盡其力者，其心何如也？史官恐後人因禹之胙祗而斷以盡力之說，故以德先終之，此作史之妙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王畿也。王畿而以甸服名者，井收丘甸之畫，大率相似。夏時常以甸爲準，弈弈梁山，惟禹甸之少，康中興一成之田，可以見甸制推而上之，則爲同爲畿，推而下之，則爲丘爲井，秸服者，又去其草皮，穀有穀曰粟，無穀曰米，地愈遠，輸愈輕也。凡一服之內，四方相距各五百里，如東方百里納總，西方百里

亦納總其餘可以類推。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五百里侯服。王畿之外。爲諸侯之服也。百里采。卿大夫采邑。如今之職田也。二百里男邦。去王畿近者。其勢足以自立。故止於一二百里爾。三百里諸侯。去王畿遠。欲以捍衛天子。故三百里。以壯其勢也。二百里之國。合之則足以抗三百里之諸侯。三百里諸侯。有事亦不至於單弱。小大相維。內外相制。此聖人制內外之輕重。不差毫末。所謂天下之勢。猶持衡相率而內衛者此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服者。去王畿漸遠。不可以不常存綏撫之心。故以綏爲名。三百里揆度天子之文教而廣之。二百里奮武衛者。綏服與蠻夷相鄰。夷虜之情。恍惚無常。不可以無武備。故二百里常奮其武。以衛中國。文教非於此地而廢也。但所奮者。專在武事爾。夫以二百里之國。而能捍數百里之蠻者。蓋因其所居而使。之守鄉邑墳墓之所在。人人自盡。故二百里足矣。後世不明先王之意。秦至發閭左之戍。以備北邊。而無功。萬里出戍。離墳墓。弃井邑。怨望而行。遇敵。望風渙散。安能爲備。本朝之兵。往往弓箭社常得力。所謂弓箭社者。蓋近遠居人。自結爲保社。故能出力自戰。此先王之遺意也。以此見先王之制。可傳於萬世。但人不察耳。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蠻。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要服已皆蠻夷矣。然猶近中國。故爲之要約而已。不一一而治之也。至於荒服。則愈遠而不治。凡曰夷。曰蔡。曰蠻。曰流。皆夷狄本名。不必求其義也。如漢有所謂冒頓。唐有所謂突厥。此豈有義可求哉。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被、暨。不必自爲之輕重也。水患既平。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也。禹錫玄圭。或以舜錫禹。或以禹錫舜。要之。錫者。通上下之義。師錫帝曰。下錫上也。禹旣成功。故以元圭贄見於舜。以告功之成。古者。卿大夫。以至於士。相見。皆有贄。以通情。鴈幣帛雉之類是也。以書考之。天下之水。或西或東。或南或北。源委脈絡。瞭然可見。水平之後也。滔天之時。天下混爲一。水源委脈絡。非如今人有水經。山海經可考。禹何以知水勢當導。當別。當過。當播。當同。而用工也。蓋思日孜孜。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思之之精。歷歷可見。以此知天下之事。有心者無不可知。無不可見也。猶嬰兒之在襁褓。寒溫飢飽。豈能自言。而養之者不失其時。由此心之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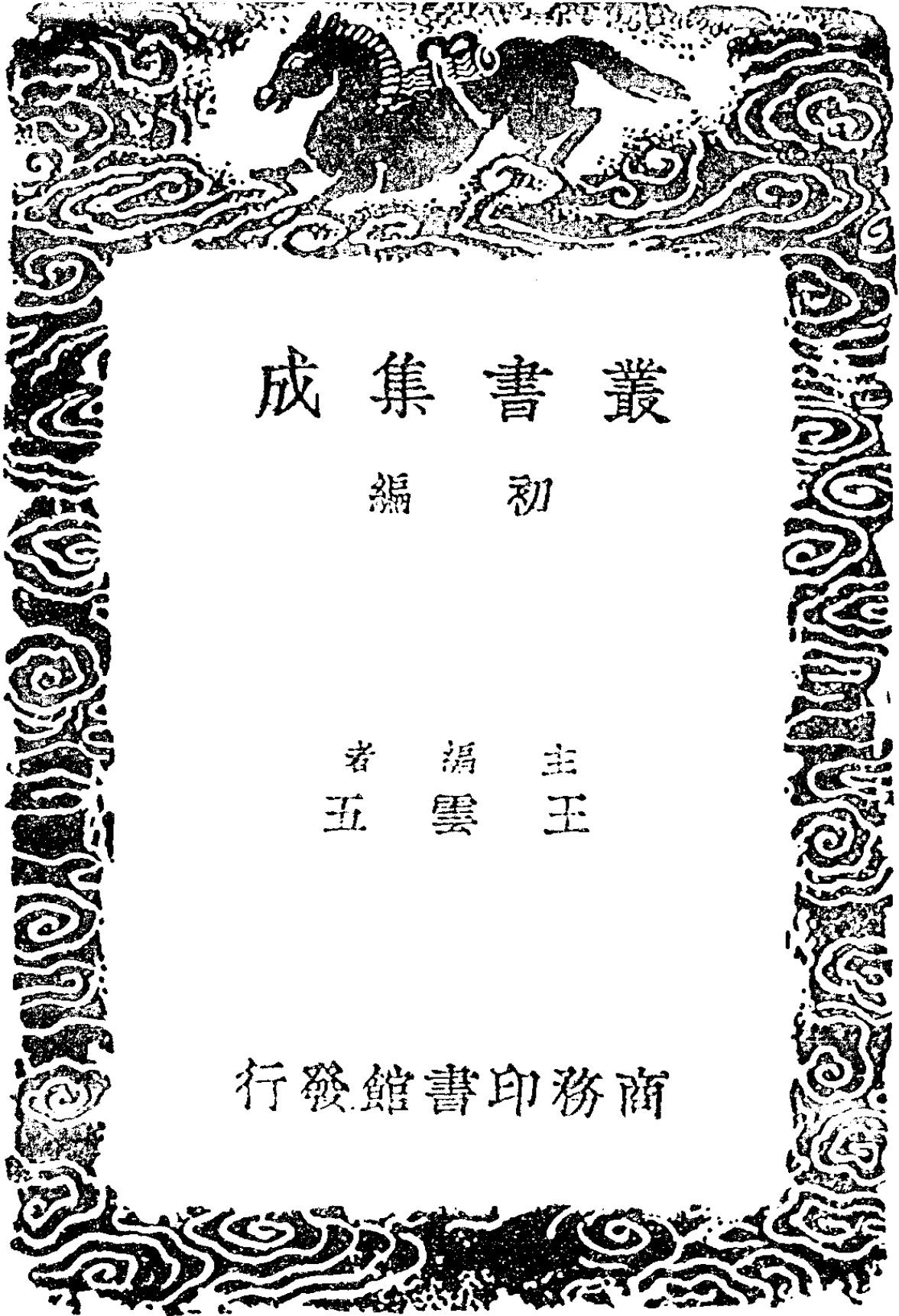
3

4

3577

增修東萊書說

二



成集書叢

編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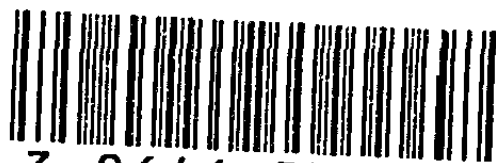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增修東萊書說

(二)



3 0646 5354 0

詩淵修定

增修東萊書說卷六

甘誓第二

夏書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甘誓。

道有升降。世變風移。讀書者必觀其時。識其變。堯舜禹三聖相承。渾然無間。至啓而有跋扈。一開有扈者。諸侯之負固不服者也。啓往征之。序言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臣與君抗。其勢若埴其體。若敵。遂至於戰。特曰與者。孔子深意。視有苗弗率。汝徂征之氣象有開矣。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大戰于甘者。陵抗不疑。故敢大戰。尤見氣象與上世異也。乃召六卿者。六卿兼統六師。無事則爲六卿。有事則爲六師也。先儒謂司馬掌兵。何爲臨時亦分統一師。必別有所謂六卿。非也。六卿分職。司馬主兵。官制也。六卿並將。司馬帥一兵制也。兩不相妨。見官兵之制。此時已定。成周潤色而已。王曰。嗟。六事之人。服事於六軍者也。予誓告汝。誓告六軍之衆也。聲有扈之罪。使明知之。五行之氣。散在天地之間。秀者爲人。偏者爲萬物。有扈殘虐生民。暴殄萬物。威侮之實也。三正者。天地人之正理。其名雖三。其理則一。在我自暴自棄。則天地之正理皆怠棄而不存。萬惡之本原也。啓不歷數有扈之罪。自其本原言。

33
124
578



之。五行三正已皆侮弃。則其爲惡何所不至。方有扈奔侮之時。天已絕其命。至是而恭行天罰而已。非有私意於其間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古者車戰。一車三人。左右二人。御者居中。啓之誓師。必欲各嚴其部分。左不攻左而攻於右。右不攻右而攻於左。御而不範而以詭。雖有功。亦不恭命也。大抵天下有不可易之理。不當過不及。在天則爲則。在人則爲命。在師則爲律。事事物物皆有是理。學者思不出其位。行無越思。此之謂也。視聽言動一失。其則而踰其所止。是左不攻左之類也。師不以律。則臧而凶。後世吳起斬先戰而奔敵。斬首者。蓋斬首之功小。亂行之罪大。一亂部分。則不可爲師故也。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古者用兵。必載遷主載社主。而賞罰聽焉。示不敢專也。有用命而可賞者。祖賞之。有不用命而可戮者。社戮之也。此用兵之常法。申戒之也。予則孥戮汝者。此於常法之外新出之者也。戮非必爲殺。亦有不殺之戮。如左氏所謂惟戮是聞。初不至死也。此啓當時自爲加嚴之意。古人善於自量。啓知德降於上。世而又當用兵之際。不嫌於加嚴也。非特警衆。亦深以見啓自警省敬畏之意。所謂啓賢能敬承繼禹者。此也。夫承堯舜禹重熙累洽之後。未嘗接行陣之事。一旦誓師。戒勅戎陣如素講者。蓋禹之家學。文武兩備。體用兼全。本末具舉。不分精粗。於此可見。

五子之歌第三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五子之歌。

至五子之歌。氣象又不同矣。孔子序書。直言太康失邦。見太康之惡。言昆弟須于洛汭。又見五子友恭愛篤之心。太康既失邦矣。五人相與望于洛汭。傍徨痛惜。形之於歌。情發於中。有不能自己者。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太康尸位以逸豫。天之位而命之君。其可以逸豫居乎。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不惟逸豫。夫建邦非所以逸豫。則逸豫之失邦必矣。亡國之君。耽於逸豫。則滅厥德。德者。性之固有。其可滅乎。雖固有之。放縱不已。溺於昏亂。顛覆之中。所謂德者。或幾乎亡矣。雖謂之滅。可也。黎民之親其上。一心一體。太康既滅厥德。則心異而體解。一夫不懷。聖人所懼。況於黎民咸貳。怨之積而治矣。當是時也。太康之所以警省。憂惕者。宜不容已。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至百餘日而不反。曰。乃者。見太康之用工。盡力於咸武之後者。蓋如此也。安於逸豫。是理既滅。天下雖危於累卵。而猶以爲太山也。太康不知天位艱哉之義。以爲有此位者。當享無窮之樂。所以舉世皆貳。而無度之遊。方且曰。乃。其念甚順而不疑也。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姦雄何世無之。雖堯舜之時。亦有凶人。在我之理。既堅既正。則彼無自而入。苟有閒隙。彼必投之。此后

羿之距太康所以因民弗忍也。若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敘，雖后羿懷不臣之心，不過一負固不服之諸侯耳，亦何能爲？太康惟逸豫，百姓離心，羿所以乘閒而起。曰囚者，明天下禍亂之本在此而不在彼也。使秦始皇不築長城，不起阿房，陳勝吳廣將何所因？隋煬帝不伐遼東，不治宮室，李密王世充亦何所因？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太康不顧其母與弟而恣遊畋，五弟朝夕左右諫之不聽，去之則不能，情逼義迫，御其母以從之，親愛痛望之至也。夫兄弟非君臣比也，三諫不聽而去，臣道也。兄弟之間，生死俱之，不能回太康欲往之心，計無所出，義不可已，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胸中如何哉！其忠愛友恭之意，展轉而無所依矣。以此見五子之歌非一時生意而爲之，蘊積之久，志念已熟，發之於歌，故辭旨深切。五子咸怨，非仇怨之怨，蓋怨艾之怨也。知其所謂怨，則知述戒作歌之意矣。五子之歌當以詩體觀，不當以書體觀。小弁父子之怨也，五子之歌兄弟之怨也，所謂其兄彎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哀而不傷之謂也。五子之歌一章切於一章，一章遠思大禹敬民之訓，二章自尋咎其取亡之道，三章痛惜冀都之業，四章又反復家緒之本末，五章其情極矣。盡取其憂愧之罪歸之於己，觀此五章俯仰高下節奏所在，五子之心爲如何。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皇祖有訓，是禹固著之於訓，辭以貽子孫也。可近不可下，見君民的然爲一體，可親之使近，不可推之使下，視民爲下，則有邈然不相接之意矣。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世興王之定法也。且何以爲邦，不過合天下之民而聚之耳。則民豈非邦本乎？民所聚而成邦，民所貳則不成邦，豈非本固則邦寧乎？禹受位於舜，其相傳之要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躬履之久，見之精切，故作訓以戒子孫。堅決著明，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禹以萬世允賴之功，方謂愚夫愚婦之微，一能勝予，功高出一世之上，心常在一世之下，此非敬畏之心。視天下若如此，蓋其踐履之工，旣到，見天下實有此理，匹夫之志，萬鈞之勢，不能奪之，一能勝予之實也。一人三失，一失至於三而不變，不可望其復改矣。頻復之凶也，失而卽改，不貳過也。二失而改，困而能改者也。至於三失，則玩而不復悔矣。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明則易見，暗則難知。在上之人，易於有不明之怨，何者？勢均體敵，有怨面言，何所不明？若人君之結怨于民，民伏於雷霆之下，不敢言而敢怒，何所自發？故其怨常暗而不明，日深一日，發則不可復救。聖人所以旁搜博採，以通下情，蓋欲圖於不見也。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禹持敬之工夫深至，故其形容明切如此。萬世君人者之心也。其在上者，以天下爲心，說得廣，故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其在下者，以一身爲天下，說得近，故曾子曰：啓予手，啓予足，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地位雖不同，其實無廣狹，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歷數祖訓，一愚夫足以勝懷乎之禹，咸

貳之黎民。乃盤遊之太康。其何以勝之哉。五子之所以怨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天下之事。皆有其則。至其則而止。所謂度也。夫婦之正。不可廢也。蒐狩之常。不可闕也。嘉會合禮。不可去。酒導民情性。不可以無樂。棟宇以蔽風雨。垣牆以禦穿窬。制於聖人。豈以滅德。然禽色而至于荒。酒至于酣。音至於嗜。宇則峻之。牆則雕之。非其則矣。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於六事之中。苟有其一。未有可以幸免者。況俱有之。五子見危亡之道如此之明。而思太康之奔赴乎其中。其心爲如何。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亂當時之紀綱。乃至於滅亡。言此冀方。本陶唐之有。委付至今。豈特墜皇祖之業哉。當時聲名文物。百蠻來朝。萬國面內。如此之盛。今乃至於不能保。此時五子之心。又如何。玩味其抑揚高下。正如黍離之詩。痛惜基業之衰。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尊顯如此。指大禹言之也。典則者。所垂之訓也。關者。通也。和者。平也。石與鈞。天下所皆有。不如王府之關石和鈞。通輕重之宜也。前人事事物物。精粗不遺。既有其業。又有其法。又有其具。今不能守而荒墜其緒。至於覆宗絕祀。舉祖宗之已成。一旦而廢之。五子之心。又如何。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發嘆而言。惜之重。憂之至也。萬姓未嘗仇五子也。而五子自以一身當萬姓之怨。予將時依。知太康之孤離而不可立也。鬱陶憂結之懷。忸怩惶愧之顏也。此章不必以訓詁求。讀之自使人惻然見兄弟一體之至。太康失道。仇不在弟。五子無失。何以忸怩。蓋視太康所爲如己爲之。故弗謹厥德。雖悔可追。如出太康之口。代爲太康寒心也。玩此五章。其旨轉切。無忿嫉不平之意。真情篤友之至之所形見也。欲觀詩者。當先觀書。則見詩之變風變雅。觀舜之賡歌。則見詩之雅頌。本乎情。止乎禮義。有自來矣。

胤征第四

義和涵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以至於周。三百六十。世浸遠。官浸多。往往分職不一。惟義和之官。堯時四人。至夏已合爲一。至周亦不過一人。其位浸卑。舜伯夷典禮。夔典樂。周大宗伯大司樂合爲春官也。官皆轉而爲多。此二官獨轉而爲少何也。蓋唐虞之時。民性渾龐。風氣未開。啓其本原。可以自治。故掌天時禮樂之官皆多。而其他皆略。自此以後。風俗日薄。以精微示之。有所未喻。故三代之君通其變。凡天時禮樂之事。皆散寓於政刑度數之間。以詔民。亦非視天時禮樂爲輕而略之也。世變風移。不得不質文迭變。以通其政。堯舜之時。天人未分。淳龐未散也。於此可以觀天下大勢之轉移矣。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

春。逾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征伐。天子之大權。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史官先言。惟仲康肇位四海。六師之掌。命有所自。徂征之命。承之而已。其辭甚嚴正。萬世君臣之綱也。嗟者。發嘆而憫其勞之辭。明徵定保。卽聖之謨訓也。明徵者。昭然可見之兆也。凡天之所以示證於人君者。皆所以警戒而定保之。如仲舒所謂自非大無道。盡欲扶持而全安也。先王克謹天戒。卽明證之戒也。人臣克有常憲。謂常行之法也。曰克者。君臣用工之地也。曰有者。有諸己之有。常憲是常法。藏之官府。揭之象魏。散之有司。非不坦然明白。若不克有。則何以異於無也。百官脩輔。不言輔弼而言修輔。修者。輔弼之工夫。人臣自課於朝夕者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專於此而業焉。輔者。不過輔弼之謂。加之以修。則交相正。救無時怠忽之意深矣。厥后惟明明者。百官旣修輔。萬幾無蔽。故明而又明。謂之明明者。人君有本然之明。晉君子以自昭明德。若非人臣所能致。而得臣以輔之。則明而又明。有日新無疆之意也。官衆皆相規正。百工亦執藝以諫。責難於君。謂之恭。不諫者爲不恭。則邦有常用之刑。凡此皆逾人徇路之辭。稽之周禮可見。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迷昏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當時法度旣修明。逾人又每歲宣揚其命於凡有官之人。所以起其敬心。宜無一人敢犯者。惟義和獨沈亂于酒。以顛覆厥德。德者人之固有。義和以沈亂而顛覆也。惟其沈亂于酒。故畔官離次。俶擾天紀。

遐弃厥司。無所復顧。天紀自堯以來。羲和世守者。曰欽若。至是乃至於擾亂。酒之爲惡大矣。一沈于酒。雖祖父世守之業。國家之重爵祿。皆不暇顧。而遠弃其職位。保其食邑。以叛逆。說者多謂羲和一臣之失職。黜其爵可也。削其邑可也。何煩專行師伐。不知羲和當時已遠弃厥司。保其所有之邑。負固而不服矣。古者人君務在導迪民性。酒尤亂德之源。故深禁之。如周官飲酒者殺。如書酒誥一篇。以此言羲和之罪。皆凜然嚴毅。至漢乃推酒酤。惟恐民飲之不多。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世君職已不盡。至於師職。則全闕矣。季秋之月。辰弗集于房。房者。日月所會之次舍也。日月之行。至朔必會于房。集則爲順。不集則爲差。日者。君之表。日既有變。百官莫敢自寧。如瞽之微。以至嗇夫庶人之在官者。皆奔走以救變。羲和處此官。乃不聞知。可謂昏迷於天象矣。以干先王之誅。人君不敢自尊。有大賞罰。必歸之祖與天。故誓師之言。不曰干仲康之誅。而曰先王之誅。以見古人循天理。率先王之道。已不得而與也。此語非有意而言。自古相承。不以己視天下。心之所存。議論之所習熟矣。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前此皆責羲和之辭。以後乃誓師之辭。政典。如所謂司馬法也。先時。不及時。或謂嗣侯舉此。斷羲和之罪。非也。此軍法也。軍法莫嚴於期會。後世期會先後者。必殺。蓋本於此。勝敗所繫。不可不先以爲戒也。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尙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曰奉將天罰。曰同力王室。又曰欽承天子威命。古之兵師所以無叛命者。皆其將帥所以告勅其衆者。

未嘗不舉人君以爲言。使師旅之心常知有天子。其所以養我命我者。天子也。將帥但知承王命。王者但知奉天討。上下相承。不敢稍出私意。認爲己權。則人君安敢輕兵。人臣安敢專命。士卒亦安敢犯命哉。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火炎崑岡。熾烈之時。不分玉石。我衆爲天子之吏。若逸其德。又甚於猛火。言止欲殲其首虜。凡以威而彊使從者。皆不治也。自殲厥渠魁。至咸與惟新。此三代行師之本也。威克厥愛。允濟。說者多以愛爲仁。愛。威爲威虐。乃類申韓之言。不知愛與威者也。愛者。私愛姑息之謂。威者。振厲奮發之謂。人臨戰陣。多爲私愛所牽。惜身顧家。安能用命。又如宋襄公之不忍。何以集事。非振厲奮發不可。蓋威非殘忍酷烈之謂。卻有愛存焉。仁者必有勇。是也。大抵威愛當觀其所發。發於私乎。雖愛非愛。發於公矣。雖威非威。威雖非聖人之所尙。苟當威而不威。則不知時措者也。況軍旅主於威乎。夏書存於後世者最少。因胤征可以考。官名法度人物軍旅之事。顯然備具。想當時廢職者惟羲和一人而已。觀書之要。觀其略。當知其詳。觀其存。當知其不存者。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增修東萊書說卷七

湯誓第一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陞。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湯誓。

觀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見孟子所謂五就湯五就桀之事甚明。湯累進伊尹於夏。欲以開導。使之後改。桀終不可回。此伊尹所以復歸亳而定伐夏之謀也。豈湯伊尹之本心哉。聿求元聖。與之戮力。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伊尹亦自謂。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尹之所適。卽天命之所在。蓋天心之享者。天命之繫也。湯進伊尹於夏。所以駐命於夏也。復歸之時。命始不容辭矣。伊尹相湯伐桀。先伊尹而後湯。文勢順也。升自陞。或謂出其不意。豈王者之師哉。或謂湯得人和。不必地利。亦非人情也。王者固仁義之兵。然利害向背。亦必決擇。升自陞。必用師當行之道。夏之可攻處也。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湯告衆庶而稱王曰。此史官於伊尹復歸之後。因天命之已決而定其稱也。方天命未絕於桀。湯得伊尹而進之。拳拳尊君之心。無所不至。及伊尹醜之。天命絕矣。絕於彼。則不容釋於此。昔之尊君。不幸而無所伸。豈預稱王而誓師乎。事定而不敢居。聖人之心也。事未定而居之。無乃非聖人之心哉。天命所在。固惟聖人見之明的。而此心則不然也。非台小子敢行稱亂。以此知非湯伐桀。乃天也。使湯非順天

命應人心。則爲稱亂矣。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今商之衆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觀此。可以見湯德澤入於民者深。教化示於民者明。桀之民雖不聊生。商之民陶陶於農畝而不知。非德澤之深。能若此乎。桀爲無道。而且以爲正夏正者。正統之正。非教化之明。尊卑上下之分。能不忘乎。予惟聞汝衆言。固有當於予心。特畏上帝。不敢不正耳。夏罪其如台。尤見湯德澤之深。夏之民在塗炭之內。而商之民在春風和氣之中。故曰夏罪其如台。夏之虐。不相接而相忘也。故湯舉夏之罪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天下之力。所以作衆人之事。乃聚衆人之力而爲一人之事。故曰率遏衆力。想其多爲宮室臺榭。男不得耕。女不得織。而皆擢凍餒之患矣。割者。爲屠戮殘虐之政。以割下也。有衆率怠弗協。桀爲威虐。天下宜奔走畏懼。而乃率怠何哉。蓋畏虐之極。必至墮弛。民至不聊之地。皆有不願生之心。自知必死。則苟且度日耳。雖有威虐。其如之何。夏德若茲。今朕必往。夫商民所以不肯往者。但以一國之內。不被桀之虐。而湯則以天下爲心。一民失所。皆湯之責。況天下皆在塗炭乎。天命所在。聖人豈容已邪。

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申言賞罰以警衆也。用師之際，警勅之意自不可少。然與上古則有閒矣。禹伐苗，止曰：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乃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已不同矣。湯誓師之辭，與啓相若。而又曰：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世變風移，聖人不得不然。亦敬心愈加之意，非德不足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

湯伐桀而歸，至于大坰。仲虺作誥，不待至亳者。湯既伐夏，愧耻之心發於胸中。若不能一朝居，苟不卽有以銷散之，則過而不化，將有害於進修之業矣。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湯非畏議論也。正恐後世亂臣賊子以湯藉口而爲亂也。自古君臣變易，亦或有之。如后羿之事，尙矣。何爲口實。乃至於湯，蓋后羿天下曉然知其爲惡，誰肯從之。湯一代之聖人，天下將以爲聖人，且爲之則。凡欲爲此者，復何不可。此湯之所以恐也。湯居萬世君臣之始變，此心之慚，此誥之作，皆不可少也。乃作者繼湯有慙而作誥也。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湯之伐桀，慙發於中，則是湯非欲往。當時之民又有怨言，則是民亦不欲往。然則湯之必往，何所迫邪。

於此深可以驗聖人之知天。惟天生民，有此身之欲，無人君以樽節之，則亂。天生聰明之君以治民，非私於君也。五行之氣，有得其至精者，則爲出羣拔類之人，以治其餘。湯而可以不往乎仲虺，推其本原而言之，有夏昏德，則與聰明相反矣。其源旣昏，其流豈能清澈。天下之人所以皆在塗炭之中。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天乃錫王勇智，勇智非自外來，卽聰明之發見也。聰明，體也。勇智，用也。勇則能行，智則能知。如此，則能表正萬邦，使四方視爲儀表，而皆得其正矣。纘禹舊服者，禹之服至此乃得而繼，伐夏而纘禹，天命人心之至公也。茲率厥典者，湯之勇智循常行之理而已。典者，萬世常行之理也。如此，則能奉順天命矣。自常情觀之，仲虺稱湯之勇智本於天錫，宜必有甚高之事，乃不過率厥典而已。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矯誣云者，蔽夏王之有罪也。誣天之理，矯天之意，以布命令于下。帝用是而不臧，用者，天命無心於去夏也。桀旣不臧，而後用湯以受命。式者，天命無心於之商也。帝之不臧夏而命商，何以驗之。觀天意者，莫的於人心。用爽厥師，有夏之昏德薰灼其民，天下居懵然之中，用湯以開明之，使如醉夢之醒，故曰爽。仲虺解湯之慙德，先言天立君自然之理。夏昏德，所以亡。湯有德，所以王。何慙之有。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上先言天命。簡賢附勢以下。方言人事。自惟王不邇聲色。言湯之德。自佑賢輔德。又戒湯爲君之事。此一篇之次第也。當桀之時。小人爲羣。見湯之賢。則簡忽之。見桀之勢。則親附之。小人之常態也。當此之時。肇造我邦。其在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言桀之徒。視湯爲莠爲秕。其勢不能兩立。小大戰戰。而懼非辜者。懼其以賢而害於勢也。況我之德。言已足聽聞。而不可掩乎。言名譽之彰。聽聞已多。尤爲不安。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仲虺見聖人之的。故其稱聖人。皆於本原而言之。不爲高大之論。而其實非聖人則不能至也。聲色貨利而欲不邇不殖。自非純乎天無一毫人欲者。安能湯之所以爲湯。不過此耳。本原旣已清徹。則凡於事爲無不當理。德勉者。勉之以官。功勉者。勉之以賞。見其崇德報功不差毫髮也。用人惟己者。如記所謂取人以身。惟本原之正。故能以身爲度。而任天下之才。苟吾身自無權衡。則何以稱天下之長短小大哉。改過不吝者。驗之顏子可見。顏子幾聖者也。其過則不貳。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顏子之不貳。未若湯之不吝也。克寬克仁者。自古言寬仁。往往多以慈愛。而或至於不治。湯之寬仁。慈愛固在其中。而能彰明孚信於兆民。其間蓋有不容言者。意有以將其惠而民感之也。彰信兆民。蓋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意。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来其蘇。

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乃葛伯仇餉湯之征葛爲民用師之始。故曰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也。自此以往東西交怨室家相慶。民之戴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當是之時君臣易位雖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兪揖遜。謳歌朝覲之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湯之心猶堯舜之心。不幸當天。下之變大不得已而不可避也。後世用兵師之所至。荆棘生焉。民莫不驚潰奔竄。湯師所至。民皆欣然。有喜何也。蓋弔民伐罪。布其寬仁。所至則蘇。故其氣象不可與後世同日論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仲虺作誥。至此畢矣。又欲湯大其初政。以副民望。故因戒以爲君之職。侮亡者。侵侮之侮。有亡形則推絕之。有存理則培固之。遏惡揚善。人君當爲之職也。是皆行其所無事。因天下所當爲而爲之。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德日新者。聖人之德。常運而不息。則日新。使湯以慙慙之念。倚於胸中而不化。則於德有所雜。有所雜而止。則不能日新矣。蓋謂湯此正當日新其德。以大其初業。安可留慙慙之念。以累日新之工哉。志自滿。與篤意似不相接。一篇之言。皆所以振起湯之心。而湯安有自滿之意。蓋於此乃見古人精微之至。此書主於解湯之慙。所以歷舉德業。天命人心之所在。德業之盛。天人之協。則有自滿之理。故仲虺自其本原而塞之。湯豈有是論。必至此乃爲全備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謂湯正宜勉明大德。以立民極。安可留慙。而不化以怠其初業乎。昭大德。即建中也。將以建中。豈必他求。亦於本原用工耳。制事制心。大抵不出湯之一身。天下之事。不外於心。又贅言事何也。古人立論。本末體用。悉備於易。既言敬以直內。又言義以方外。本原既厚。則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自然流裕於後世子孫。六百年之商。皆出於此。大德。非外有所謂大德。即上不迴聲色以下。蓋再立天地。必舉世使之維新可也。

予問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能自得師者。自字要看。後世亦有尊德樂道之君。然人以爲有道有德。則尊之敬之。非所謂自得師。惟自得師。則真可以王矣。湯之於伊尹是也。謂人莫己若。則孤俊特立。傲然處萬物之上。烏得而不亡。好問。則以天下之善爲善。所以裕也。自用。則己之能有限。所以小也。皆不自滿之意也。仲虺諄諄於終篇者。人君之居。入自滿爲甚近也。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有禮則殖。昏暴則覆。天之道也。謹厥終。惟其始。蓋湯此時正當謹始於正始之初。必思所以爲厥終之地。欽崇天道。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之謂也。欽之工夫至矣。又加之以崇。加欽之至也。永保天命。能欽崇則能永保也。

湯誥第三

商書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湯誥一篇。立一代之規摹。新天下之耳目。垂六百年之基業者。皆在焉。卽位第一事也。誕告萬方。非家至而戶曉也。意卽位之始。萬國之君。皆朝于亳。故因而告之。嗟。爾萬邦有衆。吁。嗟。嘆息。憫其勞苦之意也。明聽予一人誥。提警振起。作其更新之意也。一篇之義。盡在是矣。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命之謂性也。若有常性。率性之謂道也。克綏厥猷。惟后。修道之謂教也。天之所賦爲命。人之所受爲性。子思言修。湯言綏。修者。裁成之謂。綏者。安養之謂。修與綏。非外有。以與之互相發明。因其所受者。以修之。綏之而已。仲虺言。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卽此意也。但仲虺於情言之。自末以及本。湯於性言之。自本以及末。理歸于一。而聖賢之間。亦見矣。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禍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夏王滅德作威。德者。性之本有。以私欲而滅之。故曰滅。威者。性之所無。以私欲而作之。故曰作。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人君。天下之原。其勢甚便。作威于上。則其酷虐。順流敷布于萬方百姓。而無一人不罹。

其凶者。使其轉此機而敷德。其勢亦然耳。百姓在下。被桀之虐。受而不可避。痛而不敢言。桀若可偃然而獨肆。及荼毒之極。弗忍之餘。乃能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不能自通於君。而能自通於神。天道之常。桀亦不可道。特反覆手間耳。降災者。非獨災異。凡天象變於上。人心怨於中。地理亂於下者。皆是也。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將天命明威。命出於天。將之而已。威亦天威。明之而已。天命明威。萬方百姓並告無辜之怒也。不敢赦。深見湯不得已之心。如有所督迫不可得而已者。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若後世亂臣賊子藉湯爲口實者。以此心觀之。方見大不相似。湯無一毫私意。對越天地鬼神而爲之也。夏牲用玄。湯用夏牲。湯何心哉。深味昭告上帝之時。則湯之心可見矣。請罪有夏。問罪桀也。聿求元聖。伊尹也。以與爾有衆。請命。民墜塗炭。死無日矣。請其命而續之於將絕。以此見湯之伐桀。全不爲己。都是爲民也。大抵聖賢之心。與萬民之心如一。則公心也。公者。天之心也。湯之時。民心既然而伊尹又與之同心。則天心可見矣。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上天孚佑下民。聖人知天於求命之先。衆人知天於已驗之後。孚佑者。見聖人知天於先。而至此果不失所期也。罪人黜伏。桀已竄伏於南巢也。天命安有僭差。賁然如草木。賁者。粲然有文。其理甚明。若草

木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成其自取也。兆民允殖。民本有生殖之理。於此而信。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湯初以民心天命所在。不得不伐桀。今罪既討矣。當有聖人出而治之。乃使予一人輯寧爾邦家。用見湯之伐桀出於不得已。而既伐之後。以天下爲大。憚然而不敢當也。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不知今已獲戾于上下乎。未獲戾于上下乎。輯寧之責在己。則桀之戾將移於己。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此湯之敬百聖相傳爲君之心也。未嘗獲戾。若已獲戾者。可見聖人之心矣。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非號令有邦之君也。觀其辭氣。深欲鑒前事之可畏。而體今日之心。一從匪彝。卽愆淫。則不能守爾典矣。人之心。不適邪。則適正。不爲善。則爲惡。苟心無所卽無所從。則必有所守。而天之休在爾典之中矣。何者。此心恬愉安泰。其爲休美可知。凡福祿之鍾。祥瑞之來。皆其發見者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天道善則福之。人君居中。或有所蔽。則天之福不得及於善。故爲君者。致天之命於民。而勿蔽足矣。而朕躬有罪。亦豈敢拂天之意而自赦。一簡在上帝之心而已。以此見湯合人已爲一區。而歸於天。有天

下而不與焉之意。民以善言。躬以罪言。人已之道也。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者。雖曰簡於天心而已。不與。至於爲君之責。則不可不自任。非引咎歸己也。人君天下之源。理固如此。爾自前而觀。所謂樂天知命。故不憂。自後而觀。則又居其憂之大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萬邦有罪。其誰之罪邪。

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

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再三嗟嘆。庶幾惟此是信。乃亦可以有其終。湯之誥皆聖人之格言。萬國豈有不信者。湯於此若下之未信。而望其信焉。此善導善誘之意。辭語溫醇篤厚。使人慕念無極。如易所謂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也。

咎單作明居。

增修東萊書說卷八

伊訓第四

商書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鬯。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伊尹當太甲在喪之始而作訓。乘其初心之虛也。商曰祀。周曰年。孔子周人。故作序以年稱。史官商人。故作書以祀稱。以十二月爲正。伊尹奉鬯。王祗見厥祖。正始之事。自古莫不以爲重。舜受終于文祖。禹受命于神宗。況太甲中材。故伊尹尤以爲謹。而史官紀敘辭旨亦特嚴。伊尹逆知太甲資質未必可保。故於是時作書以戒之。太甲終於欲敗度。縱敗禮。書若無益。然卽位之初。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此時太甲豈無悚然作新之意。雖有驕奢淫佚之行。至此必掃蕩無餘。而虛心願聞治道矣。此時以格言大訓入其心。則其聽之必篤。雖久而猶有餘力。然則太甲旣立。不免於昏迷。而終於克終允德。則訓之之早故也。明言有著力之意。言之爲有力矣。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

伊尹欲言湯德。推本自夏而言之。德曰方懋。方者。常常如在初。久而無一毫倚滯之意。日新之謂也。德者。天地萬物所同得。實然之理。聖人與天地萬物同由之也。此德既懋。則天地萬物自然各得其理矣。夏之先后。懋德如此。宜可以憑藉扶持。固億萬年之基本。子孫纔爾不率。天遂降之以災。天理感應之速。反覆手間耳。非特人君。學者亦有此理。蓋萬物皆備於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但匹夫無位。未必有此事。方懋厥德。罔有天災。感應之理存於懋德之中也。子孫弗率。皇天降災。災咎之理存於弗率之中也。後世人君所以敢於爲惡。皆恃天下爲己有。伊尹之言。所以奪太甲之所恃。假手者。非湯放桀。乃天也。以此深見伐夏非湯之本意。實迫於天命之不得已耳。造爲攻伐。雖鳴條一日之功。栽培固結。民心而不離。乃在於毫。鳴條之役。雖以兵戈。安可恃也。自毫之際。仁恩涵養之素。其可忘乎。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惟我商王。提湯之德而言之也。聖武者。非血氣之武。易之神武是也。虐與寬爲對。代虐者。必以寬。湯之伐桀。非有他道。不過取其對者代之。如易東爲西而已。聖武之德如此之大。太甲將於何而入。故伊尹指之曰。罔不在初。蓋百官萬民於此。聳然觀命。必有一新天下耳目之德。以與萬民更始。太甲雖累於欲縱。而卽位之初。必且改志易慮。亟告之以嗣德在初。乘其天理之正發。而開導之也。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立愛立敬。指以用工之地也。人之良心。一日之間。無不屢發。念過卽已。未有能立之者。於焉而致扶持。

植立之工也。自是而扶持植立，則始之而有終矣。治國平天下，此其道也。嗣德在初工夫之切，無以易此立之一字。修德之本也。人誰不愛其親，於愛親之時而不立其愛，則愛親之外無所愛也。夫敬亦然。惟愛親而立其愛，敬長而立其敬，則此愛此敬，持守不散，而其所推豈不自邦家而四海乎。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

人紀者，五典也。本有自然之敍，惟亂之於桀，故至湯而始修之。修者，修道之修也。五典既修於湯，其道足以贊天敍矣。而又何待於從諫弗拂。先民是順，蓋人紀者，天下事事物物之理。敍於天之自然，不容一毫有己之私也。諫之可從，則理在於諫，有所拂，是以己而拂之也。則人紀之理，拂矣。天民之先覺，則理在於先民，不能若是以己而逆之也。則人紀之理，逆矣。如之何而肇修乎。弗拂時若，卽肇修之工夫也。苟拒諫逆賢，湯一身之紀且不修，何以修天下之紀乎。舜嗣位而從五典，禹受命而敍彝倫，湯歸亳而肇人紀之修，武王勝殷而汲汲攸敍之訪，爲君爲師者之第一事也。

居上克明，爲下克忠。

湯之克明，若齊聖廣淵，易克也。惟克忠爲難。求湯不幸處君臣之大變，此心之忠，何以知其克也。當天未絕之時，桀紂爲君，湯武安於爲臣，湯武之本心也。及天命之既絕，則桀紂不可以爲君矣。故湯武不得已應命而起，故詩人美武王曰：媚茲一人，觀媚之一辭，與忠之一辭，氣象有肅恭之態，而無一毫干名犯分之心。不然，五進伊尹，湯豈不忠於爲下邪。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惟檢身若不及。故能與人不求備。大抵用工於自檢。實見天下之理如此。其難踐。實見一身之行如此。其難全。則不敢責人之備。蓋己之所素嘗者難。豈敢以難望於人哉。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湯自肇修人紀。至檢身若不及。工夫之多。踐履之深。其得天下如此之難。以湯之聰明。其難且爾。太甲中材之主。則難又奚止於湯也。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

得之既難。故其慮後世也深。求哲人。輔後嗣。制官刑。儆有位。爲後世無窮之計。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古者成童習舞。恆舞則爲愆矣。歌以永言。酣歌則爲愆矣。巫者。歌舞以降神。恆舞酣歌。所以謂之巫風也。觀湯之時。以恆舞酣歌爲戒。則知靡靡之樂。非作於商紂之時。鄭衛之音。非起於周衰之際。天下之理。正邪對峙。有雅樂則有淫聲矣。三風十愆。前六愆。因後四愆而生。人之用力體察。當於其所自生也。見聖人之言。此心如何。有一毫不敬。則爲侮矣。聞忠直之言。此心如何。有一毫不契。則爲逆矣。耆德之人。一念之隔。則爲遠。頑童之人。一念之喜。則爲比。四愆不免。則六愆隨之。卿士邦君有一于身。必至喪。

亡。非謂一愆之能喪亡也。德不孤。惡亦不孤。有其一。則至于二。至于三。而九者從而。有矣。有一云者。箴其病於未萌也。

臣下不匡其刑墨。

君臣之義。天倫也。臣下不匡其刑墨。以刑而彊驅之何也。蓋臣作朕股肱耳目。腹心之動。股肱耳目之應。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後世人臣之分。移於祿。一體之義。析而二。固有視其君之過。若不相及者。故湯制刑以懼之。庶幾人臣愛身。必無不諫。是則湯之官刑。非威以脅人而使之必諫也。乃所以還其股肱之義。而全其天倫也。卿士邦君各有臣下。以匡其愆也。卿士邦君有愆。刑及臣下。交相正之用至矣。卿士邦君之愆。將及喪亡。臣下之刑至墨。非過也。

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具訓于蒙士。教之於童蒙之初也。天性未發。人欲未萌。於此而訓之。入之深矣。嗣王祗厥身。念哉。一篇之旨。歸之於此。故其辭力而意嚴。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所制官刑。自今觀之。皆凜然可畏之事。而其中有洋洋孔彰之象何也。聖人無本末精粗之間。其悚然可畏。乃生生不窮之理。故見其顯然有洋洋發動之意也。不然。三風十愆之戒。徒若法律之語。森然不可犯耳。烏知其中有天理也。伊尹之聖。詳味聖謨洋洋之大。而嘉言則甚彰明。蓋洒埽應對。乃精義入神之妙。能反三風之訓。而默識之。則所謂洋洋孔彰之意。自見矣。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惟上帝不常。上帝固不常。而此理則未嘗不常也。作有善惡。降有災祥。何不常之有。非作善之外有所謂百祥。作惡之外有所謂百殃。善與祥。惡與殃。各以類而相從耳。德與不德。其小未有不至於大者。觀復姤二卦。可見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勿修。勿以小惡爲無傷而勿去。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而滔天燎原之勢。有不可以抑遏者。則所謂慶萬邦墜厥宗之意明矣。

肆命徂后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太甲既立。不明。

孔子序書。斷以不明。原太甲之過也。蓋欲縱之敗度禮。皆昏蔽之病。咎在不明耳。況君道常明。不明則反爲君之道。故孔子斷以不明二字。指太甲之過。大抵爲惡雖不止於一端。本原其有外於不明者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居喪之時。有欲縱之敗。故伊尹放之。三年之喪畢。悔過允德。復歸于亳。人君居喪。聽於冢宰。禮也。太甲居喪于桐宮。喪畢已歸亳矣。不謂之放君。亦可也。孔子崇居憂之義。證尹無放君之事。夫豈不可。而直云放諸桐何也。伊尹。孔子以大公存心。質之天地而無疑。詔之百世而無愧。太甲之昏迷。憤悻而後可以啓發。尹之心對越成湯而爲之。何嫌於形迹。孔子之心對越伊尹而書之。何嫌而諱避。桐宮之

營密邇先王。先王之嚴。朝夕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而敗度敗禮之習不得肆焉。然則放云者。非放其身也。放其縱欲之心也。使孔子序書委曲而蓋之。是伊尹之爲實於理有所不安。則何以對天地而下報成湯乎。孔子亦且欺其心矣。三年之後。思念常道。伊尹乃作太甲三篇。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願謏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惠順也。太甲不明。凡所作為。與伊尹相背。所以不順。所向既異。安能相入哉。伊尹作書曰。先王願謏天之明命。願者省察也。謏者提撕也。皆整省之意也。言時時省察提撕。不敢少怠。以是心而承接上下神祇。至於宗廟社稷之事。莫不祇敬欽肅。伊尹所以首及此者。人心雖甚湮散。至祭祀之時。無有不誠敬者。此其本心也。故萃渙之卦。必言王假有廟。伊尹欲救太甲縱欲之失。首自其本原正之。深得其理矣。蓋湯於祭祀之時。洞洞屬屬。此心之敬。無不立矣。太甲之心。放而不收。至於縱欲。伊尹欲收太甲之放心。故指湯之收心者以治之也。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惟湯有此敬心。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自願謏以下。至罔不祇肅。皆湯之德。用云者。命非自外至也。而使之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伊尹之心。又極其辛勤。輔翼成湯。以安天下之民。夫湯尹君臣同心一體。扶持天下。然後太甲嗣立。有此無疆基緒。太甲何獨不明湯尹之心哉。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夏都亳之西。故謂之西邑。夏尹見夏有道之君。凡百所爲無不纖悉。內而修身。外而治朝廷。大而治天下。全備而無一毫虧闕。不滿人意之處。其君如此。是宜爲相者。亦感動奮發。相與同保其終。夫君道之周。而保終之道在是。周者。謹畏之至。如孟子周于德。周于利之周也。而其中自有惟終之理。相於此時。雖不終者。亦將有終。況能自終者。其有終可知矣。

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後嗣指桀而言也。桀所爲不周。恣行暴虐。豈得而有終乎。故臣亦罔見其能有終者。夫桀之相豈盡無終者邪。自桀之不周。觀之。君先已罔終矣。感應之理。豈得不然。雖有能終者。亦無所用其力。況與桀俱化者邪。此言欲以感動太甲。盡正己物正之學。則主聖而臣必良矣。參二段而觀之。伊尹責任太甲之意。何如哉。

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伊尹列舉善惡之證明。如此。嗣王豈得不戒哉。君之不君。不特自辱。又辱乃祖成湯矣。伊尹忠誠懇切。太甲方且以爲常。雖聽尹言。若無所念。無所聞也。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伊尹作書。而太甲方罔念聞。至是。又諄諄提耳而言之。故謂之乃言。先王昧爽丕顯。昧爽者。天未明將分之際也。湯於是時。已大自顯明。洗濯其心。澡雪其志。坐以待旦。湯待旦之時。其存心養性。湛然清淨。

無一毫物累。同乎太虛。不啻日之東升。將照臨於天下。以湯此心觀之。可謂以勤勞而得天下。似可少逸矣。猶坐以待旦。則下於湯者。果如何而勤邪。伊尹所以暗箴太甲之病也。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旁者。求之非一路也。當湯之時。朝廷之上。左右前後。無非俊彥矣。湯之心。猶不自足。方且旁求。必欲盡天下之賢。使啓迪於我後之人。湯之心。以爲得天下之艱。常有易失之意。求賢必至於旁求。以啓迪後嗣。爲萬世子孫之慮者。亦遠矣。

無越厥命。以自覆。

命者。正理也。稟於天。而正理不可易者。所謂命也。使太甲循正理而行。安有覆亡之患哉。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旣言儉德。又言謹。乃蓋德者。本然之理。謹者。用工之地也。儉德。湯固有之德也。伊尹以此箴太甲之病源也。太甲欲縱之。放。正與儉德相反。儉者。非特節儉之謂。一念收斂。無非德之所聚。太甲之病在於放。伊尹急欲其心收聚而不放。則精神會聚。所懷者。孰非永圖。兢兢固守。常有欽謹之意。自然凡事務長久之理。惟其心放而不收。惟昏於縱欲。徒視目前之利。此豈久享富貴道理。宜尹以是言箴其病。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虞者。虞人之虞也。虞人旣張其機。欲以發矢。必先省察其括。循於度。然後可釋。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擇。萬世有辭。王未克變。

所謂止者。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忠之類也。言當欽其所止。率循乃祖成湯之所行。則惟朕以擇。萬世之後。亦有聲聞。伊尹視萬世之毀譽。其責盡在一身。孟子曰。伊尹。聖之任也。於此可見。夫伊尹之休戚。繫萬世之毀譽。則知尹之一身。當商家天下之大。期太甲以能順我之言。則我欣然悅擇。自尹之擇。似未足爲利害也。而萬世之辭繫焉。蓋此見尹任天下之重處。尹不悅擇。見太甲之爲有萬世垂謨之意。是以尹之擇也。不爲尹擇。爲萬世而擇。其有辭於太甲也固宜。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王未克變。視罔念聞。亦少異矣。然未有轉移之機。其變猶未克也。伊尹愛太甲眷眷之意。無忿怒之辭。歎惜以爲非其本然。乃習與性成耳。深思轉移之理。不可復使之日近聲色。與左右近習玩狎于不順之事。營緝桐宮。密邇先王。無俾長與斯世而俱迷。是伊尹已知其遷桐而必變也。人君者。所以指天下之迷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人君之迷。卽一世之迷。故曰世迷。桐宮。湯所葬之地。廬于墓側。朝夕有所聳動。玩狎之習日遠。感發之機日接。克變之理在是也。蓋此心居於憂。則善端自生。百非不得而入。憂則心收。樂則心放也。王往桐宮。居于憂。果至于克終允德。伊尹未嘗數太甲之非。但以先王反覆言之。告戒之道。斥其過惡。則激而不聽。故言先王之美如此。使善惡自相形也。太甲一篇。合伊訓而觀。

之。然後知伊尹納誨之不可及。後世人臣諫君。至于再三而不從。辭氣忿怒。浸至不平。伊尹三節進戒。一節反緩於一節。伊訓之作。太甲過未形之時也。其言痛傷。有哀痛不能自己之意。及其過已形。而太甲一篇乃雍容和緩。不傷悼痛切。伊訓言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墜厥宗。則九廟爲墟矣。使人凜然有危懼之意。至太甲但曰。忝厥祖。忝祖之言。視墜宗之言。孰爲嚴。其曰無越厥命。以自覆。無之一字。辭旨從容。亦非若墜厥宗之斷斷也。況又曰。惟懷永圖。曰萬世有辭。期望之意愈至。詳味太甲首篇。溫乎春風和氣中。有陶然自得之意。及觀伊訓。格言大訓。明備森嚴。如在武庫。矛戟森列。何也。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夫父母有過。諫之於幾微而不從。常情或有忿激之心。忿激之心生。則諫諍之言過。其傷多矣。爲孝子者。加敬而不違。雖勞而不怨。其色愈恭。其氣愈和。其言愈從容。而不敢迫也。伊尹聖人。太甲庸君。伊尹元老。太甲幼主。而事之如父。此其所以聖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九

太甲中第六

商書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太甲既克終允德伊尹復辟以冕服奉鬯王復于亳卽君位乃作書曰民苟非君則不能相匡以生君苟非民亦何以君萬方言君民之勢不可一日相無也桐宮之遷豈得已哉賴天之靈克終允德乃皇天之眷佑默俾之實萬世無疆之休味此數語伊尹痛定之辭也使太甲終於不變尹將若何既克終矣喜慰如何哉實云者尹之心可想矣然太甲始改過伊尹卽許其克終厥德何哉蓋太甲居桐動心忍性自怨自艾之深必知其能終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太甲既悔乃知前日之非拜手稽首曰我小子初以不明于德自至不善欲至於敗度縱至於敗禮以速召其罪戾于厥躬觀此數語非自艾自怨之深乎自常人論之桐宮之放怨心必生今太甲乃知凡其不類無非自底前日所見度若敗吾欲者禮若敗吾縱者今日所見乃欲之敗度縱之敗禮也人至

改悔所見莫不的切。自爲此語。非灼然有見者不能。太甲之病。正在不明。至於自咎。亦謂不明于德。孔子序書。以不明冠之篇首。察知其原也。方太甲不明之初。視欲與縱爲安泰恬愉之地。視度與禮若荆棘束縛。然旣明矣。乃知度與禮自有安泰恬愉之實。而欲與縱乃荆棘也。以速戾者。見欲縱之爲戾急也。天作孽。猶可違。避如水火之災。人得而逃之。至於身所自作。則身自被害。一身之間。何所逃哉。旣往背師保之訓。至鬪惟厥終。見太甲望伊尹扶持之切。當太甲不惠於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之不聽。及太甲旣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之不言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伊尹見太甲之克終。乃欽而重之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於太甲已爲之工夫從而大之也。允德誠然之德也。太甲旣已克終。允德則允德在太甲矣。但未知協于下耳。伊尹從而使之協于下。蓋推之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僕我后。后來無罰。

伊尹又恐太甲用工迫切。故舉先王之事。以優游勸諭之也。太甲之心旣明。已知所以用工矣。故告之之意。溫然如春。蓋彼之善端旣發。必將涵養而成之。優游漸漬。使其自有所推廣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伊尹又訓太甲以日新之功。蓋始悔乍明。其力尙淺。慮其或解也。當太甲幼沖之初。伊訓之書。懼其未能有所立也。則使之於親而立其愛。於長而立其敬。旣立之後。則已知有愛敬矣。於此使之思孝思恭。

思者。日加省察之謂也。未知立愛立敬。雖欲思而無致思之地。敬愛既立。則思省前日之所立者也。故立與思相應。而有先後。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明與聰。本然之有也。惟視遠聽德。然後爲本然之聰明。人能視而不能視遠。有物以蔽之也。物不能蔽。則本然之明見矣。人能聽而不能聽德。有物以雜之也。物不能雜。則本然之聰見矣。此皆太甲之所已用工。伊尹又從而廣之也。聖人之言。未嘗偏倚。奉先思孝。至聽德惟聰。辭氣與進戒之言異。太甲已有見於實然之理。故伊尹明孝恭之本心。指聰明之本體。示之以用工之地也。能此。則朕亦承王之休美。無厭斁之心矣。聖賢變化人主。先後緩急。各有次序。當急而緩。則視以爲常。當緩而急。則激而不顧。此伊尹作成中主。變移氣質之妙也。

太甲下第七

商書

上篇規諫其病。舉先王之道以爲規摹。中篇悔過之初。言先王子惠之德以涵養其心。終篇已知道矣。申告之以爲君之次序。上篇之辭甚嚴。中篇和緩。終篇復嚴正。如醫者之治疾。方疾未去。則用猛藥以攻之。疾既去。則用平藥以補之。本根稍固。恐其餘毒未盡。故復用猛藥。伊尹之訓太甲。此轉甚力。工夫之深。盡在此篇。蓋量其可言而後言也。

伊尹申誥於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

申者。重複之意也。嗚呼。不輕其言也。皇天本無私親。能敬者則親之。敬者。天之理也。民心本無常懷。有

仁者則懷之。仁者，民之心也。鬼神亦無常享，惟誠則享之。誠者，鬼神之德也。上得天心，下得民心，幽得鬼神之心，始可以當天位，所以艱也。德惟治，德者，卽所謂敬、仁、誠也。總之於己，則謂之德；見之於外，則有三者之異。有德則治，出治則入亂，治亂之定理也。三代以前，證驗甚明；三代以後，不知本原，故不知所謂德。然亦有暗合於德者，亦庶可爲治。如漢高之寬大，光武之柔道，是也。但習之不著，行之不察，此治之所以不如古也。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所謂道，謂同此理也。迹不必同，所謂事，蓋不出此數事而已。出治則有道爲亂者，皆事也。堯舜三代，因時制宜，或損或益，豈能盡同，而爲君之道，如出一軌。桀紂秦始皇，隋煬帝之徒，雖各有爲亂，而聲色奢侈，拒諫蔽賢等事，無以大相異也。與治同道，無有不興；與亂同事，無有不亡。必當終始謹其所與，乃惟明明之后，所謂與，乃是幾微處，意之所向也。一毫不謹，亂亡皆自此出。大抵心之所喜，卽厥與之所分也。如見紛華而有悅之之心，則所與在於亂矣。故與者，治亂之初也。治亂之分，差於毫釐，用心正，則所與在治；用心有毫釐不正，則所與卽入於亂。惟終始常持此心，則謂之明明后，以其明明，則能見治亂之機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

告太甲以用工之地也。使太甲但聞明明之說，將於何而用工。蓋明明生於懋敬，敬則此心存，存則視

之而見聽之而聞。此便是明。不敬則此心不存。不存則反是。此則謂之不明。克配上帝。與天相似者。敬即天之理也。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言庶幾監視此理。亦懋敬其德哉。人心放則昏。敬則存也。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自此乃畫一之戒也。方太甲在桐宮之時。悔甚銳。見甚力。伊尹恐其勇於進。躡等而不循序。故告之以自下自邇之說。使太甲知下學而上達。道在邇而不可求諸遠。然後以次而進。蓋灑埽應對。即精義入神之理。禮樂刑政。即道心惟微之理。家人婦子。即治國平天下之理。教其於實地而用工也。太甲既有見於道。忽略之意易以生。可不知至高至遠之理。實出於至下至近之際乎。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所謂輕。非不顧之謂。所謂安。非安佚之謂。難與危。太甲初悔之心也。伊尹恐太甲既已用力。謂民事爲已知。輕而視之。惟難者。難之之意。終不可忘也。圖終之餘。謂君位已可安。泰然居之。惟危者。危之之意。終不可忘也。欲接民事。惟有難而已。欲居君位。惟有危而已。無輕無安。防其心也。惟難惟危。明其理也。謹終于始。言欲終之善。必謹於始。今正謹始之時也。太甲怨艾方新。豈有輕民事安厥位之意。聖賢不已之工夫。其儆戒固如此。輕者。非謂太甲遂輕慢民事。慮其既明。處民事以爲有餘。而忘崇敬之意也。安者。非謂太甲遂安肆厥位。慮其既明。泰然安定。而失興省之機也。況惟艱惟危。堯舜以來。萬世爲君者之心。不可少釋。太甲而可不知乎。方其不明。病在欲縱。及其既悔。則已知義理之味。知之。則將視以

爲常。此心止而不運。輕與安之所自出也。輕之。則將果難。安之。則將果危。其何以終乎。悔過之初。言克終允德。是伊尹已保太甲之克終矣。此又戒之以謹終。當如始。蓋使之終不忘。夫自怨自艾之時也。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逆耳之言。不可謂其不順。卽以爲非。必當求諸道。遜志之言。不可謂其遜順。卽以爲是。必當求諸非道。太甲既有見之後。此理當曉然矣。而伊尹不忘戒者。蓋人之血氣。有時或蔽。如孔子言六十而耳順。意其前乎六十。於逆順中不能無蔽。故耳順之年。方知逆順之言合道與否。求者用力之地也。且逆耳之言。亦有不合理者。要之合者多。不合者少。故於道之中求之。遜志之言。亦有合理者。要之合者少。不合者多。故於非道之中求之。曰求者。逆耳多是。而未必俱是。遜志多非。而未必俱非。各於其多者求之。求之而後可決。不特與我之意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伊尹又歎而言。天下之事。不先思慮。何爲而有所獲。旣慮之後。若不能爲。又何由而有所成。慮之。說太甲已悔而得者也。爲之。說太甲其可不課日而用工乎。謂前日之克終允德。蓋思慮而得之。今日不爲。則復不成矣。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元者善之長。貞之意甚大。不止於正也。伊尹言元良。而未說所以元良。蓋隱而未發。使之自覺耳。至是將告歸。先露咸有一德一篇之意。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人君聽言。豈不欲遠辯言。然僞言似正者。有不自覺。故深戒之。人臣功盛。豈不欲退。然爲寵利所誘。有居之而不自知者。此告歸之意也。上一句以戒太甲。下一句以自戒。辯言者。言僞而辯也。太甲旣明。人已不可動搖。惟疑似之言爲可畏也。人臣本無功。皆人君之功。伊尹相湯。何敢有功。其事太甲。以爲僅可免罪耳。而可以寵利居之乎。雖然。人君非不知先王之成法不可亂。惟辯言若可喜。所以慮其或蔽於所喜。人臣非不知成功之不可居。惟寵利乃人情之所喜。所以慮其或安於所喜。亦總言君臣之大體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伊尹作咸有一德。咸有一德。

太甲悔過既力。入道既深。故伊尹於此篇講究實理。以入道之至極者告之。前聖後聖。入道各有自得之地。在堯舜禹。謂之執中。在伊尹。謂之一德。在孔子。謂之忠恕。在子思。謂之中庸。在孟子。謂之仁義。皆所以發明不傳之蘊。此篇終始言一德。一德之名。立於伊尹。蓋明百聖之所未明。大抵聖人之於道。各有所受用。因其所受用而名其道。以詔天下後世。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伊尹居君臣之變。責塞而歸。無嫌無難。循天理之正也。一德不可以易聞。故必待告歸而言。太甲悔過。克終允德。而後可以受是理也。然猶不肯輕言。未露一德之名。先暗言一德之用。又言其反乎一德者。聖人見道之切。果知其難。故言常不易。孟子欲論浩然之氣。先曰難言也。伊尹欲言一德。先曰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此一德之用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此一德之反也。慢神虐民。見一德尤爲明切。以神爲可慢。則以幽明爲有間。以民爲可虐。則以小大爲

有殊。豈一德哉。啓迪有命。命者。卽一德之所在。謂有一德之人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自此方明言一德克享天心者。謂天心卽一德。而湯與伊尹皆有一德。上當天心。所以克享也。非天私我有商。私則非一德矣。非商求于下民。求則非一德矣。吉。非福祥恬愉安養之謂也。凶。非災害拘畏急迫之謂也。此二者之應。德之一與二三而已。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動之一字。當看謂更無差忒也。德一則天也。人也。神也。周旋泛應。無非此一。故動則合於理。苟二三。則周旋泛應之際。不能一動。則背於理矣。所以有吉有凶。理之合與背。卽吉凶也。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吉凶無毫釐之差。在乎人耳。災祥雖降於天。在乎德耳。卽所謂一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新厥德者。澡雪興起之意。惟終始皆在一德。乃日新之道也。所謂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上旣言一德之事。至是謂非一己所能盡。惟左右前後皆輔成一德之人。然後可。臣之所以爲上者。輔

君之德也。臣之所以爲下者，爲君安撫其民也。是君民爲一也。其難其謹，慮小人之廁其間也。惟謹擇其不善者去之，則吾之純一始見。惟和惟一，純君子也。君臣之間，和同無閒，而展盡一心，所以爲一也。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德之運用，無常師也。善則爲師，善無常主，如仁義禮樂，若非一也。仁義禮樂之用，咸歸于一耳。所以謂之一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見德之一矣。曰：不咸于萬姓，則非一德。此一德之驗也。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合古今爲一體。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則通人已爲一體。萬夫之長，諸侯也。能統萬夫，則推而上之皆同，可以見衆寡之一。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又見君民之一。無自廣以狹人，苟以我爲廣，以人爲狹，則有彼此而非一矣。心旣自廣，匹夫匹婦，心無以自盡，民主亦孰與成功。由德之不一而已。一德之理，非可以言語牽合，用工而實有見者知之。

盤庚上第九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般，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盤庚遷于般，民不適有居。

自成湯至于盤庚。凡五遷矣。民未嘗不從。數君亦未聞委曲告諭。何哉。想其當時風俗尙淳。民心尙樸。至盤庚之時。風俗已不如前矣。所以將治亳殷。而民咨胥怨。不往有居。而盤庚之書不得不作也。夫生殺予奪。一出於君。君欲遷都。誰敢違命。而盤庚委曲告諭。若不能彊者。見盤庚愛民之至。耿邑旣被水災。復遷於亳之故都。與之除害而不從。蓋安土重遷。知目前之安。而不計他日之害。小民之常情也。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旣。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率籲衆感。籲。呼也。感。憂也。呼與我同憂。遷都之事者。使之來而直言以告之也。自我先王以來。爰宅于茲。先王祖乙也。茲。耿也。先王非不知水患之圯壞。不肯卽遷者。重爾民命。不忍盡虔劉。所以因循就簡。此盤庚殺民之怒。天下之怒。先有以順之。使之心平氣定。然後善言可入。若首以正理忤其心。則反激之。悍然而作敵。尙安能使之信邪。盤庚先言爾怒固宜。我先王固嘗宅于此。奈今日不能相正以生。豈得而不遷乎。柔行巽入。徐以正理告之。觀此數語。若卽百姓胥怨之言。爲之發洩其本心。怨氣已有所宣矣。而生者。又人心之所重也。乃自其所重。以及當遷之事。乃稽于卜。亦如我志。況我先王有無疆之大歷服。恪敬天命。猶不常寧。不常厥邑。至此凡五遷矣。今若不承于古。如先王之當遷則遷。是不知天之斷命也。斷命者。斷然之命。耿有水患。乃天意也。天以水患圯壞耿邑。是天命斷然。爾民之生不在

此矣。天尙不知畏。況從先王乎。又引喻以曉之云。我視耿邑。若木已枯。必無生理。必別有以萌芽培植之。乃可再生耳。謂得新邑而都之。生之理也。天永我命于新邑。使我復先王之功業。底綏四方。京師諸夏之根本。京師既定。則四方自寧也。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敷。教也。小民無知。惟上之從。彊家巨室。安土重遷。簧鼓小民。乃至於此。故盤庚先自有其位者言之。自盤庚敷于民。至以常舊服正法度。此序書者之辭也。使在位者各常其舊服之事。不可改變。大抵新舊更易之時。姦人往往乘之。紊亂法律。故必使之正法度。愈加整治。使若畫一。此遷都之大綱目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自常情言之。民不樂遷。沮事之言。惟恐聞之。今乃使之無伏者。蓋民之忿心不可禁遏。必使之發於語言。乃可以漸消殺。如秦之誹謗者族。民不敢言。而忿怒之心日長矣。況曰箴者。盤庚之心。豈以民言爲悉不足聽乎。古人舉事。深恐下情壅塞。蓋有旨也。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腐。

王命衆至庭而教之。以訓情親而體婉。當時民心很戾。自以爲決不可遷。莫能以道降下其心。盤庚之言皆不能入。故告之以汝當以道黜此傲上從康之心。上之人委曲諄復如此。民間其言。豈不能聽。然退而顧其妻子。思其室廬。與夫遷徙之勞。終未能從。故使之去其初心。人心於彼旣盛。則此言難入矣。

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播告之修。未嘗隱匿其旨。使民皆得以知其心。而動作之間無有不敬。又無過逸之言。而民用大化。言先王之時。民所以丕變者。不過此三事耳。今汝乃聒聒然起信。姦險膚淺之言。夫胥動浮言者。固在廷之臣。而盤庚不敢以險膚待公卿大夫。但謂今汝所以聒聒然胥動浮言者。緣爾信險膚之人也。忠厚之意可見矣。

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予弗知乃所訟於我者何謂。盤庚自反而求之。謂先王圖任舊人。我所用非新進也。謂先王播告不匿。諄諄告諭。未嘗隱也。謂我有過逸之行。則奉承茲事。何敢不欽。反覆自責。非我自荒茲德。乃汝含蔽我之德。而不惕畏予一人。予觀汝之情狀。若觀火然。可謂明矣。予亦拙謀作乃逸。所以至此。乃我之拙謀。作成汝之罪。非盤庚悔其初之不用刑。亦非自今以往。將以刑加之也。正欲感動其心耳。如父母之於子。訓誨之際。謂今日如是。乃我縱汝所致。恩意爲如何。盤庚剛明之君。操生殺之權。乃能勤勤懇懇如此。所以爲尤難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旣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遷都之事。如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農之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大抵綱舉而網隨。君如網。臣如綱。以君

臣之勢而論。固自當從我也。以理而論。如農夫不憚耕耨之勞。則獲有秋之報。汝往新邑。則復獲其安。理又可違乎。汝之所以懷土重遷。不過持傲上從康之心耳。汝今當黜去此心。而施實德于民。言實德者。當時公卿動不遷之言。以鼓百姓。百姓一時固以爲德矣。然終爲水所圯壞。其德豈實乎。黜乃心以佐遷。乃所以施實德於民也。又必使汝婚姻朋友之間。亦莫不然。今汝乃敢大言。以爲汝祖固有積德。不至爲水圯壞。乃不畏水患。將大害虐於遠近之民。汝之心與惰農何異。憚目前之勞。自爲苟安。不勉彊勤勞。以服事于田畝。安有黍稷之望。憚於遷徙。焉得安寧也。汝不能溫和以善語開諭百姓。乃動浮言以鼓之。此豈百姓之罪。他日罰及於汝。乃汝自生毒害。以災殃其身。汝倡不遷之說。懷安之民。固以爲汝德。水圯之餘。將必以汝爲惡。是汝先其惡也。旣先種其惡在民矣。又乃奉養其恫。恫者痛也。譬如癰疽。奉養而護之。潰則不可救矣。後雖欲悔。亦將何及。觀奉其恫。悔何及之言。見盤庚恩意之周。旣歷數其戀土懷安之情。至此乃開其自悔之路。

相時儉民。猶肯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禦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觀時小民。尙顧恤人箴悔之言。惟恐發言之有失。矧我制汝短長之命。其言豈悉不足顧乎。大抵庸懦之君。不能用賞罰。而命令不行。固也。盤庚高明剛果。執賞罰之權。誰敢不從。乃再三告諭。賞罰若無所施。此所以爲難。其曰制乃短長之命。亦不得已。略露此機。以警之。汝爲公卿大夫。朝夕在廷。事有可言。

曷不告朕而胥動浮言。恐汝沈溺百姓。不可復出。今已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近矣。將何以撲滅。火至于不可撲滅之時。雖欲救之。將不可得。汝至於不可救藥。雖欲不刑。亦且不可。使汝而被刑。亦惟汝衆自取之也。非我有咎。蓋非我之本心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舉遲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汝等皆我之舊臣。而乃爾乎。器則欲新而不欲舊耳。此在上一句。不在下一句。我先王暨汝祖父。相與同甘苦勞逸。我安敢用非所當罰而罰汝。功臣之世。選其有勞者擢而用之。雖片善不敢掩。我享先王。爾祖亦配享之。先王與汝祖父臨之在上。汝賞汝罰。又豈敢動用非德。欺鬼神而爲之。此一段抑揚並立。賞罰兼用。當作兩節看。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所以結一篇告諭之意也。我告汝遷都之難。如射之志於的。言皆切當。安有妄發。繼此乃說遷都之事。不可侮老成人。不可弱孤有幼。蓋道路之間。有力者爲雄。老者少者。易於欺陵。各長厥居者。各統其所屬。部伍不可紊亂。使當東而西。當西而東。則亂而無統矣。勉盡汝力。聽予一人之號令。而不可違也。我不知孰遠而疎。孰近而親。有罪則罰之。至於死。有德則彰之。而不掩爾善。遷

都而善。惟汝之功。遷都而不善。惟予一人有放佚之罰。見盤庚自咎而不咎人。上兩言。法令也。下兩言。恩意也。商君之徒。有法令而無恩意。盤庚則賞罰並用。蓋徒法不能以自行。徒善不足以爲政。本末備具。王者之道也。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凡爾衆其惟致告。蓋盤庚當時所告。惟在廷之人。在外者容或未知。故使之轉相告語。使皆知其意。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不然。罰及爾身。不可追悔。盤庚本無刑人之意。恐人見其勤懇。遂以爲不能用刑。故露此意使知之也。盤庚一書。前半篇涵養寬大如此。後半篇嚴厲森肅如此。於言辭反覆抑難之中。當知其有德量。有恩意。有措置。其含洪包容者。德量也。其反覆訓誥者。恩意也。其規畫纖悉者。措置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一

盤庚中第十

商書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詁民之弗率。

作者動作之作。涉河而去。此將遷時也。上篇作於未遷之時。下篇作於已遷之時。未遷則情未動。已遷則情已定。不至渙散潰亂。惟動搖將遷。人情皇皇。尤不可忽。今觀此篇。其辭最切。蓋民在道路。冒風雨霜露。逾山川險阻。安危存亡所繫。正在此時也。

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

亶者誠意也。大告用誠于有衆。此篇之作。民已離舊都而未至新邑。已離舊都則動思土之心。未至新邑則未見安寧之樂。尤易於渙散怨弛。故盤庚於中道使之皆來王庭之上。而無敢褻慢。王庭既非舊都。又非新邑。道路中行宮。如周禮掌次是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朝廷班爵。各有其次。公卿列于前。大夫士列于後。民則又其後也。盤庚急于告民。乃登進民於前列而告之。曰。汝當洗心滌慮。以聽我言。不可怠荒。以失我命也。上篇如伐死彰善之戒。如罰及爾身之戒。既已甚明。遵之足矣。又再命之者。以方遷之時。民情易於弛懈。故整頓振作。欲其必遷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古我先王。無不順從民欲。民亦保我先王。而與之相爲憂感。君民之情通。故凡有所爲。鮮有不浮于天時者。浮如舟之浮于水。靡有阻礙。言君民一心。動作無所齟齬也。盤庚自反。言先王能如此。我乃不能。是亦我有未盡者。且以開諭百姓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者。舊都之不可安居。乃天以是虐我商家也。我先王不敢懷安。視民之便利卽遷。不若今日之猶豫也。何不思念古后時所以如此者乎。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者。言遷之本意。欲奉承汝俾汝。同躋于喜樂安康之域。汝不察。乃謂我有何罪。而以遷都之事。殃罰于我民。視遷徙爲殃罰。故明諭之曰。非也。我所以呼爾懷念此新邑者。非爲己。亦惟汝之故。而將以大從爾之志。爾民不欲遷。而盤庚遷之。咈民志矣。乃謂之大從爾志者。蓋民志欲安其所以不欲遷者。懷目前之利。而不知他日安康之樂。盤庚徙之。乃所以大從其志也。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時已在道。盤庚乃謂姑試同爾遷。以觀安定與否。深見盤庚之不自用也。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威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

告諭反覆，可謂披心腹，亦思之至於困弊矣。今汝不憂念我心，經畫如此之勞，乃皆包藏其心而不宣明。故上下之情不通，當欽敬其念慮，以至誠感動我一人可也。不然，則自取窮苦，鞠窮也。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已至中路，民尙有遲疑不肯前之意，故謂今之遷都，正如乘舟，當順流而濟。若遲疑於中流，則將臭腐其所載之物矣。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忱者，誠信也。屬者，聯屬也。當時之民，爲告諭所感，漸知信矣。惟其信盤庚不可不遷之心，與安土重遷之心，兩者交戰，故信盤庚之心，不相聯屬。故告以汝若不聯屬此信心，終當相胥沈溺於水患矣。民但見不遷利害，至於當遷利害，思慮不及。沈鋼之中，自生忿怒，何由而平。汝於當遷之利害，暫加稽考，於理有見，其怒自瘳矣。汝不能長慮，卻顧目前苟安，不思他日必被水患，勸汝不遷者，其實勸爾入於憂患之域也。

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言遷都機會不可失，正在今日，後將無及矣。汝若不乘今日遂遷，將爲水所圯壞，屋廬畎畝皆當蕩然，安能存生業而在上。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救乃死

前告百姓。至此乃告在位。故前止言爾先。今言祖父者。蓋在位之祖父。世有功於王室也。我先王既勞。乃祖乃父。乃祖乃父既有功於王室。今爾子孫正當共與我畜養百姓。而乃扇搖浮言。懷姦於心。心既有姦。則汝心之物則已戕害矣。則者。有物有則之則也。我先王舊嘗撫綏爾祖父。爾祖父必將以義斷恩而棄絕汝矣。汝至於死。亦不救汝。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凡爾在位與我共治政者。不可具貨寶而不肯遷。民之所以不欲遷者。特安土耳。世家巨室。聚畜財貨。根蟠固結。恐因遷散失。故搖動百姓。其本根之病正在於此。故告之。汝若具寶玉而不肯遷。爾祖父必將告我高后。導迪我高后。作大刑于汝。降大不祥于汝矣。上告民之辭略。此告羣臣之辭詳。蓋民止於懷土。其罪多在羣臣。具貝玉而不肯遷。具乃貝玉。正在位者根本之病。非發其根本之良心。何以能治。敬畏祖父者。人之良心也。盤庚提其祖父而言之。敬畏之心。豈不油然而願。戀財寶之念。輕矣。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永敬者。敬之工夫常相接續也。大恤者。恤其大而不恤其小也。盤庚舉先祖父以告。人之敬心已生。顧其私而安土之念復動。則敬心又散。是暫敬而非長久之敬也。願恤財寶。恤其小者耳。終被水患。生業終不可保。是不恤其大也。爾當開心腹。露情實。使君臣之心相通。若復含隱不宣。乃心。君臣之情愈相

絕遠矣。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者。當時人心之所猷念。止在不遷之中。蓋亦分其猷念。從當遷者而思之。知己而不知人。謀慮可謂偏矣。各建中道於心。合人已而致思。可也。民受天地之中。何待於設。如孟子言求其放心。心何待於求。求生於放也。民失其中。惡得而不設哉。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道路中姦人。恐其乘動搖之際。生變。故嚴其令。以告曉之。其有不善不道。顛怪逾越。不敬上帝之人。與暫時於所遇而作姦宄者。小則劓。大則殄滅之。無使遺育。移其種類于茲邑。以爲民害。暫遇者。謂本非姦宄。暫以人之未必知其蹤迹。遂爲惡者。此道路中之所當深防。其所以不敢爲姦於平日者。謂人知其姓名。知其居處。其迹將不可遁。至暫遇之時。卒然相值。過則影滅。遂生此心。推而言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所以謹其獨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又教之以生生。生生者。新新不已。振發懈怠廢弛之意也。蓋正遷之時。離其舊而未覩其新。民心未有所據依也。試同汝遷。庶可建爾之家。爲萬世無窮之計乎。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已至新邑。乃安民之所居。分都邑。立宗廟而正其位。夫宗廟。重事也。何以在奠民居之後。蓋盤庚本爲

民而遷。故至即使民得以就安。先民後己之意也。

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民乍至新邑。勞困不勝。費撫綏之時也。上篇言王命衆悉至于庭。中篇言咸造勿褻在王庭。此乃云綏爰有衆。蓋未遷之時。務在通達。正遷之時。務在嚴肅。已遷之後。務在綏撫。各得其當也。不可戲狎怠惰。各思自勉。爲萬世子孫長久無窮之計。跋涉之餘。民力已困。民志已墮。室廬未輯。田畝未斂。不自聊賴。戲者。不聊賴之態也。但戲狎以度日耳。如清人之詩。高克陳其師旅。翱翔河上。衆散而歸。想當時三軍無所用心。但左旋右抽。以作戲狎。戲。卽有散之兆矣。戲怠之病未去。安能建大命以爲長久無窮之計乎。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未遷之時。固當訓告。今旣遷矣。又敷心腹腎腸而歷告之。何也。當時胥動浮言之人。必謂盤庚正遷之時。事變紛亂。刑罰有所未暇。事定。必將明正典刑。懷疑而不安。可深慮也。故盤庚敷心腹腎腸。歷以心事告其民。謂必不以前日不從之故而加罪爾衆。爾無懷疑。相與怨怒。言上旣不念罪。則下亦不當蓄怒也。破其疑。則安矣。大抵事未定。則隱忍以容之。事已定。則發洩而治之。此後世之政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昔我先王。將以增多前人之功。當遷則遷。往于山。卽高處。高則無水患矣。用降下其凶德。自山而下。則

謂之降。所以能成美功於其邦。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民無遠慮。未見水害。而不欲遷。猶可。今既蕩析離居矣。猶憚于遷何也。瀕水之民。水至則憂。水去則忘之。極者止也。水所圯壞。已無所止其身矣。尙不自覺。姑欲苟安。反謂我何爲震動萬民以遷。民既出此言。豈不自疑。述其所言。無復他意。使之釋然也。所以遷者。蓋上帝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以治我家。毫邑。湯之舊都也。盤庚非特欲復成湯之故業。蓋將復成湯之法度紀綱。聖人所居。風聲氣習。尙有可考。求之以爲治也。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我之遷。蓋與二三篤敬大臣謀慮。欲順承爾民命。以長居于新邑。篤敬者。同心同德之人也。定遷之時。豈無同心同德之人。贊其決然之計乎。夫盤庚之遷。乃拂衆違民之大者。而中篇云。以丕從厥志。此云。恭承民命。志者。民之良心。命者。心之正理。民之良心正理。不過欲安耳。民以安土重遷之故。自爲昏惑。雖非從其情。乃從其心。雖非順其事。乃順其理。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遠。卜用宏茲資。

弔。至也。靈。善也。宏大也。資。亦大也。我非固不從汝之謀。所以從其謀之至善者爾。亦非敢有違於卜筮。如卜稽曰。其如台。天意所在也。所以能宏大其大業。各者。言我及篤敬之人皆然也。當時贊盤庚遷都。

之策者不爲無人。有篤敬之臣。又有至善之謀。而上篇中篇一語不及。事定而後言之者。蓋聖人舉大事。常以一己任怨。方民胥怨之時。聖人不欲分怨於下。盤庚既不肯分怨於下。想同謀之人亦安肯分怨于上也。大抵看書當因其所已言。思其所未言。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

使羣臣各分受治民之責。隱者。側隱之謂。體君之意以撫懷斯民也。邦伯師長。卽前日在位惑民者。盤庚至此無所改易。此意尤不可不深思也。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懋勉簡擇相度其能治民者。使之念念在於敬民而不可忽。蓋民乍至新邑。敬民之念稍弛。民卽有不得其所者矣。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敍欽。

肩。任也。鞠。養也。敢。果也。民未安寧。好利之人。必橫斂以爲害。故好貨者決不可任。敢恭生生。謂果敢恭敬於興起民心者也。貌敬者亦有之。乃暫時之敬。久必忽矣。惟出於果然者。斯不至於怠忽。生生者。奮起澡濯。樂事赴功。無懈惰廢弛之意也。能鞠育斯民。爲民謀慮而保民之所居。此皆盤庚之心。如此者。則以次序而敬之。

今我旣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羞陳也。直以朕志之順與否者陳告於爾。志之所順者。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者也。志之所否者。好貨者也。明示好惡。汝當無有不敬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申不肩好貨之訓也。故言無總。生生者。作事赴功。日新之也。人之作事赴功。爲利爲名。不出兩端。不爲是故而自用。以治己事。乃自庸也。不貪財若易。自庸若難。盤庚兩言。無所輕重。何也。蓋以理觀之。本無輕重難易之別。無總貨寶。不若論到極處。非做生生自庸工夫。不能爲。大抵人才靠外做者。雖有粗細。其實一也。都是不見根本。總于貨寶。是靠外粗底。爲善好名。是靠外細底。其實一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既富庶。則當教之。教民非自外求。因其本然之德而敷之耳。所以在奠厥民居之後。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一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高宗舊學于甘盤。恭默思道。至誠所召。必有以開其先矣。故形於夢。大抵誠則一。一則通。不誠則二。二則隔。惟至誠者。志爲氣之帥。見之於夢。無非兆朕之先。故夢得說。遂信之而不疑。使百執事營求諸野。而果得之。常人誠不存。志爲氣之役。心志不定。所形於夢。顛倒錯亂。其敢自信乎。其後如武王言朕夢協朕卜。皆周禮之所謂正夢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旣免喪。其惟弗言。

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此爲君之常也。免喪之後。則發號施令。與天下更始。當臣民拭目觀化。聳然聽命之時。高宗猶且弗言。弗言者。恭默深思爲君之難。不敢易其言也。非柔懦闇弱。胸中無所主而不能言也。中無所主而不言。則柔懦闇弱之形已見於外。惟中有所主者。雖未嘗言。其至誠發越。自不可掩。此高宗之羣臣默窺於不言之表。而有明哲之說也。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

高宗之不言。羣臣果何所見而知其明哲。蓋高宗雖不言。其中之發見者。羣臣固得而窺之。天下之理。

惟知與不知耳。知則爲聖人，不知則爲常人。孟子所謂先知先覺，知則明哲矣。明哲之理，天下爲一。當以至公大同爲心，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作則之意也。高宗祕而不言，則後覺後知何以取法。以此觀之，高宗不言之中，自有不可掩者。維持天下於言語之外，而高宗之臣亦明哲之士，故見高宗於精微之間也。

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命。

首出庶物，故羣臣承之以爲法也。高宗不言，至於免喪，羣臣皆引領側耳，改志易慮，以聽號令之新。謂王之言一出而爲命，其重至矣。不言，則何從而稟王之令乎。望高宗之言如此之切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羣臣望高宗之切，高宗猶不言，方作書道其所以不言之意。而誥曰：我以眇然之身，臨天下之大，常恐不能自勝。自古聖賢，皆於恐懼用工，恐德弗類入聖作德之門也。堯舜二典，條目至多，其理不外於恐懼。常情懈怠弛慢，是以流於庸愚而不自知。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德至於此，所謂類也。高宗安得而不恐乎。惟高宗深有恐懼之心，是以不言。不言者，真見其難也。見其難而圖之，恭默以思，恭默之時，不容言傳。恭者，敬也。默者，用志不分也。思道者，沈潛思慮。玩索天下至理之所在也。此作聖用工之實也。此心純一不二，與天地無間矣。是以形之於夢，若接上帝受良弼之賚。蓋高宗此心去天不遠，見天如在目中耳。恭默思道，此心如何哉。能體此，則見上

帝矣。天既以良弼代言，所以不言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得良弼於夢，乃繪畫其形象，遍求于天下，使高宗誠心未至，其敢以夢自信乎？惟至誠求賢之心切，精神交接，故兆朕之見，非若偶然。夫高宗固自信，而百執事亦信之，而往求，不以爲誕者，高宗信其心，羣臣信高宗故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說、草野一匹夫耳，一旦應高宗之求，幡然居相位而不嫌，高宗憑一夕之夢，卽倚說以重任而不疑，何也？堯非不知舜，方且觀其刑于二女，而又歷試以諸難之事，以堯觀之，高宗似失之過略，以高宗觀之，堯似失之過詳，此兩事當以孔門二子觀之。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顏淵復請問其目，曾子以一唯悟道。如高宗之以一夢信說，顏子以問目求仁，如堯之以歷試舉舜，二者本無二體。夏葛冬裘，各宜其時，堯之舉舜，顏之問目，可謂詳審。曾子之唯，高宗之夢，可謂直捷。蓋舜四岳所舉，說高宗自得之，顏子問仁，曾子則夫子自告之，其理不可不深思也。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信而後諫，雖人臣事君之常，高宗望說之久，一旦得之，其渴求傳說教誨之心如何哉？如舜命禹曰：臣哉鄰哉，一朝不可忘也。又云朝夕者，工夫相接續，不可頃刻閒斷，學而時習之意也。高宗見道明，故知

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三句皆資說之意。而一句切於一句。金不就礪。則其鋒不利矣。金無作礪之資。其害至於不利而止。巨川在前。非舟楫其可渡乎。巨川無舟楫之資。其害亦至於不渡而止。大旱既迫。羣心屬望。以爲有秋之獲者。惟霖雨之作。霖雨不作。則苗將槁。且無食矣。金之不利。至川之不渡。又至於大旱之不可救。高宗望說之彌切也。大抵出於勉彊與發於至誠者固不同也。勉彊而爲。初若有力。意解而浸怠。故以漸而緩。至誠所發。稱其念而用其力。得其味而進其工。始若淺而終則深。馴而致之。此聖人自然之工夫也。啓乃心沃朕心。

謂傳說當開啓其心以澆濯我之心。沃之爲言。有沃教之意。想傳說一言。高宗神受心領。如水之沃熱。高宗未言之時。羣臣之望之者亦然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大臣之進言。始開陳其略。中則漸引其君以當道。而後進苦口之言於終。進諫之序也。不然。是未信而諫也。高宗慮說守進諫之常。未肯盡吐。故使之卽陳逆耳難聽之言。言不逆耳。則過不能明。猶藥不猛烈。則疾不愈也。學者爲學亦然。能容難受之言。斯能去難除之病。其求諫之心。又切於前數語矣。

若跣弗視也。厥足用傷。

高宗恭默思道。已造明哲之地矣。而其自處乃若暗而無所見者。譬如跣足之人。苟不視地。卽爲物所傷。倚說爲目。一時不可無也。蓋高宗恐說視己爲成德之人。高宗雖已成德。無說以扶持之。則未免有自虧之病。其望說又切於前矣。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至此。又命說。汝不可獨盡忠諫而已。又當率爾僚屬。同心協力。以正救其君。庶幾使我能率先王。能迪高后。以安康天下之民。其望說又切於前矣。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高宗謂恭默思道。而夢帝賚予。果得之於旁求。遂得以伸望諫之誠。亦一時會遇之美。終云者。望說有以成之。汝當敬我所以望汝之意。則庶乎其有終。高宗眷望傳說。至篇終總而告之。其懇切又如此。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傳說以匹夫一旦居相位。高宗責望如此。羣臣必且聳觀。以爲有奇謀祕計。新入耳目之論。而高宗蓋已用工。所欲聞者實論耳。從諫之說。雖若常談。乃實論也。然人臣進言。貴於濟其君所不及。高宗諄諄納誨之命。說復以從諫告之。如文帝之朝言恭儉。武帝之朝言征伐。豈所謂濟其不及乎。蓋容納君德之至大。憂其不足。不憂其有餘。惟恐高宗之虛言。說必欲挽而至於舜舍己從人。禹拜昌言之地。如學者受益。已有益矣。復受人之益而不倦。何惡於過哉。高宗根本之善。在於納誨。旣從其本根而告之。又

借物理以開悟之。使其不忘於根本之地。朝夕培養而日厚也。

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時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高宗以納誨責之於說。說陳反己之理。謂吾君切於求諫。但患吾君不至聖人之地耳。若克至聖人之地。雖不命之以諫。誰敢不祇順吾君之命以諫諍乎。蓋主聖則臣必直。能爲江海。何憂百川之不歸。此乃充高宗受諫之量。使廣大耳。高宗本欲責之於臣。傳說乃使求之於己。學者當以此意觀之。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

高宗初得說。說初見高宗。故上篇所言。姑及大略。至是總百官。已任相位矣。乃進而詳及爲君立政之道。

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自本原而言之也。夫明王奉順天道。以立邦國都邑。上則有后王君公以統其下。下則有公卿大夫師長以承其上。夫豈徒畀人君以安逸之具哉。正欲人君不恃一己之尊。常憂勤以治民耳。後世不知其意。徒見后王君公以下。無非仰承一人。而一人可以安然而無事。自逸自豫。何所不可。則天佑下民。立之君師者。果安在哉。自一人以下。以次而至大夫師長。相與共任亂民之責。此爲君之綱目也。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言治民之綱目也。謂高宗欲治民，當法天之聰明。天之聰明，至公無私。高宗恭默思道，已造明哲之地矣。明哲者，即天之聰明也。一理流通，天與聖人本無閒。高宗之明哲，本足以作則。若不必憲天也。蓋明哲之在高宗，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引之而深，積之而明。憲天聰明，非自外求，不過從其固有者擴而充之耳。傳說此言，正欲充高宗之明哲，使之廣大無窮也。高宗當於憲字用工。君既憲天，則與天一也。爲臣者安得不敬順。爲民者安得不從治。端本澄源，蓋出於一人之時憲也。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憲天聰明之條目也。夫言之形於口，其初不離毫末，或過則羞辱彌滿，散布不可收拾。原其所自，皆出於口。故於未發之前，當思其可以起羞，必罔有逸言。言滿天下，無口過可也。甲冑者，備禦之具也。備禦嚴而無隙之可投，則姦宄不生。戎兵不起，如人身被甲冑，周覆然後鋒刃不可入。故於甲冑當思起戎之患也。此出於己者，戒其失之在人。也。章服者，賞人之大權也。赤舄衰冕，所以錫予予而不當，悔則無及。故必於在笥之時，謹其用也。征討者，罰人之大權也。興師動衆，加人之境，苟不審其罪，則彼將有辭。惟干戈省厥躬，言不可輕用也。此戒其在人者，不可不察諸己也。上二事，人加諸我者，不可不防。下二事，我加諸人者，不可不省。四者皆聰明之發用也。王誠戒是，信王之能用其明矣。如日月在天，無所不照。若顯之照而幽之或遺，何足爲日月之明。老氏之談聰明，多於虛空言之。但云吾心湛然而已。聖人之論聰明，皆求之於實。如口，如甲冑，衣裳，干戈，皆事爲之粗也。天下之理，本無精粗。粗者不蔽，而精

者洞然矣。知羞知戒於未起之前。知衣裳知干戈於在筭省躬之日。非聰明之大者乎。所謂能用其明也。自是推而廣之於數者之外。信其無一之不美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國家之興亡治亂。繫於羣臣。官人爵人之際。不可不戒。官或及於私昵。爵或及於惡德。是出於私意也。出私意。則非憲天聰明矣。夫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則官與爵本天之所有。豈人君得而私之哉。既不可私。則當於賢者能者與之。官不自我而自天。則當於能也。固宜。爵不自我而自天。則當於賢也。亦宜。官爵既當賢能。則其爲憲天聰明也大矣。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善者。事之理也。非明善擇善之謂也。作事固欲從善。必得時措之宜。則善爲有用。否則雖善何補。如貢之法。非不善。在夏之時。則善。周用之。則非所宜矣。故凡舉事當從時。以合夫聖人時中之道。此憲天聰明之川也。善者。理也。時者。機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口與甲冑。衣裳與干戈。各有以戒之矣。官爵當於賢能矣。舉動又有得於慮善及時之義矣。皆憲天聰明之效也。此之善。乃天之善。此之功。乃天之功。苟有之矜之。則私己之心重。非所謂憲天矣。烏得而不喪之乎。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夫一日二日萬幾，若事事物物欲其有備，當無心而順行乎事物之理，則有該通之道。苟欲取辦於一人之智術，則一人智術能幾，備左則失右，備前則失後矣。惟憲天聰明，則自然之理順，隨事而處事，所以有備無患。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人臣於君，尊之如天，仰之如神，尊卑分定，安有敢侮之理。用人非其道，謂之啓寵，招權納寵之門，既啓，則朝廷之勢不尊，其納侮也固宜。過不可恥也，恥過則非自此作。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坦然明白，何恥之有。苟恥而文之，則其過愈多，諱之於己，是增一過也，歸之於人，亦增一過也。過愈轉而多矣，無恥過作非，不使過心相續也。恥，則過與非相續而不已，當持敬心以默檢之，蓋敬則憲天聰明而無閒矣。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止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父止於慈也，謂之居者，不出本位，於其所當止，出之則政事雜而不醇矣。蓋出位而爲政事，乃私意也，私則非憲天矣。惟政事於其所居而出，則無駁雜之病，此憲天聰明之效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高宗篤於奉親。孝心之至。不能自已。故典祀豐昵。皆持心之厚。觀過可以知仁者也。高宗之過。乃過於厚。天下之理。不及固不可。過厚之事。若無害。然其實亦不可。天秩有禮。不可增加。豈容過厚。傳說所以就其過而正救之。在高宗有細微之過。在傳說有精微之論。蓋天之聰明。乃至公無私之理。祭祀之黷。私於其親。非所謂敬。則公理不存。而我與天有閒矣。何則。祭者。禮所自出。祭之黷。則反褻而至於煩亂。既非憲天聰明。豈可以事神也哉。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高宗聞傳說之言。自知其失。心領神受。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自不覺而曰。旨哉。得味之辭也。乃言可佩服而行。使爾不良其言。則我何由有所聞而見於行。觀高宗此言。則嗜言而其用力可知矣。旨其前而將嗜其後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聞諫。心領神受。正傳說正君定國之時。襟量淺狹者。必將自喜其言之售。欣豔稱贊。不知手舞足蹈。謂堯舜之君。不過如此。君樂於稱贊。亦謂天下事若此足矣。說非特不稱贊之。方且謂知之爲易。行之爲難。君不可以爲既已知之。能事畢矣。尙有無窮之工夫。其氣甚平。其言甚徐。王果能信行。不以爲難。則方信王能合成湯之德。期以至難之地。待高宗豈淺淺哉。至此而說不言。乃說之過。今之不行。則過在王矣。責望至此。高宗豈可以旨說之言而遽止邪。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三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此篇傅說告高宗以聖學之工夫也高宗恭默思道夢賚審象及得傅說爰立作相朝夕納誨望其成就之意切矣說之所以告高宗者有次第首見告之以從諫總百官之後告以治道大體自明王奉若天道以下各有條目高宗嘆其言曰旨哉蓋得其味以爲天下之理無以加於此矣旨哉有適屢之意說見高宗領略之易恐其行之不力故言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然後高宗慊然若有所失知旨哉之外又有無窮之理在踐履之中將講學以求之乃以腹心之言告說云我舊嘗學于甘盤學未及終一旦舍之而遞循其蹤跡而求之至野而問已入于河至河而問已往于亳蹤跡泯滅終不復顯求甘盤之切爲學之心可知矣趨向定于甘盤乃小成也承續之工以至於大成者可不賴傅說之訓于朕志乎大抵人之爲學未知味之時而失其師視之若輕既知味之後而失其師則如中流之失楫方飢而奪之食方渴而奪之飲高宗之望於傅說所以甚急也自甘盤言之何爲於高宗之學未成而棄去此甘盤之所以爲深挽高宗於有成也使甘盤常在左右則高宗之心有所倚不復有進步之機惟翻然引去高宗皇皇則其進步乃有過人數十等者故周公留召公獨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不曰傅說者

蓋發源開端皆甘盤也。

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高宗求說之訓又設譬以開諭之醴之未成米水而已必得麴蘖而後爲醴羹之未和牲牢而已必得鹽梅而後爲羹人之一身百理備具親近善人則氣質日趨於善苟無人以成就之不過天地間一物耳。

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學問之道相需而成有高宗之質而無傳說之教固不可有傳說之言而無高宗之聽亦不可如師弟子之間師有成就學者之心學者有承受教誨之質故謂之交修言教者與學者互相發明誠意相接也高宗謂我期汝以交修之道汝不可以我弗類之故而棄我爾之訓予惟克行也高宗之意蓋舉說前言王忱不艱惟說不言有厥咎之意以感發之說前日恐高宗不能行爾今高宗謂我能行爾訓汝而不言則汝之咎也交修亦有交徧之意使說左右前後輔翼之義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始也傳說恐高宗領略之易而行之不力高宗既已經歷欲下無窮之工夫傳說於是以聖學無窮之理告之夫人君之求多聞非徒以助言辭爲觀美而已立天下之大經彌綸天下之大化而至於贊天地之化育所謂建事也則學問本爲實用時惟者決然之理也學之於古人之訓乃有所獲有獲者求

其實而可用者也。人之自恃而不知學古者，必謂前言往行古人陳迹耳，以兩端推之，性理之論，古人言之精微，而非淺近之說。學性理者，捨古訓則無所得。政事之論，古人言之明備，而非迂闊之辭。學政事者，捨古訓則無所得。事不師古，欲求長世，非說之所聞也。蓋學問之淵源，不可臆說。其辭之嚴深，見古之不可不學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敷陳爲學之本末源流也。遜志者，爲學之初，必先虛心下氣，方可以受天下之善志。不遜，則與爲學之工夫相背矣。自古聖賢爲學，無不自遜志而入。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卽遜志之形容也。學者居父兄之側，心必虛，氣必下，洒掃應對之間，無一毫傲慢之心。徐行後長，謂之弟，所以去道甚近。故爲學當辨其心之升降。此心一升，則必高傲，必滿假，而其心已實矣。自其心之升，則去桀紂之路爲不遠。此心一降，則必卑遜，必退抑，而此心始虛矣。自其心之降，則去堯舜之路爲不遠。然所謂降心者，非放下之謂。謙沖和易，學者用力，則自見矣。既能遜志，又必孜孜不怠，以充養而擴大之。時敏之務者，乃學而時習之意。人之爲學，自朝至夕，出入起居，夢覺動靜，無非天命之流行。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苟一時不修，則天命不流行矣。私心閒斷，安能時敏哉。既遜志，又時敏，己之所修，進進日益，如井之泉，愈汲愈來。循至日日新，又日新之地，理之自然來者，源源自生之意也。

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遜志時敏。知此理者多。持此念者少。信能念此。如念茲在茲。則知所用力。然後道聚於其身。學者讀聖賢之書。聞師友之教。豈不欲從事。惟不能篤行。所以乍出入。乍信疑。苟信之篤。無一毫僞心。則所謂允懷也。而道積於其躬矣。夫道固有之理也。非自外來。本未嘗散。何以謂之積。況是理浩蕩。無窮無極。非可以一二而積也。是心長存。無有閒斷。則道自然參會貫通。聚而不散耳。行之不著。習之不察。則道自我自我。視道遠而非近。散而非積。行著習察。則人能洪道。我所自有者。日積一日矣。故今日見其淺。他日見其深。今日見其晦。他日見其明。非道有淺深。晦明之間。造道之序也。欲識積厥躬之義者。當以此意求之。

惟敦學半。

此交修之義也。大抵教人與受教者其功各半。師舉一隅。學者當以三隅自反。師告諸往。學者當以來者自悟。聖人之教人。引而不發。上一半固賴提指之助。下一半必自用工可也。自古聖賢著書垂謨。載之方冊。其教止及於半。其工夫之半。學者必自加講求之功。故雖羣索居。固有孤陋之害。處師友之間。朝夕漸磨。亦有倚仗之害。蓋全倚師友。不自用工。其害愈大。甘盤所以去之。說之言及此。亦恐高宗全倚之也。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典。常也。謂當使心長在學內。毋使心在學外。大抵爲學不可謀利計功。當一意向學。造次必於是。顛沛

必於是。斯謂之純。苟謂今日所修幾何。明日所修幾何。安能至罔覺之地。惟一意於學。不計德之修。而其修不自覺。夫德修罔覺。已幾於大而化之之謂聖矣。復使之監于先王者。蓋至公無私之理。雖聖人不可有一毫自恃之心也。學者所以學是理也。先王本不能違是理。則後人其可以違先王乎。故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爲學之工。已極其至。於是時復監于先王。乃始可以無過乎。自遜志至罔覺。爲學之道。本末備具。德盛仁熟。取之左右逢其原。縱橫運用。自我作古。可也。殊不知始終爲學之工夫。既深既至。造其成矣。苟以先王爲不必監。則是心之滿。前之工夫。悉不足據。一身之中。無非愆也。傳說論學。而以監先王終之。所以舉其終身之所用力。而得之者。置於若無之地。而學問之道。備矣。無愆。德之至難也。舜德可謂盛矣。臯陶止曰。帝德罔愆。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廣求賢人。布高宗德意於天下也。謂高宗果能用工。如上所陳。說用能敬承上意。求賢以共治。蓋心既正。然後四體可舉。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高宗能爲前此事業。則天下共仰其德。此高宗之能事也。高宗乃謂皆傳說風化之所及。我無與焉。以此見高宗已得傳說遜志之道矣。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有手足方可以成人。有良臣方可以成聖。高宗頃刻不能忘傳說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伊尹在成湯之時。居保衡之職。興起我先王。而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至曰。我不能使君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辱莫大焉。而一夫不獲其所。則引咎歸己。以爲我之罪。兩負君民之責。其心至誠廣大。遂能輔佐我成湯。至於與天無閒。所謂至誠贊天地之化育也。夫伊尹之用心如此。爾傳說當明白一心以事我。無使伊尹專美於有商之家。方高宗未聞行之。惟艱之言。見天下之理若盡於此。說於是時。深恐高宗自止。及旣聞之。乃見天下之理無窮。高宗於是時。反恐傳說自止。而望之以伊尹之事。前見傳說告之之深。此見高宗求之之切。君臣相與於無窮之理。交修之至也。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

高宗言。我爲萬民之主。非得賢者。何以治天下。深知不可無賢。自揆德薄。何以致之。然我固不足以致賢。而賢非后亦不能食。蓋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今凡食土之毛。而爲我之臣者。尙有君臣之義。我雖德薄。無以致汝。汝亦繫吾食土之賢者。若尙思君臣之義。思食土之毛之意。庶幾皆來輔我。言君臣相須之意。愈切矣。

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高宗用力如此。及成湯而安民。有餘矣。而高宗兢兢然惟恐未能。又以望之傅說。此其不能自己。期說以交修之義。卒相與而至於無終窮也。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既已進德。尙發交修無窮之說。其造理極矣。傅說於此無復可言者。但曰對揚天子之休命而已。

高宗彤日第十五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越有雊雉。

災異有二。天必待君之過形見暴露。然後出災異以警懼之。此無道之君。與天地隔絕不通。飛潛動植皆失其宜。如是者。災異之應常遲。賢君至誠。與天地合爲一體。情性之差。少有過失。災異立應。如是者。災異之應常速。高宗祭成湯。而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以高宗之爲君。豈其有異。蓋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精神與天地相通久矣。又繼之以憲天之功。德與天合。故於祭祀之間。略有過厚。飛雉隨而應之。此雖高宗近厚之過。過於厚亦過也。傅說中篇言。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已知高宗之偏在此。旨哉惟艱。領略警省之次第深矣。而此心終難除。於彤祭之間。復有過厚之意。人之氣質偏於厚處。最爲難變。乃知行之果爲艱也。彤祭者。祭之明日又祭。在殷曰彤。在周曰繹。所以祭之明日又祭者。古人祭祀。誠意純一。雖祭罷之後。誠意猶不散。故於明日又祭。又以祭祀養我之誠意。如采

蔡詩言僮僮祁祁。祭祀時誠意固如此。至於歸時。又且舒徐和緩。正此之謂。若常人乍作乍輟。何足對越天地哉。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祖己欲諫。故先言古先格王。或遇災異。不敢他求。止於一身之中。正其所行之事。所謂乃訓于王者。蓋祖己先大綱自說古先格王。遇災異省厥躬之意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義。理也。謂天監視下民。其所主自有常理。至公而無私。厚薄高下善惡皆合其宜。卽常理也。理無偏全。氣有厚薄。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安有一人之不同。此理者。大哉乾元。品物流形。無非純粹至善之端。初無所謂天也。而受其氣者有不同。故或永或不永。非天天之也。民於中間自絕其天命耳。民有不若德者。是不受命也。所謂不受命。戕賊其情者也。及天以罪戾降于其身。又不能順而安之。小人窮斯濫也。不知天既孚命正厥德矣。既字最當看。言民雖不聽罪。天既有定命。無毫釐之差矣。乃曰其如何。祖己言之而復嘆。乃指高宗而告之曰。王所主者。止有敬民。君職所主在於此耳。司字下得有力。司者存之謂也。天下之民。無非天之胤嗣。不可有一毫私心間之於其中。而分其疎遠。天下之理。所以立天下之宜。人君順其理。稱其宜。於大公之中。司民之際。知天胤之均一。典祀而可以豐於昵乎。苟有所豐。

則此心私矣。此篇爲雉離而作進戒之言。不及災異。獨指大公之道以示之。蓋高宗天資聰明。非如昏昧之君。必於其過而提之。大公之道既明。高宗已省知其胸中有不合理者矣。此古人之善正君者。後人謂祖己諷諫。不敢直言。不知高宗乃從諫之君。而祖己與高宗皆已嘗用力者也。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西伯戡黎。

文王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紂在上。爲惡日增。文王在下。修德日盛。殷之所以咎周也。黎之地。近王畿。而輔紂爲惡者。武王不得已而戡之。祖伊。紂之賢臣。見黎之地。既爲周勝。恐懼奔走而告于受。奔走。有倉皇之意。當時上下化紂之惡。莫知危亡之至。惟祖伊於醉中獨醒。恐懼而告。西伯非文王。乃武王也。周國於西。是爲西伯。史記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曰。西伯曷爲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孔子序書。言始字最有意。言始者。見周人前此之無心也。始咎周者。見商之咎人而不自反也。天下之理。不兩大。周日盛。商日危。文王雖三分天下有其二。然天命未絕。周無伐商之心。今天命已絕。周人不容不乘黎。商人始知周必伐商。是以始咎周。以此見周於未乘黎之前。文王武王事君之心如此。可見周之至德矣。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天子者。驚懼之情。呼君而告之也。天既訖絕我殷家之命。殷之賢臣。自言天命之已訖。則周之受命決矣。格人與元龜。皆罔敢知吉。商之格人。非獨祖伊。微子之徒皆是也。自古觀興衰皆參之。以下格人與元龜並言者。乃有道之士。至誠如神。如元龜之先知也。成湯德澤在人。神靈在天。於後人未嘗無相助之心。惟紂驕淫荒戲。用以自絕其天命。自云者天無心。周亦無心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今我民兄弟妻子離散。無一飯之安。其情之搖可知矣。又天性迷亂。不自虞度。不遵上之典法。民至於此。莫知有君也。雖然。民之棄商耳。何以知天之棄商。民棄之。即天棄之也。天亦何心於棄商。故天棄我。曰故者。天實有所因矣。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祖伊言之至此。有恐傷窮窮之態。時日曷喪之謂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之言切矣。紂反自嘆息。我生豈不有命在天。天命方歸之時。聖人猶曰命靡常。而不敢有也。天命已訖之後。紂乃曰有命在天乎。此興亡之道也。亡國之君。禍患已至目前。猶不自悟。西伯既戡黎。紂方謂我生不有命在天。真不知命者也。此言之出。其沈湎之甚可知矣。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祖伊奔告。猶冀其可以急救也。紂之緩如此。反而嘆曰。乃罪多參在上。言不可掩也。乃何以能責命于天。大抵責命于天。惟與天同德者爲可耳。大人與天地合其德。然後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孔子溫良恭儉讓。然後敢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康人其如予何。夫大人與孔子之責命於天。其德蓋與天相似。今紂罪參于上。乃敢責命。何不思之甚邪。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商之亡在卽矣。指紂朝夕所爲之功而言之。無非喪亡之事業也。人共起而誅戮爾邦矣。祖伊言之至此。雖痛哭何可已也。商家覆亡。指日可待。固非祖伊之言所能救。然當時賢人如王子微子、箕子、膠鬲。可以輔相。又賢聖之君六七作。其基業日深矣。紂於此有能輔而之善。則前日不敢知吉之格人。今將以吉而許。前日不相之先王。今將陰鷲而默佑。前日棄我之天。今將昭監而眷顧。周德雖盛。以服事殷。又何求也。一篇大意。當於商始咎周求之。如孔子序書。言始咎二字。固所以形容周之盛德。不得不如此。若商臣於周。所謂不共戴天之讎。何祖伊之辭無一言及於文武。謂祖伊方責之君。不可以責人。而反曰之際。亦無咎周之辭。何也。周將勝商。而商人無咎周之言。周之至德與所以由乎大公之理者。可想而知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四

微子第十七

商書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微子。

此書之作。深悼宗國之將亡。而志士仁人之意也。大抵治亂之分。觀賢人君子議論之所在。天下有道。相與謀議於朝。以輔翼其君。天下無道。相與私議於家。而各盡致身之道。非得已也。使微子與父師少師在唐虞時。必與稷契臯陶都兪於朝廷。在成湯時。必與伊尹仲虺陳告於君前。不幸遇紂。諫之不可。聽進不可也。不諫不能。退不可也。進退不可。不得已。謀各行其志。以不拂其節。聖賢處心至此。則紂之時。可見。孔子曰。商有三仁焉。三仁之意。卽此一篇可見矣。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自此而下。皆微子憂商之亡。而議論其所以敗德之故。讀此書者。不可以忿嫉觀之。當深體其憂惻之心。則一篇之中。無非憂惻之辭。乃三仁發言之本心也。其者疑而未定之辭。或者疑而非斷之辭。曰其弗或亂正者。商家亂亡之證。已昭昭不可掩矣。安得尙謂之其且或乎。蓋紂之不能治正四方。固已決然。微子望其君悔過之切。冀其一旦豁然開明。能治天下。故不敢斷然爲已定之辭。謂其果不能治四方也。

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我祖成湯之爲君。致其功烈。陳于上世。昭然可考。今乃沈湎于酒。酒之亂德。自然亂敗而不知。夫沈湎本紂所自爲。今微子以君爲心。以國爲體。雖紂之沈湎。如我之沈湎。同其設心。若是想紂之爲過。其心焦然不寧。恨引其過之不早也。敗于下。與陳于上爲對。祖宗之功。參列在上。紂沈酗于酒。敗厥德于下。可謂忝厥祖矣。微子深歎之辭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

夫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爲之法度。以防閑之。則邪心不萌。如隄以防水。則無泛溢之患。苟無所維持。則貪冒無厭。爭鬪無已。水決而橫流。不可禁止矣。今商之民。無小無大。皆爲草竊姦宄。而且好之。足見其心之無所畏忌。而紀綱法度之盡廢也。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

草竊姦宄。小大猶好之。卿士師師非度。習以成俗。亦其宜也。非度。不合法度之事也。唐虞之朝。非不師師。乃師師而爲善善之所在。何惡於師師。惡之所在。乃師師相勉。是爲惡之力方進也。如見人宮室華麗。從而師其華麗之類。是師師其非度。而相則效以爲惡也。君臣上下。同惡相濟。見惡人皆其臭味。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有罪之人。反覆匿之。使執法者不得以伸其法。是以不可恆得。蓋犯罪者皆有所倚也。倚人君爲惡。可以避罪。倚權臣爲惡。可以避罪。倚貴戚爲惡。可以避罪。雖有三尺。將奚攸用。亂世

之象明矣。

小民方興。相爲敵讎。

亦亂世之證也。君者能羣之謂也。君能羣。則天下之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親睦之不暇。何敵讎之有。君不能羣。則民至於大陵小。彊陵弱。爭鬪侵奪。方且興起以樂之。所以促天下於淪亡也。夫草竊姦宄。而至於好非度。而至於師師。辜罪而至於不可常獲。敵讎而至於方興而爲之本原。盡出於紂一人之沈湎而敗厥德。是以臣下化之紛紛而不可遏。可不戒哉。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商之喪亡無日。國家宗社泛然而無所止也。詩刺幽王。淠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微子痛悼傷愍商室之亡。其情如詩人無聊之態。言之至此。可勝嘆哉。

殷遂喪越至于今。

微子深嘆商業之大。至此遂喪。代紂而寒心也。是時也。孟津之會未成。牧野之陣未布。何以知商之遂喪。蓋微子賢聖之見。以紂傲然酒池肉林之間。雖擁如林之衆。知其理之必亡。憂慮之切也。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

再言之。心憂而言復也。微子無聊之甚。愁悶憂困。謂我今如狂疾之人。無所復知。吾之在家。見紂所爲。言之不聽。不忍坐視。如耆耄之人。無所致力。欲逃于野。使耳不聞。目不見爾。一身若無所措。至此已無

可奈何矣。

今爾無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

爾父師少師。乃無一言教我。指示以理之所長。使我得爲謀身之計。商家萬一顛隳墜。將如之何。傍徨之辭也。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與沈酗于酒。

微子與二人對語。獨父師言者。賓主相對之言也。王子云者。微子帝乙之長子也。沈酗者。紂與上下自墜於昏迷之地。所謂自絕也。豈天之爲哉。乃以爲天毒降災者。箕子忠厚愛君之心也。蓋沈酗于酒。雖紂自爲之。而箕子不敢指絕其君。歸之於天。尙期紂之悔悟也。可謂忠厚之至矣。紂之歸咎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則爲長惡不悛之心。箕子謂天毒降災。則無害其爲愛君之心。歸咎於天。雖同。而其所處則異也。

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亂亡之證。莫切於天下之越名犯分。而其終至於無君父。況於耆長舊有位之士。其咈而不顧必矣。其弊皆起於畏心之不存。始之無所畏。終至於無所或畏。雖有當畏者。亦不畏也。語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此心一畏。則天命大人聖言無所不畏矣。此心不畏。何有於天命大人聖言乎。以紂觀之。沈湎于上。小大爲姦宄之好。卿士有非度之師。小民爲敵讎之興。略無一毫畏心。其咈耆長與舊有位之

人固宜。箕子代紂寒心之辭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古之至嚴者，莫嚴於宗廟。犧牲，所以寓敬神之意。至嚴之中，尤當敬重而不可少犯也。今商民乃敢竊食之，各相容隱，謂其無災，則當時之紀綱法度，一切掃地可知矣。此舉其大者言之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

惟皇上帝，昭然在上，監觀商民，非不明也。商民方且相與朝夕用工者，惟結怨是尙，聚斂是務，多召敵讎，讎斂之行，敵讎之召，勇於爲之，而無怠倦之意。大抵善惡皆有不足之理，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召敵讎不怠，凶人之不足也。紂爲惡之不息，特其機之不轉耳。使紂能反而爲善，則兢兢爲堯舜，孜孜爲禹，亦前日爲惡不息之力耳。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是以天下之多瘠，無所詔告。多瘠者，困窮之民也。君爲不善，猶可詔其左右之大臣，大臣爲不善，猶可詔其僚屬之大夫，上下俱爲惡，如出一人矣。瘠雖多，何自而詔告也。雖然，君者，天下之源也。紂濁其源，臣下安得清其流乎。罪合于一，倡之者紂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

此箕子不欲去紂，與國存亡之意也。志士仁人之心，於此見矣。謂商今其將有災乎，我當興而受其敗。

亡之禍。若商果淪亡。我終身決不爲人之臣僕矣。然商家不可絕祀。告微子。若出乃合於道。庶商家有奉祀之人也。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隕。

箕子謂我舊在帝乙之前。嘗言微子可立。紂不能無疑微子之心。是我舊日所言。今反爲子之害耳。箕子之意。尙欲彌縫諫紂。回其惡而之善。何以知之。箕子謂我之。言所以不行者。有舊云之疑也。微子之言。所以亦不行者。亦舊云之刻子也。今王子若逃亡于外。則紂腹心之疑已去。而我之言無所避忌。庶幾可入。萬一聽從。亦一機也。若王子弗出。我雖言。紂必不聽。我亦受害。喪亡無日矣。欲微子速去。以盡此拳拳之意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願行遯。

自靖。各謀自安之理。無愧於天。無愧於心。無愧於人。自靖之道也。人能反之於心而安。則質之鬼神而無疑。所謂自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各反之於心。而各得其致身之地。何愧於先王哉。此箕子所以安於不行。遯也。此心旣安。天地神明之理無外於此。苟此心未盡。指人情以爲安。反之於己。有所違礙乖戾。則欺天地鬼神矣。箕子謂我當以身徇國。與國爲存亡。視微子不同也。此所謂各行其志。而孔子皆以爲仁也。要之。比干爲最難。自謀所安。須識此心之正。有一毫之私。則安非所安矣。

泰誓上第一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惟十有三年春。

序言武王十有一年伐殷。經文乃言十有三年。先儒謂武王觀兵三年。非也。使紂天命未絕。人心未離。武王觀兵。乃與後世僭亂之人同。即天命已絕。人心已離。紂自不可一朝居於位。豈待三年而後伐哉。以一月戊午與中篇言惟戊午。王次于河朔。觀之。可見其同一年之事。非序之誤。即經文之誤耳。一月者。孔子序書。深寓春秋之法也。春秋十二公。惟定公無正。蓋以昭公之喪未歸。定公未立。舊君之天命已終。新君之正朔未告。故不書。此書一月者。亦謂當時殷之正朔已絕。周之正朔未頒。故只云一月。又以見孔子於君臣之分。毫釐有所必計。以正天地之大義也。

大會于孟津。

大會八百國之諸侯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嗟之一辭。武王深見兵爲不祥之具也。使武王率八百國諸侯及友邦冢君御事。庶士之人爲朝王之。行。正也。乃相率而伐紂。豈武王之本心哉。甘誓。嗟六事之人。湯誥。嗟爾萬方有衆。皆警嘆之意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推本原而言之也。萬物無不自天地而生者。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故曰萬物父母。

也。人爲萬物之最靈者。一元之氣。覆冒初無厚薄。得之全者爲人。得之偏者爲萬物也。元后又是人之中。實有聰明者。亶者誠實也。非靈之外。別有所謂聰明不失此靈耳。不過精粹清徹。故爲元后。元后乃民之父母。必思與天地同功。輔相裁成。贊天地之化育也。此雖誓師之辭。乃六經之統攝。百王之標準。學者通此。則六經之義。百王之道。皆可參貫矣。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

推原紂爲惡之本也。惡有所本。而流派則不一矣。紂之惡本於不敬。上不知有天下。豈知有民乎。天雖在上。紂旣不敬。謂蒼蒼者塊然之物耳。則蠢然無知之民。何難於降災。爲惡如是。方且於惡之中。日用其力。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敢者果敢之謂。行之愈力。無所忌憚也。紂之惡。此心不過於私而已。惟其私。故但知七尺之軀。外此皆壅蔽隔塞。所惡者極其惡。及其族而後已。所愛者極其愛。及其世而後已。學者欲知仁。可於此子細看。大抵公則有節。私則何節。紂全用私心。故喜怒皆到極處。旣如此。但知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如賈山言。率七國之衆。以奉始皇一人。猶不足也。焚炙忠良。剝剔孕婦。天理滅盡。人所不忍爲者。紂亦爲之矣。故皇天從而震怒。天本無怒。紂之惡極。天之怒亦與之俱極也。

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

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遂命我文王。肅將天威。以討紂。肅將敬將也。言天命非敬則不能將。肅將乃見得天威。若毫髮怠惰。便是人欲。非天威矣。紂之惡在於不敬上天。文王之興在於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者。天既以君師之職付之文王。使文王已獲伐紂以除害。是大勳之集也。使文王能化紂使改過。亦大勳之集也。二者皆未遂。所以大勳未集也。遂使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者。觀紂之所爲於商地也。惟受罔有悛改之心。乃夷居。謂安然居處。上不思祖宗之業。下不思天位之重。乃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如人上棟下宇。不復思省。皆夷居也。紂之惡。人皆知之。但其閑日爲夷居者甚多。此乃蹈紂之域而不自知也。紂夷居之中。犧牲粢盛。盡於凶人所盜。亦不思有以治之。天之覆亡可見矣。方曰。吾有民有命。紂之所謂民。不過林林之民。紂之所謂命。不過居人上之命。民與命非不可恃。但紂之所恃。乃其虛者耳。是以不知懲其侮慢之過。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申言天所以立君之職分也。天之所以立君師者。兼治教之職。惟其能助上帝寵綏四方而已。言紂之反此也。今我更不問有罪與無罪。我曷敢有越厥志。武王之志。卽天心也。蓋武王與天爲一。非有所利。亦何敢計其有罪與無罪。但恭行天罰而已。若計有罪無罪。便是私心。非本志矣。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度者。有計較錙銖之意。何也。蓋肅將之舉。固一順乎天理。然天理又非汗漫無考之謂也。密察之工。乃所以爲天理之不忒。故力之同。必度其德。德之同。必度其時。措之宜。武王至此。足以見將天威之肅也。蓋事不過公私兩端。計較利害者。私也。稱量德義者。公也。

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人心本同。紂無以一之。故億萬人。惟億萬心。武王有以一之。故三千人。惟一心也。爲君之理。繫於人心而已。人心之離。獨夫也。人心之合。天子也。商紂之罪。已滿盈。天命誅之。若弗順天。其罪與紂均矣。大抵公之與私。天理之與人欲。不外於當爲與不當爲之間。紂之惡。爲其所不當爲。所以爲逆天。武王旣承天命。則當爲也。若不往伐。是不爲其所當爲。亦爲逆天。罪豈不與紂同乎。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此湯所謂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也。使武王有一毫愧心。必不能對越而爲之矣。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見天之與民甚親。仲舒所謂天人之際也。武王至此。言尙庶幾輔我一人。聖人臨事之心也。永清四海。四海本清。而紂汚之。伐紂。四海卽清矣。君者。四海之源也。時哉不可失。武的。謂此天時。灼不可失。正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之時。非後世所謂乘機會事功之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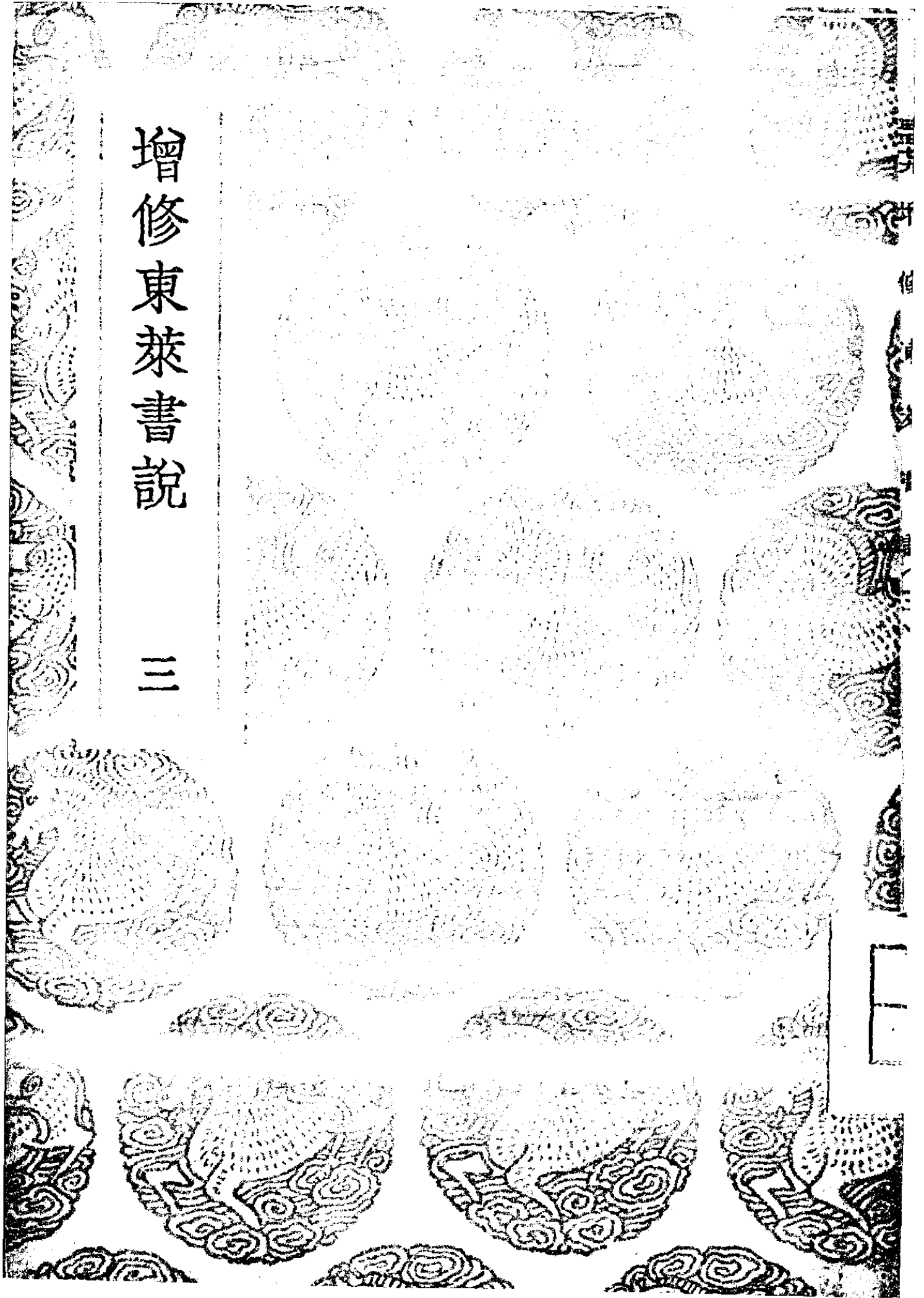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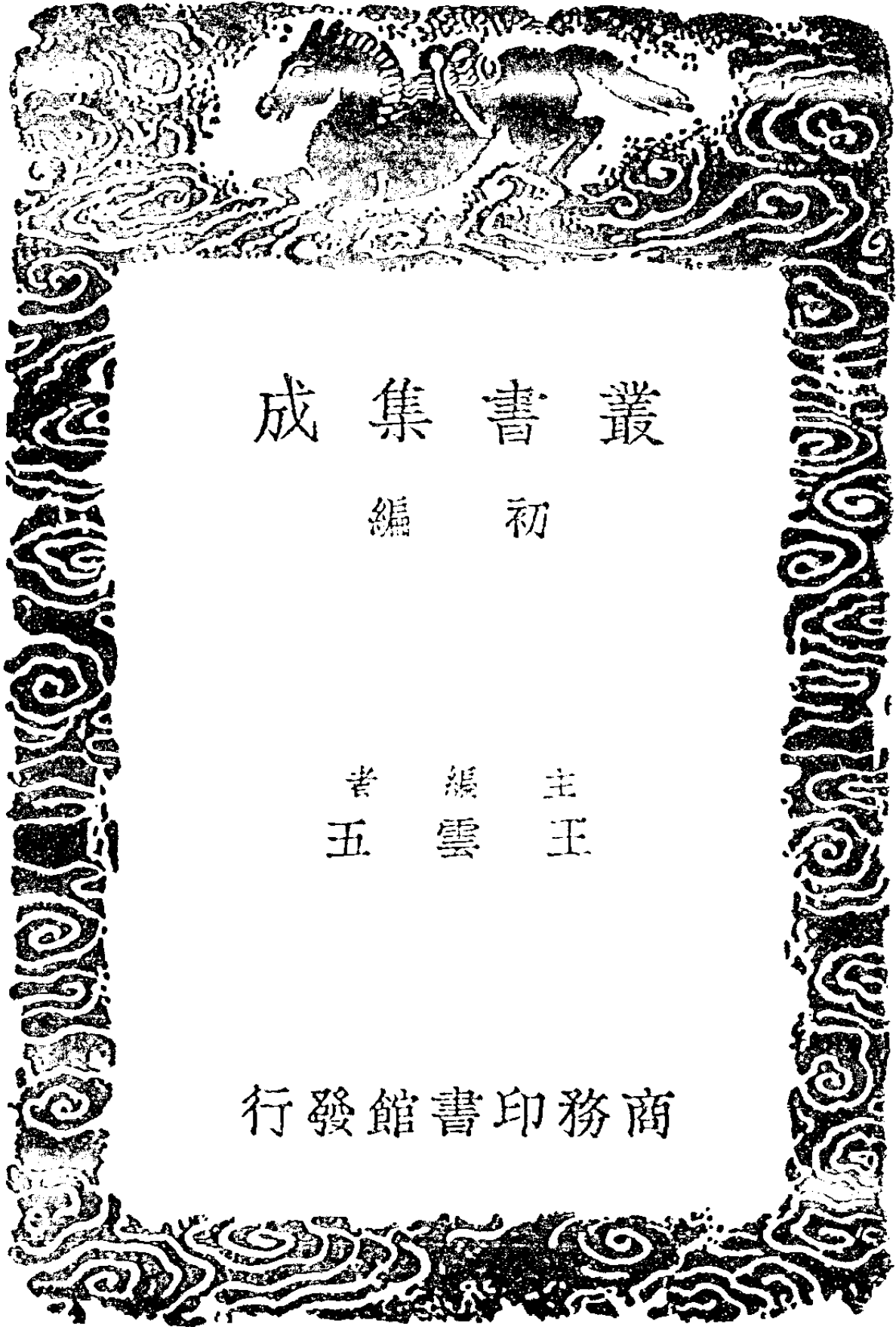


3
4
3578

增修東萊書說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增修東萊書說

(三)



3 0646 5350 8

時灑修定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五

秦誓中第二

周書

上篇言友邦冢君御事庶士先諸侯而後西土之人所以明尊卑之分。至中下篇先及西近始也。當時八百國諸侯雖以義從。三令五申之際。尙視諸侯爲友邦。未敢以軍法例約。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武王已渡孟津。次于河朔。而與西土之人立約束也。伐紂之時。八百國諸侯。以至庸蜀羌豳微盧彭濮。莫不畢會。何以獨指西土有衆。蓋諸侯雖以義從。未敢卽行約束。遽有君之之意。故自西土之衆而誓之。至下篇言西土君子亦見武王不敢自尊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聖賢之言。未嘗不精微。當朝廷則爲詔誥。當祭祀則爲祝冊。當用師則爲誓命。矢口成言。無非此理。武王誓師。及夫工夫之精微者。其所發一也。人心本不息。如天之行健。在用之善與不善耳。用之爲善。此心固惟日不足。用之爲不善。此心亦惟日不足。知可欲之爲善。故思日孜孜。凶人戕賊其良心。善端或幾乎熄矣。猶雞鳴而起。孜孜爲利。其孰使之然哉。深以見此理本未嘗息。人誤用其心耳。武王亦嘆紂之不足本是一理。惜也不用之於善歟。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



29353

83
124
579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

力行者。行之有力也。

播棄犂老。昵比罪人。

犂老所當親近者。反播棄之。罪人所當斥絕者。乃昵比之。好惡遠近俱相反者。紂之心相近與不相近。故也。犂老者。元臣故老。有羞惡之心。望望然去之。如微子去之是也。罪人者。天下之逋逃。紂爲之主。萃淵藪。如水之流溼。火之就燥也。

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人之陷於爲惡。而善端猶存。則惡力尙淺。不至於肆。惟私欲叢長。若火燎于原。故肆而莫知所禁。君者。民之樞紐。君然。則臣下化之必然矣。此與惟臣欽若。惟民從。又不同。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此見小人無黨甚明。蓋公則一致。私則萬殊。君子以道義相期。所以越宇宙而同心。小人本無公心。朋聚則相妬。而作仇。至於脅權以相賊害。然小人自相仇滅。何以至於無辜籲天。穢德彰聞。蓋小人既以私而相害。則無所復顧。必至流毒及民。故無辜者呼天也。唐李林甫、楊國忠。初以利相爲用。後亦以利相傾覆。初時不過上面三四小人自如此。其禍卒延及無辜。社稷顛覆。生靈塗炭。人民怨忿之極。無所告愬。是以呼天。大抵爲善至於極。則至治馨香。爲惡至於極。則穢德亦彰聞矣。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

惟者言愛民者天之本心。奉天者君之本職。自其源而言也。有夏桀弗克若天。不順天之本心。不盡君之常職也。既不知有天。安知有民。故流毒下國而不恤。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之罪浮于桀矣。何以驗之。下文列數者是也。元良。微子也。微子。紂之庶兄。紂既無道。至於剝害。其處兄弟之間可知矣。聖賢論人之惡。多於根本言之。蓋於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賊虐諫輔者。輔弼大臣之能諫者也。謂已有天命。認爲已有。便見紂之不知天命。天命者。天下至公之理。安可以爲己有乎。本原既如此錯。後都錯了。故做出下面許多事。敬雖天之理。謂是擎跽曲拳耳。何足行乎。祭雖禮之聚。謂是虛具耳。果何益乎。私己既甚。視民如草芥。自然以暴虐爲無傷。此四句只是一箇道理。只緣根本錯了。大抵既萌己有之心。則出辭舉足無非私意。學者於此。當用克己之工。爲毋我之學。已既無。方知天命之精微也。

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夏王之監。惟武王見其切近而不遠。若紂則西伯戡黎。紂尙不能知。況三四百年之夏王乎。天其以予乂民。

其者。不敢必之辭也。有以見武王之識天。紂天命絕。人心離。尙責命于天。武王天命已歸。人心已輔。乃

不敢斷然必天之以予父民。武王造周，蓋在此語也。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武王之夢，非常人之夢。武王之卜，非常人之卜。心與天地通，合乎幽明，通乎鬼神，見之明的，無一毫不盡。彼此相符，襲于休祥，方敢言戎商之必克，亦以見聖人之舉事，其圖維周旋如此其詳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天尊地卑，其位素定。人君有道，天下一心，以事上，固其宜也。惟紂天命去之，人心離之，夷爲獨夫。雖有億兆之衆，若等夷之人，君之之理已絕，所以離心離德。而武王得以伐之也。何者？臣無伐君之理，使紂爲君，則當以尊卑論。旣不謂之君，則當以衆寡論。紂一人之身，雖有彊力，何以當天下離散之心？紂於億兆之中，一人耳，豈能獨存？武王之臣，雖止三千，皆同心同德，無毫釐之間，其與紂臣不相繫屬，各自爲心者不同。此周所以興也。紂之所以亡也。是時也，友邦冢君，西土有衆，微盧彭濮，罔不成在。武王獨舉十人何邪？蓋十人者，當世之望，經綸開濟之才。去武王不遠，爲天下之耳目。十人心德旣同，則友邦冢君以下，皆同可知矣。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周至也。此天下離合之實理也。當寡助之際，雖骨肉之親，且至於自叛，則親者若親而實疎，當多助之際，惟仁人之心，皆至於感順，則仁人若疎而實親。紂之親非不至也，無道以固之。微子之去，亦不能保。

文武之興。海濱之老。一旦歸之。則仁人反過於親之愛周也。人君本源澄徹。見親與仁之相去。其理誠不在形迹。非謂親果不如仁人也。徒有親之名。則不可倚矣。宗族盛大。交互相錯。無道以屬之。猶路人也。志士仁人。進在朝廷。共興治道。則通天下爲一體。自近及遠。由親及疎。一德一心。豈非親之本乎。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天之視聽自於民也。天高高而在上。民至公之視聽。天之聰明也。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百姓向有麗紂之過惡者。今皆屬于我一人。安可不往。武王之自任如此。當時渴者求飲。飢者求食。亂者求治。皆委身於武王。百姓不幸。罹紂禍殃之中。此過之極也。此天命武王端的處。武王上畏天。下畏民。自視以爲不得不往。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惟揚者。激厲軍士。振作其精神也。當時八百諸侯。與西土之衆。莫不同心。恐其或怠。故曰惟揚。以奮激之。今已侵紂之疆界矣。非多殺也。其所取者。不過凶殘。此用兵之本意也。我武惟揚。我伐用張。曰揚曰張。皆暴顯發揚之意。則知武王伐紂之心。可以對越天地。明著暴白。無一毫之歉矣。使武王有一毫愧心。豈敢揚其武。張其伐。精神之發越如此乎。于湯有光。深見聖人之公心。不獨見武王心。又見湯心。武王視湯如一體。不以湯周爲兩家也。以常情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之讎可也。然

湯之心卽武王之心。武王之事卽湯之事。湯黜夏命。武王伐紂。一也。武王能體湯之心。所以見其有光於湯也。學者能體武王揚武伐張之意。則孟子浩然之氣。曾子之大勇。其理明矣。何者。行有或慊於心。則餒。此知反者也。武王何以揚之張之乎。

島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

武王伐紂。無一毫之歉。則氣塞乎天地矣。何以復警戒衆士。不可謂無足畏。寧操持我不能敵之心。恐懼憂感。若不能勝者。此勝敵之法也。學者雖通前後兩段看。則此又當涵養其積。伏剛以柔。養明一晦。乃下工夫時也。此正曾子大勇之心。孟子浩然之氣也。

百姓懷懷若崩厥角。

言民害之急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誓言將畢。復提起一德一心之說。欲其用志不分。以成無疆之業。何者。紂之所以亡。離心離德也。周之所以興。同心同德也。前旣曰惟一心。又曰同心同德。此復曰一德一心。恐人心無常。散失而不知勉也。

泰誓下第三

周書

湯伐桀。止於湯誓一篇。武王伐紂。泰誓乃至三篇。湯伐桀之後。止於湯誥一篇。武王伐紂之後。牧誓武城五誥。非武王之德不如湯。風氣之變也。且伊尹之放太甲。當時無有疑者。至成王之時。周公攝政。管

蔡遂流言。世變之日流如此夫。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

厥明。巡師而明誓師行之誓也。巡而誓之。猶提耳而告之也。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天道甚顯。初無容心。但因其類而彰之耳。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類相從也。又非作一善。天隨而降之。祥。作一不善。天隨而降之。殃。聲氣相感。祥自從善。殃自從惡。天於其上。司其道而已。願。諱天之明命。湯見天之明也。天有顯道。武王見天之明也。不知天者。見天於恍惚眇茫之中。不可致詰。蓋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五常者。網維人心之道也。一有慢心。則爲狎侮。武王推紂之惡。其本原在於狎侮也。夫五常。日用不可缺者。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森然在天下。當尊之畏之。心有度。事有則。玩心一生。則滅天理。窮人欲。爲人所不爲矣。太保作旅。燹亦諄諄於狎侮。見狎侮爲衆惡之原也。天下之理對立。有存必有亡。有死必有生。五常者。人恃以爲生。以爲存者。背其所生。則入於死。失其所存。則入於亡矣。所以狎侮五常者。又原於荒怠弗敬也。

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

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自絕于天。自絕者。天本不絕人。人自絕於天耳。結怨于民。結者。言其非一。惡盤結于人心也。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紂至此。天理已消盡矣。人所不敢爲者。紂皆爲之。作威殺戮。作者。作之有力也。毒痛四海者。其毒遠及於四海也。姦回之人。非所當崇信。紂終日由於小人之路。與姦回之人心同氣協。故崇信之。師保者。不順己而相禁制者。宜其放黜也。典刑者。與己異而相束縛者。宜其屏棄也。正士。箕子也。箕子有愛君之心。又有太師之尊。至於因而爲奴隸。可見其無忌憚矣。郊。祭天。社。祭地。宗廟。所以報本反始也。紂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中不知祖宗。心無所用。惟知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蓋心既不用於郊社宗廟。惟恐技之不奇。巧之不淫耳。上帝不順。所謂不順者。天之於人君。猶父之於子。豈有不愛。但人君作惡。與天道既背。不得而順之也。祝降時喪。祝者。斷也。天用是斷。然降是喪亡於紂。逆天者亡也。公羊言。子路死。孔子曰。天祝予。何休注。祝。斷也。

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至於臨利害之際。又不得不戒。臨事之時。初心易失。方紂之爲惡。夫人將一心以奉天討。苟當彊敵在前。有畏怯之心。亦是失初心。苟見貨之多。欲有所圖。亦是失初心。見他人獲首虜之多。而肆其殺戮。亦是失初心。三者雖皆無之。苟說是我欲伐紂。亦非初心。當於孜孜二字及恭字觀之。孜孜者。承續而不間也。恭者。收斂而不散也。西土君子與亂臣十人。固不至此。而八百國之衆。不得不丁寧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古人有言。非武王之言也。天尊地卑。君臣定位。若撫我者。卽以之爲后。虐我者。卽以之爲讎。則君臣反覆手之間。可變。古人之言。何謂也。天佑下民。作之君。撫我者。乃爲君之職。虐我者。則於君職反矣。反乎君職。則是讎也。撫與虐爲對。后與讎爲對。古人於君之義。指其對立之理而言之。非於民之義而發也。況撫者后之道。虐者讎之事也。

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

紂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一獨夫耳。方擁虛位。大作其威於民。乃汝之世讎。人君政令。或有不善。以及于民。安可卽讎其君。君。天也。天可讎乎。世讎之言。因獨夫而發也。自古人有言以下。辭旨峻厲。天地之化。陰陽之氣。和則翔之以風。潤之以雨。霏微震隤。而物無不遂。戾則偃之以疾風。轟之以迅雷。凌厲震勦。而物無不肅。聖人。天也。樹德必務其滋長。至於比屋可封之域。除惡只務其本。殄厥渠魁。殄殲乃讎而已。爾衆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而成其大功。祭祀思敬。軍旅思嚴。衆士當勉進其果毅。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果毅者。軍旅之主也。如此。則可以成乃君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以賞罰警衆士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嘆息而言我周受命之本也。文王之德。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與堯之光宅天下。舜之重華一也。但文王未嘗中天下而立耳。西土者。所治之地。近而尤顯。光華所自發也。文王之德。既如此。惟我有周。所以大受多方。文王盛德之光華。武王繼之甚難。故常有不自堅之心。文王仰無愧。俯無怍。實有克受之道。若受勝我。非文王德不至。乃我不善繼耳。觀此。可以知武王之毋必。毋我也。以武王伐紂。尙以紂對言。予克受。受克予。可謂毋必矣。以文考爲言。不敢歸之於己。可謂毋我矣。苟以爲可必而萌有我之心。卽非天心。非天心。則非天討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六

收誓第四

周書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收誓。收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周車乘之數也。虎賁三百人。左右衛士武夫也。如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以趨者。武王伐紂。八百諸侯實從之。止云戎車三百兩者。記其實也。蓋八百諸侯雖同伐。而牧野之陣。受約束而戰者。惟西土之人獨當其危耳。

時甲子昧爽。

紂與武王兩軍相向之時也。甲子昧爽。武王之師已先一日而陳。何以知之。後言癸亥陳于商郊。至甲子。紂始率如林之衆與之戰耳。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大抵誓師有誓於軍中者。有誓於軍門之外者。有交刃而誓者。故司馬法曰。三王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武王此誓。以交刃而誓也。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

所謂黃鉞白旄。左杖右秉。不必深求。舊說左手杖鉞。示無事於殺。右手秉旄。示有事於教。亦近於過。但

杖鉞乘旄。武王自臨戰陣。與士卒同勞苦。以鉞與旄指揮三軍之耳目耳。
逝矣西土之人。

觀此言。至誠惻怛。不敢自安。士卒聞之。其冒矢石之勞。忘霜露之苦。必矣。春秋時。楚莊伐蕭。軍人多寒。王巡撫之。皆如挾纊。楚王豈能養其誠心於未戰之先。一時慰勞。尙如挾纊。況武王至誠惻怛。養之有素。西土之人。其如何哉。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三卿也。春秋昭公四年。叔孫穆子賜路。使三官書之。季孫爲司徒。實書名。叔孫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用見司徒司馬司空爲諸侯之三卿明矣。武王旣受天命。行天罰。而紂尙拱虛位。故不敢行天子之事。止用三卿。聖人於君臣之分。毫釐有所必計。湯用玄牡之意也。
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武王臨陳。誓不止於西土。小大遠近諸國皆誓之也。當時歸武王者八百國。何止言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此序書之法。舉遠而知近。舉小而知大。舉微而知著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言軍威各當稱其物。嚴整精神。以聽予一人之誓命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此天地易位。古今之大變也。天地之中各有定位。君倡而臣和。男外而女內。夫行而婦隨。皆不可易者。牝雞至於司晨。陰陽謬戾。則一家之索可知矣。言天本無心。紂先自易其位。故天從而易之耳。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

尊有常尊。紂昏棄厥肆祀弗答。是不能尊其常尊也。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親有常親。紂昏棄王父母弟。是不能親其常親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茲宄于商邑。

皆所謂易位也。乃男內而女外。婦倡而夫隨。小人在位。君子在野也。是以暴虐於百姓。茲宄于商邑。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恭、非拳曲之恭也。聖人之恭。臨事之際。義理密察。法制森嚴。武王之所謂恭行天罰者。軍律之嚴整者。是也。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六步七步。坐作進退也。四伐五伐。攻刺擊戰也。六步七步。乃止而齊。聖人之師。坐作進退。紀律如此。後

世之師。有追逐夜行三百里者。其紀律安在哉。

夫子勗哉。

勗者勉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不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而齊。所謂齊者，非謂刺擊至于四五六七又止而齊也。如此，則動有所礙矣。軍陣之間，形勢高下，敵情艱險，皆不可知。拘於止齊，亦豈聖人之法乎？周禮大司馬五兩卒旅，各有其長，使止齊者，使其步伍之長，各自止其止，自齊其齊，故當戰亦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一人，百將一指，足以見武王之恭行天罰，其不妄侵掠可知矣。

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桓桓者，師直爲壯之意。不直則餒，安能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哉？武王無一毫愧心，所謂對越在天也。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來奔於我者，不當殺之，以勞役西土之人，但取彼凶殘而已。勗哉夫子，爾所不勗。其于爾躬有戮者，前篇言誓師繁簡，見風氣之變。此又見武王於風氣變換之餘，能還其厚於已薄也。當舜之時，言罰弗及嗣，啓伐有扈，度德不如於法之外，增一言曰：予則孥戮汝。戮固非盡殺，言累及妻孥耳。至湯伐桀，亦言予則孥戮汝。武王伐紂，泰誓止言不迪有顯戮，此言其于爾躬有戮，忠厚之象，復還於古，見聖人於世變風移，又能厚其已薄於數百年之下也。非湯之德不如武王，武王上承太王、季文王，積累之深，而民心薰蒸之久也。

武成第五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成。

觀武成一篇。見武王有取商之規摹。有定商之規摹。以至公大義取之。以明法成理定之。後世之君。亦有乘機會赴事功而取天下者。如秦皇、隋文、晉武。得天下未幾。或以奢侈亡。或以叢脞亡。或以委靡亡。取之無其義。而又無以定之也。往伐者。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之時。歸獸者。歸馬放牛之時。識其政事者。列爵分土之事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旁死魄。初二日也。明生而魄死。旁。近也。古者以事繫日。此特紀於魄者。古史欲爲萬世之計。日者。在天常著之象。歷久而必差。所以堯典。史官以星紀事。歷或有差。日與星無或差之理。此聖賢經遠之慮也。大抵出師必先期。一日整辦事容。初三日將往伐商。則初二日正整軍之日。止書一月壬辰。其下不書事者。見武王素辦。不待臨時。所謂師出而人不知也。

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

翼日。壬辰之次日也。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其四月初三日也。王方自商歸鎬京。見武王數十日之間。留于商邑。整治規摹。撫摩人民。凡周家之政。皆在於此。乃偃武修文者。兵端不起於武王。應之而已。所以平定。卽偃武也。豈如唐太宗遼東之役哉。

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示天下不復事武之意。然牛馬非盡歸放也。所謂天子十有二閑。與丘甸軍賦之法。自不可廢。但歸放當時伐紂之役。所興調者耳。使武王盡歸馬放牛。則異時四征弗庭。以至管蔡之誅。將何所用。如後世蕭俛段文昌銷兵。一有禍亂。遂不可支吾。示之一字有意。但示不復用兵之意於天下。武王至此。示意於天下。所謂天地之大德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與舜歸格于藝祖同意。舜巡狩而歸。苟有一諸侯不順。一土地不治。舜之心如何哉。武王伐紂。苟有一毫不盡。豈能對越在天。天下諸侯皆駿奔走。執豆籩。亦與武王同此心也。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武王伐紂。非武王之事。乃天地山川有責於我。我盡其責。至于功成。乃大告於天地山川耳。又以見武王之心與天地神明爲一。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諸侯至此皆洗心滌慮於武王而受命。然諸侯受命于周。其理易見。武王之受命于天。無聲臭之可聞。武王於何受之。學者所當思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

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武王謂伐紂非己之能。自公劉、太王、王季、篤前烈。基王迹。勤王家。建之啓之。有自來矣。太王、王季稱王者。追王之也。文王能成其勳。大受天命。以撫綏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非於大用力而小用德也。文王地止百里。甲兵不多。力亦有限。獨德爲有餘。固不以力加人。亦未嘗以德而求人之懷也。德之所施。各稱其宜。於大邦自見其德威之可畏。於小邦自見其同仁之可懷而已。惟九年。大統未集。猶口大勳未集也。予小子其承厥志。言我小子何所爲。其承祖父之志耳。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聖人心與天地神明爲一。莫非一理。在上則爲天。在下則爲地。其流通則爲川。其停峙則爲山。其亶聰明則爲君。實一理耳。故默與天地神明相爲賓主。相爲酬酢。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武王不敢自居。皆歸於祖。故自稱有道曾孫。承祖宗之志。將以大正商之不正。

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輔相天地。贊其化育。撫摩人民。此君職也。紂則反是。天物當贊育也。而暴殄之。烝民當撫摩也。而害虐之。乃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如言天下之惡皆歸焉。大抵水流溼。火就燥。紂爲惡之主。故天下之惡皆於紂而聚。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命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則盡天地之心者。惟其既獲仁人。故敢敬承上帝之命。以遏絕暴亂之封略。謂伐紂也。華夏蠻貊。罔不率俾。俾者。使也。華夏蠻貊。庸蜀羌髳之類也。恭天成命。謂天已成誅紂之命。已成之命。言天斷欲誅紂也。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武王既以此安士女之心。士女亦以此昭武王之心。上言祭祀。此言民歸。人君。民神之主。民歸神亦歸也。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其士女篚厥玄黃。卽天休之震動也。

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聖人與神明貫通。故臨之若在上。質之若同體。言以濟兆民。見武王伐紂我無與焉。可以見武王之心也。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

先時後時。皆非俟天休命。必甲子昧爽。紂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然後往伐。所謂俟天休命也。若先時而動。乃武王私意之動耳。

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當時止逋逃之人與紂俱生死耳。其餘人心皆歸

武王故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紂之兵前自殺。其後逋逃之人。血流漂杵。孟子言。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人無敵於天下。何其血之流杵也。孔子定書。而存此語。聖人於書。達觀大義。不謂有此一語。能害天地曰生之大德。而當時實事亦不可沒也。如春陽時和。氣周徧。間有雨雹。豈害其爲春。孟子當殺人盈城。殺人盈野之時。恐時君或以藉口。故於其原而止遏之。

一戎衣。天下大定。

戎衣一衣。天下卽定矣。

乃反商政。政由舊。

武王不別創爲周政也。止反商之舊政。使天下復見六七作之君之政令而已。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此天地重開之意也。箕子之賢。紂反囚之。武王則與之釋。比干之忠。紂反殺之。武王則封其墓。商容亦賢人也。表其閭巷。以旌之。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財在天下。本流通之物。粟在天下。本養人之具。下之供上。九貢九職。自有常數。紂私爲己有。聚之於鹿臺。積之於鉅橋。武王散之發之。使流通。養人者各復其當然耳。先儒或謂武王以此結天下之心。是以利心量武王也。利者。天下之利。紂以私意聚之。武王以公心散之。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自然之理。

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也。武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大相維，在外之政也。三代以前，疆理之政明，一夫受田百畝，小大貴賤各有定分，不以兼并聚斂掊剋，止紂一人控天下之樞，故其惡熾，自阡陌既開，彊家大族自相吞奪，始田侯田，宅侯宅，天下不知其幾紂矣。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此在內之政也。用人當盡用賢者，蓋天工人代，非賢安可。至於位事，則各隨其能，大抵賢人不比聖人，事事能之，或有能此而不能彼者，必因其有是能，則任以是職。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五教者，五常之教也。食者，衣食足而後知禮節也。喪者，慎終追遠之義也。祭者，報本反始之義也。惟於此三事教之者，皆良心之所自發也。王者之治，不過教養而已。武王至此，夫何爲哉？有信者則惇之，有義者則明之，有德者則崇之，有功者則報之，使萬物各得其所，垂拱而天下自治，可以見武王能還唐虞風俗於千載之下，夫相去旣數百年，氣象不同矣，而終篇一語，堯舜無爲之治，乃恍然而若存耶？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七

洪範第六

周書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

殷之當勝紂之當殺武庚之當立箕子之當以歸並行而無心循天命之正由至公之理也上三語所以撥天下之亂下一語所以反天下之正勝殷殺受乃應天順人爲革命之舉此至大之事箕子不過區區囚奴以之歸作洪範似與上兩句輕重不同何以對言之以迹而論固有閒以理而論革命之舉固欲除天下之大害箕子之訪又欲傳天下之大法其事之重一也孔子序書與春秋同筆武王勝殷殺受孔安國曰不殺而放紂自焚也若有所解釋掩蔽誠爲忠厚然不知孔子之筆自有易直正大之體聖人無心因其所遇春生秋殺各行其時耳以箕子歸以之一字不可不深求也箕子與微子比干言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是無歸周之意矣書以箕子歸見箕子之心不歸周以箕子歸者武王也涵詠武王勝殷殺受一語洪範一篇可以默喻涵詠以箕子歸一語微子一篇可以默喻自武王言之見其能尊德樂道屈致賢者自箕子言之見其道統在身欲遺百王之範未嘗渝其不歸周之意而又不得而不言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有三祀。見箕子不忘商之意。商以年爲祀。箕子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義不爲異代之臣矣。道統在身。不得不爲武王陳洪範。故以年爲祀。又見聖賢於君臣之際。毫釐不忘。武王不敢嫌也。王訪于箕子。不敢屈而致也。武王之尊德樂道。如孟子所謂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也。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斁。

乃者。武王不敢輕其言。又嗟嘆以發之。惟天所以默相下民。使之和合。各得其居。上棟下宇。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者。是孰使之然哉。人君代天理物。輔相裁成之責甚重。而我不知彝倫之所由斁。苟不知彝倫攸斁。輔相裁成何賴焉。武王天命已定。乃自視君職之缺然。如湯旣克夏。曰。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朕未知獲戾于上下。輯寧者。相協之謂。聖人相傳之心一也。君職在焉。曰。未知曰。不知。所以無愧於君職也。且武王豈真不知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文武周公。道統已在。況親得之於文王之正傳。又有周公爲之左右輔相。安有不知。觀其言曰。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苟其習不察。行不著。將以下民爲自生自養。烏知天之陰隲者哉。武王蓋灼見聖學之無窮也。大抵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統則一。其間節目必有本原。所以堯舜禹曰。若稽古。傳說告高宗曰。學于古訓。而武王必證於箕子。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乃者。有紬繹之意。蓋箕子亦得於遺言大訓。老師宿儒。非能以臆說也。武王不敢輕問。箕子不敢輕說。

爾云乃言。洪範大體可見矣。箕子欲言九疇。先於根本推之。洪水之害。正當疏通。鯀反陘塞之。故汨陳其五行。水者五行之一。水陘而五行皆汨。見五行同一源也。汨其一則五者皆失其性矣。帝乃震怒。見帝本無怒。鯀自汨陳其五行。乃從而震怒之。不與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堯舜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彝倫未嘗斁也。止於鯀身言之耳。謂鯀自汨一身之五行。自斁一身之彝倫。如草木發生。一枝一葉之間。又自有陰陽也。於本根何傷哉。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殛。鯀用禹者。舜也。今但言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見舜由其理之當然。當時所爲。皆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前必先言鯀汨陳五行。然後不畀洪範九疇。至於言禹。但云禹乃嗣興。天卽以洪範九疇錫之。中間工夫所以異於汨陳者。不復指名何也。此所謂天本非在外。九疇彝倫自有常敍。不可加一毫人爲於其間。鯀作爲而汨陳之。所以攸斁禹行其所無事。自然攸敍。

初一日五行。

太極動而爲陰陽。陰陽布而爲五行。五行上既有陰陽。陰陽上又有太極。何以卽言初一日五行。當深究之。萬物無不有初。未嘗息也。故謂之五行。

次二曰敬用五事。

五事。貌、言、視、聽、思也。五者當敬而用之。以敬爲主。曰五事者。言人當從事於此也。

次三曰農用八政。

農厚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

協、和也。八政在人者。五紀在天者。先八政而後五紀者。見君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也。

次五曰建用皇極。

皇者、極之體。由其大。則中可見。正其中。則大可有。謂皇極之道。布在天下。本無虧欠。必又得人君建立其極。如論語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次六曰乂用三德。

三德者。皇極之用。時中之道也。出而爲治。又當以剛柔正直之三德。權其時而用之。

次七曰明用稽疑。

前所言本末已備。似已無疑。可以稽考。至次七復謂之稽疑者。見聖人至公之體。不敢自信。苟泰然以爲無疑可稽。卽非所謂皇極矣。明者。明白洞達。不蓄疑也。

次八曰念用庶徵。

證之於天。念者。此心之不忘也。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嚮此者用五福以勸之背此者用六極以威之此善惡殃慶之理而聖人財成輔相之道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以下皆天地之數也五行無物不有。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五行本然之性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五行自然之用也不可移易聚於物發於聲凝於味皆自然也當思其所以然者。

二五事。

五事形色天性也聖學精微所當從事於此者故謂之五事。

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貌者人君之動容貌天下視之以向背也言者王言惟作命惟口出好興戎天下視之以從違也故先之至於視聽有物然後能視有言然後能聽故次之思則五事之主也孔子告顏淵之目先視聽而此則先貌言蓋顏子爲己之學舉目皆用工之地也故視聽爲先此乃人君先天下之道故貌言不得不先。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此形色天性之美也。謂之曰者。本然之體。非有所待。如水曰潤。下之類也。有貌則有恭。貌本恭。不恭則非所謂貌矣。餘亦然。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改爲曰。作用工之地。各由其本然。而修之以成德也。雖待於用工。亦因其自然之理。故恭之所作。其德爲肅。不可以作乂。餘莫不然。其體用與五行一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聖人於衣食稍足之時。卽有以教之。所以食貨之後。繼之以祀。祀者。教之祭祀。使之報本反始而敬其所自出。古者立國。則先宗廟。作服。則先祭服。作器。則先祭器。皆此意也。司空者。度地以居民。旣得其居。設司徒以教之。非至此而始教也。教祀之時。已發其本然之心矣。司徒又教以禮樂射御書數。委曲纖悉也。六曰司寇。有不率教者。方從而刑治之。司寇以上。所謂內治。七曰賓。八曰師。所謂外治。賓客之好。賓則盡之。兵伐之事。師則盡之。外治不過此二者。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歲所以統月。月所以統日。日者星辰之大。歷數則步占之。以敬授人時。此五紀之常道也。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龜山謂極其大則中可求。正其中則大可有。皇極之道。固不爲堯存而桀亡。然非人君有以建之。則能者順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何以各歸其極。惟人君建其極於上。故能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民始均得矣。福非外求。只皇極之道便是。所以斂。所以敷。不可不詳味也。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人君萬民之取中者。使一人不得于中。人君之職卽有所虧。庶民皆歸于極。乃庶民錫汝人君以保極也。錫者。上下之通稱。如師錫帝曰。禹錫元圭。皆下錫上之謂。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民言其在下者。人言其在上者。如臯陶旣言知人。又言安民也。淫朋之惡易見。至於比德。苟相比爲善。何以不可。蓋比則私也。雖爲善。而卽非皇極矣。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

所謂不以一己爲親。而以理爲親也。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

雖不合于中。儻不至於罹其凶咎者。亦當大受之。

而康而色。

和其顏色。所謂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也。

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民有言我所好在德者。汝卽當錫之以福。非謂錫之爵祿土由。凡使之歸極。復其固有。卽錫福之謂也。如此。則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然則聖人亦費委曲成就之力耶。非聖人之有心。皇極之道自當爾也。無虐癯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癯獨之人。易以虐之。謂懦弱而不能自彊者。高明之人。易以畏之。謂過中者。中庸賢者過之之謂。如癯獨之人。以爲不足錄。高明之人。以爲不可教。則是遷就避會。非皇極之道矣。凡人有能有爲。卽使之陳其所行。以獲用於上。如此。則邦日至於昌盛。

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凡純正之人。旣道德純備。方進進充實。斯人也。汝若不能使有好于而家。則時人斯其辜。天之生先知先覺。蓋欲其覺後知後覺也。若不置於人上。是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正人旣不用。則時人必受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儻無好德之人。君彊錫以福。其作汝用咎。如後世人君。以爲君有廣大包容之道。不別君子小人。兼包并容。及其後也。薰蕕雜處。賢否混淆。非獨彼有罪咎。亦我自作其咎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三曰遵者。用工之地也。雖云無偏無岐。無作好。無作惡。又必遵王義。遵王道。遵王路。正孔子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之意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不必分別。反覆吟咏。皇極爾。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會如會聚之會。皇極之衆理。惟先有所會。然後能有所歸。歸如歸宿之歸。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自此而下。箕子再言皇極之道。謂此彝此訓。非我所自作。乃帝之訓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

庶民不可視爲空言。必當循習踐履。此訓可也。

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不言近皇極。而言近天子之光者。天子旣建極。則天子卽皇極也。復初九。不遠復。二卽言以下仁也。蓋克己復禮爲仁。初旣能復禮。卽仁矣。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爲民所極者。皇極之道。備於此次。言天子職分如此。

六三德。

上所言者。大中之體。至此言大中之用。所謂時措之宜。觀時會通之義也。人皆謂剛柔非皇極之德。不

知所以用剛柔者。乃欲民歸於中也。正所謂舉偏補弊。如易之大過。理本無過。大過者。乃所以使之無過也。

一曰正直。

言皇極本體然也。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言皇極之用然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平康之時。則循其自然。行其所無事。以正直之道治之。至於彊弗友。謂暴很而不能從者。則以刑法治之。變友。謂順從其政治者。則以爵賞旌勸之。大抵世變道降。有彊弗友之人。則有順從政教之人。天下之理常對立。有逆則有順。有向則有背。若平康之時。則孰爲彊孰爲變也。沈潛者。深沈重厚之人。所少者。發揚蹈厲。故當以剛勝。高明者。有材之人。所少者。小心遜志。故當以柔勝。上二句。治之也。下二句。教之也。人君兼治教二事。彊弗友之人。當以剛治之。變友之人。當以柔治之。沈潛重厚之人。從而教之以剛。高明有材之人。從而教之以柔。皆欲其歸於中也。後世不識所謂中者。往往於臨事之時。至於膠固而不知權。權者。非中之外別有權也。未可與權。是不中也。故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

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中者。天下之大本。人君者。亦天下之本。福威玉食。當出於君。苟又出於臣。是二本也。二本則非中。亦非權矣。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小而卿大夫。則害于家。大而人君。則害于國。在野之人。則側頗僻。以至於植黨懷私。下而庶民。則僭忒而至於心流志蕩矣。

七稽疑。

皇極既敷。衆理皆備。人君至此。若無疑可稽。方且稽之於龜筮者。聖人公天下爲一體。不以一身之無疑。遂謂無事可稽。見工夫之無窮也。

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必曰擇者。聖人之占卜。與後世異。聖人占卜。假蓍龜以寓其神。蓍龜者。至公無私之物。必擇卜筮之人。其至公無私與之無閒。然後可以通乎蓍龜。惟能如此。然後乃命卜筮。曰雨。其兆如雨。曰霽。其兆如雨之霽。曰蒙。其兆陰黯。曰驛。其兆絡繹不連屬。曰克。其兆交錯。曰貞。內卦也。曰悔。外卦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卜則用五者。占則用內外二卦。衍忒。謂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皆有定體。至於定體之外。有差忒者。卜筮人當推衍之。

立時人作卜筮。

謂必立是人作卜筮之官。以其處心之公。燭理之明。故能推詳吉凶。苟非是人。差忒之際。安能衍乎。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有至公無私之人爲卜筮之官。然後可以從二人之言。若非其人。言雖同。其可從乎。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諸及卜筮。

大疑。如盤庚之遷都。成王之誅管蔡。是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天下之理。聖人與天地萬物爲一。所謂大同者。無一事之不該。無一理之不順。無一處之不合也。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自然流慶無窮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又於下一等言之。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其事亦吉。五者之中。三從二逆。從之理多。吉之所在也。然於三從之中。必龜筮皆從。乃可。蓋龜筮無心之物。既已皆從。他雖有逆。卿士庶民或者別有私心。未可知也。如盤庚遷都。心已無疑。卜稽如台。獨卿士庶民懷居而不肯遷。何妨於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此與周公管蔡之事同。當時成王未知。民亦罔不反曰。艱大。獨在朝大臣與二公及卜筮知之。其事終

於吉也。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人君洗心滌慮。假至公無私之物以寓吾之誠。惟龜與筮皆從。庶幾足以驗吾無一毫之未盡。若龜從而筮不從。必其尚有未盡者。故作內吉。如祭祀之事則可。作外凶。如征伐之事則不可。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謂卿士庶民皆從。汝又自從。獨龜筮二物不從。若不必拘於枯莖朽骨矣。古人卜筮不與後世同。龜筮之不同。則是揆之於理有所未當。人已雖從。終未免於人爲。守常則吉。一有所動作則凶。此義此理。至精至微。天下舉以爲然。不知又有未然者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敍。庶草蕃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皇極之道。可謂完備無偏倚矣。又察於至明。驗於至微。自曰雨。至曰時。天象森列。至明可見。庶草蕃庶。微細之草。尙至於茂盛。則其他必無差忒。一極備。凶。一極無。凶。謂一者備極。過多。一者極無。不至。皆凶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肅時雨若者。肅謂收斂無散漫。故時雨若。乂時暘若者。乂謂明辨。故時暘若。哲者不闇昧。故時燠若。謀者深治。故時寒若。聖者鼓舞動盪。故時風若。各以其類應也。爲於此則彼必應。人君之氣卽天地之氣。

若鼓之應桴。響之從聲也。

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狂。忒顛倒則恆雨若。躁急則恆暘若。逸豫則恆燠若。迫切則恆寒若。蒙闇則恆風若。以蒙視聖。不啻如千萬里之遠。何爲以蒙對聖。蓋純一未發之蒙。能養其正。卽作聖之工。故易言蒙以養正。聖功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歲功有統紀。治功亦有統體。前所言天之應也。此所言人之爲也。謂王之職如歲之統十二月。王在上。爲百官之統。必當省察其所以與歲同者。卿士惟月。各爲其屬之長。師尹惟日。又統十二辰。歲月日時無易。上下各安其職。則百穀自然成治。自然明俊。民自然章。國家自然平康。苟日月歲時旣易。上下各踰其位。則百穀遂不成。治遂不明。俊民遂微。所謂邦無道。卷而懷之。國家遂不寧矣。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庶民陳列在下。如衆星森布在上。星有好風好雨之不同。庶民亦有嗜慾之不同。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自有統體。若不可有所徇。而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汲汲於從星何也。然則安可謂治之自有統體而愒然不從民欲乎。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

曰惡。六曰弱。

皇極至此已備。人君垂拱無爲而已。所謂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非自外至。所謂凶短折。疾與憂貧。惡弱。咸其自取。順天下之理者。自與福會。拂天下之理者。自與極會。聖人建極於上。如天正一元之氣。而舉世之人。自以向背而吉凶者。何可齊也。五福不言貴者。在外之物也。弱何以與六極之數。蓋弱者。天下之大害。學者之大患。人之所以不能自彊爲善。或牽引入於惡而不能自拔者。皆懦而無力者耳。故特以弱立於六極之終。大抵爲善主於剛。萬惡之源主於弱。

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八

旅獒第七

周書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武王既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舟車所至。霜露所隊。莫不來王。曰。通道者。王化流行。至於無外。其道自通。非求通之。以爲遠略也。曰。遂者。紂在上。周之化有所限。惟克商。故化遂行。而道遂通也。西旅底貢厥獒。貢其土之所有。非以獒爲異而特貢也。太保卽作旅獒。召公之意深矣。武王固嘗歸馬放牛。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至此豈爲珍禽奇獸所惑。太保所以勤勤致戒者。恐武王於所已知。己能。輕忽之心。或生。大抵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苟不警戒。此心必怠。則歸馬放牛。與納獒至相近。惟警戒日新。則聖德日進。無疆矣。況創業之君。苟有一毫之失。則非所以垂統於後。其後世之君。卽有丘山之害。此正謹始之時。召公安得不戒。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

明王謹德。旅獒一篇綱目也。四夷所以咸賓者。正以明王能謹其德耳。謹德者。百聖心傳之妙。堯之允恭。舜之惟帝其難。禹之克艱厥后。湯之慄慄危懼。皆謹德之工也。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遠邇供貢。帝王一統之分也。作貢制貢。其義精詳。遠人來享。在所作所制之外者。惟服食器用。宗廟朝廷賓客所當用者。則受之外。此則不受。蓋謂謹德。所以致其貢。若因方物之至而納玩好之物。則生荒怠之心。而失始初謹德之意矣。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聖人公天下以爲心。天下之物。與天下之人共之。非如秦皇以四海獨奉一身也。然至公大同。必文理密察。自有差等。又非如夷子之二本。而爲無差等之愛也。凡遠方所貢方物。王必分賜異姓之邦。但昭德之致耳。如成王賜肅謹矢于陳是也。無替厥服者。使之因邦賜之義。思所服者何事。而敬守王度也。寶玉則分于伯父叔父之國。時庸展親之意。如魯之寶玉大弓是也。親疎之所以不同。蓋一視同仁之道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均是物也。德之存否異焉。其義在德。而不在物。故不使物易其德。必當有德以將之。使誠意寓於物之中。異姓同姓。因物以見聖人之德。不爲珍異所易。故桀紂以是物分人。人止見其物。堯舜以是物分人。人皆見其德矣。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

以道寧言以道接。

聖賢之言體統具舉。本末完備。非如後世人臣諫一事止於一事。言之無力。聽之不切。而意味亦短。太保欲言武王受紿。而自狎侮言之。大凡狎侮之病。必盛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之人。則無之。下是或未必免狎侮之病。病有粗有細。有難見者。有易見者。粗者不過固滯於物。其理易見。細者則下視一世。謂天下之事在我。來則漫應之。此爲難見。狎侮君子。君子豈能爲用。色斯舉矣。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之矣。狎侮小人。小人微賤。固驅於君上之威。不得不從。然心之所不服。豈能盡其力哉。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人之一身心之官爲主。內不能有所主。而徇其外。則爲耳目所役。而百度安得而貞。貞者。虛心無物之謂也。隋煬帝役於聲樂。心止在於聲樂。漢武帝役於宮室。心止在於宮室。其他無不懈弛。人君者。萬化之本原也。本原宅於至正。念慮無一毫之失。然後不爲耳目所役。而百度自歸于正。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卽狎侮之害也。動侮人之念者。必謂我姑如是。心本不然。殊不知此心之發。敬乎不敬乎。彼之所喪甚小。我之所喪甚大矣。志者。氣之帥也。玩物則志喪。志通天地。貫金石。徹古今。苟玩於物。安有所謂志。盡私意耳。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此用工存養之地也。志以道寧。如孟子所謂持其志之意。以道寧者。非外有所謂道。卽所謂勿助長也。言以道接。天下之言。散漫如此。儻不以道接。何以知其淫邪。故於志言寧。言言接。道非自外求而至。以此理寧之。以此理接之而已。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

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天下之物有限。人之精神亦有限。不作於此。則作於彼。不貴於此。則貴於彼。無益既不作。則必於有益而用工。有益者。固所以爲功也。異物既不貴。則必於用物而加意。用物者。固足民之寶也。蓋志既以道寧。言既以道接。行其無事。胸中純一。理之所宜。心之所安。當爲當捨。各歸其分。無益非勉強於不作。異物非有意於不貴。揆諸理既背。遇諸心自不相契也。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人物自然之理也。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自古中國所以不能服遠者。不過貪而已。曹丕求明珠而孫權不服。周穆求白狼白鹿而方物不至。惟不寶遠物。則識賢者之門庭趣味。乃可寶之真者。天下之理。固消長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

此明王謹德之工夫也。早夜罔或不勤。罔或者。言不可頃刻之不勤也。暫有止息。則非謹德矣。苟健而無息。源泉混混。不捨晝夜。耳目之私。何由而移。玩好之物。何間可乘。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不矜細行。精密體察之工夫也。矜者。矜持之矜。不矜者。甚細。終累者。甚大。不矜者在於行。終累者在於德。必也。一嘖一笑。一動一作。至纖至悉。精體密察。蓋行之細者。易於忽。忽而放過。則離心之本體。本體既離。豈不爲大德之累。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聖人之用力。無有止時。一簣之未至。尤易以虧。召公之言。至此尤切。武王受文王之教。以聖德復受天命。九夷八蠻。皆來賓服。王業巍巍如此。可謂爲山至於九仞矣。然天下之事。滿則必傾。武王必常保持此心。當此之際。一毫不察。卽亢龍而有悔矣。聖人之心。常不足。常不已。雖至於堯舜。猶有不足之意。當爲之事。何時而已。一簣未盡之工夫常在。非謂止少一簣。加之而足。愈爲而工夫愈有。聖人之心。常若一簣未盡。蓋王業則有成。聖人之心未嘗有成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觀允迪之語。見聖賢之言。非如後世姑言之而已。謂信能行茲。生民方獲保其居。而可以世其王業。人君萬化之原。一毫不盡。生民卽墜于塗炭。卽非所以創業垂統爲可繼之道。一人之所繫。而體統之相關如此也。以武王之聖。召公作書。猶警戒如此。學者以眇然之身。應方來之務。可不服膺是訓。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金縢第八

周書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墀。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邇元孫某。造厲虐疾。若爾三

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天命所在。壽夭短長皆有定數。武王之疾。周公聖人也。豈不知天命。而欲以身代其死。謂周公出於一時忠愛。不暇顧理者。非也。於此可以見天命一原之理。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莫之爲而爲。周公之聖。誠意不已。亦莫之爲而爲。故其道並行而不相悖。二公之欲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豈欺二公而自卜以爲己功乎。以周公爲親賢。惟周公當任此事。揆之臣子之義。不然。謂死生人之所難。惟周公能處此。而二公不能。與本文亦不協也。書文甚明。學者不察耳。周公之下。但公家自舉之禮。二公之欲卜。將動朝廷之典。如王與大夫盡弁之類也。觀公乃自以爲功。與爲三壇同壇。則可知矣。太王王季文王。去武王未遠。當在昭穆之數。則禱在宗廟。何必爲壇墀。去禱爲壇。去壇爲墀。周公所以特爲壇墀者。則知不敢禱於宗廟。而自禱也。如二公之請。則動朝廷之禮。禱之宗廟。驚動上下。而武王之病革矣。以先王之心體之。豈不戚乎。珪璧者。所以禮神。冊祝者。今祝板之類。周公誠意盡寓於此。元孫某。武王也。周公對神。當稱其名。此書作於成王之時。周人以諱事神。故避其名也。常人節宣衛養不得其道。故疾皆自致。聖人道德充足。血氣和平。節宣衛養皆適其宜。偶與天地之戾氣相遇。而成其虐害之疾耳。丕子。元子也。武王爲天之元子。受天之命而建基業。平定天下。固武王之責也。然三王先受命而武王終之。武王之命不延。則不能終三王之業。是亦三王之責不盡也。然則武王之責。乃三王之責。故欲以

身代武王之身。周公自思。其他皆與武王同。惟材之與藝。恐猶多於武王。可以代其死而事鬼神。予仁若考者。與聖人同也。求其實多者。惟材藝耳。此公之實言。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

此武王之職也。武王既受命于帝庭。而能敷佑四方。又能定爾子孫于地下。至于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可不延其命。使終其職乎。下地。指當世而言。自天視之。則爲下也。周公之禱。不言武王。但言子孫及四方之民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武王命之長短。順受其正。何禱之有。禱者。非武王畏死。亦非周公畏武王之死。武王一身。乃周家社稷。人民所繫。此爲天下萬世人民禱也。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非與三王爲要約也。周公誠意之至。自及於此。爾之許我。則以璧與珪。歸待爾之命。爾不許我。則屏璧與珪。謂不復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非三卜也。三王之前。皆有一龜。卜之皆吉。龜三而吉一。故曰一習吉。卜不習吉。與此不同。及見其書。亦并是吉。并者。大同之謂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

翼日乃瘞。

公曰。觀此體。王其罔害。命可延矣。我小子新受命於三王。言再得永其年。以圖終其業。茲可待武王之疾瘞。能念予一人矣。納册于匱中。國家之常典。古者敬神。凡卜筮之物。皆不敢褻。既畢則藏之。非周公特藏之。留爲後來自解之計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此已後。史官記周公之始末。合其流言之本爲一篇。管蔡及羣弟流言於國。非周公待之不至。由其資稟卑下。以小入之心量聖人。實有所不喻也。四凶在堯朝。不聞其惡。至舜時。乃露。管蔡在武王時。不聞其變。至周公時。乃動。蓋其資稟卑下。遇事則發。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見周公之不得已也。舜之待象。周公之待管蔡。其事雖異。其心則一。何者。象欲害舜。不過舜之一身耳。當成王之幼。安危之機。正決於此。事關社稷。豈得不誅。故舜之不藏怒宿怨。與周公用辟一也。周公居東二年。方是時。內而王幼。外而四國倡亂。周公何所恃。而敢出征。至于二年之久。見周之十亂。尙有如二公。可以委付內事。如周公之在左右也。古者羅列賢士。尊敬舊德。正爲此時也。況成王童蒙。流言方播。其心未免疑惑。苟無二公。則未必不信讒而咎周公。公安得二年安然而居東。蓋二公其間調護之力也。後世秉權之臣。安敢頃刻而去君側。舉足左右。事變反覆。曾不旋踵。其故何哉。周公之權。至於攝政。可謂重矣。一旦東征之。

出。略無遲疑。居東二年。君與同列。無閒可開。至公之心。權勢之際。本無適莫。而流言之變。猶不免所居之難。蓋如此也。至於作鴟鴞以貽王。而王亦未敢誚公。所謂未敢者。卽改悔之根本也。觀豳風之詩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謂之朝廷。則非特成王不知。二公亦不知矣。二公非不知周公也。成王方在未敢之時。可以此。可以彼。使二公一旦迫之。從則幸。不從則不可繼矣。大抵人君苟有未敢之意。且當培養使厚。待其一旦翻然自悔。悟可也。周大夫之刺。亦不爲過。成王未知周公。則二公豈得爲知周公哉。成王知。則二公始爲知周公矣。此君臣一體之義。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天人之際。閒不容髮。成王之心。方將悔悟。天卽變動。王與大夫盡弁。將卜以求天變。故開金縢之匱。偶見周公代武王之說。且周公之卜。成王固不知。二公何爲不知。或以爲二公固知之。欲因卜使成王開此書。以爲公自解之計。姑問諸史與百執事。是以詐心逆聖人也。當時周公旣使二公不必與。二公卽不復與。不惟不敢問周公。亦不敢問百執事。公命勿敢言。見周公誠意感人之深。至此而猶不言。是孰使之然哉。

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成王自悔之辭也。當周公之作詩。成王非不朝夕觀省。猶不能無疑。此則繚然而悔何也。公詩雖切。乃

公之言。天意昭示。則王之自悟也。我小子當洗濯自新。以逆周公。亦非加厚。國家之禮所當然耳。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見天人之驗至切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九

大誥第九

周書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武王滅殷而存其後。故立武庚祿父于衛。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謂之三監。武王死。成王幼。周公攝政。三監挾武庚及淮夷同叛。於是將黜殷命。遂作大誥。不言武庚。乃言三監及淮夷叛者。蓋武庚之叛。生於三監之謀。欲開周公。孔子灼見其情。春秋一字之貶也。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者。武王初崩。成王幼小。周公居可畏之地。內而三監有不利孺子之言。外而武庚挾滅商之怨。搖動王室。安危存亡之機在此。周公大誥萬方。明諭厥旨。以行天討。此大誥所以作也。舜殺鯀用禹。不聞禹有叛舜之意。至武王殺紂立武庚。未幾乃叛周者。舜固天討。武王亦天討也。此無他。禹能知天。武庚不知天耳。亦世變風移。不如古也。欲見聖人忠厚之心。反覆一篇可見。

大誥。

王若曰。猷。

猷。道也。始語之辭也。時雖不同。亦有唐虞都兪之象。開導天下。使聽命也。

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此周公討亂之規摹也。武庚之叛，止三監及淮夷耳。何必大誥多方及御事之人。蓋當時天下初定，人情未安，革商爲周，天下亦未必盡曉然知天命所在。加之三監扇動爲變，恐亂之牽引不止於此。所以大誥多方之諸侯，御事之臣，開曉其志，諭以天意從違之理，使之釋然曉悟，人心有定，合一無間，則變無由生。然後周公得以安焉而東征。後世人君，一方有亂，出師致討，絲牽繩聯，亂階浸長者，變端在人，心故也。唐德宗時，田悅始叛，其後朱滔、王武俊之徒，叛之展轉，卒無有已。周公於此，必大誥多方及御事之人，使造邦之意，明昭于天下。周公誠意孚於告諭之時，天下信之有素，是以東征三年之久而天下如故者，由周公先有以鎮定之也。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欲伐三監，先之以嘆，所謂痛則呼天也。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者，謂武王既死，三監復叛，是天降災害于我國家，更不少待也。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者，周公代成王自反自克之言。大思我幼沖之小子，乃當此重禍，力小而任重，既弗能作哲，迪導民於康安，況其有能知上帝之命者乎。造哲，如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之哲。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已者，更端之辭。言我以幼沖小子當此禍，如涉深淵之水，無有津涯，可畏如此。予惟往求朕攸濟者，雖畏之之深，終不可不去，必往求其濟之道，抑畏自彊，兩者並行，方能有濟。苟不知抑畏，以天下爲不

足平則失之輕忽不足以立事。苟徒畏縮而不求所以濟之之道，乃畏懦不能立事之人，所以成王言。若涉淵水，則必求攸濟之理，所謂知天命也。

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敷賁，謂修明典章法度，賁飾前人之業，增光潤飾之意也。大抵守成之君，苟徒保守，無所增飾，使祖宗之業不至光明盛大，日新無疆，則爲不善繼矣。必賁飾其業，大前人所受之命，茲乃能不忘所成之大功。蓋繼繼不已之意，大者創造之實，敷賁者繼述之工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者，謂威既用于三監，若不往伐，是閉天之威用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

大而天下，小而一國，必有大龜，以爲國鎮。此一句，大誥一篇之綱目也。自始至終，皆以下爲言，謂武王遺我大寶龜，繼紹上天之明，而就其休美之命也。聖人之將天命，必有定見，何以龜卜爲信，蓋聖人齋戒神明其德，以驗之於龜，而龜又至神無私，與聖人之心相協，此天命不易之理，非如後世技術之卜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蠶。

曰者，更端之辭。大艱者，謂武王死，所以致三監之蠢動。國有大艱，彼得乘之，使西土之人亦憂懼皇惑，不得寧靜。上旣言今負荷先人之業，欲奉天討，卜天命于大寶龜，此卻言武庚三監所以作亂之由。

殷小腆。誕敢紀其敝。

腆厚也。殷紂既滅。武王不忍其無後。封祿父於衛。是武王有大造於商也。武庚不知周之德。方小小富厚。謂有此土地。卽欲大敢紀其正統。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武庚固不量力矣。亦天降此亂以警動我周家也。天所以降此三監之亂者。知我國有喪。足以爲疵。今殷民不安。乃曰我當復其舊國。反鄙小我周邦爲都邑。鄙者如春秋鄭子產曰鄭鄙邑也之謂。

今蠶。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今蠶動之明日。卽有十夫來翼輔我。以安寧我武王所圖之功。天意之歸。以賢人觀之。足矣。我於此必有大休美之事。況朕之卜并吉。人從卜從。故謂之并吉。商六七君涵養之厚。民間黎獻之多。十夫予翼。必非小小賢者。皆盛德通幽明之人。不然。周公亦未敢證之以爲信也。周公之卜。異於後世之卜。周公之卜吉。乃在十夫予翼之後。蓋先觀於人。後觀於天。此聖人之知本也。大抵聖人之觀天命。於賢愚觀之。不於衆寡觀之。反鄙我周人若甚衆。十夫來翼。人若甚寡。求之賢愚。商民雖多。皆蚩蚩無知之衆。知天之命。賢人雖止於十。天命人心之歸。已可驗矣。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通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

此周公敘邦君御事向者議論之所言也。周公知天人之心已歸。卜又吉矣。方敢告爾友邦君及御事。言我已得吉卜。爾衆當奉我伐逋播之臣。爾有邦之衆。乃無不謂此事之艱大。

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

謂民之不靜。在爾王宮邦君之室。所以自修。及予小子。成王自成其敬爾。此事艱大。不可往征。王何不違其卜。邦君所以有此言者。一則守常習故。遭變事而不知其權。一則見其艱大。退避而畏縮也。成王明知邦君之言爲非。而必爲之永思者。人情之難拂而已。見之難恃也。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謂我聞汝言。日夜長思其艱。信蠢動鰥寡之民爲可哀。爲民之主。旣永思鰥寡之受害。豈得不往征。聖賢無斷然阻絕人之意如此。禹之征苗。益亦贊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使之自反。不爲周公之必征。何也。蓋苗之爲惡。不過一人。可以修德待其自化。如人小疾。調其元氣而已。至於武王旣死。三監淮夷又叛。危疑之際。不可不伐。使益當此時。必在十夫之數。況益之言至公。邦君之言安常守故。畏縮不敢。皆私意也。

予造天役。遣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叩自恤。

謂我之所爲。皆天之所役使。而三監之叛。乃天遣此重大艱難之事於朕身。越予幼沖小子。不暇自恤其身。必當往而伐之也。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惑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始者。邦君與御事之人。皆勸不可。至聞人君不可畏避。乃復綏成王。謂無爲憂恤至此。不可不成。乃武王所圖之功。成王謂義哉。爾邦君及爾多士尹氏御事之人。能反前日之見。而綏安於我。所謂義者。如王義嗣德。答拜之義。稱之之辭也。見成王周公誠意既至。訓誥既明。邦君御事前日畏避不敢之心。皆已洗濯。而當然之理明矣。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夫天人并應。卜并吉。邦君之衆。又已回心。則上帝之命明矣。我其敢不往哉。

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

謂向者天以休命于武王。與我小邦周。是時武王亦惟卜用。故能安受此天命。

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今天其相我民。況亦惟卜用。安得不往。

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

謂天之明示其威畏者。乃欲輔弼我不丕之基業。如孟子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畏之者。乃弼之也。大抵國家多成於憂患。亡於治安。天雖降威。不可自沮。此周公之自彊。亦所以畏天命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周公於邦君御事之中。提出舊人而告之。謂在位之舊人。逮事武王者。爾大能遠察。爾當時在朝。亦知武王之勤勞矣。豈可今日怠惰。使武王之業廢壞不振乎。

天閱愆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謂天保庇憂恤我周家成功至此。非特武王勤勞。天實扶持保護。方到得成功地位。我豈敢不盡力以終武王所圖之事。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遂使我以大化誘我友邦君。謂以前此之言誘其友邦君。使至於同心也。

天棗忱辭。其考我民。

天輔以成信之辭。於何而見。但考之於民。則可見矣。言民心既歸。則天輔可知。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我何敢不于前寧人武王圖謀之功以終之。

天亦惟用勤愆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天亦惟用勤于我民。所以有三監及淮夷之事。亦如人之有疾。大抵人或得一疾。因可以得保身養生之理。天以三監之叛勤勞我。是乃教我以安逸之道。我於此何敢不于前寧人所受休命以畢其事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周公又以成王之意而言。若昔者。非古昔之昔。前日之言。今日舉之。亦謂之昔。謂昔日我往伐時。蓋非輕動我心與口。亦艱難長思之矣。若考作室。既定其宏大之規摹矣。子當用力於基址。基址且不肯築。況肯爲之立其木而成其堂乎。父既菑辟其田。子當種植。乃有秋成之待。若於種植尙不肯。況能至於刈穫之時乎。謂築基播種之後。工夫尙多。築基播種。且猶不肯。其後之工。尙何望哉。成王謂止是伐三監一事。卽有異同。後欲相與成就文武基業。將如之何。

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

復設喻以言之。謂厥子不肯構基播種。其父於敬事創業之時。見其子如此。其肯言我有後。子孫弗棄其基業乎。必言子之不肖而棄基業矣。周公深體武王之心勤勞如此。成王或不能平三監之亂。武王之心。謂何今日之事。必任其責可也。

肆予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

故我何敢不以我身往安寧。武王所受之大命。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謂三監既戕害百姓。汝庶邦之衆。乃保養之而不伐。如人之父兄。有僚友伐其子弟。民豈有相勸而不救援者。以人情體之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棗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成王先歎而言。肆哉。謂我鋪陳辭旨。爾庶邦君及爾御事之人。可不聽乎。爽邦由哲者。通達國體。乃曰。明哲之人。今亦惟十人。灼然誠意踐履。能迪知上帝之命。十人。卽十夫也。賢人能盡天地之心。十夫歸。則天意歸矣。故湯伐桀。亦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耳。越天棗忱。棗。輔也。當天下平定之時。天至誠棗輔我。我是時尙不敢變易其法。謂不敢違天。況今降戾于周邦。尤不敢不從天命也。惟此大艱亂之人。指三監而言。誕。相親鄰相胥。効以伐其室。我不往伐。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言天意之決也。

予永念曰。天維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謂紂之爲惡。天本欲無遺其育。武王不肯盡絕。乃立武庚。武庚又叛。成王深思長念。謂天之喪殷。如穡夫之有事於田畝。予何敢不終厥畝歟。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

謂天降休命于武王也。以天命觀。旣歸于成王。以祖宗觀。武王復已受天之休。又何待於卜。自當從天命。以東征。以率循前人所指畫之疆土。況今卜又并吉。

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今我以爾東征。天命更無僭差。卜之所陳。亦不過如此。大誥一篇之意。以下爲主。然始也先言十夫予。

翼。然後言朕卜并吉中也。先言今天相民。然後言亦惟卜用。其終亦先言天休寧人。然後言今卜并吉。蓋卜筮之本。先人而後天。此王者舉事之意。參人以天。非專信卜筮也。

微子之命第十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微子之命。

成王黜殷命。戮武庚。封微子。皆周公攝政東征二年所爲之事也。時成王幼。未與政事。孔子敘書。歸之成王。而周公不與者。聖人闡明微之理。發尊王之意。周公雖東征。雖攝政。其心未嘗有一毫之私。小心翼翼。皆奉王命以行天討。當時天下危疑。有無王之心。孔子序書。所以發尊王之意。欲後世知征伐自天子出。此經世之大法。周公之本心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猷者。發語之辭。順道以命微子也。微子者。帝乙之長子也。成王之命。先明正義。謂微子本殷之長子。而當立也。惟稽古者。封先代之後。自古皆然。不特周也。崇德者。謂崇夏之後。所以尊禹之德。崇商之後。所以尊湯之德也。德盛者流光。德薄者流卑。聖人開創基業。歉然不自足。必尊前世帝王。後爲天下表。以示有所祖述之意也。象賢者。謂擇其後世有象先王之賢者則封之。庶使當時之人。因其子孫而先王典刑文憲昭然可考也。此古昔至公之體。成王稽法之而已。若義止於崇德而不象賢。所立之不當。累於其祖。祖述先代之意安在哉。曰象者。欲其盛德之象長存而不可泯滅也。統承先王。命子孫賢者。使

繼先王之統而修其典章文物也。聖人開一代之治，各有一代之典禮。如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車旗正朔，本數末度，隨世而新。周既受命，商統絕矣。而先王之統復承於宋。周命既新，商之禮物不可用矣。而禮物之舊復修於微子，承而不滅，修而不廢，賢存其象，形容之如在，而耳目之不忘也。王家作賓，統緒之並立，而耳目之不變也。可以觀三代易世至公之意。後世廢興之際，誅戮絕滅，惟恐影響之存而人心之或不一，果何謂哉。況夫消息盈虛，何常之有。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其或繼周，百世可知。損益之理，如循環。苟先王禮物之不修，後聖有作扶救之用，何所稽考。自微子至戴公，歷年未遠，止得商頌十二篇，孔子刪詩五篇而已。禮物不修之故也。聖人通百世於一己，其義至矣。作賓于王家者，聖人尊先代之後，不敢以臣禮待之。如舜以堯後爲賓，與國咸休者，後世滅人之國，芟夷蘊崇，惟恐苗裔之存，爲子孫害。成王之命微子，撫助愛養，與之俱生，傳之無窮，公平廣大之象，於此可見矣。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

上言崇德，此乃陳湯之德。齊聖廣淵者，形容之也。克者，百聖相傳之妙也。齊，謂端正直方。聖，謂大而化之。廣，謂宏大溥博。淵，謂淵深精粹。四德不可分，當於此識湯之全體。如於元亨利貞識乾也。湯之德盛如此，所以皇天眷愛保佑，誕受厥命也。成王去湯五六百年矣，見湯之德如聚精會神於一堂之上者，前聖後聖，其揆一也。成王深入闔域，其道既同，故不聞於世之遠近。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後世傳記多謂湯尙嚴。商人先罰而後賞。皆不知治體者也。仲虺稱湯曰克寬克仁。則湯開創六百年基業。正在於寬。所謂尙嚴先罰。其亦不考證於經者歟。不特湯爲然。自古人君立一代規摹。未有不出於寬。其間有若整治嚴肅者。亦寬之用耳。除其邪虐。除桀之邪虐也。以盛德受天命。以寬大撫天下。其功既加於時。其德又垂於後。如日月之明。終古而不息。苟本原不厚。功加於時則有之。安得業垂後裔乎。王霸之辨。其要在此。伯者以機巧智術。搜諸侯以伐諸侯。機巧智術之窮。不能以沒世。王者出於公心。其動以天。所以德垂後裔。至於億萬斯年。以此見智力有限。公心無窮。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

成湯之道。在於猷也。微子之賢。在於踐修厥猷也。人惟工夫不實。踐履不至。故與道不相關。微子能踐而修之。所以舊有令聞。微子之聞。非自外求。反求諸身。踐履所至。充實輝光。自然彰聞。其來舊矣。

恪慎克孝。肅恭神人。

卽踐履之實也。克孝者。人皆知孝。然不過於口體。不可謂之克。克。謂果能盡其道。如曾子閔子克於孝也。肅恭神人者。敬心常存。不以幽顯二其心。以此心事神。以此心接人。豈有幽顯之異。

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微子之德如此。故成王周公嘉美之。曰者。發語之辭。謂微子之恪謹肅恭。未嘗一日替篤而不忘。篤者。微子用力之至也。心有意慢。則必有渙散。惟培養深厚。念茲在茲。乃謂之篤。不忘。則日新不已矣。今人

存心不誠。稍有自立。豈能勿忘躬行篤實而有光輝。又恪謹肅恭。無幽明之異。所以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天人本無二理。以此心對上帝。上帝安得不歆。以此心對下民。下民安得不協。恪謹肅恭。上當天心。下當人心矣。庸建爾于上公之位。尹此東夏之民。所謂東夏者。岐周在西。今封微子於亳。以岐周視亳。則亳爲東。蓋微子至此。可使南面矣。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

諸侯初立國。不可不以正示民。故先言往敷乃訓。謂法度不可廢也。服命者。上公九服之命。率由典常者。率循常行之典也。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非可外求。日用常行大經大法。率而由之。卽所敷之訓。而可以蕃王室。可以弘大祖業。可以防範斯民矣。厥常喜新者。往往謂蕃王室。弘烈祖。律有民。必外立法度以求新。殊不知愈求愈遠也。

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微子恪謹肅恭。雖已甚至。初膺上公之命。心慄慄危懼。保守此敬心。可也。少怠。則不安厥位矣。毗予一人者。望微子之切也。世世享德者。望其創業垂統。訓迪子孫。世世享微子之德也。如此。則萬邦亦將觀法其侯度。使我有周至於無窮矣。如河潤九里。自葉流根也。京師者。諸夏之本。培其本根。葉固茂盛。漑漑枝葉。則本根亦以繁實。一體之理也。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往哉惟休者。保養一篇之意也。休美也。汝往之國。當保養此休美。無至怠惰而廢墮我之命。成王戒微子之無替朕命。意必恐懼警戒。庶幾其心有所守。今觀惟休一辭。緩而不迫。如在春風和氣中者。大抵人心之工夫。不可迫切。微子以恪謹克恭之素。成王既戒之以謹。乃服命。又戒之以欽哉。義已森嚴。若不使之培養深厚。則必失於迫急。故告之惟休。從容涵養之意也。雖然。成王黜殷命。殺武庚。非小變也。王室震動。宗社幾危。以周公東征。尙必二年而後。罪人斯得。其爲禍甚至。其成功甚艱矣。今觀微子一篤。曾無一語及此。怡然氣象。和平如常時。見君子所過者化。封微子。賢者封之耳。殺武庚。叛者殺之耳。周何心哉。周公東征。出於天討。殺武庚。義氣也。封微子。和氣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

康誥第十一

周書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康誥。

成王既伐三監。以商故地不遷之民。封康叔爲衛侯以治之。所以作三篇之書。夫命康叔爲衛侯。封諸侯一事耳。而三篇之誥如此之詳。前此命臣所未有也。唐虞之命九官。止一二語。微子蔡仲之命。不過一篇。特於康叔而詳者。蓋當三監既叛之後。民志未定。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國家所繫。所以命之不得不詳。亦時變也。所謂餘民者。三監既伐。商之大家世族。已皆遷于洛邑。其存而不遷者。謂之餘民。遷于洛邑者。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周公以聖人躬師保之任重。以君陳和其中。畢公成其終。不遷在商。曰餘民者。命康叔以訓誥之。至於三篇之書。以此知商民難化。周公成王愛護保養之詳如此也。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成勤。乃洪大誥治。

生魄。三月十六日也。周公初立基址。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之民。大和會而來。以供洛邑之役。夫斧斤版築之事。不免勞民。而大和會以赴役。如文王作靈臺而庶民子來。必有以感召之也。要荒之外。無不供役。見作洛事大役重。動天下之諸侯。然爲諸侯者。王室之大興作。供役亦有分也。周衰。欲城成周。

尙有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之徒皆至。況成王之時乎。百工者。百官也。播揚鼓舞。使民之情皆和協。懽悅。著見功績于周。士與事同也。周公於是勞來慰撫。廣敷大命。以詔誥之。自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說者以爲脫簡。疑洛誥之文。不知其脈絡正相關繫。蓋所以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者。欲遷商民。使之邇王室。以化厥訓也。所以命康叔爲衛侯者。使之撫養訓導不遷之民也。兩事皆爲商民故也。已遷之民。作洛邑以處之。又作多士多方之書。以告之不遷之民。使康叔以治之。又作康誥。酒誥。梓材之書。以告之。合言於此。表裏所以相應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周公奉承王命而作此書。其意出於成王。其辭則周公之於康叔。如相與語也。惟其本於成王之意。所以謂之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者。康叔。諸侯之長。周公之弟。呼而進之。先告以文王之事也。言爾之大有顯德之文考。能明德謹罰。此四字深見文王之心。明德者。如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也。謹罰者。兢業祗畏。視民如傷也。鰥寡之民。常人所易侮者。文王以如傷之念。持不敢之心。而矜憐保養。如恐不及。仁愛之誠。自然著見。公所稱皆文王之實德也。夫自古爲治者。亦有明斷之君。然多於臨事恃其明斷。微細所失。不復自知。私意之明。非克明也。文王之克明。乃惟天之聰明之明。知之曰明。哲

之明。心理洞然。無有障蔽。克明德。謹罰。不敢侮。鰥寡。盡天之心也。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合天之德也。是以天下之人。高明。燦獨。如承大祭。無一毫分別之心。此文王明之至也。凡君道人。所當爲。隨所寓而契於理。當用者。則用。當敬者。則敬。當懲者。則懲。生成肅殺。各歸其分。天何心哉。此道顯然。昭著。暴白於民。誠之不可掩也。所以能肇造區夏。而艱難積累。修之功。自一二邦以始。文王有至仁至明之德。我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其視文王。如天如父。有怙恃。覆冒之功。德之昭升。聞于上帝。帝休美之。文王之德。敷達于上帝之時。蓋與天爲一矣。此周公見文王之深也。天旣休美文王。故大命之。天之命。本於無心。莫之爲而爲者。天之命也。遂以殪戎殷之責。付於文王。大勳未集。武王成其創始之意。終能大受天命。萬國兆民。各安其居。而咸有次序。終不負於天之責。夫文王開創於其始。武王克勤於其終。原其所本。固天命文王。而終天命成王業者。乃寡兄武王懋勉所致。周有天下。艱難如此。故汝康叔小子。得於此東土。而爲諸侯。此深警康叔。使知所自勉也。康叔臨衛邦。苟以爲分土受封。一代常典。則此心慢易矣。必思夫得爲諸侯之所自來。則今日安可不勉。一篇之精神。盡在肆予小子封。在茲東土兩語。提起康叔不敢輕易之心。自然感動奮發。勉厲而不敢忘矣。文王三分有其二。終身以服事殷。後之言肇造者。集大命者。皆曰文王。見天命人心已在文王。武王承之。自有不得不然者。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遙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康叔聞周公之言。固已悚動。周公又嘆息而言之。使念其告戒之意。今商之民。在康叔能率行文王之事耳。何者。民見文王之子來臨爲侯。必以能祗遜文王之事望之。祗遜者。敬而述之也。商民之望如此。爲康叔者。當紹其所聞。使承續而不開斷。夫文王爲之父。武王周公爲之兄。聞父兄道德之言熟矣。一旦出侯。所臨旣新。則舊聞不相承續。而道德之旨日忘矣。如人在父兄之側。所聞必正。離父兄之側。則異聞或有以害其正者。康叔於此。當佩服先王之道德言。日夕覆被在身。使所聞相紹。則足以副民之望。此周公告康叔之至切也。爾之所往。商之故地也。商賢聖之君六七作。遺風舊典。豈無存者。必於其地敷而求之。況商民之情。素安乎商先哲王之訓。循而行之。必可以保乂商民矣。又當求商耆老成人之訓。商賢聖之君。必有老成人爲之輔。就而詢焉。廣大深遠而思惟之。蓋老成之言。初若無味。思惟至於廣大深遠。方有所得。如武帝忽申公之言。申公誠耆成人矣。武帝少丕遠惟也。宅心知訓者。人心未宅。則一念潰亂。雖有老成之言。無由知之。言之精微。聽而不悟。未造闢域。則闢域之中。固不知也。惟有所宅。則有所知。虛靜而不礙。故也。康叔所見所聞。不爲不至矣。旣已承續佩服文王之訓。又廣敷求商先王之典。又遠惟商耆老成人之訓。家之所聞。紹之不忘。商士之遺風舊典。復不失墜。可以足矣。猶以爲未也。復使之別求義皇堯舜禹湯之法。此工夫無窮也。後世之人。或守其師之一說。或信其書之一義。自以爲有餘。與周公告康叔之意。廣狹大相遠矣。周公欲康叔求之先王。求之商先哲王。求之商耆老人。又求之古先哲王。凡羣聖心傳之妙。制作之法。悉聞而悉見。如學者多識前言往行。則有得於無

窮之理會。古昔康保民之道。治民無餘蘊矣。康叔果能多求徧師。衆理該通。學問精深。至於與天同其大。大自然心逸日休。綽綽而有餘裕。近於聖人之地。方免廢王命之責。夫徧求前聖學問。經歷如此。既與天同大。有心廣體胖之效。可謂蓋世之功業。周公謂乃能不廢王命。僅可免過而已。人臣之職分。豈易盡哉。必如舜與曾子。方能不廢父命。必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則爲諸侯者。可安然而在人上乎。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周公復以王命嘆息言之。今命爾爲諸侯。非欲富貴爾身。乃委疾痛于爾身耳。以商民累汝。不可認以爲富貴之具也。蓋爲諸侯。豈易事哉。上有天命之可畏。惟至誠者輔之。則將奉天者。不可有一毫欺僞之心。是奉天實難也。下有民情。顯然可見。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而小人之心。最爲難保。是安民尤難也。天心難奉。民心難安。豈非恫瘝乃身乎。爾自以此以往。當盡其誠心。不可安康而好逸豫。憂責之重。豈暇爲遊畋聲色之樂。以自娛。此心當專一於治民。乃其乂民者。用志不分之意也。此心不分於逸豫。則必專於乂民。乂民之工。既專。卽所以奉天也。我聞自古。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但不可有耳。當惠所不惠。如鰥寡孤獨。人所易虐。能撫摩之。是惠所不惠也。懋所不懋。纖悉微小。人所易忽。能力行之。是懋所不懋也。所以然者。正以爲弭怨之道。汝能服行其事。乃可以光大王室。應保商民。應者。內外相應也。蓋康叔能保商之餘民。則商之新民。由茲而可保。康叔之治。與周公之治。相應。則商土之民情。與洛邑之民情。

相應。然則周公之告康叔者，卽其師保之道也。殷民之保，則新民自是而作矣。作者彼此相視而興起之謂也。如此，乃所以輔成我一人。宅天命，當時王室安危所繫，正在商民，民得保養，則王業鞏固，而天命可必其定矣。新民者，所遷之民也。新遷之民在洛邑，周公旣師保之，何與於康叔？蓋商民大家世族，雖已遷洛，其朋友親屬，故舊交遊，多於故地，相去之遠，而人情未嘗不相通貫。周公雖化導新民，而商故地之民，或不得其化，則洛邑之民，亦不能不動其心。惟康叔能保商民而使之安定，則新邑之民，觀感於外，亦得以自慰。則周公之與康叔表裏相應，內外相濟，而作之之責，反在康叔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康叔以衛侯爲周室司寇之官，司寇，刑官也。故康誥一篇，多言明刑之理。敬明乃罰者，使之於刑罰之事，加欽謹省察之心。輕重之際，權不可忽也。有罪之雖小，而非不幸之過，乃故意自作，亂常敗俗，乃不可不殺。舜典，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也。又有罪之大者，而非故意爲之，不幸至此，旣稱道其罪以著之，論定之餘，乃原情以赦之，時乃不可殺。舜典，宥過無大，罪疑惟輕，是也。雖然，宥過無大，固無可疑。小罪不可不殺，豈小罪皆殺之乎？蓋敗常亂俗之人，或繫社稷之安危，其罪雖小，其情乃亂之原，不殺則爲害甚大。故雖小亦不可不殺。曰有者，謂小罪之中或有之，乃不可不殺。若其他小罪，不殺固宜。至於旣曰眚矣，又必道極其辜，何哉？蓋大罪過悞，苟卽赦之，起人舞法之心，蔽罪不可不論。法有司不可不奉。

法。臨時斟酌。聖德運用不測之權也。聖人慮事之周密如此。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勗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

周公又總言爲治有序。汝當大明天下之服。服事也。惟民其相正勗。相勸勉。皆協和矣。若有疾者。治民如有疾者之調護醫治。民將改心易慮。不爲罪咎而遷善遠罪矣。若保赤子者。保民如赤子之未能言。不可以苛法治。當衣則衣。當食則食。用心切至。則民其可以康寧安治之矣。此爲治之敘。不可易之理也。非汝封以下。愆勸告戒。反覆之辭也。非汝封刑人殺人。刑人殺人。皆天討也。豈汝封之權乎。無或刑人殺人。申戒之辭。不可或有刑人之意。又言非汝封殺人者。總說兩句。非汝之權也。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史官記周公勤勤諄複之意。言不特於大罪如此。劓刑微罪。亦不可時有自用之心。周公恐其大罪謹之。而小罪輕之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

外事。康叔本國之事也。外對內言。內者。康叔所掌司寇之職於王朝者也。謂汝列是法以司牧有衆。商之舊刑。自有倫次。若周室之法。天下通用。司寇所掌是也。邦國之法。從民之便。罰之在商而有倫者。可從也。又申言有囚當斷要。察其情矣。將斷之時。又思念五六日。至於旬時。深思洞察。畢見其理。方可斷罪。周公恐康叔於本國事有易心。所以告之如此其切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罔弗慙。

前章言康叔治民。當用商刑。不可輕。此章又申其意。謂汝當鋪陳其法與事。兩者相當。然後用刑斷之。又必於商家常法之中。用其可行之刑。與可行之殺。何者。商法固不可不用。其有不合宜者。則其法不足以定當時之罪。故當用其刑殺之合義者。又不可有所遷就。以從己意。次者。次舍之次也。用殷彝以舍於己之意。是舞法也。惟克天德。自作元命。至公無私。此心與天同體。方無愧於用刑。而治心之工夫。當自遜始。惟遜順謙下。不萌傲忽。此心則虛。虛則平。平則公。公則明。雖已盡無一毫不順。井井然有條理矣。亦不可自居其遜。若未有一毫遜順之事。心常不足。則虛明公正之體不失。已。汝惟小子者。言汝固小子。我觀羣臣之中。忠誠爲善。未有如汝之心者。而我之心德。亦惟汝知。康叔既稟本心之善。又能知聖人之心德。周公所以付之盡遜之工。因其存心先已有所用力也。凡民自得罪。以下數句。說者以謂與上文不協。蓋周公舉一端以爲證驗也。豈不見常人自犯罪作孽。非人陷之也。如盜賊姦惡。殺奪人財貨。剛彊勇悍。又不畏死。人皆惡之。刑法加焉。豈庸以次汝封乎。刑加於自犯之罪也。凡所用刑皆然。則契公理矣。所刑非人所共惡。是移法就己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擇。

周公以王命告康叔。用刑之本意。蓋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所以維持人之大倫也。元惡大憝。巨姦極惡也。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況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於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子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是人倫顛倒。相戕相賊矣。夫爲人子者。幹父之蠱。供爲子職。不敬順其事。反大憂傷其父之心。父又不能愛養其子。反疾惡之。父子交相怨也。弟不思夫天敘至明之理。長幼自然之序。乃傲很不恭其兄。兄亦不念父母之鞠養。大弗友于弟。兄弟交相戕也。惟弔茲弔。至也。至于此地。豈不爲我正人得罪。夫天之立君立師。綱維人倫。使民知教化。父子兄弟各安其分也。今戕賊至此。則爲之正人如卿大夫者。豈不負天之責耶。天之降衷秉彝。以與民者。亦大泯亂矣。商民染紂之流風。敗政人倫廢壞。至於此極。紂率天下以惡。其罪旣不可免矣。今商土餘民。舊染未忘。苟復至此。則爲我正者亦必得罪。必也昭明整理。使三綱五常復其常經。猶有違者。用文王所行之罰。以刑之。無赦。前言殷罰曰彝。此改文王之罰。而曰作者。殷先王之言罰。常行焉耳。經紂之惡。人倫戕賊。文王憂之。想於維持綱常之罰。加作焉。作者。創立之謂。深救而力懲之也。見於周禮司徒。

不孝不弟之刑。豈其所作耶。故大略用殷罰。父子兄弟之際。則用文王之作罰。以殷罰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周罰蔽殷罪。撥殷亂之所在也。康叔不以身率之。則又大難。戛者。戛戛乎其難之謂也。何則。文王先自治其在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王之所以能作罰也。不用文王自治之道。徒用文王自作之罰。何由致民心之服。外庶子者。非王朝之人也。又況汝國有庶子。以盡訓導之職者。有正人爲官之正者。又小臣凡有符節者。皆汝所統屬。當有以爲之表率。不然則不體上之意。各立門戶。乃別播敷。造民大譽。收恩買名。自植私黨。弗念上之意。弗用上之命。合以病其君。君臣上下。皆相牽引入於惡地。至於此時。成王周公乃大不滿。而惟康叔是惡。非所望以治衛之意也。爲康叔者。當速由茲義。率殺曰率者。與上率字相應。由此義以表率之。表率不從。然後不得已而殺之。此乃爲君爲長之道。苟康叔不能自治其家人及小臣外正左右執事之人。徒用威虐以脅其從。何以得其誠心之應。是大放棄王命。縱使民畏而彊服。其治已非用德。故曰乃非德用。又旣先以身率之。然後用刑。康叔又當無不克敬其典。典者常也。君臣父子兄弟是也。乃由裕民者。寬裕之道。誠敬之工。不可迫蹙也。惟文王之敬忌者。敬忌之念。寬裕之理也。文王之刑妻。至于家邦。敬忌之念至矣。康叔而不深惟焉。敬典裕民之道安在哉。爾尙心口相語。我庶幾有及。乃常恐不及之意。如此。則成王與周公方有以自慰其心矣。以懌與朕懌相應。周公言康叔之治。至於引惡。則康叔爲成王周公所懌。康叔之言。至於有及。則成王周公因康叔以懌。言君臣內外關繫一體之至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前。既。責。之。民。又。責。之。臣。又。責。之。康。叔。自。此。以。下。成。王。所。以。自。責。也。爽。明。也。我。明。而。思。之。見。得。治。民。必。有。以。開。導。之。而。後。可。以。至。吉。康。之。地。迪。者。其。責。在。人。君。也。我。又。思。商。先。哲。王。之。德。用。康。寧。保。乂。其。民。作。而。求。之。今。之。民。無。以。開。導。之。何。由。以。至。於。安。穩。吉。康。無。以。開。迪。百。姓。則。爾。衛。國。亦。爲。無。政。矣。終。言。身。率。之。意。也。後。世。人。君。風。俗。敗。壞。忿。嫉。百。姓。聖。人。則。皆。於。吾。身。求。之。元。惡。大。愆。惟。我。正。人。得。罪。雖。以。文。王。之。罰。刑。之。必。正。身。以。表。率。之。至。是。又。以。導。迪。之。責。歸。于。己。深。知。人。君。之。職。分。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

周公又敘成王之意以命康叔。謂我不可不監文王與商先哲王於用刑中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所謂德之說者。卽不率大戛文王敬忌之謂也。今民未安靜。其心放蕩。未知所止戾止也。開導至于再三矣。尙未翕然大同以從化。夫開導再三而民心不同。周公不謂民頑。乃言我國家開導未至。則周公不敢一毫輕傷於民可知矣。我顯然思惟天其有罰以殛絕我。以不能治民之故。我何敢怨。此成王周公自反以感動康叔也。夫開導雖已再三而民心既未同。必誠意未至。德教未修。而君職不盡。若天罰我。實無可怨之理。成王周公尙爾。則爲康叔者當如何耶。己之有罪亦不在大。亦不在多。苟有一毫未盡。則不足以化民。況已顯聞于天乎。蓋誠之不可掩。一念之間。天實鑒之。而君子之自反。苟有一毫之過。

如上帝之臨乎其前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願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暇殄。

教康叔以用工之地也。凡民之怨。皆上之人有以召之。故曰。作爲人君者。視民如子。惟恐傷之。凡有一毫致民之怨者。皆不可作。勿用非謀。非彝。教康叔明善之理也。人之爲善者。多爲異端邪說所惑。必也。非先王之言不從。非先王之法不遵。久必斷之以我之誠。蓋非謀非彝。紫之奪朱。鄭之亂雅。最難辨也。若不能斷之以誠。則是非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將有受其欺者矣。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進學作聖。亦必自彊不息。乍出乍入。學何所得。惟大爲規摹。乃能敏德。用安康其心。願省其德。願者。省察自驗。君子三省九思之道也。是以謀慮深長。治道寬裕。致民於寧。蓋修己有餘。百姓方安。使爲君者。至誠有虧。敏德有閒。心不康。德不願。猷不遠。則民無由安。一身之中。皆瑕疵矣。康叔能此。則已至成己成物合內外之地。君方親愛之。何由指其有瑕疵而殄絕之乎。自乃汝盍遜以下。皆自反之意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自反既至。皇天復何親哉。命之無常。固也。知天命之無窮。念念不忘。終始此心。兢兢不息。以保天命。可也。不可棄絕我之言。享者。如享五味八珍之享。使味其言也。明者。使不昏迷其意也。服命者。所戒全篤之命也。又當尊其所聞。方可用以康乂其民。若自尊所聞。則聽之輕慢。安能康乂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不可替慢所敬之典。果能聽我告汝之言。方可世享其國。夫康叔以眇然小子。一旦受封。聞周公大聖人之告語。其敢不聽。周公之勸懲。若恐康叔之不聽。何耶。期望之切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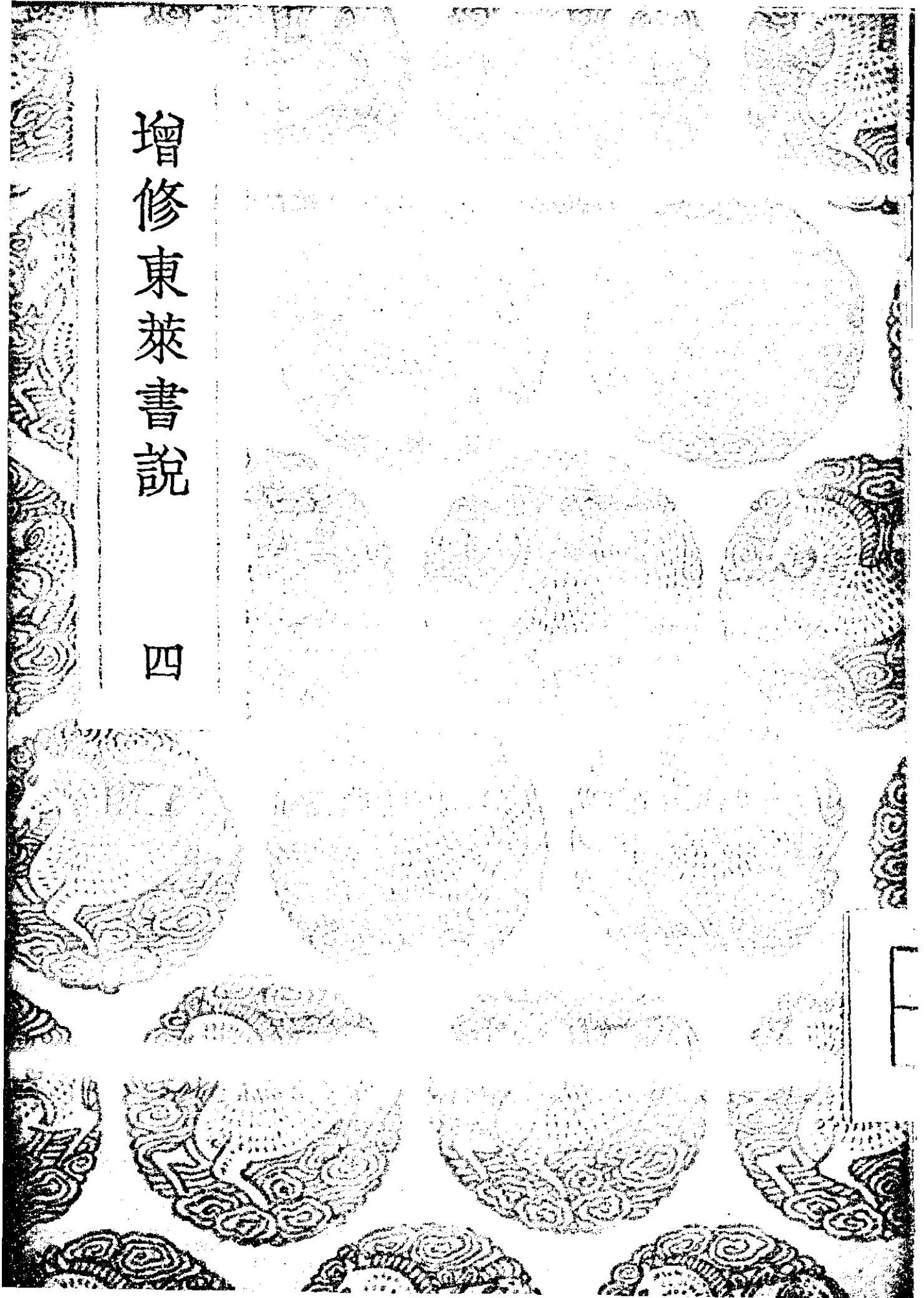
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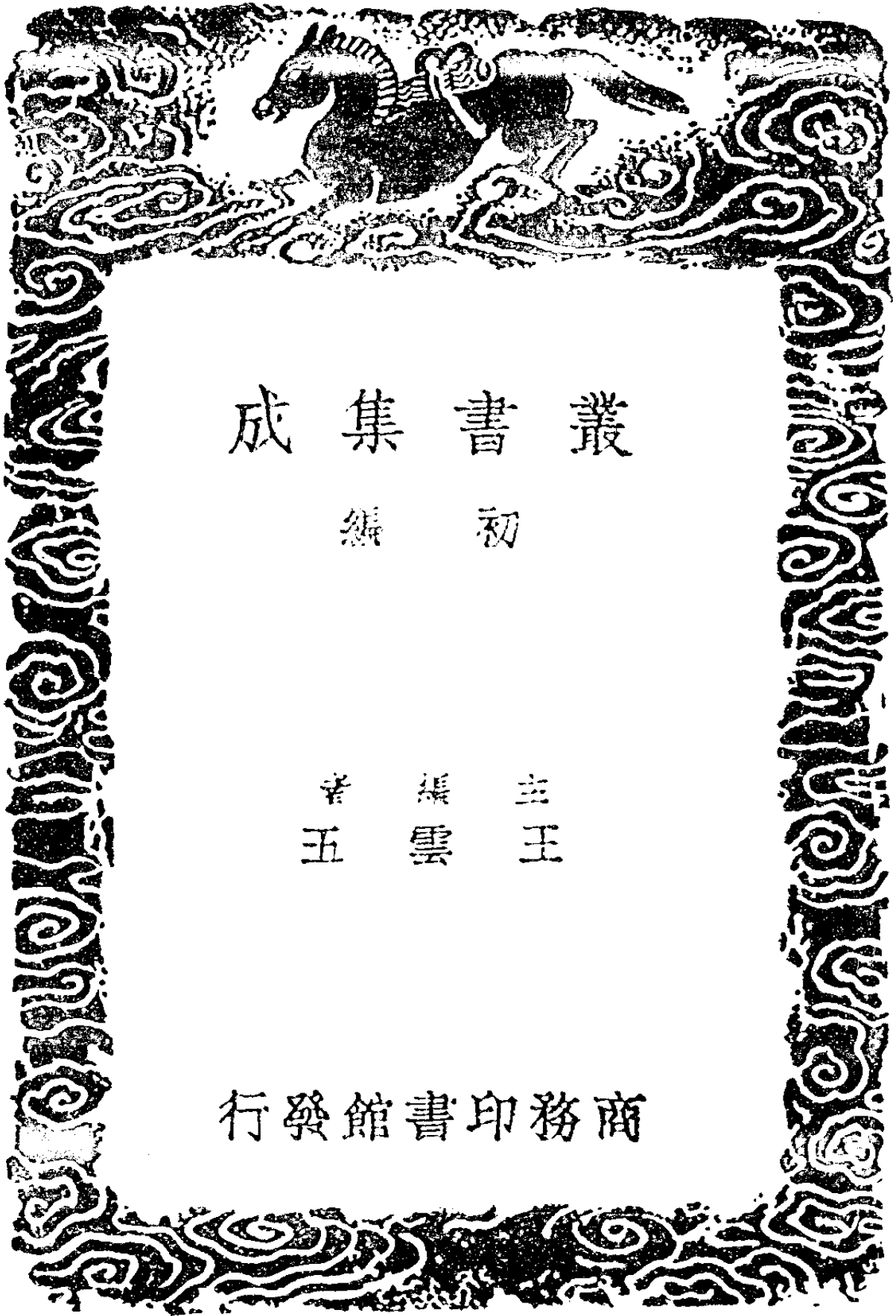
14

3579

增修東萊書說

四






成集書叢

編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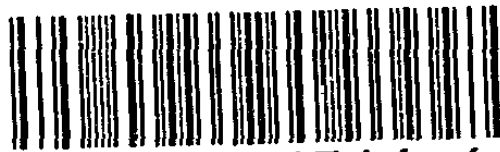
著 編 主
五 雲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增修東萊書說

(四)



3 0646 5346 6

時灑修定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一

酒誥第十二

周書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酒。小事爾。周公乃爲之作一篇之書。何也。蓋酒之爲病。在後世視之則甚輕。當時視之則甚重。一身之病。有一世之病。或病於彊。或病於弱。此一身之病。東漢之病在矯激。西漢之病在虛浮。此舉世之病。商舉世之病在酒。周公所以大誥之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咨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文王於穆在廟。所以言穆考文王。夫文王自西土肇國。所以告戒庶邦庶士。以至于少正御事。使咨謹者。自朝至夕。惟祀方可用酒。文王爲西伯。何以得告庶邦多士。蓋文王乃方伯之長。統屬庶邦庶士者也。文王所以朝夕告戒。頃刻不休者。當時紂爲長夜之飲。沈酣於酒池肉林。紂飲酒之工夫不已。故文王告戒之工夫亦不已。略有閒耳。則工夫有淺深。多者偏勝。而沈酣之化行矣。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辜。

天下之物。無一不用於天。自然而然。非人之所能爲也。以酒論之。麴蘖水火之齊。皆天所置。有是理則有是事。天之降命。所以使我民置此酒者。以祭祀無酒。則無以薦其馨香。置酒之本意。惟祭祀而已。非

83
12
580

增修東萊書說 卷二十一

二四三



29.15

以資人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所以大喪亂其德者，無非由酒。大邦小邦，所以喪滅者，亦皆由酒得罪。以飲酒致禍，而曰天降威者，天理不在人心之外，民爲酒所用，卽天之降威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之在當時，乃衆迷中獨悟，衆醉中獨醒者，所以告戒有正有事之人，不可常於酒。至於庶國，惟祭祀方可飲，於飲福受胙之時，雖飲神之福，亦必德以將之，不至於醉。中人無所主，則爲麴蘖所迷奪矣。文王言：我民當導迪其小子，惟土物是愛，勤稼穡，服田畝，其心方善，大抵縱酒者，多不事家業之人。爾小子當聽祖考之彝訓，祖考者，老成之人也。歷事既多，所以教子孫者，必不許之縱酒。聰聽者，欲其用精神以聽也。聽之不聰，則誨爾諄諄，聽我藐藐矣。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者，當時飲酒者，必以爲小德，無害於事，但於大德用力足矣。殊不知以酒爲小德，正病之根源也。以爲小德而不戒，是以前於縱而不已。故文王教之合而爲一，不可分彼爲大德，此爲小德，當以一體觀之。

妹土，鬲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前舉文王之言，至此乃成王自告康叔以治本國之事。康叔當使妹土之民，竭股肱之力，四肢所用，嗣續而無怠，統一而不雜，專工於稼穡之事，奔走以事其父與其長，下民之分，竭力耕由，供爲子職而已。

何暇於縱酒乎。安常樂業。念不至酒。不服田畝。心無所用。則必向於酒矣。其有犖牽車牛。遠服賈。出而爲商。以其所得孝養其父母。父母以其遠歸而喜。躬自洗濯。腴厚致酒。以慰勞之。是時乃可用酒。周公前所以禁酒者。如此之嚴。至此復教之用酒者。蓋聖人之教。至於斷絕人情。則不行。所以閉其飲酒之門多矣。故開其一而使之有節。但不可踰此節耳。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庶士有職事者。以至於百君子。爲官長者。皆在爾統率之下。爾當聽我之教。爾若大能羞養老成人。乃爲君當然之事。爾方可飲至于醉。食至于飽。周公開飲酒之門。不過三事。祭祀用酒。父母慶用酒。至於養老用酒。三者無非於其良心發處。開之祭祀。孝養。養老。皆良心之所發也。於此飲酒。豈至於縱。乃所以養其溫厚和氣也。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周公言。康叔果能如此。我方大許爾。謂爾長永觀願省察。動作皆稽中德。大抵言一節一行者易。而一飲一啄之際爲難。謹康叔若非常永觀願省察。一動一作必稽中德。則口腹亦豈易制。工夫至於此矣。爾庶幾能羞饋祀。則可以保宗廟矣。爾乃可自大用安逸而一身。不至放縱矣。此乃信爲王者正天下事之臣。而天亦順其元德。周家世世不忘。夫不荒于酒。躬率一國之民。亦爲國君常事爾。而其末所以

稱之如此之重。至於天若元德者。蓋進德之驗。惟於其最難屏者。工夫密察。則德進不已。而天亦不能違也。酒雖細故。玩而難遠。康叔達觀時省稽考之君。不忘於動作之間。酒始不得乘間而入。而中德所厚。邪慮不入。而善日充實。至於天若於永觀作稽而深求其所用工。則知所謂天若元德者矣。

王曰。封我西土。業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學者爲學。必省察其身。苟有瑕過。因循難去。必日消磨蕩滌。使浸浸遷變。乃至天若元德之地。夫以酒之一事。周公懇切如此。欲其深長思省。則學者可不知所自省哉。又舉文王之事以言之。我西土能輔助文王。自以往邦君。以至于御事小子之臣。皆庶幾能用文王之教。不腆厚于酒。故我至今能受商之命。而有天下。蓋酒雖人之所嗜。所性不存焉。於此既薄。則於彼必厚。天下之理。相爲消長。所以能受商之命者。乃不厚於酒而厚於德之力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成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溷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又舉商之所以興者。告康叔。我聞昔日商王之興。蓋以是道而畏天畏民也。天有顯道。小民難保。何敢不畏。能畏小民。是真能畏天也。經德秉哲者。商先哲王持養之工也。常厥德。保厥位。經德則無失德矣。德雖本然。修之有可繼也。今天其命哲。則哲亦人主本然之明。不保持。則有時爲物所蔽而昏矣。盛德

之主。無不尊畏其輔助之臣。相與贊成一己之德。其心克自抑畏。君既抑畏。凡在位在職者。皆肅恭以輔上。而體其君之心。夫自成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成王業。在於畏相。臣之輔助其君者。惟有篤恭。君臣之間。皆不敢自暇逸矣。況敢大飲于酒乎。商之所以興。其君之心在畏相。臣之心在秉恭。上下皆於恭敬用工。矧曰其敢崇飲。言況有工夫崇尚酒也。朝廷君臣既如此。在外服者。有侯甸男衛邦伯之諸侯。在內服者。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至於百姓里居不在位而閑居者。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畏之而不敢。上下內外舉在篤恭中。此心豈暇及於酒。惟欲助成王德耳。又大而爲尹人者。亦專以敬君爲事。見商之時。通天下皆篤恭矣。而又獨言顯越尹人。祇辟者。蓋敬君之事。惟觀之尹人爲明。所以謂之顯。尹人百官諸侯之長也。尹人之敬君。則他人可知。上下篤恭之中。於尹人祇辟尤見篤恭之顯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於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又舉商之所以亡者。在今後王。酣身紂爲長夜之飲。置身於酒。其命所以顛錯昏迷。無由得顯于民。又不恤民之怨。其所祇敬保養者。專在於怨。不能轉易。先王之興。敬保其德而不易。後世乃敬保其怨而不易。夫怨豈當保。復不能轉易。祇保者。猶言惡力已及。不可復救也。乃大惟縱肆淫泆於非法之中。用

燕飲以喪其威儀。夫一動一作。無非天命之流行也。縱酒之至。威儀悉喪。民罔不盡傷心。君民相親。見君如此。動其良心。盡然傷感。傷感重於怨。怨之極而無可奈何。乃至於傷民傷心矣。紂猶不自覺。方荒淫自厚于酒。其惡漸長。無有休止。反自以爲安逸。人之飲酒。今日沈醉。明日既醒。亦自知其困敝而不安矣。紂之酣身。不復醒矣。所以安之而不自知。無有休息。酒之所爲。暴心日長。凶疾很厲。死亦不畏。閭巷不肖。醉酒無藉。不畏死之狀。甚明。商邑指王家言也。當時縱酒之罪。止於紂與衆逋逃之人耳。而無辜之人。無不罹其禍。使商國靡有子遺。無有德之馨香。寓于祭祀。而顯聞于天者。但大有民之怨氣耳。風俗既成。人皆嗜酒。罪合于一。腥穢充塞。天所以降喪于商。其所以不愛于商者。惟其以酒爲安。天亦豈固欲虐爾民。亦惟爾小民自放逸。以取罪戾而已。前言殷先哲王。上下皆畏敬。此言後嗣王。通天下風俗皆昏亂。兩段正相應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周公以王命告康叔。言我之告汝。所以若茲之多者。爾在文武之側。朝夕所聞。不外此事。親見文王之家法森嚴如此。況古人之言。水能照妍醜耳。不必於水觀。但於民觀之。足矣。今惟商墜厥命。監莫大於此。其可不以此大監之。有所竦動。以撫當時百姓乎。

予惟曰。汝劫愆。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遠。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周公又言。我思爾一國之中。繫爾統率者甚多。汝所當堅固謹戒。在內則有商獻臣。汝當尊敬者。在外則有侯甸男采衛。又況有太史內史。朝夕相親相近者。於獻臣百宗工。及供爾事者。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戒。又況有三卿者。繫君之所定。國之存亡繫焉。安可不堅固尊敬乎。圻父司馬也。順衆人之事。故謂之若疇。農父司徒也。掌邦教之官。格民非心者。薄猶言迫也。迫去民之非。違而使之格。故謂之薄。違宏父司空也。掌邦土之官。順保民居。故謂之若保。凡此三卿。汝所當勅愆者。況汝能剛制於酒。剛制者。當時酒之爲病甚深。苟泛泛悠悠。不用力斷然制之。則安能制也。故謂之剛制。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其有告爾云。商民復羣聚而飲酒。汝不可縱。當盡執拘。使歸于周。我其殺之。至此。周公之刑甚嚴矣。刑雖甚嚴。曰其者。又疑而未定之辭也。周公誠意懇惻。深思漸染之深。導迪之誤。至于沈湎。未可遽殺。故謂之勿庸。且當教之。其有不湏于酒。爾必彰明。使享祿位。以示勸於天下。至不聽我教辭。不蠲潔其事。是終不能悛改。時則同歸于殺。言惟至此者。方可殺也。夫羣飲者。殺之。周公本意也。又以爲勿庸而姑教之。從者褒顯而用。猶不從者。始不得已而殺。至誠懇惻之心。可見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愆。勿辯。乃司。民湏于酒。

至是。又教康叔以反躬。汝當常聽我之言。以謹愆其民。若復有涵于酒者。汝不可辯說。以爲汙俗之舊。爾實司牧其民。民涵于酒。誰之過。則康叔安得辭其責。可不盡心以率民乎。

梓材第十三

周書

王若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梓材一書。周公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輯寧撫摩新造之邦也。康誥言治民之理。酒誥去商民之病。至於梓材。惟欲其并包含容。其理固有次序。而通一國之情。最所當先也。蓋流言之變。正由天下之情沮塞。而不通耳。情不易通也。在下而難通者。無如大家。在上而難通者。無如天子。大家。疆而難通者也。天子。尊而難通者也。康叔任爲邦之責。當通上下之情。以一國臣民之情。達之於大家。大家者。疆姓巨室。驕傲而難通。大家通。則一國皆通矣。又併以臣民大家之情。達之於王。自康叔言之。有民。有臣。有大家。自王言之。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止謂之臣。康叔之爲邦君。以通上下之情。爲綱領。當變亂新造之後。上下之情不通。不於此而通之。則再召變亂。無從而生。此康叔爲邦之本也。

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爲邦之要。務在虛心。屈己。不敢自用。取諸人以爲善。以一國之人爲師。常言我有師師。則非一人矣。官屬官長。無不師之。始盡爲邦之道。大意在虛心也。

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既通一國之情矣。又取人爲善。盡君道矣。乃示德於邦人。蓋叛亂征伐之後。瘡痍未瘳。死傷未復。必以好生之德撫摩之。此君德之常體。而尤急於治衛也。故周公更端提出。謂我之意。不欲厲殺人。此三代得天下之本也。孟子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文武之得天下。成王之守天下。皆本於罔厲殺人。康叔當體此意。以好生爲德。敬以慰勞斯民。謂之敬勞者。以尊臨卑。以賢臨不肖。以治臨亂。常若己高而彼卑。不免有嗟來之意。是侮其民。必慰勞之以敬。使民如承大祭。可也。非特撫叛亂之後當然。凡爲邦者皆當然。肆今也。自今已往。凡司徒司馬司空尹旅之屬。亦將如康叔之敬勞。康叔有以先之也。自今以往。昔之爲姦宄者。與殺人者。歷人者。歷人。如今于證賊所過歷者也。皆宥之。而咸與爲新。康叔既以好生之德先之。凡爲康叔臣者。見其君好生之事。有戕賊敗害人者。亦體康叔之意。從而宥之。然康叔之所宥及於殺人歷人者。臣之所宥止於戕敗人者。蓋大權君之所專。小事臣之所職也。三節皆有次序。先通一國之情。使無猜疑間隔。次取人爲善。以一國之善爲師。而後以好生之德撫摩慰勞之。康叔治衛之道備矣。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周公又言王者所以命諸侯之意。監如三監之監。自黃帝立左右監之官。以監觀萬國。監諸侯之長也。周初以管叔蔡叔霍叔爲三監。既誅。命康叔繼之。如旄丘之責衛伯。則知衛伯亦當時諸侯之長矣。王

者開立諸侯之監。本爲治民。非爲他也。舜之命十二牧。言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成王命康叔爲監。亦但言涵養撫摩。不可殘虐。至于鰥寡無告者。敬之。使得其所。至於寡婦無依者。聯屬之。使有所歸。聚合其民。大度以并包而含容之。無有平民鰥寡匹婦之分。效致也。如效牛效馬之效。王之所以致此命於邦君。以及於御事者。果何以哉。非如後世爲文具。徒掛牆壁而已。必有所以也。康叔當深思其意。優游涵養。待以歲月。徐徐使之。自至於安養之地。治亂國者。易於忿嫉。急迫求功效之速。成引養引恬。和緩不迫。漸而引之。如杜詩所謂微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久病之人。驟加藥石。反以激病。安恬以補養之。引而至於和平。可也。監。謂康叔也。周公告康叔。自古王者之撫民皆如此。不可以法治之。總前三節之意也。

惟曰。若稽田。旣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旣勤垣墉。惟其塗暨茨。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牘。

周公又舉物理以諭康叔。如稽考田畝。旣用力整理而陳布修治矣。苟不爲疆畎。必有水潦之侵。牛羊之踐。又如作室家。旣築垣墉矣。苟不覆蓋。必爲風雨所飄搖。又如造器。旣勤於樸素矣。苟不加采飾。則樸斲之事亦徒然耳。梓材者。古人祭器多用梓木爲之。故以梓材名篇。意謂國家基業。自太王王季文武艱難積累。周公復爲之定亂。十已七八矣。今之所少。但欲隄防覆蓋粉飾。如疆畎暨茨丹牘之類而已。康叔苟不撫摩商之遺民。復爲變亂。則前日之艱難工夫皆廢矣。言命之之意至切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擇先後。迷民用。擇先王受命已。若茲。監。

周公舉成王之意。申告康叔。先王既勤用明德矣。文王徽柔懿恭。不遑暇食。皆勤用明德之事也。惟先王既勤用明德。以撫綏懷養。故諸侯皆來協力以終此事。今成王方專以德安和。慰撫先後。迷惑之民。使之皆歸王化。用能慰先王之受命。蓋先王大業十已七八。觀皇天既付中國。民可見矣。所少者迷民未安耳。是周家之所欠闕。正在康叔也。康叔於此。苟不同心協力。安慰迷民。其何以安慰先王所受命乎。已者。發語之辭。監。則呼封康叔以言也。

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成王之意。豈苟且一時之安而已。欲爲子孫萬年之基業。迷民未安。康叔可不協力撫摩之。不能撫摩。則變亂尙未可保。何以爲萬世計哉。見聖人規模之廣大。後世創業之君。苟且一時而已。晉武帝平吳之後。何曾諫曰。陛下朝夕所論。特家人婦子之常事爾。武帝固無萬世之規摹矣。古之王者。民衆少有不。安。必撫摩安慰。無所不盡者。永保之念。至于子孫。則不靜之根。一毫不可留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二

召誥第十四

周書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誥。

豐者。舊都宗周之地也。洛邑之宅。一以道里之均。受四方之朝會。一以遷有商之民。一以定周鼎。此國家之大事也。成王重其事。使召公大臣先往相宅。建作洛之規摹。故召公因作誥。使成王知艱難之理。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惟二月既望之後。史官以月紀日之法也。周公攝政之七年二月十五日。越六日。二十一日乙未也。王自宗周鎬京。以至于豐。豐文武廟在焉。於廟中命召公往洛。先周公以相宅。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惟三月丙午朏。三月初二日也。初六日戊申。召公乃侵晨至洛。卜其所居。太保於二十一日受成王命而行。初六日至。夫自豐至洛。不必半月。經涉如此者。聖賢舉事。詳審願定。故以半月在道。審定規摹。及至于洛。舉而行之。況道塗頓敝。精神未定。故三日之後。誠敬既存。方往洛邑卜宅。至則卽卜。非可以跋履之精神臨之也。卜者。古人舉事。必用稽疑。召公見至公之理甚明。所以不敢自私自用。必往卜之。卜之既吉。乃經營作洛之事。

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

既得吉卜。後三日庚戌。召公乃以所遷殷民築洛之基址。工築之事方興也。又五日甲寅而位成。位者。社稷宗廟之位也。基址既成。大綱皆定。翼日之朝。周公於是來洛。徧觀召公之經營。周公總大體而已。召公既役。周公乃觀上相之體。當然。古人爲治之體統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郊。天祭地也。周公既以達觀新邑。乃用工起宮室。欲坐明堂以朝諸侯。爲無窮之計。先祭天地而後用工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庶庶。庶殷丕作。

祭之七日。周公方以書命殷之衆諸侯。使來助役。作洛。國家之大事也。古者王室有大事。諸侯莫不赴役。既命殷民。殷民皆趨事赴功。大抵古人作事。規摹自有次序。召公二十一日受命。初六日至洛。何以延滯半月。乍至之初。精神未定。未可告神明也。既卜之後。不卽營治。必三日庚戌。方以殷衆築基址者。卜既得吉。相視籌度。某處可築。某處可造。故三日而後工築興也。既築之後。五日位成。又何以能成。位於五日之間。先王仁恩浹洽。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樂事赴功。故其功速。亦見古之建都邑。不窮奢侈。上棟下宇。以待風雨。非若後人規摹廣大。經年而不成也。況古人爲學。精粗通貫。作洛之事。召

公諳練精熟。計預事果。不費疑滯。五日卽成也。規摹旣成。周公乃觀。旣觀之矣。三日而祭天。明日而祭地。又七日而命赴役之民。用工。周公又何以遷延至十二日也。古人舉事。其事愈大。其動愈遲。十二日之間。反覆經營。規摹全備。用工之後。不愆于素。蓋不於斤斧紛紜之時。始有商議也。庶殷丕作者。周公命殷庶。其至未一。廬舍未定。乃能欣然而大興作。非聖人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何以感其丕作也。夫侯甸男邦伯趨事赴功。可也。至於讎民丕作。乃見周公感人之深。史官書此。其意深矣。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此一章。諸儒之說不同。一說。成王不在洛。止告周公。謂王不在洛。則一篇無告周公之辭也。又一說。謂終篇戒成王。成王在洛。告周公與告成王同。使成王果在洛。召公以天下諸侯取幣來獻者。何以不卽歸之成王而歸之周公。序言成王在豐。不聞在洛。史官言使太保先相宅。本非自來也。蓋洛邑事畢。周公欲歸宗周。召公乃取天下諸侯贄見幣物獻之周公。使達之王。召公欲陳戒於成王。故與周公言曰。拜手稽首。陳於公及王。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以諸侯之幣與召公之戒併達于王也。召公謂今洛邑已成。欲歸誥告殷民。根本乃自於御事。皆不敢指成王。故謂之御事。如今稱人爲足下執事之謂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已上皆告成王之辭。因周公以達王也。元者。長也。代天作子。乃天之長子也。商本天之長子。後世失道。

天卽換易而商之命亦轉而爲周之命矣。皇天之無親如此。今王受命。奄有四方。蓋有無窮之休矣。然而遭大投艱。天下之責在一身。所可憂者。蓋亦無窮。嗚呼。王其若之何。天以元子之責。改與成王。王何以當之。其可不敬乎。辭之懇惻。感動之至深也。

天旣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以大邦之殷。一失厥道。天卽棄絕其命。堂堂大邦。旣爲天所棄絕。今當如何。且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在天之先。哲王可以憑藉扶持者多矣。若可世享天命。自今觀之。皆不可憑藉扶持矣。則成王安可盡憑藉。太王王季文武也。商之厥後子孫。不稱天意。多見遠識者。則使之藏隱。而留於王朝者。皆餓病多害之人。以此治民。故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皆保抱攜持其婦子。以號呼於天。欲奔亡而避惡政。出則爲紂所執。以此見商之亡。非弱也。其威令尙行於國中。其法度尙嚴密。出奔者卽就拘執。民果不能如紂何。而紂果能勝天下矣。然其所以終於亡者。紂之力能勝百姓。而不能勝天。民之奔亡者。紂卽執之。固在威虐之中。至天哀于四方民。紂之威虐亦無所用。人力豈可以勝天哉。今王受天之眷命。必當懋勉用力。疾速於敬德。可也。召公之言。至此尤切。

自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我相古先王有夏傳之於子。從而導迪保祐之。而夏能保天意而順若。天於夏如此。夏先王於天如此。非不可爲後世憑藉扶持。以今觀之。既墜其命矣。又相有殷。天之所以導迪保祐者。亦非不盡其至。而湯亦能稽順天意。以今觀之。亦墜其命矣。然則前人誠不可倚也。今王以幼沖而繼嗣。必無遺老成人。詢以事天治國之理。王果能不遺老成人。我方謂王能稽古人之德。況謂庶幾能稽謀自天。言咨詢老成。方庶幾爾。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顯畏于民。暑。

召公前既言先王難恃。天命難知。能詢謀故老。方庶幾知此。恐成王自尊而抑之也。聖賢立言。本末全備。既抑之。必又進之。故嘆息而言。王雖沖子。已爲天之元子矣。爲天之元子。苟大能以至誠包容覆育小民。則今卽有休美矣。此以進成王也。前之抑。所以虛其心。後之進。所以彊其志。王旣爲天之元子。卽當自此用力。亦王其疾敬德之意。何者。未爲元子。尙可停俟。旣居元子之位。安得不卽用力乎。暑。險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之險。當常常顧畏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愆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王來都洛。蓋將嗣上帝。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土中者。洛天下之中也。召公又託周公之言以戒。觀此。則召誥非告周公明矣。且曰者。言周公亦常曰。作洛邑非徒然。合天心。格幽明。治萬民。皆自此出。

稱且曰者。君前臣名也。王來洛邑。果能如周公之言。爲此大規摹。有此大功業。天命至此。方有所成以之。治民今必休矣。古人舉事。規摹廣大。洛邑之作。上與天同。大感神人之和。而致天下之治。爲此而作洛。規摹豈不大哉。周至文武。天命已成。召公乃言能如此。天命方成者。恐成王恃天命之已成。欲其以未成居之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召公又教成王以治洛之法。王今必當先服殷之御事。使來此附介。助我周家之御事。不可以商周二其心。要在一視同仁。使商之臣與周之臣合而爲一。節抑商臣之性。漸染陶成。日進一日。至於日進新也。然又在王以身率之。王欲用敬德之工。當爲所不可不敬之德。蓋不得不然者。非有勉彊。如飢食渴飲之常。莫之爲而爲者耳。至於莫之爲而爲。則其動也。天自然一視同仁。合商周爲一體。混新舊爲一致。此疾敬德之工夫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召公又再言夏商存亡以告成王。恐其聽之略也。夏商之所以興亡。所以長短。皆非我之所能知。惟不敬德者。卽亡。興亡長短。不觀於天。惟觀於敬。此召公見之的也。夏商之天命。蓋如此。今繼受此命。其

可不思夏商之所以長所以短者鑒之以續其事功。又況王乃初有基業者。又不可以比前也。王乃初服者。初有基業。無他倚恃。其可不敬。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今王君天下。如人之生子。在於初生。自初生而保養。乃可以全其善。哲命者。人心所有之明哲。非自外來也。天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正在今日。知今我初服者。王知之否。王今初服而有天下。正天命哲。命吉凶。命歷年之時也。提而省之。往都新邑。敬德安可少緩。王惟用德。乃可祈天永命。言祈天永命。無他術。止有敬德爲可耳。曰祈者。欲成王知天命之未定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滅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君德在於好生。王勿以下民過用非法之故。遂敢不以常法治其罪。而至於殄戮。忿疾一生。卽損君德矣。何則。人君之德。止在好生。好生之德。止在於用常法治民。以常道而有功。則可以非道而有功。則不可。蓋王所處之位。在於德元。元者。善之長。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人君以此德元。覆冒天下。安可以小民淫用。遂損君德。成王在文武之側。豈不知君德之根源。正在於罔厲殺人。召公不已於告者。恐成王於爲治之際。因有所違拂。而壞其本原也。王果能以好生之德。洽于天下。小民方盡知君意。以王之刑罰用於天下。初非動用非法。則於王豈不甚顯。如春氣著物。無所不徧。王所以顯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君臣之間。當各盡其休。言我欲如夏歷年之久。勿欲如商歷年之替。召公言。我欲王以小民而受天之永命。永命在天。君之所以受之者。乃在於小民耳。古人言民。召公改言小民者。蓋國之根本全在小民。其與其亡。不在大族。不在諸侯。不在姦雄盜賊。止在小民之身。故召公原其根本。使成王知之。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既因周公達所言於王。未又殷勤至於拜手稽首言。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謂商民也。百君子。謂商臣也。友民。謂國民也。讎民。百君子未從化者。友民。已從化者。以此兩等之民。保受王之威命明德。召公前既言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合而爲一矣。至此又分爲讎民友民者。前自心而言。後自勢而言也。自心言之。一視同仁。合商周而爲一。自勢言之。所謂讎民者。所謂友民者。化猶未純。正將隨其宜而撫摩教迪之。謂之讎者。欲成王知商民尙伺闕失。乘閒投隙。其勢可畏。警戒之切至此。初非分爲二體也。我與讎民及友民。引領翹足待王之威命明德而保受之。爲成王者。何以處此。果有威命明德。使之保受。王方終有成命。王亦顯明。我非敢自謂勤勞。言初無補於國家。但能敬奉幣帛以供王。率諸侯之常職而已。若夫祈天永命。則在王之身。王之所當自能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三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太甲復亳而伊尹告歸。成王卜洛而周公告歸。蓋伊尹、周公、處大臣之變者也。已事而亟去，所以明吾心而嚴萬世之防也。然周公不得遂其去何也？伊尹之時，國無他變，太甲思庸，則其責塞矣。至於周公，雖卜洛以遷商民，基業略定，然其心猶未服，四方之大勢猶未集，非周公誰與鎮安之？此所以欲去而復留也。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洛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書曰：復歸于亳，著作湯誥之時也。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書曰：還歸在豐，著作周官之時也。他篇亦莫不然。而洛誥之序則獨不然。告洛邑之卜，周公在成周而遣使於成王也。作洛誥之書，周公歸宗周而親告於成王也。若於書序之凡例，當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歸于宗周，作洛誥。今乃於告卜之下，卽書作洛誥，不復著其時，何哉？蓋本周公之志而言之也。卜定則都邑定，都邑定則受朝會，遷商民，而周之基業定。周之基業定，則周公之去志亦定。當使人告卜之時，告歸雖未形於言，而精誠至意實與之俱往矣。孔子深見於此心，故變例而書。略作誥之時而發作誥之志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膺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俾來以圖。及獻卜。此章首序作洛獻卜之意。拜手稽首。敬其事也。朕復子明辟。程氏謂如復於王之復。周公蓋言。我以作洛獻卜之事。反告於汝明君也。周公之視成王。孺子也。成王之視周公。叔父也。拜手以言之。明君以稱之。蓋大卜洛之事。而深發其敬也。世儒復辟之說。蓋生於此語。抑不知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王位。何復之有哉。君幼而百官總己以聽焉。是固冢宰之職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前乎此者。封康叔。伐三監。莫不繫之於成王。則昔固爲辟自若也。而今何復焉。政使如世儒之說。則天下之事。豈有大於此者。何爲下文無一語及之。而專論營洛獻卜之故邪。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膺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述作洛之意也。營洛大政。宜自天子出。以成王幼沖新立。若不敢及天。時建都邑。基周家之命而定之。予乃不得不嗣太保以往。大相東土。其庶幾爲成王始基作民明辟之地。中天下而立。明四目。達四聰。並受四海之圖籍。大哉洛邑。是誠作民明辟之基也。是誠周公建都之意也。蕭何作未央宮。不過曰非壯麗無以重威耳。臨之以周公其基作民明辟之言。眇乎小哉。不啻天淵之間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卽召誥所謂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是也。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者。卜都之意。主於商民。先卜河朔黎水者。因其所安也。顧氏謂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其論遠近則然矣。若曰先卜近以悅之。建都邑。至重

也。質神明。至肅也。此豈苟以悅衆之時。況本欲居洛。姑先卜黎。是命龜之際。其意既不誠一矣。苟龜兆而吉也。將屈吾本意而遂居黎乎。聖人之舉措。殆不如是也。然則周公何爲而先卜黎也。意在地近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衆之所向。周公亦豈安其獨見哉。並列二說。以聽於天而已。卜黎於先者。先人後己之心也。黎既不吉。改卜洛邑。龜乃協從。蓋周公之心。卽天心也。無閒。故無違也。黎雖不及洛。然亦周公並近商郊。審擇而勢。可建別都之地。若擇焉而不詳。是彊天之合而必龜之從己。豈聖人之心哉。始云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者。王城也。朝會之地也。終云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者。下都也。頑民之居也。王城在澗灋之間。下都在灋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云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洛都雖有二城。而成周則總其名。杜預、孔穎達皆以下都爲成周。謂敬王繼子朝之亂。自王城始都之。其說不然。大可以包小。小不可以包大。苟成周信爲下都之名。則凡書之言洛。皆謂之成周。是以下都之名。而包王城。其不可信一也。左氏未嘗有敬王自王城遷成周之明文。第言子朝既逐王。入于成周而已。敬王請城成周之辭。亦謂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則成周者。洛邑之總名明矣。其不可信二也。佯來以圖及獻卜者。周公言向者卜洛既定。使人來宗周。獻營繕之圖。及龜卜之兆於王。蓋追述獻卜之事。言洛都之成。將以致告歸之請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佯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王拜手稽首者。敬受周公之言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者。宅土中而作大邑。天之休命也。周公之來相宅。乃敬承天休命。非出於己私也。曰敬天之休足矣。必曰不敢不敬天之休者。蓋明見天命之當然而不得不然也。見之明。然後畏之篤。周公之於天命也。知之深。然後言之力。成王之於周公也。知周公則知天矣。成王之學。至於知天。是殆非前日弗敢及天基命之成王也。其作周四休者。言周公相宅營洛。實配宗周。其作我周家匹休之地。匹者。對宗周之辭。謂其休美俱無窮也。成王復言。公既定宅。使人來。以龜兆來視予。其卜之休祥。有常永無窮之吉。我與周公二人。其共貞固守此基業乎。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以者。使之之辭也。成王自謂。保天命與墜天命。二者皆不繫於己。惟繫周公。使我如何爾。公庶幾永留輔佐。以我小子萬億年敬天之休而不墜乎。倚之者甚重。而望之者蓋甚長也。成王察言觀色。知周公將致告歸之請。故豫以是留之。其於師保。事之可謂篤。察之可謂精矣。是殆非前日未敢誚公之成王也。拜手稽首誨言者。成王復致敬盡禮以求周公之誨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佯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敝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佯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成王旣盡禮以求誨言。於是周公舉其大者告之。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告以定都之首務也。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之不載者。咸秩敝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所焉。始建新都。

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則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告成王。若闕於事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戒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顛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故周公以爲首務也。予齊百工。俾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周公言。我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成周者。豈徒然哉。予惟曰。庶幾有事。爲以大慰天下云爾。下文所稱記功宗之類。皆所當爲之事也。方周公當國之時。百官賢否。雖或不齊。公固化之有道。處之有方。於治道未害也。今成王親政之初。所從百官。豈容有一小人參錯其間。故公必精察審擇。使成出於正。無少不齊。老臣愛君之心。亦篤矣。不授之以人。而徒責之以事。周公必不爾也。旣授之以人矣。成王亦安得辭其責乎。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者。基業旣定。則當修創業之功。以示天下。洛邑旣成。周之業旣定矣。論創業之勳。不可後也。故教成王。今卽出命曰。記錄功臣之宗。勳勞之最大者。以其功作元祀。功臣莫不祭於大烝。爲功臣之宗者。居其冠。故謂之元祀也。漢高帝次功臣。其第一久之而後定。蓋功臣之冠。天下觀瞻。所以鎮服羣下者。實繫此舉焉。論功莫先於宗。言宗則凡功臣可得而推矣。報功莫重於祀。言祀則凡慶賞可得而推矣。旣發命以報其功。惟申命以勉之。曰。汝功臣其受此褒賞之命。以厚輔王室。蓋示之倚任之意也。臨新都而慰答功臣。所以託之心腹。共圖久之業。而念舊錄功。風天下以歸之厚。此又其樞機也。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敍弗其絕者。周公既告成王以褒賞功臣。又戒以當大視功臣之載書。苟無不公。百工效之亦皆公也。苟少有私。百工窺之亦將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百工視效如此。孺子論功行賞。其可少有朋比乎。孺子其少有朋比。則其自此以往。臨政出治。將無不朋比。如火始然燄燄之微耳。其所焚灼。以敍而進。自少而多。自近而遠。遂不可絕矣。其可不深戒其初乎。論功者。成王之初政。周公懼其私心之或萌。故嚴厲其辭。所以閑之於始而禁之於未發也。厥若彝者。告成王以其順典彝也。及撫事如予者。告成王以撫定天下之事。當如我爲政之時也。及云者。周公自謙。使成王先順典彝。而因觀法我之所爲也。惟以在周工往新邑者。卽周公所齊從王于周之百工。戒成王之洛。當惟以此自從。不可以他人間之也。周公爲成王慮者。可謂悉矣。示之以典。欲其遵也。教之以身。欲其效也。遺之以人。欲其用也。成王之臨洛邑。誠能循奉典彝。師法周公。信任衆賢。則治道亦無餘蘊矣。佯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者。復告成王。當使百工咸知上意所嚮。聯事分職。各就有僚。曉然不惑。奮揚興起。咸底成績。乃所謂明作有功也。苟不知上之所嚮。則惑。惑則怠。怠則積用弗成矣。然則所嚮果何嚮也。曰。惇大者。其所嚮也。一代之必有所尙。以定一代之治體。百工皆知所嚮。雖其職之異。其功之殊。而體皆惇厚寬大。共成溫裕之風俗。則是周家八百年之所尙。實定於成王。休閒顯譽。豈有旣乎。漢文近於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功。漢宣近於明作有功。而無所謂惇大成裕。周之治體。蓋非後世之所可及也。治體定。則治道成。故此章亦止於此。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民彝。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周公既舉治道以誨成王。此章復申言之。而致告歸之請也。已。汝惟沖子。惟終者。周家之治。文武周公實始之。至於終之。則成王之責也。故周公歎息而言曰。已乎。惟汝幼沖之子。而承如是之大基業。惟以終之。乃能塞責。蓋憂其不克負荷而勉其不可不負荷也。前章之誨。於內治爲詳。至於統御諸侯。教養兆民。則未及焉。故此章申言之。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誨之以統御諸侯之道也。王者之統御諸侯。必先識其向背。不先識其向背。則以僞爲誠。以佞爲忠。賞罰倒置。而操柄失矣。然所以識其向背。非用智而任術也。亦曰敬而已矣。敬則是心常存。無憎愛之私。故能識百辟忠誠。以享王室者。亦識其有悖慢而不享王室者。所謂不享王室者。非必顯然負固阻兵也。庭實任土之物。固與其他諸侯無異。第無誠意以將之耳。享覲之多儀。極其繁縟。苟無誠意。則其陞降俯仰之儀。必有不與物相稱者。是以謂之不享。惟其不用志於享。則凡其一國之民。皆化其惡。惟曰不享。舉無尊奉天子之心。推其國之政事。與將差爽侮僭。墮王度而爲叛亂矣。固當察之於早治之於微也。豈待其貢物不至而始知之乎。於陞降俯仰之間。而識其向背。是非心之存者。未能察也。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民彝。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

誨之以教養兆民之道也。周公之於民至矣。然治道有先後之序。蓋亦有不暇爲者。故周成王頒布我所不暇爲者於天下。王其聽我教汝於輔助斯氏教養之常道。次第而頒之於民。可也。養勉也。民惟邦本。汝乃於是輔民。蘇不勉行之。是基業必將不永矣。危言以感動之。欲其深勉乎此也。篤敍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者。周公復告成王以惇篤次敍武王之事。罔不如我前日當國之時。則天下不敢廢汝之命矣。武王沒。周公如武王。天下所以不廢周公之命也。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天下所以不廢成王之命也。苟成王作聰明。喜變更。武王周公之政。皆失其敍。則天下安肯用一幼沖孺子之命乎。篤敍云者。典刑具在。誠意不存焉。亦徒法而已。故行之貴乎篤也。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者。告戒既終。勉以汝往新邑布政。不可不敬。我其退休田野。惟農事是明。不復與聞國事矣。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者。周公既與成王決別。以民者國之大本。意未能已。復指而言之曰。彼寬裕我民之道。前所謂樂民蘇者是。不可須臾離。無或少遠之而用。致違戾也。周公於將去之際。殷勤反覆。不能忘民如此。其真知本者哉。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愍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成王將留周公。故先歸重於公。答其誨言。稱其功德。蓋所以開挽留之端也。公明保予沖子者。成王退託言。我幼沖孺子。蒙然未有所知。公之於我。正如人之養嬰孩。寒暑飢渴。莫能自辨。皆傳養者明以保

之使其免於水火歸重於公者亦至矣。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成秩無文者答周公之誨言也。公所稱舉以誨我者明著深實皆丕顯之德。蓋欲以我小子繼先烈成天意結民心舉祀典我不敢不深是誨也。文武之烈要在增光而發揚之。苟止欲持循則漫頹其舊矣。上天之眷要在進修而奉答之。苟無以稱塞則將墜其命矣。四方之民要在和調而恆保之。苟使之乖離則君位危而不能居師衆之上矣。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成秩無文卽前所謂肇稱殷禮蓋以惇重宗敬大禮之心而舉行次敘大祀徧祭百神而大享之也。周公前兩章之誨大略不出此矣。周公之誨以祀爲先者先其原也。成王之答以祀爲後者先其實也。齋明之心蓋出治之原而爲治之條理則此心之實也。告者視其原受者得其實。周公可謂善誨。成王可謂善聽矣。苟周公先言祀成王亦先言祀安知非徒旣其文而未旣其實乎。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愍祀者稱周公之功德也。周公聖德之著輝光充塞天地若可以止矣。方且勤施治教于四方四方之人雖邊陲海隅亦皆旁作穆穆以發誠敬之容德益向新俗益向美前迓太平其象可見文武勤勞創業垂統以教後世者賴公再明不復迷錯我小子拱手仰成徒知爲祭主蚤夜謹祀而已則公之有大功德於我周家者亦云盛矣。天下皆在周公光宅之中識其不已之心者成王也。天下皆向周公日新之化識其迓平之象者成王也。周公勤施不已之心雖聖人所同然征誅四國思兼三王其勤勞特甚焉。信乎其爲勤施也不曰旣平而曰迓平者旣平則盈不可久矣。迓則有

靡靡方進之意焉。周公勤勞如此，勳德如是，成王弁冕奉祭，其敢忘所自乎？其可少遠周公乎？挽留之意，莫切於是。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既稱周公之功德，言之不足，復言公之功輔養啓迪我小子之篤，罔不若是，非止前所稱而已。蓋言語所不能盡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成王留周公之心愈切矣。人君有安居而與師保護論者，有臨朝布政而接諸侯卿大夫者，此成王欲退私而臨朝也。謂我退而卽君位于朝，命公後伯禽於魯，言公不可去，封公之子以治魯國之民。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四方今始開啓其治端耳。諸侯尙未知來王來享而舉尊王之禮也。周公雖已平殷之亂，而宗禮之事未定，公之功亦未克救寧，而豈爲全備哉？公必當開導將大我之後，爲我士師工之監視，當時爲士師工者固多，公當爲之表率，大保養文武所受之民以治之，爲四輔師保之佐。此章成王自謂我眇然幼沖之子，固不足以留周公，縱公不爲己留，亦當爲天下留，爲文武留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定，予往已者，王謂公若留，我則敢往新邑，使天下諸侯欽肅將，大祇敬歡，協公之功。公之功亦至此而成矣。此語與亦未克救公功對言也。前章就成王之身言之，此章又就周公之身言之，見其留之愈切也。公無困哉者，王謂公捨我求去，實爲困我。公前言規摹如此之大，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矣，而去

之何哉。公之不去。我亦無厭。數其康安天下之事。不然。焉保其往。公爲周之儀刑舊矣。今勿替之。則四方亦世世享我周家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周公爲成王而留。謂王命予來。欲承保乃文祖受命之民。及乃光烈考武王。受其誕保。文武受命民之命也。弘朕恭者。周公本有此恭。所以欲去者。謂上下全備矣。王又深以文武爲言。是所以弘大我之恭。豈得而不留。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周公謂我既留。君臣之間。當同用工。大立規摹。孺子來相視洛邑。其大惇厚其法。用殷之賢人。周召之言。多加大者。天下之工夫。未有小爲之而能有成者也。是必委一身於其中。如人爲學。學之外無他事。乃可。若一出一入。始勤終怠。豈能成德。必大惇其典。大用殷之賢人。治爲四方之新君。作周恭敬之君。第一人。又言。其自是洛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萬邦皆休。惟王乃有成績。苟一二邦不休。則績安可謂之成。且者。周公自言。我以諸侯大夫及御事之人。篤厚前人已成之烈。答天下之衆。作周家誠信之臣第一人。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於王言恭先。於己言孚先者。蓋恭者治之原。治原當出於君。而臣但作孚信之先者而已。亦歸政之指也。大抵功成則退。臣之道也。周公謂制作已備。可以去矣。其本心也。

成王留之。則又更立規摹。終則有始。天行健之意也。

考朕昭予刑。乃單文祖德。俾來愆殷。乃命寧。

周公謂成王。考我告子之言。乃盡本於文祖之德。蓋文德之精微皆在此。自加考察可也。考之一辭。甚要。如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巽語之言。能無說乎。必改之釋之。可也。使來愆慎治殷之民。其必命之以寧。命者。如射命中之命。命中者。必中之。謂命寧者。至於必寧也。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侂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周公既留。卽告于文王武王。以秬鬯二卣。拜手稽首。以此心休享不敢宿。而禋于文武之前。公之一去一留。對越文武也。亦以堅成王之心。謂汝之不可不勉者。已告於文武矣。予不敢宿者。對成王之時。此心此意。卽對於文武也。自是當惠順篤厚。次敘而行。無至于違自疾之地。能如此。則萬年皆厭飲汝之德。殷之民亦日漸月漬。而有所成矣。殷之民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蓋殷民乃讎民。能使之承敘。然後萬年永觀朕子懷德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視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禩。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史臣記當時事也。戊辰。十二月戊辰也。王在新邑。在洛也。烝祭。常祭歲也。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

常祭止用騂牛一也。因烝祭封伯禽於魯。王賓殺禴於常祭之外。又殺牛以祭。封伯禽與祭歲對言。故曰賓以歲爲主。此爲賓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史官記周公輔成王。保文武受命終始。至此凡七年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四

多士第十六

周書

遷洛之事。召誥。則經始之也。洛誥。則考成之也。多士。則慰安之也。亦既慰安之矣。而踐奄之後。復待多方之誥。然後人情始定。與其再喻之煩。曷若一喻之至乎。曰。聖人之言。不過乎物。始遷之時。如是勞來之足矣。苟預憂他日之疑。而曲喻之。於己則爲躁。於民則爲瀆。非聖人之言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多士。

所謂頑民者。蓋於商民之中。尤負固不悛者。非諸侯之權所能震服也。非文誥之辭所能統率也。惟置之於醇醲泰和之地。而後日漸月漬。浸以融釋。此其所以有成周之遷也。然既成而後遷。則室廬有秩。疆場有經。至者莫不忘勞。既遷而後告。則天命之公。王澤之厚。聽者莫不興起。周公洛邑之政。其次第固如此。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洛邑始成。以周公之衰。烏臨之。初於此。而發王命焉。光景之新。繪畫莫陳。而史以三語盡之。可謂善形容矣。序言殷頑民。賤之也。所以指其實。史言商王士。貴之也。所以開其善。序蓋孔子之公筆。史則周公之恩意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弔。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弔。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頑民。人之所忿嫉也。周公以王命誥。首呼之曰。爾殷遺多士。撫摩勞來之意。見於言表。略無忿嫉之氣。亦可以見聖人之心矣。頑民之來。謂周公必以凶徒醜類見處。不自意得殷遺多士之稱。訓誥未孚。而囂悍暴戾。固已十消其八九矣。弗弔之天。大降喪于殷者。憫其喪亂而慰免之也。喪亂者。非他也。周實爲之也。而慰勉之辭。若無與焉者。何哉。殷得罪於天。周奉天討。而未嘗有心於其間也。討之者。無心。故言之者。亦若無與也。旻天者。自其秋殺者言之。各有主也。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者。推本革命之公。而開喻之也。天旣降喪于殷。故周受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于上帝之事。威降于天。而成于周。蓋相爲終始者也。紂固司王罰者也。惟其不王而失天職。故職移於周。反致王罰於其身焉。吁。可畏也。以天言之。則曰明威。以人言之。則曰王罰。所從言者不同。而至明至公之理。非有二也。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弔。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者。因其所疑而解之也。弋。猶弋鳥之弋。謂有心於取之也。周之革殷。至明如此。聖人何嘗以弋取求位爲嫌。而急於自解哉。惟頑民以小人之心。則疑周之弋殷命也。又疑周之求天位也。聖人憫之。憐之。呼而告之曰。非我小邦。周敢弋殷命。以彊弱小大之勢論之。小國亦豈能弋殷命。然而卒革殷命焉。是天也。非人也。頑民亦可以少悟矣。天之於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觀

天之不畀殷。益信其不固亂也。天既不畀殷。故相助輔弼。我有周。俾作民主。我曷嘗敢有求位之意哉。是乃因其疑以解之。而非以自解也。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者。前旣言惟天不畀矣。復告之以不畀之理。豈在外哉。是乃我下民所秉之爲。善善惡惡。確然不可易者也。下民之爲。是乃上天之明畏也。秉爲卽秉彝。詩言其體。此言其用也。始言惟天不畀。而後言惟帝不畀。蓋將剖析精微以示之。故指其主宰而謂之帝。至本其明畏之理。則謂之天也。言至於此。所以迪頑民之性者。至矣盡矣。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桀之亡。卽紂之亡也。湯之興。卽武王之興也。鳴條之事。凡爲商民者。莫不知其應乎天而順乎人矣。至於商周之際。乃有疑焉。觀其前則明。處其中則蔽也。故周公舉湯桀之舊聞以告之。自其明以達其蔽也。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所安。則聲聲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開於桀。第桀喪其良心。自不適其所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則其惡升聞。而惟帝降格矣。天人之際。惟極乃通。治極則通。格于皇天是也。亂極亦通。惟帝降格是也。治亂雖殊。極乎下而通於上。則一而已。帝旣降格。譴告災異以示所嚮。於是夏邦可以深警矣。尙猶弗能敬用帝命。大肆淫泆。惡播人口。至於有辭。自絕於天。而天亦絕之。故惟時天罔念聞也。元命者。大善之命也。出於天而行於君者也。桀以淫

迭肆于民上。舉措誅賞無非私意。安得有所謂元命哉。元命廢。則降致天罰。夏祚亦從而廢矣。國之元命。猶人之元氣。有則生。無則死也。夏既廢其命。故天乃命爾先祖成湯。爰革夏正焉。俊民甸四方者。湯所以盡人君之職分也。人君之於四方。豈獨恃一手一足之力哉。明揚俊民。分布遠邇。使之甸治區畫。各有攸守。而人君之職分盡矣。伊尹之稱湯曰。旁求俊彥。孟子之稱湯曰。立賢無方。蓋成湯治天下之規模。惟伊尹周公孟子則深知之也。明德者。治國平天下之本。而恤祀則致敬鬼神。聚其德而神明之者也。自成湯至于帝乙。聖賢之品。差亦不一矣。謂之罔不明德恤祀者。言大略不失此心。所以傳世不墜也。商之多哲王。是豈人力哉。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而然也。殷之哲王。亦皆操存此心。罔敢失帝之則。無私主則無私施也。此布德行惠所以罔不配天其澤也。苟不知操存。失其帝則。雖欲澤民。亦皆私意之爲。何足以配天乎。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積治之後。雖有失道之君。亦未易動搖也。紂襲聖賢之餘業。而其亡忽焉者。積累之雖深。戕敗之亦大也。誕罔顯于天者。言紂天理昏蔽之極。其本既亡矣。況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勞邦家而思所以保之乎。先言不明天理。次言不念祖宗者。蓋天理猶有毫髮之存。則追惟前人櫛風沐雨之艱難。必不忍淫泆以蕩覆之也。善惡吉凶之理。天道之甚顯。民心之共祇者也。紂大淫厥泆而皆不顧焉。天也。祖宗也。

民也。自古帝王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于先王勤家。則不畏祖宗矣。罔顧于天。顯則不畏天矣。罔顧于民。祇則不畏民矣。三畏既除。舉無忌憚。窮凶極惡。故惟時上帝弗保。降若茲大喪也。惟天不畀不明厥德者。推本紂所以爲天所絕者。不明其德而已。明德天之所賦也。明其德者。人之盡乎天者也。紂雖下愚。亦豈無是德哉。惟昏蔽盡惑。不能明其德。人欲日肆。故其惡如上所陳也。序紂惡而以是終之。探其本也。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於罰者。言國未嘗無故而亡。泛觀前後亡國者。其致罰之由。必有可言者。況周之奉辭伐紂乎。爾頑民亦可以自反矣。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勗。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前章所敘。武王革命之理。此章所謂。今惟我周王。則指當時言之也。頑民之所以憾周者。徒見東征爲周公成王之事爾。故明告以是皆帝之事。我周王特大善承之而已。周爲天子。職當奉承帝事。帝既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翦除。告其勅正之功于帝也。惟我割殷之事。未嘗容少私意。一於從帝。而無貳適。惟爾有殷王家。自不得不惟我之適矣。周不貳於帝。殷其可貳於周乎。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也。上帝旣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也。當是時。頑民猶妄意成王周公或可動搖。故示以確然不可移奪之志。以定其心。而一其所向云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亦豈徒割殷之事哉。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勗。自乃邑者。其曰乃審度之辭。蓋嘗審

度頑民致討之由。實惟爾大爲非度。我固不先起兵端以動爾。其作孽乃自爾邑。非他人也。又將誰咎乎。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者。告之以遷洛之意也。言予亦念天就殷邦妹土之地屢降大戾。紂旣死焉。故今邪慝不正。要當遷徙。舍其舊而新是圖。夫豈得已而不已哉。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此章明告以遷洛之意。予時惟其遷居西爾者。自殷視洛。則爲西也。所以遷爾居於洛者。非我一人秉德不康寧而樂爲開闔動搖也。是惟天命而已。無違者。戒頑民不可違天命也。朕不敢有後。無我怨者。言我畏天命。故於遷洛之事不敢有後。雖欲少從容而不可得爾。其體此意而無我怨也。雖然。周行天討者也。殷受天討者也。受討者之懼。宜若甚於行討者。今以文意觀之。周公常懼頑民常肆。周公常切。頑民常緩。是何邪。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彼誠粗知之。將喘汗疾趨之不暇。亦何待他人敦勉督促邪。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者。以其父祖之舊聞而開諭之也。惟爾平日所知。爾先人典册所載。殷革夏命之事。歷然可考。我周之革商。正如是耳。以所聞於前而驗所見於今。廢興之理。亦可識矣。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蓋周以商革夏之事諭頑民。頑民復以革夏之事責周。其言以謂商革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於百僚之間。今周之於商士。未聞

有所簡拔也。安得而不怨乎。此雖頑民責周之語。然成湯革夏之政。不多見於書。因此語而推之。則其舉民望。慰衆心。合新舊。安危疑。規摹略可見也。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者。周公稱王命以大義裁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予一人所聽用者。惟德而已。故予敢以德而求爾于天邑。商。爾其修令德以應我之求。不可援前比後而必我之爵也。商猶謂之天邑者。蓋言其地舊爲天子之都。理當富於賢德。敢求亦敬賢之意。重其事而敬其辭。裁之者固甚正。待之者亦甚厚矣。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者。復諭以所以遷洛者。惟欲相率安肆矜恤爾躬。豈可反以我爲罪乎。前云。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此又云。非予罪。時惟天命。夫豈欲借天以自解哉。誠以頑民蔽蒙之極。故每舉天命之公。以大警省之。使於此而有發焉。則知洛邑之遷。周蓋未嘗與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

頑民之所以不安者。蓋不自知其罪之大。遷洛猶爲輕典。故此章明以告之。奄蓋與武庚管叔同叛者。昔我東征。來自奄之時。爾三監奄淮夷之衆。若正名定罪。我惟大降黜爾四國民命。盡俘爲囚。可也。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流竄荒裔。可也。今遷爾洛邑。密邇王室。是以親比爾爲事。俾臣于我宗。法成周濟濟多遜之盛。慚染薰陶。以成其德。爲汝賜旣不多矣乎。舍殷就洛。遷徙之勞。頑民所知也。舍遐逝而就中都。寬宥之恩。頑民所不知也。故明以告之。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

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告戒既終。乃示以恩意。勉以安居樂業永久之計。今予惟不爾殺者。蓋頑民負罪懷慝。反側不安。故明許其不死。所以洗其危疑也。盤庚既遷之後。歷告百姓者。亦曰罔罪爾衆。亦是意也。胥怨之惡小。故告之以罔罪。反叛之惡大。故告之以不殺。辭之輕重。因其犯之大小。至於與民更始。則一而已。予惟時命有申者。前章既已詳命之。而是章之命復申告之也。今朕作大邑于茲洛者。蓋爲四方諸侯罔有所賓禮之地。故卽土中建都。以會朝。此營洛之本意也。亦惟爾多士所服事奔走。臣我周家。進於濟濟多遜之盛。非居洛不可。此又營洛之意也。蓋營洛有二說。一則以賓諸侯。一則以居商士。然則待汝商士者。亦甚厚矣。爾乃尙庶幾保有爾土。而無懷動搖之思。此蓋分之以田也。爾乃尙庶幾安寧。各幹其所止。無起覬覦之望。此蓋受之以業也。爾能敬天。惟畀矜爾。惟敬。則畏天命。畏聖人之言。凡所命誥。莫不祇順。福祥之所集也。卽天之畀矜也。爾不能敬。爾不啻不能保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惟不敬。則不畏天命。不畏聖人之言。凡所命誥。莫不違悖。刑戮之所集也。卽天之罰也。明福威以示之。彼安得不知所向背乎。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續爾居。爲長久之計。爾其有幹有年于茲洛矣。有幹則有業。有年則有養。所以能胥匡其生也。爾小子乃興從爾遷者。言爾之遷洛。乃建立門戶之祖。後世子孫之興。

實從遷始。豈不甚光榮矣乎。自亡國之末裔而爲興國之始祖。頑民雖愚。其亦知所擇矣。所以作新之者。無大於是也。多士多方。篇末皆有又曰。蓋殷勤以續前語。然多士王曰之下闕文。失其前語。故又曰之辭不可盡通。然所謂時予乃或言爾位居者。勉以安居之大指。則可知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五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師長之言尊而不親。族黨之言親而不尊。故嚴厲者少潤澤。而昵愛者多姑息。是篇上白天命精微。下至猷猷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忠愛惓惓。尤致意於壽夭之際。是合師長族黨之論。萃爲一書。入之者深而開之者至。信乎其爲百代之元龜也。

周公作無逸無逸。

周公遭變。作七月之詩。陳王業之艱難。而無逸之作。亦在於遷洛還政之後。其時蓋相先後也。逸豫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耳。無逸者。治源之書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無逸者。天德也。亦君德也。君子所其無逸者。凡人乍勤乍墮。蓋亦有無逸之時矣。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爲所。如魚之於水。獸之於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或利而爲之。或勉而行之。皆非所其無逸。其視乾健不息之體。猶二物也。周公之於篇首。歎息而言之。所以期於成王者不薄矣。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

也。蓋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依者，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興一宮室，起一力役，視之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彼本非有意虐民，實未嘗知民之所恃以爲生者，乃在於是也。成王生於深宮而遽處人上，周公深爲之懼，故以此言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啓之也。周公既倣成王，復引閭里近事明之。相視閭里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衆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縱逸自恣也。乃諺者縱逸則所習者下，委巷謠諺常誦於口，此流染已深之驗也。既誕者，長惡不悛，遂至於誕妄。變文曰：既謂已至誕妄之地，則無復可救矣。惡至於此，若非誕妄，則必訕侮其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徒自苦耳。自以爲黠，而反以老成爲愚也。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之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者也。以成王之中材，向使管蔡得志，日夜扇惑戕賊之，安知其不以后稷公劉爲田舍翁乎？周公之訓，委曲至此，此乃親戚之情話，入人之最深者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既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嘆息而謂之我聞。蓋語有所自來。欲成王敬聽之也。嚴恭寅畏。蓋中宗無逸之實。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天命自度。言中宗常以天命自律也。維天之命存於心。流行於天下。著見於履象。內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仰因履象之示。參驗省察。不違其則。所謂以天命自律也。因桑穀之變而修省。此天命自度之一端耳。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故祇懼而不敢荒怠宴安。蓋深知民之可畏。而深識治民之果難也。中宗之敬則然矣。所以享國七十有五年何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彊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至於儉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力而壽之理也。自此而下。至于文王。其眉壽無有害者。莫非此理也。孔子言仁者壽。仁其體敬。其工與無逸互相發也。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言其未踐位之前。備嘗勞苦。親與小人游處。小人之艱難。盡知之矣。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者。蓋前日親見其難。故不敢易其發也。亮陰之制。古之人皆然。至於三年不出一語。乃高宗特以自治。聖賢之君。未必盡然。故謂之乃或。是或一道也。言乃雍。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三年不言。臣下想望。一言之發。而得傳說四海之內。咸仰其德。是言發之後。人情無不雍和。而嘉靖無怨。皆可得而見矣。嘉靖不徒休息之謂。蓋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高惠文景。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安得所謂嘉靖乎。無時或怨。則非特不怨。蓋

無怨之根矣。高宗之所以壽固無異於中宗。然享國五十有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大和。導迎善氣。是亦壽考之理。又發此意以深勸成王。下章論文王之威和萬民。亦是意也。祖甲卽太甲也。不義惟王。舊爲小人者。其始不義。習與性成。是所謂不義惟王也。欲敗度。縱敗禮。是未居桐宮之前。舊爲小人之行也。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言其思庸而復卽王位。困心衡慮。深知小人之依。故能保養惠愛庶民。雖鰥寡之微。亦不敢侮。懲其慢之深。故操其敬之力也。太甲世次。蓋在中宗高宗之前。此以享國多寡爲次也。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無逸之反也。惟其生則逸。故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使其知之聞之。其敢安於耽樂乎。耽樂之極。伐性喪生。無所不至。故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又歷數悉陳。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深警成王。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大抵守身之本。自天子至于庶人。惟先知自愛。不失其身。然後萬事自此次第而舉。起其敬而收其肆者。莫大於是。此則周公忠愛拳拳之意也。商去周末遠。故周公以成王耳目所接者言之。獨稱三君者。中宗嚴恭寅畏。不言所因。則幾於生而知之者也。高宗舊勞于外。由經履歷涉而後成德。則學而知之者也。祖甲舊爲不義。則困而知之者也。人之品。學之等。無出此三者。舉此三君。其義已備。不必復廣引。非有所去取也。其論逸王。則從其多者而槩言之。亦非謂三君之後。其君皆逸。以意逆志可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

朝至於日中。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商周猶異世也。文王親成王之祖也。故復舉文王之無逸以告成王。言愈近而意愈切矣。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者。將論文王之無逸。先言其淵源之所自也。凡有血氣。每患於上陵。學問之道無他。下之而已矣。損抑祇畏。所以下之也。太王王季所以克自抑畏。則其用力於無逸者深矣。是乃文王無逸之淵源。文王則由父祖之抑畏而至於作聖者也。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者。言其自奉之薄而專意於安養斯民耳。卑服。蓋舉一端。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也。物莫能兩大。厚於奉己。必薄於恤民。文王於衣服自奉之屬。所性不存。漠然未嘗留意用力於是也。則其力果安所用哉。卽於康功以安民。卽於田功以養民而已。力不分於奉己。故功全歸於恤民也。徽柔。蓋柔之徽美者也。懿恭。蓋恭之淵懿者也。始從事於無逸者。柔巽恭謹。不謂之柔恭。則不可。其視徽柔懿恭。意味光輝。則大不同矣。非文王之聖。莫能與此也。文王以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所謂綏之斯來。勳之斯和者也。於民言小者。苟匹夫匹婦未被其澤。則其懷保猶未周也。於鰥寡而言惠鮮者。鰥寡窮民。垂首喪氣。文王惠綏之。莫不鮮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中。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當是時。紂方在上。毒痛四海。文王處方伯之位。而欲咸和其民。戛乎有杯水勝火之難。推望道未見之心。勤且勞。自應至是也。然亦豈若後世量書傳。登代有司之任者。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謹。則所謂不遑暇食者。其勤勞必有在矣。讀

無逸。則見文王之勞。讀立政。則見文王之逸。豈相爲矛盾者哉。於至勞之中有至逸。於至逸之中有至勞也。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者。遊田國有常制。至於盤于遊畋。則以是爲耽樂。固文王所不爲也。不曰不爲。而曰不敢者。翼翼之小心也。以遊畋之節。則可知百用之約。旣無濫費。自無過取。所以庶邦之貢於文王者。於正數之外無一毫之加也。文王爲西伯。所統之庶邦。蓋有常供。其在春秋。諸侯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其來舊矣。此章論文王之家法。故凡無逸之條目。如敦儉素。重農畝。恤困窮。勤政事。戒佚遊。防橫斂。大略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卽前章之意。然亦使成王知文王憂勤如此。終享百年之壽。則導諛之說。謂勤政則傷生者。亦不足信也。以此防民。後世猶有妄爲文王憂勤損壽之說。以啓人主放逸。如鄭玄者。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無逸雖戒成王。實欲後世子孫共守此訓。故以繼自今嗣王言之。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休其身。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爲人君者。所不能無也。特不可過而已。過則人欲肆。而駸駸入於亂亡矣。故周公之戒嗣王。不使之無觀逸遊田。而使之無淫于觀逸遊田。淫。謂過也。苟必欲絕之使無。則迫蹙拘制鬱而不伸。非所以養德也。前稱文王。此戒嗣王。皆先言簡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欲禁橫斂。必先絕橫斂之源。觀逸遊田者。橫斂之源也。淫于四者。侈費無度。其勢不得不橫斂。四者旣省。用有常經。自

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九貢九賦，什一之制，皆名正義順，天下之中制。過是則害於理財正辭之義矣。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者，塞其逸樂之源也。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耳。一日放逸，所害幾何？抑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而至於二日，自二日或至於終身不反。故周公先塞其源，戒之以無敢遑暇曰：今日耽樂，當此之時，既已盡失天人之心，下無以示民而非民攸訓，上無以順天而非天攸若。是人也，可謂有莫大之愆，而非小失也。一日耽樂，周公禁之如此其嚴，蓋人主不可使知耽樂之味。苟開其一日之樂，以爲無傷，逮其既嘗此味，則浸深浸溺矣。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酣于酒德哉者，紂之大惡。數千載之後，匹夫匹婦猶羞比之。況當時夷滅尙新，惡之尤甚，故舉其甚惡者以警之，以謂苟不戒一日之耽樂，順長不已，則必至於爲紂之徒也。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原逸樂之始，使之深絕其微，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蓋要逸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始終備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譁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訓告者，以格言訓迪之也。保惠者，以善道保養之也。教誨者，教戒誨語，諄諄懇惻，非特訓告而已也。訓告、教誨，皆見於言語。保惠則極其調護於日用飲食之間。功用蓋相表裏也。古之人，其德業已巍巍乎其大矣，臣猶相與訓告保惠教誨焉。況成王幼沖之孺子，豈可少此乎？此無逸之書所爲作也。邪正相爲消長，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訓誨保養，正氣充實，邪說何自而投隙乎？故民無或敢相譁張詭誕爲幻。

惑以亂主聽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於小大者。言人主此其不聽君子之訓。則小人乃乘隙以邪說訓之。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掃除。使人主未厭君子之言。則小人豈敢違進其說乎。彼固有所窺而動也。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者。先王之正刑。甚便於民。甚不便於小人。略而言之。如嚴名分。所以和民則。而小人之陵僭者。則甚不樂也。省刑罰。所以重民命。而小人之殘酷者。則甚不樂也。薄賦斂。所以厚民生。而小人之貪侈者。則甚不樂也。故小人得志。必盡殄滅之。而後歎於志。民始無所措手足。心口交怨矣。爲人上者。至使其民心口交怨。則其國亦曰殆哉。此蓋消長存亡之機。故周公懇懇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知而弗去。所以爲智之實。不蹈其哲。則去之者也。非智之實也。故周公稱三宗。文王之哲。必以迪哲言之。謂允蹈其知而弗去也。曷爲而知三宗。文王允蹈其知而弗去也。凡人平居無事之時。孰不知自反。不責人之理哉。及謗譎入于耳。激于心。則平日所謂自反。不責人者。忽然忘之。肆其忿戾。無所不至。是非能蹈其平日所知者也。惟文王三宗。則不然。厥或告曰。小人怨汝詈汝。則大自敬德。益修其所未至。其所誣毀之愆過。安而受之。曰。我之愆。信若是。欣然不怒。不止於不敢藏怒而已。蓋初無怒之可藏也。

如上所陳。方未遇怨。豈不見誣毀之時。豈不知此爲美哉。至於身當怨。豈不見誣毀之際。能蹈其所知者。惟三宗文王爲然。斯所以爲迪哲也。深味三宗文王之聞怨。豈不見其工益新。其心益平。聖學之緝熙。君道之廣大。斷可識矣。成王與後嗣王。若此其不聽。不思三宗文王之迪哲。人乃或譎張爲幻。造飛語以惑之。曰。小人怨汝。豈汝則不能不信之。則以爲果若是不。永念其爲君。徧覆包含之道。不寬綽洪裕其心。以其譎張無根之說。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無辜。遠近小大。有萬不同。而其怨則有同。皆叢集於一人之身。其何以當之哉。兩章皆言此厥不聽。蓋不聽君子之言。乃國家存亡之決也。雖幽厲之主。豈不知眇然一身。不能勝億兆人之怨哉。惟其不聽君子之言。故小人譎張幻惑。百端千緒。使之不得不信。信則自至於怒。怒則自至於虐。終之普天同怨。無所避之。盍亦謹之於聽受之初乎。周公教戒旣畢。復歎息而使嗣王監于茲者。蓋一篇之訓深切至到。欲其永監于此也。無逸之篇七更端。每以嗚呼發之。蓋深嗟永歎。其意在於言語之外也。始以逸豫爲戒。終則以棄忠言。惑邪說。壞法度。治誹謗。結之。惟無逸然後能去其病。而所以保無逸者。亦不過是數者之戒也。苟不幸而有是病。其趨於逸豫。如水之就下。而逸豫者亦所以生是病也。故以是而終無逸之義。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六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召公不疑周公。前輩辨之悉矣。於其盛滿而欲去。周公反覆留之。不遺餘力。後世權位相軋之際。排之使去。則多有之。挽之使留。蓋亦鮮矣。周公固不可以後世論也。然大臣之秉心。公則深恐無助。私則惟恐不專。公私之間。世主所當深察也。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君奭。

成功不可居也。洛邑成而周公告歸。蓋與召公同心也。已而成王盡禮以留之。周公旣幡然而改矣。而召公猶守前日欲退之心未改也。故於師保左右輔相之任。則不說焉。周公乃作此書。反覆開諭挽留之。於是始爲周公留。周公聖人也。視周公以爲去就。可以不差也。召公於吾心之未諭。未嘗以周公留而我亦留。不苟於隨如此。及其旣諭也。非特暫留於一時。相成王。又相康王。身任託孤寄命之責。而不辭。蓋有味於周公之言矣。惟其重於隨。所以篤於信也。嗚呼。斯其所以爲召公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旣墜厥命。我有周旣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

明德。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以名相命。周初蓋猶質也。殷之喪亂。自後世之私言之。則殷之禍。周之福也。多士告殷民。而曰弗弔。則惘勞之辭耳。今周公之告召公。周家大臣自相與語。亦首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爲心。不幸而遇喪亂。又不幸而任此責。豈其所樂哉。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之矣。其何以承之乎。我不敢知。曰。其基業永可保。信期於休盛。惟順天則。庶乎輔成我之誠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而自棄於不可爲也。人之於天。或恃而不自修。或懼而不自彊。謂厥基永孚于休。恃而不修者也。意天之必禍己者也。謂其終出于不祥。懼而不自彊者也。意天之必禍己者也。天無必。必非天也。必之者。非知天也。周公謂吾之於天。豈敢計禍福必之哉。惟盡在我之誠以順天而已。復嘆息引召公前日之言而質之。召公已嘗曰。是在我矣。我亦如召公之意。不敢自惰而安于上帝之命。盍相與悉心而奉天。曷爲遽忘前日之言而欲去也。召誥言天。屢云我不敢知。與周公若合符節。則召公前日之言可推矣。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者。周公告召公。苟弗永遠念天威之可畏。於今日我民無怨尤違戾之時。遂謂天命已固。民心已安。可以退身。而他日之事。則惟他日之人。在我後嗣子孫之側者。自任其責。召公之意。雖若此。如萬一後嗣大不能恭敬上下。驕慢侈肆。遏絕佚墜祖宗之光明。則宗臣之義。可云我在家而不知乎。固不得以既退而逃其責也。曷若

今相與勉留而扶持之乎。天命不易。天難諶者。不易蓋天命之理。天命至公。不可攀援。不可倚著。古先聖王所以兢兢慄慄若隕深淵者也。驗吾心操舍之際。則知之矣。自天言之。則曰不易。自人觀天言之。則曰難諶。易而信之。則未嘗知所謂不易者也。乃其墜天之命。則其亡忽焉。不能少經歷歲時。斯其所以爲不易難諶也。其可謂天命既固而不扶持之乎。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於我冲子者。既言天命難保。又言保祖宗之業者。責實在於周公。前人文武也。恭明德。恭承文武之明德也。是責雖在我。我豈能自有所爲哉。不過啓迪開導前人文武之光明。施於我幼冲之成王而已。明德者。光之體。光者。明德之發。由恭承。則言其體。由施用。則言其發也。玩非克有正之辭。則周公退託求助於召公之意在其中矣。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者。凡分章皆更端。又曰。則紀其語之既終復續。形容議論之起伏。并與精神而寫之者也。天命不易。固不可信。在我之道。惟思文王之德。則可以延世。天必不用釋於文王所受之命也。徒信天而不知反求。則以天爲在外。信文王所以得天者。是則信天之實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求天者莫親於文王也。言此者。所以釋迪前人光之意而終之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

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以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之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閒。故曰格于皇天。言其通於天也。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帝心。故曰格于上帝。言其通於帝也。自其徧覆包含言之。則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則謂之帝。天譬則性。帝譬則心。初非二也。凡書之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所輕重。至於此章對言之。則見聖賢之分焉。格于上帝。猶以存主者言之也。至于格于皇天。則渾然天體。不可以存主言矣。雖然。太甲之保衡。卽前日之伊尹也。佐湯則格于天。佐太甲則格于帝。何也。非伊尹之治化不若前日。太甲則不若湯也。伊尹之於太甲。亦未嘗以其不若湯。降一等而自貶也。咸有一德之篇。固以湯期太甲。其未入聖域。未格皇天。蓋太甲之責也。巫咸亦太戊之輔相也。不置之伊陟臣扈之列。止言其又王家何也。咸之爲治。功在王室。而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臣也。祖乙之有巫賢。武丁之有甘盤。不言其治功高下者。蓋周公之論。本非爲方人而發。成湯與太甲太戊。致治有聖賢之異。其辭不得而同。伊尹於成湯。太甲所事有前後之異。其辭不得而同。巫咸與伊陟臣扈並時。有優劣之異。其辭不得而同。若巫賢甘盤。各著聲烈於一朝。無所疑混。固不必銖銖而較之也。巫咸之事。不見於經矣。武丁舊學于甘盤。旣乃遁于荒野。而四海仰德。實傳說之力。捨說而舉盤者。蓋盤源也。說委也。先河後海之意也。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者。言是六臣率循深惟此道。而勳名各有陳列。布在天下。故殷家之禮。升而配天。多歷歲序。惟天子祀。以祖配天。而

冕服鼎俎。莫不配天之數。然則配天之禮。蓋天子之禮也。自湯以諸侯升階。用天子之禮。久而不墜。實六臣之力也。六臣所率。惟者皆此道。而心之所至。則有差焉。孟子論伯夷伊尹孔子。而終之以是。則同亦此意也。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者。命而曰純。言其眷命之甚篤也。眷命之甚篤。則以商家富實百姓。厚於民。故天亦厚之也。是蓋六臣深知根本之所在。而祈天永命也。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者。王人。王也。六臣格其君心。其王罔不秉君德於上。明恤。猶顯比之謂。蓋顯然以至公拊恤天下。在內則逮卑賤之小臣。在外則逮於藩屏之侯甸。內言小臣。極其目也。外言侯甸。舉其綱也。恩意浹洽於內外。公平周溥。斯乃所乘之君德也。後世之君。私昵小臣。優伶僕隸。光寵赫奕。而偏愛一國。如平王之貳于虢者。卹之非不深。可以謂之明卹乎。矧成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者。言君固秉德。況凡奔走在列者。惟此之故。惟德之稱。以用又其君。君德成就。彰信兆民。凡有所爲於四方。安得不如下筮之神。民罔不信乎。又云者。規諫箴誨以治之也。六臣下實其民。上格其君。又號召天下之賢俊。使朝夕以道德之言。涵浸薰陶。以底於罔不是孚之盛。此真大臣之職業也。大臣之職業如此。召公不景行行止而遽言退乎。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罔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閒者也。天無私壽。惟其至平。通格於天者。則壽之平。則常永悠久。有壽之道。壽其當壽。無所加損。斯其所以爲天也。斯其所以保乂安治而壽有殷之祚者也。前章序

成湯伊尹而下。君臣各盡其職。不虧不偏。蓋平格之實也。天之保乂有殷如此。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曾不賴前人而免焉。益見天之無私壽也。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者。周公言天命之無常。而歸重於召公。商家先哲王之多也。基業之厚也。一旦失道而滅。天曾不以私壽之。況我新造之周。天命未固者乎。汝召公勉留。而爲周家永久之念。則有固命矣。國命之固不固。惟繫於召公念之永不永。其忍不爲此而留哉。召公而永念。則天命必固。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否則身與國俱辱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商與周接。其興亡旣可見矣。若文武之朝。則召公回翔其間。而身履者也。故周公復舉其親見者。以譬之。割。裁也。申。重也。勸。勉也。上帝之相文王。裁割其偏。申重勸勉。以日新其德。以集大命於其躬。德成則命集。德者命之實。命者德之致也。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蓋所以割文王之德。而致其密察之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暨暨文王。令聞不已。蓋所以申勸文王之德。而進其緝熙之學。文王之密察緝

熙是乃上帝之割申勸。非復有詔之者也。文王既集大命。則任天下之責。故其心庶幾能修和於諸夏。以盡其職分。太和雖貫古今。盈宇宙而不息。然紂爲天下宗主。窮凶極虐。戾氣充塞。而和則愆矣。修而復之。實文王責。自朝至于日中。不遑暇食。用威和萬民。則修和之實也。所謂修和。蓋本於割申勸。以修己之和。推而放之於諸夏也。尙克者。望道未之見之心也。如曰已克。則豈所謂純亦不已乎。文王之所以內進厥德。外和有夏。合內外之道者。蓋亦有賢哲之輔焉。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是五臣者。皆胥附先後。以輔文王。可謂盛矣。文王猶歉然未足。復曰。人材之少。無能往來君民之間。以迪導常教於下者。故文王自視蔑有少德。降于國人。賢已衆。而視之若寡。德已盛。而視之若無。此乃純亦不已之心也。想召公聞此言。反視己之功業。眇然一羽之在太空。敢自謂成而欲去乎。文王既不已如此。亦惟五臣者。純一佐佑。秉德不移。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顯其君。而受殷命。故曰。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迪見者。蹈履而實見。非小知之窺測也。冒聞者。覆冒而徧聞。非一事之感格也。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孔氏謂虢叔先沒。意其或有所傳歟。武王繼世。文王五臣。雖一人先沒。惟此四人者。尙蹈有祿位。蓋言賴故老之猶存也。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者。言四人後與武王大將天討。虔劉其敵。蓋言其集大勳也。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者。既集大勳。遂顯其君。惟覆冒之所及。大盡稱武王之德。蓋言其達聲教于四海也。造端於文王。故論其原。成終於武王。故論其效。固相爲終始也。師尙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預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於留

召公而非欲爲人物之評也。文武君臣於天人之際，佑曰純佑，知曰迪知，見曰迪見，聞曰冒聞，將曰誕將，稱曰單稱，凡皆致其一知其至，大其用，極其效，非若後世乍出乍入，安於小成者之爲也。今在予小子，若游大川，予往暨汝，詭其濟者，周公言今兩聖五賢之責，皆在我之一身，懼不能勝。若游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求助之切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者，此小子乃指成王言。成王雖已親政，然幼沖小子，未知艱難，政當同未在位之時，而盡瘁扶持之，不可以成王既在位而大責我以當去也。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者，言召公若收斂退藏，罔勗成王之所不逮，以考老爲德，高視遠引，不降心而屈留，則周家之治可變矣。鳴鳥蓋是時周方盛隆，鳴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周公謂召公若收斂以老成自居，不屑國事，則我豈能獨保今日之盛，在郊之鳳將藏而不復聞其鳴，況敢言進此而有所感格乎？自後世觀之，天下可無召公，不可無周公，而周公於召公之去，反惴惴然惟恐其不留焉。斯周公之所以爲周公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周公歷陳文武股肱之盛，復嘆息告召公，肆其監于茲，勉其視此而自彊也。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者，周公深思王業，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文武之受命，其休則無疆也，迹夫后稷公劉以來，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也。思其休，豈不可喜，固當有以承之，思其艱，豈不可懼，固當有以保之。苟欲潔其身而不爲社稷深長之慮，則亦硜硜然狹隘之甚矣。告君乃猷裕者，告召公勿狹隘欲去，蓋謀所以寬裕。

者可也。鄭氏謂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於寬裕。是也。蓋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溼。欲其調齊。槃錯棼結。欲其解紓。黷闇汚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翻然捨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願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耳。一旦政柄有歸。方欲償前日之志。而反不得遂焉。此所以鞅鞅不悅也。是則然矣。蓋謀所以寬裕者乎。誠寬裕其心。遠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展布四體。爲久大之規摹。則向來勸厭急狹之病。自融釋於平寬之域矣。我不以後人迷者。周公言。我終不獨善而使後人迷亂。此蓋自言其所以不去者。而亦以勉召公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豈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此章舉文武所以命召公者。以感動之也。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豈乘茲大命者。前人文武也。文武布宣其心。乃悉傾倒以命汝。召公置之輔佐。儀刑具瞻。俾作汝民之根極。其命之辭則曰。汝明明勉勵以配偶輔佐王者。命之大如此。爲召公者。在至誠服乘此大命。不可失墜。今而違去。則是墜此命而非乘此命矣。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者。又追文王之殊遇。以感之。召公縱不爲成王留。不爲周公留。蓋亦惟念文王前日眷遇之厚德。爲我周家大受無窮之憂責乎。想召公開斯言。必竦然動於中矣。洛誥。周公之復留。實以文武之故。今召公欲去。周公復舉文武以感之。非惟周召一心。而文武所以使人惓惓於再世之後。周公父子兄弟間固不待論。而召公之爲此老身而不敢言。

歸。則其待大臣者亦可得而推矣。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戢。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告汝朕允。周公言。凡所以告召公。皆我所確信。允當而不可易者。非苟言之也。保奭。呼其官而告之也。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者。深勉召公之畏天也。是心不存。則雖前日天降禍於殷。覆轍未遠。猶不知省其用力於敬。爲我監觀殷亡之大亂。以此之故。念我天威之可畏。而于時保之。是心存。則天威蓋凜然矣。監殷。召公所自監。而謂之以我者。以周公之重而敦勉之也。召公成德之彥。其操存者熟矣。牧野之事。寧有遺落而忽亡之乎。蓋心不可有所倚。當其欲退之心重。則心倚於退矣。倚於此。則遺於彼。此周公所以大做之以操存之工也。然召公所謂不存者。豈若常人然哉。亦毫釐之間耳。惟周公能見之。惟周公能治之。當其相與語。微有不寬。隨以告君。乃猷裕開之。微有不存。隨以其汝克敬。斂之。開斂於眇忽將形之際。是以洙泗鑪錘之妙。而用於豐鎬鼎鉉之間。何其盛也。周公復言。予不信。惟今日若此。告諭予固每惟曰。所以念天威而保之。實因我二人。豈可捨去。蓋嘗問汝。汝之見有合於此哉。其不合於此哉。汝則言曰。誠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功業日盛。福祿日增。惟是我二人將不能勝。盍相與避滿盈乎。其汝克自敬德。益加抑畏。明揚俊民。布於列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啓滋至之

天休。毋徒惴惴欲去也。若他日天下廓然無事。則在汝推讓後人於大盛之時。超然肥遯。吾不汝禁。今豈辭位之時乎。周公復歎息而言。篤於輔弼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功緒既見。要當終之。故我欲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孜孜勉勉。必至大冒。海隅出日之地。無不率服。惟上所使。然後始厭吾心。始不負大臣之職業。始可謂之丕時。可以讓於後人而去也。其後召公歷成康而猶未釋大政。豈非念海隅率俾之語。而自視常歉然乎。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詰。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惠。順也。周公告召公。我所以不順汝欲去之意。乃若此多詰諄復而留汝者。予惟用閔于天之於民。欲生養之。蓋甚艱難。今方有端緒。召公乃捨去而不肯成就之。是誠大可憫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周公深見於此。故見賢者欲去。民將不得遂其生。則爲天憫之也。前以文武留召公。今以天留召公。意益切矣。召公其敢不留乎。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召公之欲去也。見民之罔尤遠。謂民心已安而所可保也。此其欲去之根。故卒章復深言民情難保。以警之。歎息而謂召公。惟乃踐歷諳練之久。固知民之德。亦罔不能厥初。今日之罔尤遠。蓋亦易事。惟念其終則難保而可畏耳。其祇順此詰。思保民之難。往矣。敬用其治。不可易也。此召公已留而周公飭遣就職之辭也。然洛誥周公之留。則有酬答載於簡冊。此篇乃無召公肯留之語。蓋召公之於周公。猶顏

子之於孔子之不遠如愚。其領受之意固見於眉睫之間矣。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七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文王之隆而蔡叔以囚。蔡叔之囚而蔡仲以封。安或生危。危或生安。二類相召也。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蔡仲之命。

嗚呼。孔子序書。何其深見周公之心也。周公之囚蔡叔。豈得已哉。叔未死之前。周公之心。所謂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者也。豈能遽必叔之不能改哉。叔既沒矣。此望絕矣。於是以平日友愛之至情。不得施之於叔者。併施之於仲。命諸王以封之。蔡焉。書曰。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嗚呼。何其深見周公之心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冢宰。首六卿而總百官。天子之相也。周公以三公而下行相事者也。周制每以三公兼六卿。抑有深意焉。三公無職。六卿則分職矣。三公論道。六卿則行道矣。以三公兼六卿。同精粗源委於一體。可離非道也。史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主少國疑之時。冢宰之位。乃社稷生民之根抵也。是位一搖。則天下岌岌乎殆矣。今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三叔乃流言倡亂以搖。

之豈周公一身之利害哉。是乃欲傾復文武之社稷。塗炭四海之生靈。得罪上天。得罪宗廟。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而私也。象之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耳。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天下之安危矣。雖欲遂友愛之心於三叔。不可得也。心一而位殊也。乃致辟管叔于商者。始禍造亂。不得而赦。致云者。有重之難之意。所以深著周公之不得已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者。蔡叔之罪。次於管叔。故不殺而囚。猶從之以七乘之車。則異乎凡民之縲紲者。親親之恩也。降霍叔於庶人。三年不齒者。霍叔之罪。又次於蔡叔。故不囚而降。編於民伍。甫及三年而復其國也。於蔡叔霍叔每求其輕。是以知周公之於管叔亦欲求其生而不可得也。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者。周公蹙然於三叔之刑。友愛之情。鬱然不舒。幸而蔡仲能用敬於德。則亟擢之。雖爲官擇人。亦以少釋此恨也。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者。蔡叔迷復不反。雖命其子於王。還其舊封。而吾心終不滿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命書之辭。雖稱成王之命。實周公之意也。率德。率文王之德也。改行。改蔡叔之行也。於善云德。言其實然。於惡云行。言特所行之過。而非中之實然也。蔡仲生於憂患。監祖懲父。是能謹其道而塗轍不差也。審所擇者也。肆。故也。以其能謹厥猷。故予命爾侯于東土。戒以往。卽乃封敬哉者。欲其毋失此心也。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者。周公以兄弟爲體。不忍蔡叔叛亂之愆。播於天下。其心愧恥若撻於市。欲

亟掩覆之而不可得。故望蔡仲庶幾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不忠不孝。乃蔡叔之愆。苟其子能反其道。子之新善著。則父之舊愆庶乎其掩矣。仲之勉於忠孝。豈特蓋叔之愆。亦以解周公之愧。惻怛之意見於言外也。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者。蔡叔之惡。既無以貽厥子孫。仲乃一國始封之祖。創業垂統之責實繫焉。盍進其步武。自我作古。克勤不怠。以垂法於後。斯須之怠。則流弊或在於數百年之外。不可不謹其源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者。文王之常訓。固仲所當率也。蔡叔之違王命。仲克庸祇德。若不必戒也。而猶戒者。周公哀痛創艾之至也。周公視兄弟子孫。薰然慈愛。惟恐有毫髮之傷。不幸三叔連叛。傷公之心多矣。兄弟子孫之間。豈堪有再違王命者。以重傷公之心乎。故仲雖不必戒而必戒。是乃周公哀痛創艾之至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

處安樂者。病於肆。處憂患者。病於拘。不幸而過。寧拘無肆。然拘者。要不可不開廣之也。蔡仲生長於叛亂幽囚之中。雖動心忍性。克庸祇德。豈無或過於拘者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此言天人無適。無莫之理。以開廣之也。天無私親。所輔者德。民無常主。所懷者惠。仲其無以父之惡得罪於天人。迫蹙而不敢騁也。進爾之德。布爾之惠。斯得天人之助矣。不德不惠。則叔以文王之子而不得保其身。有德有惠。則仲以蔡叔之子而不得辭其國。天人無親。無常。至公之理。於斯可見。仲盍鑒此而日新其功乎。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此言善惡殊途。同歸之理。以開廣之也。凡曰爲

善質文異尙而歸治則同。凡曰爲惡彊弱異態而歸亂則同。仲之率文王之德改蔡叔之行兢兢乎其甚謹矣。故使之大其心而廣之博觀萬善隨其時又奚獨率於文王並戒萬惡絕其本根奚獨改於蔡叔所以進之者洪矣。

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建國之始。圖事揆策。必審其始而思其終。終始具舉。然後可久可大。而不至於困。徒謹初而不思厥終。則終至於困窮。雖憇然憂懼。猶無益也。有始斯有終。理本相對。實未始在於始之外。所以不見者。特思之未盡耳。惟云者。思之之謂也。語以謹始。而復授以慮終。竭兩端之教也。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者。告之以諸侯之職也。勉其所當爲之績。欲其無邀功生事也。睦其四鄰之國。欲其無結怨起隙也。是二者。乃所以蕃屏王室。和協兄弟也。苟邀功結怨。社稷將傾。況能翼衛王室而不失兄弟之懽乎。康濟小民者。民惟邦本。康濟之政。必下逮於至微至弱。然後可也。上奉天子。旁睦友邦。下安民庶。是乃所當懋之攸績。諸侯之職畢矣。觀策戒蔡仲之辭。則周家所以示德意於諸侯。安靜鎮定之規摹。可槩見矣。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奉王室。待諸侯。撫小民。隨時隨事。莫不有中。率皆自於中。則無過不及之失也。舊章。蓋文武典憲。布在侯邦者。所當謹守而已。不可作其聰明而變亂之也。大抵舊章平實久大。例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尤欲亂之焉。不作聰明。則天之德也。苟作之。則非天之聰明。特沾沾之小知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曰。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所以戒其出於己者也。聽覽不貴於速。而貴於詳。迎刃立決。顧盼生風。似若可喜。然忽略疎快。動皆愆尤。凡讒說姦言。曷嘗不乘其匆遽之時而入乎。惟詳其視聽。則定而後應。安徐審訂。表裏畢陳。側媚之言。將望洋而不敢進。故詳者。乃聽覽之大法也。苟惟不詳。豈能以側言而改其法度乎。規矩法度。未至於樂循理。則常若維繫。而側言乃解其繫。而縱之逸樂之場。故從之也輕。曰。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所以戒其臨於人也。兩者交盡。則不負分茅胙土之意。而爲天子所嘉矣。復嘆息而飭其往。申之無荒棄朕命之戒。以蔡仲恂恂。祇畏。豈荒棄王命者。蓋地之遠也。時之久也。敬。或有時而衰焉。將行而復戒之。所以俾其著之於心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淮夷與奄。成王之時。蓋皆再叛。大誥。周公東征。固已序淮夷之叛矣。此序復云。成王東伐淮夷。是再叛也。多士。固言昔朕來自奄矣。此序復云。成王遂踐奄。是亦再叛也。踐滅之之謂也。奄復遷其君於蒲姑者。按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奄實濟紂之惡。武王之時。既用師矣。至是。蓋三加兵於奄也。長惡不悛。故不得不遷。以變移之。將遷而先告召公。有以見周公於軍國大議。未嘗敢專。非惟善處同列。蓋

增修東萊書說 卷二十七

肱股心膂自應一體也。

三一四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八

多方第二十

周書

自大誥訖于多方。所以經理殷民者。何其勞也。蓋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德澤在民者深。而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奔播竄匿。幸災伺變者。尙多有之。不幸而武王崩。成王幼。管蔡造禍。以喜亂之徒。因思舊之情。乘內難之隙。三者參會。故其爲鸞鷟張蟠結而不可解。當斯時也。非周公之忠聖勤勞。亦曰殆哉。雖然是固周之不造。而實則天之大扶持保佑有周者也。人之稚齒。百疾先見。則必過加調護。凡傷生伐性者。一不敢萌焉。所以培固真源。克登上壽者。蓋以少年多疾之力也。成周八百年之基業。可於此占之。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方。

多方與多士。辭指相出入。多士。旣遷殷民而獨誥新民者也。故其辭視多方爲略。多方旣踐奄而徧誥庶邦者也。故其辭視多士爲詳。宗周謂鎬京。王者之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卽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

多方周公以王命誥者也。史之記載。先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何也。示有所統。君臣之大義也。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終。以見大誥。康誥。多士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漢儒乃謂周公嘗居攝稱王。以啓王莽之亂。其亦未嘗深考於此邪。猷告爾四國多方。而繼之以殷侯尹民者。雖以道徧告四方。而意則主於殷民。故復挈嘗爲殷侯長民者而告之也。殷侯。謂武庚。前此則殷稱王。後此則殷爲宋。遷洛之衆。不能悉至鎬。故呼嘗爲武庚長民者。使致告於其衆也。主於殷民。而徧告四方何也。三監之叛。淮夷與奄。相挺而起。則其驅扇者廣矣。今雖平殄。然餘邪遺疾。猶或在人肺腑。恐其有時而發也。於是渙汗大號。歷敍天命之公。古今之變。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國多方咸與聞之。大破其疑。而深絕其根者。蓋在於是。兵寢四十餘年之盛。其亦訓誥之助歟。

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剝割夏邑。

周之革殷。乃奉天命之公。非私取之也。我惟大降黜爾殷命。公天之罰。明白正直。未嘗有纖芥覆藏蔽匿之意。爾多方殷民。蓋罔不知之矣。天命至公至明如此。爾武庚。爾頑民。尙迷不悟。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謂大肆其圖度。校計以求天之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於保宗祀之道也。天命可受而

不可圖。圖則人爲之私，而非天命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於是上引歷代所以失天命受天命之明證以示之。桀之惡上通於天，惟帝降監，咸于有夏，譴告而警動之。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言天譴愈甚，桀惡愈長，方且大其逸豫，雖憂民之言，尙不肯出諸口。況憂民之實乎。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者，言桀逸豫順長，乃至于大縱淫昏，天理曾無暫開之時。凡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開導斯人者，勸則孳孳勉勉，欲罷不能之謂也。雖閭巷之人，豈無人欲少醒耳目，清明之頃乎。此卽所謂勸于帝之迪，惟其介然之蹊，旋即湮塞，所以泯然衆人也。至于桀，則終日昏酣，未嘗發見天理，或幾乎息矣。乃爾攸聞者，警之以桀之自絕於天，汝所素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厥圖帝之命，謂不順受帝命而以私意圖度之，是逆天也。蓋與武庚頑民同病也。帝命在民，承帝之命，惟有愛民，更無他法。桀外圖帝之命，反抑塞民之生理，何異卻行求前乎。麗民之所依，蓋其生理也。若依於仁，依於賢，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紂一皆抑塞遏絕之，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也。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者，原其亂因，蓋始于內亂，甲始也。末喜之嬖是也。蠱其心，敗其家，然後流毒于國於天下，探其根而言之也。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則割夏邑者，言桀之心既蠱惑，自應悖虐，不能善承有衆，自應不能大進於恭，而大進其舒慢，以侮虐斯民，自應專擇夏民，貪叨忿憤者，欽崇尊尙之，同惡相濟，以戕虐邦邑，生於其心，其流必極於此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則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桀既暴虐。失君德而不能主民矣。故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爲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者。天命湯代夏。刑滅其國。天之不畀於桀者大矣。然非天大絕之也。桀之絕天者大。故天之絕桀者亦大。有是形則有是影。影之小大隨其形。未嘗有毫釐之加損也。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者。義民知義之民也。桀之世。四方其少君子哉。願其三宅無義民。則所任者皆不義之人矣。義民在下。素志不伸。雖多何補。故周公慨嘆桀以爾多方之義民。藹然輔世長民之具。混混同流。相隨覆亡。不能永受衆多之服享。猶負米而飢。載泉而渴。蓋深哀之也。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者。言桀既有義民。不能用。則所謂夏之恭多士。蓋皆叨憤之人。前章所云日欽者也。彼既以姦惡爲桀所尊用。豈復能明達不惑。保養斯民。乃相胥專播其虐于民。民被其虐。甚至於凡有所爲。欲耕則害其耕。欲買則害其買。無一能達。四向皆窮。如抵牆壁。所謂至于百爲。大不

克開也。民窮如此。安得而不變乎。凶德相濟。所以益速桀之亡也。言雖指桀。爾殷侯尹民。皆逮事紂者。寧不愾然內愧。其額有泚。何周之敢怨乎。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主民者。其道豈有他哉。謹其所依。用勸者。簡擇也。當是時。民方擇君故也。湯所以能以爾多方。簡代夏主民者。其道豈有他哉。謹其所依而已。前章不克開于民之麗者。言民之所依也。此章謹厥麗。乃勸者。君之所依也。湯深謹其君之所依。所以爲勸民之本。徒善其外。而不謹其中心之所底麗。依止。蓋未有能動者。厥民所以儀刑觀法者。亦用此而競勸。感之非自外也。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者。言商傳世之多。要皆不失其所依。明德謹罰。正指君之所依也。明德。德之實也。謹罰。仁之發也。君道依於明。依於仁而已。商傳世之君。德固有淺深。然大略不失所依。亦皆能用以動化。勸導斯民。其刑其赦。亦皆能用以勸民。赦而民勸之。猶可也。刑使民畏耳。亦克用勸。則有默行於刑赦之間者矣。蓋所謂明德。謹罰之本。而君之所依者也。每語結之以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動化其民。使常有欣欣不已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者。多方雖詰四國。而主於商民。則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之成命而亡之。是誠可憫惜也。天命至公。操則存。捨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捨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懋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序嗚呼於王若曰之上。蓋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又所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複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預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爲口實者矣。故於周公誥命之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者。言天未嘗用意棄夏商。乃二國自絕耳。教之以自反而不怨天也。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者。言孽非天作。乃紂自作。此章論夏商二國。乃惟皆指其自作之孽也。紂以爾多方之衆。惟意所適。大肆淫泆。不順天命而妄圖度焉。凡人欲之作。天理之逆。皆是也。惡之播於人口者。謂之辭。方惡之未熟也。大者則傳道之。至於瑣屑者。猶未暇舉焉。至於肆欲逆天。其惡既熟。則民不堪其虐。無復諱避。雖瑣屑之惡。極口歷數。一一有辭。是民既棄之矣。天固不得不而棄之也。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者。集乃積集之集。享乃享國之享。治世之政。聚其所以興。所謂集于享也。亂世之政。積其所以滅。所謂不集于享也。桀圖其政。既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邦代之。豈非桀之所自取乎。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者。商親代夏。爲紂者可以永鑒矣。反于紂之淫逸。而

又加其逸焉。所謂逸厥逸也。言罪浮于桀也。不獨不潔也。紂圖其政。無非穢濁不獨日進。長惡既極。故天降是喪亂焉。又豈非紂之所自取乎。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者。言紂雖當亡。天尙以先哲王之故。未忍遽絕而待其改也。紂固無能改之事。而有可改之理。聖狂罔念克念之機。所謂可改之理也。聖者通明之稱。周官列六德以教民。而聖居一焉。則非大而化之聖矣。若大而化之。寧有罔念。又豈狂者一克念而遽可至哉。然大而化之之聖。亦通明之極而化之者也。狂而克念。亦大而化之之基也。斯所以皆謂之聖也。雖曰通明。不念則狂。雖曰狂惑。能念則通。其機惟在於念與不念之間。紂雖狂惑。如其能念。則作聖孰禦哉。惟有可改之理。故天以商先哲王之故。徘徊五年。須而待之。暇而寬之。依依於其子孫。而覬其改焉。紂乃大爲民主。肆於民上。曾無少善。可念可聽。然則天絕紂乎。紂絕天乎。周公知天未遽絕紂。可也。何所見而能數其年也。我之未忍。民之未厭。斯則天也。民由之而不知。聖人與天爲一。動靜久速。極於著察。故明數其年。謂之五焉。此蓋武王周公之所獨知。說者乃牽合歲月以附其數。亦外矣。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紂之改終不可待也。天於是求民主於多方。大警動以禳祥譴告之威。開發其能受眷顧於上天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獨我文武克享天心。故眷命集於周焉。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

惟典神天者言其所以受上天眷顧之實也。得民者得天之實。故前章論夏之亡。必本於不克靈承于旅。而文武所以得天者。亦惟曰靈承于旅而已。民承君者也。君於民衆亦謂之承者。民可近而不可下也。承而謂之靈者。文武之於衆。承接拊循。融融乎其善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德之爲重。舉者莫能勝也。文武之於德。能勝而用之。則其力過孟賁遠矣。漢唐賢主。豈無欲布德於天下者。惟力薄而奪於私欲。故駁而不純。是知德者。非有真力。則莫能勝。莫能用也。文武溫然承其民。毅然舉其德。是誠可以主大衆。膺大任。而典神天之祀矣。故天之所助。有加無已。式教我用休。簡擇而畀以殷命。尹爾多方焉。天蓋不言。所謂式教我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也。文武既得乎天。天理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是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蓋深諭天下。以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哉。乃無一能當天之眷顧者。今天既命我有周而定于一矣。猶洵洵然不靖。欲何爲也。明指天命而讐服四海姦雄之情者。莫切於是。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由大誥而至於是篇。周公之誥亦既多矣。憂其瀆而玩也。故明告以自今我不敢復多誥。惟大降黜爾四國民命而殄滅之。言告諭不可多得。而威罰將行。亦以大警之也。既曰不敢多誥矣。自是而下。訓誥猶繹絡而不絕焉。於是見周公之惓惓斯民也。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者。教之以誠實寬裕。各安於其國也。惟詐故迫。惟忱故裕。險詐者躁擾而不安其位。斯其所以迫也。誠忱者平寬而不願乎外。斯其所以裕也。使三監淮奄之屬。誠知所謂忱裕者。則于爾多方自有樂地。豈至於行險徼倖哉。爾曷不夾介。我周王享天之命者。介猶賓介之介。相助之謂也。天之所廢不可輔。天之所興不可毀。相扇而扶持。已滅之商。逆天之命者也。夾輔而助治。方興之周。享天之命者也。其別如此。曷爲而不知所擇乎。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者。言爾前日之叛亂。據法定罪。則瀦其宅。收其田久矣。今爾猶且得居爾宅。耕爾田。爾曷不思我周家之大造。順我王室。各祇天職。以共廣天之命。乃相啓迪教誘。以屢爲不靜乎。反覆背恩。一至於此。使他人論之。殆將裂眦切齒。不勝其怒矣。周公乃從容而曰。爾心未愛。蓋傷頑民累于滅亡之禍。必其心未知自愛而然。是深可憫惻而已。淵乎天地父母之心也。復敍其前日不自愛者。爾乃不大宅天命。謂其不安天命而妄動也。爾乃屑播天命。謂戕滅天理。雖瑣屑之僅存者。皆播棄而無子遺也。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謂既自作不法。乃圖見信於正。甚言其不自反也。我惟時其告教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如大誥多士之訓。如東征踐奄之師。既至于再至于三矣。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者。降爾命。謂前日黜殷遷奄之命。若

猶不循省。悍然不用此降爾之命。則固將大罰殛之。不可望如前日之恩貸也。此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而欲蕩搖爾民人。乃惟爾自作孽以速辜而已。秉德不康寧。多士多方皆言之。蓋頑民不自省己之屢叛屢起。乃不康寧之大者。反咎周之遷徙討伐爲不康寧。不自責而責人。此其所以爲惡也。故每提耳而告之。

王曰。嗚呼。猷告爾多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尙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

開諭旣備。故此章勉長治商民者。以勞來安集之事焉。始告多方而復云殷者。雖誕告萬方。而所主則殷也。次告多方而不云殷者。例已見前。而不必重出也。蓋皆歷敍天命廢興。古今成敗。是宜天下共聞之也。此章專論勞來安集商民之事。告殷多士可矣。而有方多士何與焉。復兩出之。何也。蓋告天下以安集商民之本末。使其甚厚不薄也。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者。監蓋王命監成周之新民者。乃周公君陳畢公之職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監也。不曰臣我周。而曰臣我監者。舉其親於民者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爲名。胥伯小大衆多之正。蓋凡殷多士。有職於成周。共長治新民者也。遷商民之時。就拔其雋豪以長治之。用其素所服習。則不至於

驚擾。乃安集新附之要領也。周公告新民。爾奔走服從。臣於我監。今既五年。不爲不久矣。於惟胥伯多正之屬。亦可各相體悉。展布四體而竭力於事矣。罔或尙懷危疑偷愒而不能事也。臬事也。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者。復告胥伯多正以新民自作不和與其室不睦者。爾惟悉心而和調之。再言爾惟和哉者。勉之以勞來不怠也。爾新邑既皆和調。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教化能明。則爾始不負其職。而可以謂之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臬。故繼之以克勤。乃事之實也。爾尙不忌於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者。復告胥伯多正以舊染汙俗。凶德實多。誅之則不可勝誅。化之則不言而化。爾其庶幾寬綽厥心。不忌疾于凶德。反循其本。亦則以穆穆和敬之容。端居爾位以臨之。則有孚顛若。凶德蓋潛消於觀感之際焉。人情未定。釁端亂隙。每藏於隱微。必能閱視。周覽于爾新邑。謀於其細。以絕萌芽。憂悔吝者存乎介。蓋細微之謂。言各有主。與此篇介。實不相襲也。穆穆在位。儼然無爲。而防慮如此。其密體用。蓋不偏也。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者。既教之以長治新邑。終勉之以自是洛邑。尙爲永久力田之計。安土樂業。無他覬覦。則天將畀與哀矜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於爾。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乃事。大官大職。吾何愛哉。有服列於大僚。不難至也。多士序商民。怨周之辭。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繼以大義裁之。此篇復以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爲勸。何也。爵位者。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因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也。示以好惡而勸。

之磨厲之具也。二篇予奪不同。可以見周公御商民闔闢之大用。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士。

前章既勸之以賞。此章復董之以威。爾多士。苟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相告以不享汝矣。己則不忠於君。而望民之忠於己。可乎。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下之奉上。謂之享。見於洛誥詳矣。天之明威。凜然在上。未嘗求人而加之也。爾乃放逸。頗僻。大棄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而自取之。我職爲天吏。將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逃。爾士。蓋不得而私也。後世或以刑賞爲霸政。而非王者之事。今觀周公之待多方。先之以介賚之賞。後之以離逃之用。申勅明著。炳如丹青。周公豈亦霸者乎。然則果何以爲王霸之辨也。曰。周公之所介賚。天之所畀。於也。周公之所離逃。天之所罰也。而周公何與於其間哉。其視霸者區區信必。邀民以利。驅民以善者。大不侔矣。然則王者之賞罰。天也。霸者之賞罰。人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周公前既告多方。以今我曷敢多誥矣。懷不能已。猶復諄諄。故於誥之畢。以王命誥之曰。我不惟多誥。惟祇告爾命。言我豈獨專爲煩言贅語者。惟敬告爾以今日之命誥而已。自今以往。此誥真不可復得矣。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者。蓋教誥已終。復呼而語之。史官特書又曰二字。所以形容

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睥然而溢於簡冊也。時惟爾初。言前日愆尤。一皆洗滌。咸與維新。是乃汝之初。自此可以洗心爲善矣。苟不能敬于輯睦和平之道。猶復乖亂。則自底誅罰。無我怨也。其意亦懇切矣。商之頑民。與紂同惡。武王克紂。反商政之時。是其一初也。不能自此更始。而爲三監之亂。則旣失此初矣。周公遷頑民於洛。式化厥訓。是又其一初也。復不能自此更始。而迪屢未靜。則又失此初矣。今多方之誥。反覆詳盡。明諭以時。惟爾初。復與之作始。是又其一初也。若又失此初。則真無可言者。彼雖冥頑。苟非木石。寧有不動者哉。



3
4
3580

增修東萊書說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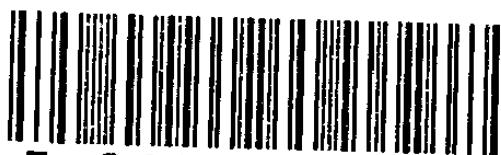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增修東萊書說

(五)



3 0646 5342 5

時瀾修定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九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無逸立政二篇。相爲經緯者也。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無是心。則雖具舉政之冊而已。故先之以無逸。有是心矣。而不知所統。則與漢宣隋文相去蓋無幾也。故繼之以立政。周公作立政。立政。

自立政而後。周公不復有書矣。在百篇中。則是篇乃周公絕筆也。爲治體統。固臻其極。至於反覆申重之意。忠愛惇篤之誠。深長遠大之慮。學者當於言外體之。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成王之爲王久矣。周公方拜手稽首而告之何也。蓋成王前此幼沖。素倚成於周公。雖居王位。習而不察。猶未知其雖居也。故周公致敬盡禮。告而警之曰。嗣天子今爲王矣。其可不棄爾幼志而深思天位之艱乎。既警之以爲君之難。彼方震悚。而未知攸濟。乃悉數治道綱領。以成戒之。則入之者深。而聽之者不敢易矣。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所謂爲治之綱領也。常伯。常任。準人。議政而在左右者也。綴衣。虎賁。其役而在左右者也。尊卑雖甚有閒。然職重者有安危之倚。職親者有染習之移。其繫



天下之本一也。常伯常任準人。卽下章所謂三宅之事也。以文意考。固知其任大體重。然於三代之書。他無所見。意者公卿輔相之別名歟。官之有別名者。其來已久。相也。而或謂之阿衡保衡。卿也。而或謂之祈父農父。然則常伯常任準人者。是三代輔政之別名耳。說者乃配合之。俾合有攸司。則皆意爲之也。綴衣虎賁。特於侍御僕從之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耳。綴衣。蓋常張帷幄者也。周公旣言。復嘆息。自古爲天下者。果能休嘉此數職。知憂恤審擇之者。蓋甚鮮焉。先言休茲而繼以知恤者。必知建官置職之美意。然後能深以爲恤也。常伯常任準人之官。豈高位重祿而已乎。彌綸康濟。其職蓋甚休也。綴衣虎賁。凡僕御之官。豈頤指氣使而已乎。薰陶移養。其職蓋甚休也。其職之休如是。其敢恬不加恤。使非其人處之乎。惟深識建官之美意。故深嘆其休。而使成王深釋之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而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周公旣嘆知恤者鮮矣。復歷舉知恤者以告成王。夏也。成湯也。文武也。皆知恤乎此者也。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者。求賢任官。世主曷嘗不誦此語哉。貌敬而情則疎也。聲善而中則不然也。凡此皆名爲之。而非實蹈之也。若有夏先后。則旣允蹈之矣。迪云者。蹈之之謂也。乃其國家所以大彊者。以能籲召賢俊。知尊上帝之實而已。子克家。則父尊。言其幹父之蠱也。賢在位。則上帝尊。蓋其

代天之工也。籲召賢俊，固所以彊國。必引之至於尊上帝者，蓋夏后氏之號召賢俊，本以共代天工，發於公心，非欲私彊其國家也。大競之效，猶響應聲，而匪求之也。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者，雖既號召賢俊，苟工於招納而拙於採擇，猶無益也。統名之，則曰俊，而其所以爲俊者，或直而溫，或寬而栗，豈一途所可識哉。不能實知篤信於九德之行，雖隨其鑒裁，各有所獲，然得之於此，遺之於彼，必不能盡入彀中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知之深而信之篤也。自臯陶以九德授禹，夏之先后，蓋世守之，以爲知人之法矣。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者，夏之羣臣見其君於賢實知篤信如此，乃敢告教以圖任之要也。苟此意未孚於下，則臣亦豈敢遽進其言哉。坤道固不當先倡也。噫，人臣之難進言，固矣。人君之得聞忠言，抑甚難也。始焉拜手稽首而曰后矣，敬告以爲君之難也。終焉歷敘事牧準而曰茲惟后矣，申告之以爲君之職也。乃事乃牧，乃準，卽前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爲治之體統繫焉。宅是三者，人君之分畢矣。當籲俊之後，羣賢四集，天下惟觀三宅之舉以爲向背。政柄有歸，則庶官列位，隨材授任，蓋有司存，非人主之職也。周公之戒成王，自綴衣虎賁之外，其禮其辭，與夏略同。然則以圖任三宅爲人君之職者，三代告君之常法也。表親近之職，使人君不敢輕者，周公養源之精意也。謀面用丕訓德者，夏之羣臣既以宅三宅爲戒，其君於是謀以博詢之，面以親驗之，用其大順於德者焉。則乃宅人者，必如是，乃可謂之能宅人。蓋大任不可輕付，大德不可小知，必參人已然後盡也。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者，方

夏之盛。任三宅者如是之詳。及其衰也。遂至於曾無義民。言皆不義之人。而無一君子也。茲乃云者。此乃三宅之位。非他位也。猶無義民。則餘可知矣。然非人材果劣於往日也。桀之惡德。弗作往日任用而已。往惟俊德是任。效見於有室大競。桀惟暴德是任。效見於絕世無後。信乎存亡在所任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啓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侔我有夏。式商受命。奄旬萬姓。

凡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者。皆上帝之光命也。成湯之升大治之。使章條炳蔚。所謂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也。然湯所以大治之者。豈一手足之力哉。亦曰圖任三宅三俊而已。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言知之之明也。所用之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之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未卽宅未卽俊之前。知之者獨湯。既卽宅既卽俊之後。則夫人而信之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觀夫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之所謂歟。高帝儲參陵平勃於身後。迄能定再世之亂。諸葛亮儲琬禕允維於身後。亦能持循數十年。況三代所以爲社稷長慮者。股肱心腹之任。固宜預求其繼也。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言待之之恭也。嚴事賢者。一語言。一舉措。惟大則效之。而罔有疑貳。然後能用三宅三俊。而俾自竭。所謂學於伊尹。然後臣之。斯其一證也。後世始有駕馭臣下之論。抑不知可得而駕馭者。姦雄狙詐耳。苟操是心。賢者其肯委身乎。成湯所以克用三宅三俊者。特嚴

惟丕式以極其恭。不開其駕馭也。知之既明。待之既恭。賢俊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周公既述成湯。乃慨然發嘆於紂德之昏。所與共國者。惟差刑暴德之人。差刑者。宜進刑戮者也。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人也。庶習者。備諳衆醜者也。庶習逸德之惡。甚於差刑暴德。故共政之任。亦親於共國焉。舉賢者。拔其萃。嗜惡者。從其尤。皆用其極者也。紂淫昏。不欽天職。故帝欽罰之。使我周集有華夏。復用商所受之命。同治萬姓焉。欽者。天之理。紂之干罰。背此理者也。周之有夏。順此理者也。非有罰之者。而罰至亡國。非有使之者。而使其有夏。是所謂天理也。冠之以欽。而繼之以罰。以侔言其背此理也。以至於所謂式商受命。亦非外此理而復有命也。合周公論夏商之興亡。不出於任用得失之間。立政之體統。其在茲乎。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論成湯文武。皆以亦越發語端。蓋與上文相參也。桀之時。若不可爲矣。亦於成湯而遽如是焉。紂之時。若不可爲矣。亦於文武而遽如是焉。是非有兩天下也。治亂同機。而異發。聖狂同心。而異念。賢材同世。而異用。人君盍於此而深省乎。三宅。共政者也。知其心者。猶未盡。則不能無問。惟文武真能知其心也。

成王反風之後。不可謂不知周公之心矣。其知之也。亦成王之知而已。其視文武之知周公。則猶大有徑庭也。三俊待用者也。未與事遇。則底蘊不外見。惟文王灼然見其心也。他人則或疑信相半矣。文武之知三宅三俊。皆曰心者。蓋君臣之相與。萬化之原也。苟貌親口惠。相期於肝膈之外。則既無其本矣。文武既克。知灼見三宅三俊之心。以是而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有所承。以是而爲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浩然無愧於俯仰之際矣。夏曰尊上帝。商曰陟丕盥上帝之耿命。周曰敬事上帝。然則事天以人。三代所共也。既論文武之大綱。復條陳而歷數之。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者。所謂三宅。蓋立政之本也。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擗僕百司。庶府者。蓋在內侍衛。與凡職掌也。周制馬有十二匹。立趣馬一人。則下比於圉牧者也。小尹。虎賁綴衣趣馬。皆奉御小職。尹則其長也。左右。擗僕。擗持共用之物。服役左右者也。庶府。蓋府史之府。庶言衆也。大都。小伯者。大都小都之長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巫匠。執藝以事其上者也。表臣百司者。在外之百司也。表對裏之辭。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也。如庖人。尹庖。內饗尹饗。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鐘師。尹鐘。磬師。尹磬。大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擗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以恐其或淫巧機詐。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繫而見。若

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也。既條陳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吉士也。常。久也。言終文武之世。無非吉士也。人之相去。何啻千百等。用之者。小大亦各有方。今合而謂之吉士。蓋長短雖不齊。要皆慈祥良善之人。而不容一慘刻傾險者。投足其間。此文武用人之大法。所以立周家忠厚之治體也。序書既備。復論諸侯之官。與夫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焉。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諸侯之三卿。與其副也。侯國之官。獨此是舉。其名位通於天子者歟。先儒以三卿爲文武未伐紂前官制。苟果皆文武在廷之官。何繇重出於庶常吉士之後乎。此章蓋通敍文武之官。文王雖不有天下。武王克商。官制實達乎四海。其爲侯國之官無疑也。夷微盧烝三亳。阪尹。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夷也。微也。盧也。蓋皆蠻夷。牧誓常出其二焉。烝。先儒以爲衆。或者亦蠻夷之名。而失其地歟。三亳。說者謂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阪。則未詳也。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制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蓋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前章敷敍文武衆職。既已詳復。恐成王覽其目不識其綱。故極本原以示之。心者。萬事之綱也。放而不宅。則憧憧擾擾。自流於一物。尙何以綱萬事乎。君心既宅。安厥攸居。則經世事業。皆此心之建立也。舉世人才。皆此心之應感也。首章所敍文王之事。文王之官。若不勝其繁矣。然文王曷嘗支離多端而求

之於外哉。惟能宅心而已。是心之宅。乃能立茲常事。而體統咸舉。常事蓋有國常行而不可廢者。前章百官所掌皆是也。司牧人亦能觀感之。故罔不秉德。司牧人蓋舉其長以見其屬。德雖司牧之所自有。然所以俊敏日新者。實由於文王聖心造化之中而不自知。故曰以克言以文王而能。非其所自能也。昔之教者。蓋有示以制度文爲。使之自造。上達之妙者矣。亦有微發端倪。使之推於事物之際者矣。本末雖未嘗相離。然語之各有其方。惟周公之於成王。博之以庶官。而物無所遺。約之以一心。而他無所事。博約具舉。體用畢陳。嗚呼。父師之心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遠。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治道原有體。宅心其原也。罔攸兼于庶獄庶謹。其體也。凡奏請詞訟。所謂庶言也。凡刑辟訊鞠。所謂庶獄也。凡事莫不繫利害。皆當謹戒。所謂庶謹也。國家之事。不出於此三者矣。文王既宅心。而司牧人克俊有德。則典之者各有司存。豈文王之所當兼哉。惟付之有司之牧長。順其用遠。蓋可否聽其裁決。而已不復兼也。君當一於爲君。臣當一於爲臣。君苟兼臣之職。非惟二其君道。而臣亦不得專其職也。庶獄庶謹。文王罔敢知于茲者。申言之也。置庶言而不論者。事之未施行。則謂之言。既施行。則獄與謹可包之矣。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老莊之無爲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之敬忌。思不出位之意。毫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亦越、繼前之辭也。論文王以心以體，自其本原言之也。論武王以功以業，自其發用言之也。觀其本原，可以知其發用，觀其發用，可以知其本原。兩章蓋交相見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安民者，所謂紂寧之功，一怒則所謂義德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以率惟不敢替者也。肆不殄厥愾，亦不隕厥問，文王之容德也。不泄邇，不忘遠，遠邇并包，所以率循思惟謀度而從之者也。文武神武大度如此，宜其並受丕丕之基。建八百年盛大之業也。於義德曰不敢替，於容德曰率惟謀從者，生育勛殺，一闔一闢，固非二氣而生者。天地聖人之心也。故容德率惟謀從，而義德則迫於不得已而不敢替焉。先論心，次論體，終論功業，言之序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爲王而承如是之基業矣，其何以居之乎？其可不精思圖任之要乎？一篇之間，所謂王矣者，蓋屢言而屢歎之，深恐成王平日委重視成，今猶不自知身當職分之大，故警之者不一而足也。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者，授之以知人之法也。繼自今，謂繼此以往，自成王而下後嗣王，皆欲其世守之。周公惓惓之意，則無窮也。我者，主君而言。周公以君爲體者也。政事有大小綱目之判，曰立政，則既舉其綱矣。復曰立事者，挈持固有其要。

綜理欲其周也。所以立政立事者，豈人主親爲之哉。要在圖任準人牧夫而已。三宅遺其一，蓋略舉其二以包其餘，無他意也。圖任三宅，不可無知人之法。灼知厥若，所謂知人之法也。若順也，物莫不有所順。水順於下，火順於上，蓋有墮之而不下，鬱之而不上者矣。然終非其所順也。人之於善，豈無飾其外而勉爲之者哉。苟能明知其所順，則君子小人心之所安，不得而遁矣。夏后氏宅人之法，亦曰謀而用，不訓德，訓亦順也。觀人以其順，蓋有所傳矣。既灼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委付之，不乃俾亂。和我受民，和我庶獄庶謹，則勿有間之者。言用之之專也。疑則不用，用則不疑。夫既深知之矣，則當大畀付之，使之爲治，以相助輔翼我所受之民，以和調均齊我庶獄庶謹之事，豈容復使異意者間之哉。民而言受者，言受命於天於祖宗，而非成王之所自有也。知人不可不盡，任人不可不專。周公所以竭兩端而告之也。成王既蒞政矣，周公憂其或自用而無所畏也，故復戒以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惟我成德之彥，是咨是訪，不敢自用，以治我所受之民。苟造次顛沛或忘師保，則民有不得其死者，而負上天祖宗之畀付矣。人主尊無二上，必常使之上畏師保，下畏民庶，然後兢業而不敢肆。周公之訓，所以維持其敬心，蓋作聖之功也。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者，復深感切之也。周公嘆息而言，予已受人之美言，皆告我以孺子既王矣，汝其何以稱塞此言哉。苟無以稱塞，則今日之譽他日之毀也，可不懼乎。譽子弟者，多於父兄之前，苟無其實，則父兄每代之踉蹌也。其感切成王，可謂深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謹，惟正是父之者，前既言擇人以和獄謹，惟以正道是治之，簡

昇正人。付之獄。謹使之以正法。斷刑以正理。揆事所謂正道也。苟不知正道。雖惴惴然欲其勿誤。安能勿誤乎。勿誤者言其敬之之心。正者言其治之之體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釋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勩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前代圖任之得失。其明效大驗。既條列之矣。曷爲於此游言之也。忠愛之意。源源不窮。故納誨者亦諄諄不已也。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所以立政立事而圖任牧夫準人者。既能識其內而知其可以宅是官矣。復能由其外而深釋其中焉。由其言而釋其心也。由其材而釋其德也。由其發舒於當時者而釋其持久於歲晏者。果何如也。釋之者。蓋不一端而足也。則克宅之。則人與位相稱。克由釋之。則表裏相符。其審如是。然後俾之爲治。既俾之爲治。則一聽其所爲矣。惟難於未任之先。故易於既任之後。苟先而遽易。則小人得以投隙。後而方難。則君子無以盡心。先後誠不可錯施也。既舉罔任之得以爲法。復舉罔任之失以爲戒。國既罔有立政。無復綱紀。所用乃儉利輕巧之人。不順於德者。是宜晦昧滅。罔顯在厥世。君子陽類。故用則陞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故用則降其國於晦滅。陰陽陞降。亦各從其類也。前後用君子小人之得失。章章如此。繼自今立政者。其勿用儉人。其專擇吉士。以勩勉相助我國家。戒之者蓋甚力矣。人主無他職。惟以別白君子小人爲職。國家之存亡。常必由之。立政之書。反復

於君子小人之際者。其有旨哉。文武百官既庶常吉士。而周公復以其惟吉士望後之人。同時召公進戒之詩。歌謫謫王多吉士者。亦至再焉。穆王之世。周道既衰矣。其命伯冏。吉士猶在口也。是則周家父祖所傳師保所訓。子孫所守。唯在於吉士。其一代之治體。蓋可識矣。小人而謂之儉人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情狀。使人主知之也。斯蓋吉士之反。周家家法所嚴惡者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者。復呼成王而警以獄事之重也。繼自今文子文孫者。自成王以至於後嗣也。今文子文孫者。專指成王也。始云庶言庶獄。庶謹已而去其一。止曰庶獄。庶謹已而去其二。獨曰庶獄。蓋挈其重者獨舉之。使成王深知獄之不可少誤。而致嚴於典獄牧夫之選耳。獄曷爲其獨重也。民命所繫。亦國命所繫也。導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並告無辜。無世在下者。亦獄也。宜周公獨言而獨戒之哉。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兵者。刑之大也。故旣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繼世之主。多湛於逸樂。不出戶庭。弛備忘戰。以墮祖宗之業。故戒其必能詰治戎兵。徧登大禹九州之舊迹。有截其師。嚴正方整。行於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震耀文武之光烈。是役也。蓋奮張其氣。而不使蠶偷。操握其衆。而不使扞格。摧壓其姦。而不使覬覦。保位之良圖也。成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不庭。綏厥兆民。則旣克踐此語矣。雖然。周公之訓。稽其所敝。得無或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戎兵之訓。繼勿誤於庶獄之後者也。庶獄之間。尙恐

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以前明後。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死者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常人。有德之人。與吉士異名而同實者也。其於國也。蓋食之穀粟。衣之布帛。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者也。然每多重遲木訥。例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於頰舌之間。故世主惑於取舍。而治亂分焉。噫。此周公所以慨嘆而深致意於卒章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立政之篇終矣。周公復告太史以蘇公之事何也。立政所甚重者獄。而蘇公者治獄之師也。蘇忿生之爲武王司寇。每用法。敬其所由之獄。未嘗敢易。小大之獄。莫不由於司寇。式敬爾由獄。蓋言無所不用其敬也。故能封殖基本。以長養我王國。苟治獄者。以此爲法而有謹焉。斯能各以輕重之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矣。謹者。敬之形。所以傳蘇公之心者也。周公旣戒後嗣王以擇司獄之牧夫。恐其未知取人之準則。故命太史書蘇公之事於簡。以示後王曰。此萬世司獄牧夫之式也。合此則用。戾此則斥。豈不易乎。周公之爲庶獄慮者。悉矣。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

周官第二十二

金縢成王初年之書也。洛誥周公還政之書也。無逸立政周公教戒成王之書也。周官成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也。合是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可以見其昏明疑信之變焉。可以見其講貫啓發之深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師傅而不反焉。過此而有君陳乃周公既沒之後又過此而有顧命乃其身將沒之時成王進德終始之序備矣。周公格君造化之功著矣。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周官。

內修外攘治之序也。而成王黜殷命滅淮夷乃始歸豐作周官何也。境外之寇鄉鄰之鬪者也。先修而後攘可也。境內之寇同室之鬪者也。苟不先治其鬪室可得而治乎。武庚三監之叛近在肘腋實繫王室安危而淮夷亦在封域之中聲勢相倚者也。二患既除海內清晏然後創制立法之事可與矣。是固治之序也。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天下大物也。非綿力小材所能運轉。非薄物細故所能維持。向也成王不出閨闈之虜王耳。今焉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乾開坤闢秋殺春生四海皆隨其運轉功成治定。

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訓督裁正。品式備具。本末內外。體統相承。萬世皆入其維持。是其進不可以階級數。而其大不可以尺度量也。嗚呼。不如是何以覲文王之耿光而揚武王之烈乎。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建官分職。固自古制。治保邦之大道也。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岌岌乎若危。亂踵其後。一何迫也。是豈成王之過慮哉。成王深觀乎古而深見乎此也。闔闢非二氣。屈伸非二體。而治亂安危非二機也。反治卽亂。去安卽危。其間本不容地也。若昔帝王。建其長。立其貳。設其參。傅其伍者。豈苟云乎哉。皆所以制其未亂而保其未危也。非曰文其治而飾其安也。大官大職。固所當謹。同舟濟海。一事不牢。則俱受其敗。蓋雖賤有司。亦不敢忽也。後世之主。或舛逆體統而失其建官之意。或簡畀庸謏而違其任官之材。彼惟以爲爵出於口。而視之若不甚急耳。嗚呼。舜發畎畝。禹躬胼胝。相與戚嗟。官人之難。備嘗險阻。固誠知其急也。成王長於周家。十六王積累。平富之餘。而親發未亂未危之論。學之於人大矣哉。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成王旣原自古建官之道。復序自古建官之法。唐虞建官惟百。而謂之稽古。則官之有百。蓋前於唐虞矣。上古官制。於此可推也。百揆。無所不總者也。四岳。兼總方岳者也。州牧。各總其州者也。侯伯。逮春秋猶襲以霸者之稱。在唐虞則必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若曰五等之侯伯。則奚獨置其三者而舉二也。

治道之遠。自百揆而受之以四岳。自四岳而受之以州牧。自州牧而受之以侯伯。本自一源。派於萬流。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唐虞之治。綱可識矣。唐虞之官。見於書者。猶多。成王獨舉其四。惟識其大。故能挈其綱也。夏商之官。倍也。觀其會通而制其繁簡也。百焉而治。倍焉而亦能用治。則夏商之於唐虞。不矜於同而矜於治也。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官者。位也。非其人。則虛位也。然位之布列。其法豈真可輕哉。首尾倒置。承受參錯。雖得其人。亦何所施。成王既序唐虞夏商建官之法矣。復恐人得其徒法而不循其本也。故抑揚其辭。而使識之也。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成王實用力於此。而真知其不足。所以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而其治之也。德君德也。祇勤于德。則止其所而非叢脞也。訓迪厥官。訓導之。俾各知所職。下文所序是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武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以爲周家之定制。則始於此也。經邦而下。皆訓迪之辭也。三公位皆上公所論之道。卽以經邦燮理陰陽者也。經者。經綸之謂也。燮理者。和調之謂也。明則邦國。幽則陰陽。幽明之所以然。乃所謂道也。經綸之用。藏於無迹。和調之妙。閒不容聲。亦何待於論乎。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啓沃而精一之者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不足以與此。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三孤位皆孤卿。武三公而弘大其化。寅。敬也。亮。明也。敬明天地之理。以輔予一人也。陰陽。以氣言。

也。天地以形言也。變理運之者也。寅亮承之者也。公孤之分於此著矣。然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於孤言之。而公之職。反不與言何耶。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未不自君心者。特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蓋曰。斯人也。乃造物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尊之至也。考之成王之序公孤。慨然有感於周之人材焉。成王所序三公之職。在後世蓋曠千百年而不見者也。成王不曰不必有。而曰不必備。蓋亦有之。特不備耳。三孤之職者。亦後世曠千百年而不見者也。成王乃不論備與不備。是可以常備矣。何其盛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共調精禋之源。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焉。六卿者。萬事之綱也。治官之長。是爲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之使。皆歸於一。是謂之統。四海異宜。調齊之使。咸得其平。是之謂均。所以管攝之者。非官官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至簡也。所以調齊之者。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大者與之爲大。小者與之爲小。所居者至易也。明乎易簡之理。則相業無餘蘊矣。教官之長。是爲司徒。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五典。自唐虞以來。司徒既職之矣。天下之達道。惟是五者。故古今之達教。亦不能改是五者也。敷典教民而謂之

擾。蓋馴習而熟之之謂也。拊摩而入之之謂也。蓄養而寬之之謂也。深味乎擾之一言。則司徒之教思過半矣。禮官之長。是爲宗伯。壇坎昭穆之等。聘饗射御之節。貫本末而等文質者。所謂禮也。神人之所以治。上下之所以和者也。一失其禮。則僭亂詔妄而瀆乎神。陵犯乖爭而悖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乎。成周合禮樂於一官。和云者。蓋亦包樂於其間也。後世禮樂廢壞。所以治人者。不過期會簿書之末。至于祀典。尤爲不經。間有一二僅存者。不過曰使先王之文物不廢于吾世而已。所謂治神者。漫不知其何語矣。又一說云。禮官之長。是爲宗伯。壇坎昭穆之等。聘饗鄉射之節。莫非天秩。察乎幽明之故。然後能極其蘊也。後世視以爲儀章之末。意宗伯治神人。和上下。必有妙於此者焉。抑不知工師之所辨。祝嘏之所詔。宗伯豈能加毫末於此哉。然治神人。和上下者。非工師祝嘏所能與。而獨歸於宗伯。於同而識其異。於異而識其同。則宗伯之職。庶乎其可思矣。政官之長。是爲司馬。自夏后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衆。則邦政之掌於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爲始有所施。是固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繫焉。其爲政之大。又不待論矣。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也。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非有他求也。非濟貪忿而夸武功也。所謂天討也。司寇掌邦禁。凡邦之刑辟皆總焉。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蓋推鞠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天下之罪惡雖萬狀。要不出於隱顯之兩間。曰詰曰刑。旣皆有以待之矣。司空掌邦土。凡邦之土地皆總焉。居四民者。士農工

商各居其所。不見異物之遷。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管仲行之於齊者。乃其遺法也。地利者。陂澤之灌。溉土壤之膏腴。皆是也。不曰興利。而曰時地利者。江河之徙移。固有昔瘠而今沃者矣。陵谷之遷變。固有昔下而今高者矣。隨時而權其興廢。然後地利可盡焉。爲天下者。始於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紀綱既立。首教之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者矣。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則將帥之事焉。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然後可以求奠其居。故六曰邦土。終焉。六卿分職。各率其六十之屬。以倡九州之牧。自內而達之外。九州之牧。各率其州之諸侯。以應六卿之令。自外而受之於內。內倡外應。周浹天下。兆民之衆。阜厚化成。其治無以復加矣。此成周治天下之體統也。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之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爲六卿。何也。綱在綱之中。而首亦豈處身之外哉。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也。冢宰之與五卿。並居於六職也。一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成王旣訓迪厥官。以立爲治之綱矣。繼之以朝覲巡守之制。所以振其綱也。內焉六卿。外焉九牧。表裏唱和。固有彝倫。然多歷歲序。非時有以振之。豈無壅滯而不達者乎。六年五服一朝。所以達其壅也。豈無廢壞而不修者乎。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所以修其廢也。諸侯旣親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於諸侯。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是制也。嘗一見於虞書。

後千餘年始復出於此。驗其疏數而世之陞降事之繁簡與衛之多寡用度之豐約與夫成王觀會通而行典禮者皆可得而推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建官之體統前章旣訓迪之矣此章則所以居官守職者莫不咸在曰凡我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首之以欽乃攸司爲訓者蓋當是時體統旣定各司其局一或不欽左不恭于右不恭于右則綱條陵奪而定制紊矣大而侵小不明其體者也小而侵大不用其極者也雖意在於善然思出其位紛然無度非所謂欽也謹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者戒之以審令於未出之前也令出則惟行而不可反矣不可不熟之復之也令出而誤固當遷令然所傷則旣多矣曰惟行弗惟反者所以深戒出令之不可輕非謂其真不可反以意逆志讀之可也令出於君今戒凡有官君子而謂之謹乃出令豈在官者皆可出令乎蓋令之大者固無異統而百司庶府自下條教于其屬亦何莫非令隨其輕重皆有休戚固不可易也以公滅私民其允懷者民之從違視公私之消長私意浸克則民懷寢深至

于允懷。則心誠懷之。無有餘蘊。非以公盡滅其私者不能也。上盡其公。則下盡其情也。不曰至公無私。而曰以公滅私者。蓋私者。古今在官者之實病。故成王示之消長之理。使知所用力也。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者。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今必使之學古而後入官。何也。蓋淵源必考。其自來軌轍。必觀其已試。三代君臣相與建事入官。一以稽古爲本。至荀卿始開法後王之論。李斯得之。蕩滅古學。今吏以法令爲師。卒以亡秦。然則三代所以嚴守古學者。是誠有意也。旣入官而議事。則必斷之以制。制者。卽前日所學之成法也。古今之變。亦不齊矣。能斟酌權量。不膠不滯。是謂能用。其學者也。始而不能學。學而不能用。則將何以應事。政安得不迷乎。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者。學古前代之法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之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苟喋喋利口。妄欲改更。以紛亂職業。則動搖一代之治體。豈細故哉。自古變亂祖宗之法度。未有不始於利口之人。成王所以欲深絕其萌也。蓄疑敗謀者。有疑卽辨。可否立決。蓄而不辨。一前一卻。謀之所以不成也。怠忽荒政者。怠則失於不及。忽則失於過。或過或不及。荒其政則均也。不學牆面莅事。惟煩者。旣歷數莅官之病。復申勉之以學之不可已。學者應事以理。不學者應事以材。力學者以理。應事雖萬變而不勞。不學者於理不通。懵然而牆。遇事之至始一二。以材力營之。未至什伯。固已不勝其煩矣。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者。人之居官。患在因循苟且。趣過目前。不以功業自期。故更端而警之。欲其注于心也。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所謂功業者。非欲經營

分表而求新奇。凡一官一職。莫不有無窮之事業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者。居移氣。養移體。位祿之移。養入於驕侈。而不自知。處此而欲恭儉。非聲音笑貌所能爲也。必實有是德。不容毫髮之僞於其間。然後可也。載者容之之謂也。聲利之攻人也。微而無閒。苟有毫髮之未實。安得不爲所引取乎。因是而推言。實僞之辨。從事於實。則心廣體胖。日以休泰。從事于僞。雖殫其智慮。左蔽右隱。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日彰其拙矣。天下之至逸而無憂者。莫如德。天下之至勞而無益者。莫如僞。使小人作僞者。共知勞而無益。亦何苦爲此乎。此兩塗。凡人皆當知所擇。在官守者。愓於權利。懷諛行詐。以覆邦家。其害爲尤甚。成王別白示之。其賜後世深矣。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者。心在事外。然後能當寵而慮其危。周視環顧。無非可畏。此心稍懈而不畏。卽入於憂危禍患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者相似。然思危者以寵爲憂。患失者以寵爲樂。所存大不同也。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者人情相下。然後能相入。後世聚訟紛爭。人各有心。東曹所與。西或奪之。左臺所建。右或毀之。政事厖雜。莫知所適從者。正坐不相下故耳。苟在列者。推賢讓能。彼此相下。安得不和。政亦安得而厖乎。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成王旣勉庶官。以推賢讓能。於此復以舉人之實終焉。觀庶官之能否者。不觀諸他。惟觀諸所舉之得失。人主旣專以人物爲向背。則百官亦專以人物爲風俗。此風旣成。更相汲引。人材將源源而不窮。成周之治。亦將新

新而不已。此成王遺後世不斬之澤也。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成王訓戒既終。復嘆息而總告之。敬爾有官者。各敬其官。亂爾有政者。各治其政。卽始所謂欽乃攸司也。由三公而至于下士。尊尊卑卑。各止其所。而天下定矣。成王之訓。所以始乎由是而終乎由是也。其官其政。固各止其所。統而言之。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而已矣。曰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欲其盡心於君民。永永不替。庶乎萬邦之治。無有厭斁也。成王期庶官以任重道遠者。亦可以見其規摹之久大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成王之世。其征伐可見者。三監也。淮夷也。奄也。東夷也。經營四方。勤亦至矣。至肅謹來賀。則威德暢而遠人來。治功於是乎極。賄之之命。意其必有警戒不自滿假之辭。惜乎其逸也。周公終老于豐。蓋成王拳拳不可一日遠周公。故不容之魯。觀洛誥所以反覆挽留者。則可見矣。公羊氏乃謂欲天下之一乎周。此蓋以利害言。不足與論三代君臣之際也。將沒而欲葬于成周。蓋宗臣垂老憂國之心。以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致其不忘之意耳。以葬警成王。而意不在葬也。成王諱之。故領其意而不從其葬。葬于畢者。祔于文武。從周家之兆域也。亳姑之名。其書既逸。其義不可知。先儒謂并告還奄之事。義或然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一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周官一篇固可見成王離師傅而不反者。然周公猶在焉。涵濡漸漬。蓋有不知之潤也。君陳之命。周公則既沒矣。成王真得實造之學。當於是篇求之。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君陳。

周公之沒也。厯臣碩輔。昭文王武王者。尙多立於朝。而分正東郊之重任。成王獨以屬諸君陳。玩其戒飭之辭。與畢命輕重大不類。則蓋新進者也。是獨何哉。斯時也。東郊之治體。所宜盡循周公之典。使付之舊臣。則諸老固非作聰明亂舊章者。然平日與周公同功一體。慮其兢業循守者。或未專固。苟微有作意於其間。則於治體已有害矣。不若畀之新進純慤之人。則洞洞屬屬。一意奉承。不敢毫髮增損。成王微指蓋在乎此也。至於成終之任。開闔變化。非四世大老莫能。故康王必付之畢公焉。成康之於治體。其觀時義者精矣。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令德卽孝恭也。令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孝恭者。所以指其德之實也。惟孝友于兄弟。自父母而達

之兄弟也。克施有政，自家而達之官也。本立而生，成章而達，其序則然也。政曰克施者，難辭也。舉斯心而加諸彼，曷爲其難乎？心則無間然，位移而事易，非久且熟者，蓋未能不少齟齬也。君陳之德如此，則旣成而可施於用矣。成王所以舉東郊之任命之也。東郊何地也？周公之居也。今焉命汝臨長之，如何其不敬也？昔周公之在東郊，師保萬民，有師之尊焉，有保之親焉，化育之德，洽於民心，君陳往而繼之，其可不謹？乃司而率循其常乎？蓋民深懷周公之德，苟君陳一事少異，周公之初一法少變，周公之舊則觀聽疑駭，怨謗交萃，民不可得而治矣。惟勉昭周公之訓，則其民從，又民方飢渴，周公之訓得君陳發明而復示之，恍若神明，再還舊觀，宜其翕然順聽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成王旣勉君陳昭周公之訓矣，故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旣言此而揭之以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其爲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粗，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

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因爲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餘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蕩，徒爲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篤敬之功，孰能與於斯。旣告以孜孜周公之訓，慨然有感於周公而言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由聖。成王謂周公之聖，向使聞其名而未得見，其思慕向望之心，惟恐不得一見也。及親與周公遊處，反玩以爲常，不能遵奉，眞所謂旣見聖亦不克由聖也。今周公沒矣，不可復見矣。前日不克由聖之悔，其可追哉。是豈特以警君陳，成王慨然與君陳共此恨也。然成王豈眞不克由聖者，特思周公之切，而自視若不足爾。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者，告之以旣居人上，民之東西，惟吾所向，不可不戒也。闔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釋者，民旣惟吾所向，則其發尤不可不審也。凡謀慮政事，若小若大，無一可忽，有所廢興，當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旣同，當紬繹而深思之，所以深謹其所發也。廢興云者，非謂更革周公之法，蓋政事舉措之間，斟酌權量以求其當而已。夫上守周公之法，下資衆人之論，非私之己者所能。成王舉以屬君陳，其知之也有素矣。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舉其前日之善，而明其可以當是任也。君陳平昔凡有謀猷，亟入告君，及旣施行，則澹然不有順承之于外。謂此謀此猷，皆吾君之德焉。爲人臣者，公已奉上，果成能若是，豈不甚良顯哉。蓋歎君陳之不可多得，而變古廢衆，自立名譽。

之事固可保其必無也。前日尙忘己之善而皆歸於君，今日豈忘人之善而欲出於己乎？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周公之訓既極其大矣。成王猶欲君陳擴而弘之者，非以周公之訓爲未弘也。繼前人之政者，苟止以持循因襲爲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大不同也。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粗言之，則君陳豈假寵利行私者？若不必戒也。精言之，則是二病者，雖賢者猶懼不能免焉。勢者，東郊之勢也。法者，東郊之法也。而我何與哉？雖然，勢者，我之所居也。法者，我之所用也。朝夕居之用之，已豈能不與其間？一有與焉，則爲依勢作威矣。倚法以削矣。作者，非其自然，削者，侵其當然也。是二病者，藏於眇忽幾微之間，豈可不精察哉？寬而有制，從容以和者，方克和厥中之時，大體固當寬，苟無制焉，則流蕩放侈，乖爭陵犯之所由起。安能從容以和乎？馴擾調娛於品節之中，游息化養於範圍之內，斯其所以和也。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者，君陳篤厚之人也。懼其持守者或不足，故告之以殷民之麗於罪，無徇上之意，惟觀法之中也。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者，言用刑之際，必懲一可以止百，然後刑焉。蓋用刑當於

其要會而不可泛施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者，長惡不悛，氣餒足以扇惑風俗之人，所犯雖細，積至于三，足以見其不悛之實。於是刑之勿宥，所謂刑之要會也。非此族也，亦豈記其微過而誅之乎？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於一夫者，居上之道也。敏者舉睫而已，傳頑者提耳而未喻，以敏對頑，不期於忿嫉而自至於忿嫉，坐而出令者常易，行而奉令者常難，以易責難，不期於求備而自至於求備，惟居之以寬而體之以恕，庶乎其免是累也。易動而輕發者常敗事，故必有忍然後能濟，忍固可以有濟，然猶有堅制力蓄之意焉。至於有容，則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矣。德之所以大也。忍言事，容言德，淺深固有間，進乎此者，亦有序也。忍與容，凡人莫不當然而居上者，據事物之會，忤逆激排者交至，尤當深致力也。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者，善衆而惡寡，治之始乎惡，惡衆而善寡，治之始乎善，皆從其尤者而先之也。君陳之時，頑民爲惡者衆，不可勝誅也，簡拔其修者而示之，乃所以簡其不修，進用其良者而勸之，乃所以率其不良，善舉而惡自勸，此東郊當時之治體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商民之薄如此，成王乃本其生而謂之厚者，不觀其流而觀其源也。其所以澆薄者，以居淫灑暴虐之地，而爲物之所遷耳。本厚者既可遷而爲薄，旣薄者豈不可反而歸厚乎？將欲遷而歸厚，是非聲音笑貌所能爲也。遠上所命，從厥攸好，民之於上，固不從其文而從其實也。雖知敬典，而不在德，則典與我

爲二物。是猶旣其文而未旣其實也。何足以動人哉。惟敬典而在德。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道也。如是。則君臣俱受福。而名傳于永世矣。化之博也。福之厚也。名之長也。所以致之者。皆出於敬典在德而已。東郊之命。君陳始以令德。孝恭得之。成王終以敬典在德。勉之。取之以實。期之以實。始終一實也。

顧命第二十四

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而成王獨有顧命。始終授受之際。國有常典矣。成王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危。故於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顧命。

天子天下之共主也。成王力疾臨廟朝而命之。二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天位而嚴大寶也。世稱漢武拔霍光於宿衛。託以幼孤。爲知人。抑不知所謂大臣者。非可以寄安危而屬存亡者。不在此位。如周之召畢。內則總衆職。外則統諸侯。君存則輔政。君沒則託孤。所謂受遺者。蓋其一職也。武帝垂沒。始拔一人而付之。平時大臣果安用乎。其無具甚矣。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擇。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成王甲子之命。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其潔。冠服以致其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衆之敬。不

以困憊廢而素定之理。雖垂沒固炯然也。惟善治氣者爲能歷疾病而不惰。惟善養心者爲能臨死生而不昏。此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師氏、虎臣、宿衛之臣也。百尹御事、百司之長與凡庶僚治事者也。召公以太保領冢宰。固無可疑。畢公與召公一體。而班在四者。蓋司馬兵權在其掌握。非元老重臣未易付也。六卿百官旣咸造王庭。然後發命焉。疾大漸。惟幾以下。皆遜願命之意也。統言之則云疾。甚言之則云病。疾大進而瀕於死。病日加而愈留。恐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所以審度爲訓而出命焉。誓言則發之力。審訓則思之熟。不易其言。欲羣臣之不苟於聽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堯舜君臣而並。故謂之重華。文武父子而處。故謂之重光。自古聖人相繼之盛。惟此兩時爲然。奠麗者。定民之所附麗。如居之麗於棟宇。食之麗於畎畝之類。蓋言養之也。陳教。則教之也。人君之職。不過教養二端而已。曰肄者。教養之事業。不可未試而驟施於民。故必先肄習。肄習之久。理事貫徹。舉無所違。然後能推而達之。代殷而集大命。文武生知之聖。若不待學。而於教養之事業。肄習之勤。經歷之久。其不敢輕如此。則爲治者可易言哉。非成王自幼習聞王業之艱難。亦不能爲此論也。在後之侗而下。成王自紘平日用力之實也。敬迓天威者。凜然如在其上。敬以承之。而非心之有所將迎也。天威者。理也。文武大訓。述此理者也。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言操存之工也。敬則不昏。昏則不存矣。少昏卽逾。君

子所以毋不敬也。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言疾之既殆，後將不復有言，欲羣臣明聽是言也。然弗興弗悟，血氣之病耳。若志氣，則無敢昏逾者。初未嘗病也，用敬保元子，劍弘濟于艱難，屬二公羣臣保傅康王，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者，略舉君道之大綱，以示之也。懷柔安慰，勸導皆居上之道，合遠邇小大而言之者，周徧不遺，乃所謂君道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劍冒貢于非幾。

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死始發其祕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工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天命也。躁輕縱緩，或踰其則，特人自亂之耳。其天秩本何嘗亂哉。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邇其語意之深長，可見其觀之遠也。威儀失，則豈特形於事，見於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釐有閒，卽非天命已冒進于非之幾矣。曰爾無以劍冒貢于非幾，味其誥戒之嚴密，可見其察之精也。有用力於聖學者，其可不請事斯語乎。茲旣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劍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正死生之變而審安危之幾，於此章見之。綴衣，帷幄也。羣臣旣退而徹幄，所謂疾病內外皆埽，蓋靜以俟終也。順之至也。王旣崩矣，召公以冢宰攝政，命仲桓、南宮毛使於齊侯呂伋之所，取于戈虎賁迎王。

世子於南門之外桓也。毛也。皆朝臣之賢者也。伋蓋太公之子。以諸侯入仕王朝而典宿衛者也。成王之軍政。統六師者。則畢公焉。典宿衛者。則太公之子焉。兵柄之所屬。亦不輕矣。國有大喪。呼吸安危。徵宿衛以逆嗣君。事莫重焉。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折衝銷萌之意則深矣。桓毛非不可獨任者。將立君之命。並遣而往。所以爲萬世慮也。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闈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丁卯命作冊度。蓋召公命作命。康王之冊。曰度者。簡冊小大長短之式也。自乙丑至癸酉。王崩九日矣。天子七日而殯。伯相命士須材。蓋既殯而致百祀之材。共喪之百用也。召公以西伯爲相。變文曰伯相者。見其總內外之任也。自成王既崩之後。訖康王受冊之前。命皆出於召公。而他人不與焉。故始終以太保伯相言之。所以一號令而無二門也。

狄設黼展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具。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筓席。玄粉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膺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此皆陳儀物而傳顯命也。狄賤有司也。喪之復。狄人設階。則共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展。屏也。綴。

衣、幄也。天子所以臨朝者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先儒所謂朝覲聽事養老宴私之坐。雖經無明文。然牖戶之間謂之辰。天子負展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而三席者。則一時之儀也。是四席者。平居隨事而設。各有所主。至傳顧命。則並陳之。所以備國容而徧象其平生之居處也。牖序、夾房、階、塾。皆指路寢言之。窗謂之牖。東西廂謂之序。廂之夾室謂之夾。又謂之房。西謂之賓階。東謂之阼階。門側之堂謂之塾。或謂路寢如明堂。遂疑東西序不應五室之制。至遷就其說。謂鎬京宮室尙仍諸侯之舊。不知取正於經。而曲生駢贅。適足以溺心喪志而已。敷重者。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篋席。孔安國以爲桃枝竹。鄭玄之時。孔傳未出。其釋周禮。亦以次席爲此竹。蓋一物也。底席。謂蒲席也。豐席。卽筦席也。筦席。則緝竹籜而爲之者也。緣。謂之純。蓋席之緣。曰黼。曰緹。曰畫。曰玄粉。皆席緣之飾也。司几筵之五席。筦、纁、次、蒲、熊。此得其三焉。吉事變几。凶事仍几。華玉者。飾以色玉。所謂玉几也。文貝者。飾以貝也。雕玉者。則所謂雕几也。漆。則所謂漆几也。司几筵之五几。玉、雕、彤、漆、素。此亦得其三焉。陳寶之名物。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天球、夷玉。而河圖、參之。則所寶者。斷可識矣。楨之舞衣。大貝、鼗、鼓、兠、戈、垂矢之屬。錯然並列。四海之巨麗。千載之典刑。蓋聚見於此也。四輅在庭。所以嚴容衛。或以五輅置革。不陳。或以綴次爲金玉之副。未知其所以定也。凡此非獨盛彌文而章備物。天位峻極。幄坐靚深。寶鎮暉華。車輅峙列。入其庭。將肅然起敬。懼不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蒸弁執戈，上刃夾兩階，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矟，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弁，士服也。冕，大夫服也。惠，戈、劉、鉞、矟、銳，其制不盡見於書傳，然皆執威械以衛殿陛者也。畢門，路寢之門也。兩階，阼、賓階之稜也。東堂、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垂、西垂，路寢東西階之上也。側階，未知其方，亦側階之上也。士皆立于堂下，大夫皆立於堂上，遠近親疎之序也。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尙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廡陛楯，或環以椎埋，鬪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太史秉書，由賓階。齊，御王册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嘒，宅受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儀物既備，然後延康王受顧命焉。自是而始稱王，蓋受册而踐位也。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將奠於成王而受册命，故變麻而冕也。由賓階升，猶以子道自居，不敢自爲主也。卿士邦君麻冕蟻裳，祭服之裳皆

纁。今變其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可純用祭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序卿士於邦君之上。內京師而外諸夏。名分之大者也。召公受遺。太史奉冊。宗伯相禮。故皆服祭服。彤裳。則纁裳也。介圭。天子之守也。瑁。所以合諸侯之圭璧。天子之權也。同。則酌酒而告先王者也。召公。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奉冊以贊王。故與王接武而升自賓階。皇后憑玉几以下冊。命之辭也。言大君力疾。親憑几而揚末命。所以深發其哀敬也。不曰闕位而曰闕訓。訓所以守位。循其本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變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必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明訓。豈小知小惠所能稱塞哉。冊辭典正嚴重如此。後世讀之。猶竦然形神俱肅。親承之者。蓋可知也。王再拜受冊。興答。退託眇末。不敢自必能治四方。而祇畏天威。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康王之退託。卽用九之無首也。天之則也。文武成王之心。所以得其傳也。王既受冊。然後受同執瑁而奠告於成王焉。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上宗與大宗。皆指宗伯。曰饗者。傳神命而以神之饗告也。召公受王之同以降。復自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報祭亦亞裸之類。所以秉璋也。祭必有報。誠意之無已也。以同授宗人。拜告王。以將祭。王答拜者。敬神之享也。宗人。宗伯之屬。相召公者也。召公復受同以祭。然後飲福。嘑者。至齒。方在喪。故歆神之惠。而不甘其味也。王爲喪主。則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召公居其所。以同授宗人。拜告王。以既祭。王答拜者。敬禮之成也。觀升降奠饗之際。洋洋如其上。如其左右。所以質此心於

神明也。太保降收者。蓋百官總已。以聽召公。公退。則有司收徹矣。視其進退以爲節也。諸侯出廟門。俟者。廟門卽路寢之門。成王之殯在焉。故名之以廟也。俟見康王於門外。下篇康王亦出外朝而告諸侯。蓋入廟門則子道也。出廟門則君道也。新天子之尊。固屈於門內而伸於門外也。父子君臣之義著矣。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二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遽偕羣后。侯甸訓太甲焉。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羣后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于宅卹之日。甚者或以晉辭諸侯爲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不若衰晉之陪臣邪。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康王之誥。

此孔子之書法也。遂。繼事之辭也。既。宅尊位。繼卽誥諸侯。其辭之迫。則其勢必有不容已者。四國流言之變未遠。亟頒新天子之號令。所以鎮浮議而折姦萌。苟其不然。哀恫不言之際。康王二公豈得已而不可已者乎。序辭之亟。所以發明康王二公不獲已之本心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周之朝儀。略見於此。孔安國謂王出畢門立。應門內南面。鄭衆周禮謂王有五門。一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仍西伯之舊職。畢公

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爲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於左右。此朝會分班儀也。布乘者。陳四馬。黃朱。若匪厥玄黃之類。皆庭實也。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者。王朝謂諸侯爲賓。謂諸侯之孤卿爲客。諸侯致辭。貢其圭幣。一二臣衛。猶言二三臣壤奠。猶言川奠澤物之奠。謂土產也。皆再拜稽首。蓋拜而獻其幣也。王義嗣德答拜者。言非常禮。新履尊位。義諸侯之嗣德不忘。故答拜而特受其幣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者。此會朝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故太保與芮伯咸進相揖。移位少前。與在位者皆再拜稽首而進戒也。乃若周官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而三槐三公位焉。此常朝之儀爾。非新天子朝諸侯羣臣之儀也。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般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懷我高祖寡命。

此進戒之辭也。堂堂大邦之殷。而皇天改其命。先倣之以天命不易也。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者。復告以文武之所成就。蓋自憂患艱難得之也。美里之囚。厄莫甚焉。於此能順。則天下之理無乎不順。天所以畀付文王而進德作聖者。庶其在此。而武王則親傳之於文王也。故謂之誕受美若。文武得之於憂患艱難。故能視民如傷。軫恤西土。蓋身常履之。推己以及人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者。時成王未諡。故謂之新陟王。賞罰謂之畢協。蓋無不合於理。所以人心悅服。故能戡

定天下業垂後嗣也。成王緝熙光明之學，與夫禮樂教化，可舉以告康王者固多。今獨舉賞罰之末以戒，似非責難之義。蓋康王自爲太子，齒胄保傅之教，固已識其體矣。今而嗣服見於用者，方自此始。賞罰學之見於用者也。盡己之性，然後能盡人之性。一毫未盡，則物不能徧察，而賞罰不能無差。成王賞罰之畢協，是乃其學之緝熙光明者也。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豈導康王以窮兵黷武哉。守成之主，多溺於宴安而無立志，故告之以奮振自彊，大戒戎備，無弛惰而墮壞祖宗艱難寡德之基命也。不知畏天，不知憂患，不習世故，不自振起，乃繼世者之所共病，故召公必精言之。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康王之論文武，非深遠君德而明仁體者，不足以與此。丕平富者，覆載溥博，均平富養，至仁無外之體也。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況文武之仁，溥博如天，何由復務咎虐乎。不務咎若不待言，所以必言之者，蓋形容文武天地發生之心，粹然專以愛育長養爲事，猶孟子不嗜殺人之論也。是心也有毫髮之未盡，則不得謂之底止其至，有毫髮之未實，則不得謂之齊壹於信。曰底至齊信者，又所以形容是心之盡而實也。篤實則輝光，用昭明于天下，表裏之符也。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者，非一人

也。使在庭之臣，猶有未竭其忠力者，固爲吾心之未孚。若曰聖而無待於助，則狹隘私吝，愈非是心之體矣。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謂之端命。文武君臣，盡道以正理，而受正命於上帝，端直相當，無少回曲也。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訓順也，順其道而付畀四方，天非有加損於其間也。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者，言文武既得天下，均天施而分天職，與天下共守之，乃所以顧存後之人，彼罷侯置守，以私其子孫，蓋不知天者也。胥相也，暨與也，言一二諸侯當相與顧先王建侯樹屏之意，綏撫爾先公所遺之臣民，以服事于先王，先王往矣，今所事者康王，而猶謂之服于先王者，天下非康王之天下，乃文武之天下，亦猶臣非諸侯之臣，乃先公之臣，皆不可認爲己有也。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心者，身之綱，王室者，諸侯之綱，諸侯不在王室，則既失其綱，渙散悖亂，無所底麗矣。此乃君臣相勅戒之至意，初非欲其嚮己以自利，然藩屏擁衛之意，亦在其中，特不可以私觀之耳。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總戒之以敬奉憂恤所當順者，順理則一，而時位則殊，厥若者，諸侯之所當順也，人孰不欲順理，時位之不識，則其順或非所順焉。惟止其所者，斯知之矣。康王以天子臨諸侯，有征伐焉，有刑罰焉，今悉置不言，獨戒以無遺我稚子之羞，退託謙沖，不以威力要束天下，感人心之至者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吉凶異容，發大命而告諸侯，故服不得已而變，羣公既出，卽反其初，亦足以見康王之冕服，在事而不在于己也。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武成歸獸之後。既垂拱而天下治矣。終武王之世。未聞以商民爲慮也。管蔡武庚一搖之後。懲治化養。更三紀而始復平。何哉。蓋新善未固。固爲易奪。而舊惡之再動者。蔓延連綴。尤難乎其翦除也。噫。豈獨商民爲然哉。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畢命。

周公之始遷商民也。命之宅爾宅。畋爾田。而戒長治之者。不忌于凶德。包以大度。善惡並育。所以安反側而平危疑也。至於君陳。則商民寢服周之化矣。於是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始表其善者而出之。使惡者知愧而自勸。猶未大區別之也。至於康王。則世旣變而風旣移矣。所謂負固而未移者。蓋猶稊米之在太倉爾。苟兼蓄而并容之。則餘孽不盡。將復爲良民之害。於是冊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染善。而爲惡者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郊之政所以成也。蓋惟此時然後可以舉此政。爲治之序固如此。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冊命之日。蓋康王十二年六月六日也。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卽文武之廟而發命。重其事也。保者。養也。釐者。治也。曰保釐。則所謂旌別淑慝。表厥宅里之類。蓋有恩意行乎其間。非斬然割裂。無復潤澤也。觀保釐二字。而一篇治體可舉矣。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愆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以文武之敷大德。始能受殷命。言得之難也。以周公之左右輔相。始能綏定厥家。言安之難也。所謂殷之頑民。則尤其難安者。周公尤謹之而不敢忽。遷于洛邑。密邇王室。親與之居。朝夕浸漬。入於典訓。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方移。言教養浹洽之難也。今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矣。前人積累艱難至此。而我一朝享之。甚可懼也。況道有升降。一泰一否。回復無窮。可不思所以維持者乎。所以維持之政。要必由風俗變革而後可。法制以束之。智力以持之。可暫而不可久也。既曰世變風移矣。而猶欲其俗革者。風移雖靡。然從善未若俗革。則舊染之習無毫髮存。至是而治始可保也。不臧厥臧。民罔攸勸。革俗之道也。君道當識其大者。商民之餘俗。欲事事而革之。願不勞哉。善其善者以率之。則民斯勸矣。命畢公以保釐。臧厥臧之大者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畢公。天下之大老也。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者。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而忽焉。亦非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也。惟勉於德者。貫稚耄而不息。故勤於物者。一小大而無閒。康王此言。不特善形容畢公之德。亦見其拳拳於師保。觀之詳而察之精也。弼亮四世。正

色率下。罔不祇師言。言畢。公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小若大。罔不祇服。父師之訓。德容之威。重衆望之孚。信養之者。蓋非一日之積也。休嘉之績。在於先王之世者。固不可一二數矣。康王於此。復何疑哉。惟知委心以聽而已。極敍畢公之功德。所以歸重畢公而將付以保釐之寄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恆。辭尙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康王不敢以他煩元老。保釐東郊者。乃周公之事。是以致勞公一行言之敬而待之尊。體貌重臣。當如是也。自旌別淑慝而下。皆告以東郊之政也。旌別善惡。表其宅里。此爲友民之族。彼爲頑民之閭。則善者蓋益彰而惡者亦甚病矣。榮辱不止於一時。而流芳遺臭。傳將百年而未泯。所謂立之風聲也。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惟風聲所傳。雖事往迹陳。而興起如新。此先王所以維持後世者也。所以科擇不率。訓典之徒。而殊其井疆者。豈真欲絕之而置於人類之外哉。乃欲使其能畏慕。卒歸於善而已。是則旌別淑慝之本心也。五陽一陰。然後可以夫決揚庭。不知時義而錯施之。或以召亂。康王之後。要必論其世也。因區別井閭。遂併與郊圻封守而整齊之。郊遂之制。建都之始。固已盡矣。曰申畫者。復治之也。溝封之險。建都之始。固有守矣。曰慎固者。謹備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堙。世平則易玩。時緝屢省。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政貴有恆。辭尙體要。不惟好異者。政事安重。辭令省實。深懲作聰。

明趨浮末之異好。凡論治體者固皆然。在商俗言之。尤爲對病之藥。蓋其俗靡靡。利口是賢。餘風未殄。政當以渾厚敦樸鎮之。畢公所當深念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北奢麗。萬世同流。茲般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倚。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此論商民之病源也。故先取古人之論世族者證之。世祿之家。不可槩謂之無禮法也。逸樂衆養之所移。其能由禮則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不知忌憚。天道虧盈而益謙。則悖天道也甚矣。興門之俗儉。衰門之俗侈。家之衰敝。其化未有不侈麗。蓋萬世而同流也。古人論世族之病。必舉而歸之驕侈。此乃商民受病之源也。茲般庶士。席寵惟舊。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爲消長。故怙侈則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誇于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反。驕淫矜倚。百邪並見。殆將以惡終矣。賴洛邑之遷。式化厥訓。拯其將亡而教育之。蓋再生之賜也。教育之久。雖已收其放心。所以閑其邪則甚難。此畢公所當講也。資富而能訓。所以使民之永年。徒資以富。而不能教。將不能永底民之生矣。畢公治商民。承三紀富庶涵養之餘。訓迪而閑其邪者。蓋不可後也。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夫豈外立其教以訓之哉。心之實然者謂之德。心之當然者謂之義。體用具舉。此盡心之學。訓莫大於是也。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者。善無證。則民不從。然亦不出其心之

所同然也。古之教者不陵節。當是時。商民既收放心矣。故可以德義之訓示之。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治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成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康王之時。四方既無虞矣。猶曰。邦之安危。惟茲商士。蓋保治兢業之心也。保治固當不忘兢業。苟惴惴然懼其變亂。加意而治之。非過則不及矣。秦始皇以安危繫於匈奴。而急之以剛。唐德宗以安危繫於藩鎮。而緩之以柔。皆反致大患。加意之害也。故康王命畢公治商民。惟使之不剛不柔。然後許以德之允修。蓋偏剛偏柔。皆私意之爲。而非所謂德也。惟周公克慎厥始。遷商民之初。造端正始。不可少差也。惟君陳克和厥中。繼周公之後。保養撫摩。以和爲貴也。惟公克成厥終。有周公君陳。而無畢公以成之。是耕而不穫。前人之勤勞。皆虛棄矣。終之之責。爲尤重也。曰慎。曰和。曰成。義雖不同。心之協而底於道。則同。蓋皆不得不然之理。無二本也。聖賢相繼。理事周浹。則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成賴。康王亦坐享其成。而永膺多福矣。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無他焉。王畿。四方之本。自源流瀕。推而放之也。康王復勉畢公。以於此成周建無窮之基。則亦有無窮之聞。子孫順其成法。得以爲治。畢公四世大老。豈有意於立後世名。而勳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之事業。乃尊之之至。孰敢以名譽誘公哉。

嗚呼。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畢命之篇。前頌而後規。畢公非待規者也。三代君臣相與警戒。無時而不存。未嘗以盛德廢也。人之於事。不視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輕而忽其易。大抵不出此兩病。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無徒憚其難。惟當盡其心也。罔曰民寡。惟慎厥事。無遽謂之易。惟當敬其事也。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又終勉之焉。東郊之前政。君陳猶可休也。周公豈易休乎。康王之望畢公者弘矣。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三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穆王之書存者三篇。君牙、景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末年之書也。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固有明文。君牙之篇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景命之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則皆初嗣歷服之言也。與呂刑所謂仲叔季弟、幼子童孫，其辭氣新陳稚耄大有逕庭，先後之次，蓋無可疑者。穆王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祇畏，然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謂之全德則駁，猶不失爲周之令主也。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君牙。

舜命契，穆王命君牙，皆司徒也。契所受者纒一語，而君牙之贊書至一篇，甚矣世降而文勝也。然周家之典刑文獻多在焉，學者所宜盡心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

世臣與國升降者也。重光奕休之世，必有世篤忠正之族，同休共戚，功名隱然爲社稷之鎮。其後嗣王亦再三嘆頌之而不忘，是非隆門閥而進膏粱也。念舊記功，忠厚之澤所以長，苟喜新厭故，則典刑墜

地而國從之矣。此欒卻胥原降爲阜隸。叔向所以憂晉之將亡也。觀穆王倦倦君牙乃祖乃父之意。周之歷其未艾乎。穆王嗣守文武成康遺緒。顧瞻先王之臣。左右厥辟。以治四方。今無其繼。獨當重責。此所以心之憂危。若蹈將噬之虎尾。欲泮之春冰也。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積乃舊服。無忝祖考。庶幾君牙之象賢。命之輔翼而使踐其世職也。穆王守文武成康之緒。而君牙亦守其乃祖父之緒者也。穆王方自憂危懼不克承。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相語益親。臣主蓋一體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此告以司徒之職也。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司徒之所以教也。自設教言之。謂之典。自秉彜言之。謂之則。皆是物也。弘敷者。大爲之防而範圍之也。式和者。從容以和而化養之也。凡此皆教也。教之本。則君牙之身是也。正也。中也。所謂民之則也。民莫不有則。流動遷變。而莫或察焉。正賴夫君牙之身。教而爲之作則也。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蓋勉君牙之爲民作則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故又以養民之難告之。暑雨祁寒之怨咨。此穆王深知小民之艱難也。時方暑雨。小民之沾體塗足者。殆其怨咨乎。不以處廣廈而忘之也。時方祁寒。小民之裂面墮指者。殆其怨咨乎。不以處溫室而忘之也。穆王一遇寒暑。深恤民瘼。如聞其愁嘆。思欲人人而濟。夏乎其難。舉以告君牙。蓋欲其共此心也。君牙體此而篤於養民。深思其艱以圖其易。民庶幾其寧乎。思之既艱。

易將自見先難之義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穆王歎文謨武烈正大周密如此。前人之爲子孫計者。旣無所遺。所患者。後之君臣不克負荷而已。故勉君牙以敬明其訓。奉順先王。答揚文武之顯命。以匹休于乃祖。乃父焉。敬明云者。以君牙生長典訓之內。懼其或玩。故欲其提振而發揮之也。後世之治。隨失隨救。所立之法。鮮有能終其身。由文王武王而至穆王。蓋百餘年矣。而其謨烈無偏之可指。無隙之可乘。創業垂統。信非三代以下所可及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復告之以守家法也。君牙位公卿矣。家法之守。興廢豈特一家之事。民之治亂在茲也。信能守家法而率循其祖考所行。斯能顯其君而有致治之功矣。克左右亂四方。是固其祖考之所行也。穆王諄諄告君牙守家法。夫豈狹之以專門之學乎。蓋名臣之後。要必先識其祖考之規摹風烈。由是而推之。其學固將有次第也。近而祖考有可法者焉。猶不之省。於其遠者何有。

罔命第二十八

周書

陪僕贊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也。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未矣。穆王之命。其知本哉。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冏命。

自周公作立政而嘆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大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君牙大司徒略等。流風猶未遠也。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忱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創業多憂勤。守成多逸豫。使守成而察之也。則憂勤宜甚於創業。何也。汎掃區宇。請命上天。有以受之。則固有以居之也。承平繼成之主。免於阿保而坐享前人之天下。果何以得此哉。惟予弗克于德。而嗣先人宅丕后。是以忱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而求左右之助也。穆王其習而察者哉。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文武君臣之際盛矣。主聖臣直。合而言之。固咸懷忠良也。別而言之。地愈近而選愈精。曰罔匪正人。蓋髮櫛而苗耨之。不容一未堅正者廁乎其間也。文武動容周旋。何嘗不中禮。今必先言侍御僕從。旦夕承弼。而後繼以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蓋左右交修。近臣之常職。而內外交相養。亦聖人不已之功也。後世固有欲善其號令者矣。曾不知本諸身。出入起居。漫不加省。徒區區欲謹之於議令之時。所謂咸其輔頰舌。感人之末者也。下民祇若。萬邦咸休。豈口舌所能辦哉。穆王旣述文武之

聖猶賴左右之承弼。退然反顧。益覺其質之無良。益知不可無左右前後之助。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前烈。此其求助之力也。從容浸灌。漸以入之。在人臣自論輔迪之法。則可。若君求助於臣。而亦使之姑徐徐云爾。則意先不篤。忠言亦無由而進矣。故穆王必望其臣。深繩其愆。痛糾其謬。無一毫假貸。變移感格。其非心。以繼文武之盛烈。言之力。求之切如此。庶幾其臣。展布四體。而無所隱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予。汝辜。

治有體統。羣僕侍御之臣衆矣。穆王雖急於左右之助。苟徧告而親擇之。則元首叢脞。非君道也。故命一伯冏作大正。羣僕侍御之臣皆統焉。使伯冏正率其僚。則其僚莫不勉進君德。交相修輔。以補衮職之闕矣。固無待穆王之徧告也。使伯冏精擇其僚。則其僚莫不質厚敦樸。便佞屏跡。藹藹王多吉士矣。固不待穆王之親擇也。此爲治之體統也。陸贄在唐。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亦庶幾有見於此者乎。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此申言君德所繫。惟在左右。而欲伯冏精擇之也。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昏爲虐。爲侈爲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薰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矣。自聖之證。旣見。則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

穆王既告伯冏簡乃僚而嚴便辟側媚之戒矣。至此又戒以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者。蓋自量其執德之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者。漢唐之嬖習。更相表裏。靡不以利合。則捨人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病也。伯冏而有一於斯。則下負職業。上負委屬。而刑之所當加矣。穆王命伯冏固選擇而任之。乃防其昵儉人。又防其嗜貨賄。又防之以曠職慢上之刑。殆非所謂任賢勿貳者。蓋以所繫至切。憂之深而防之過。非謂伯冏真有是也。然自盤庚總于貨寶之戒。至此篇又復見之。成湯文武之隆。未聞數數以貨飭其臣也。噫。其商周之衰乎。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四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世衰則情僞繁。人老則經歷熟。穆王之時。文武成康之澤寢微。姦宄日勝。其作書於既耄。閱世故而察物情者亦熟矣。故古今狂獄言之略盡。用刑者所宜盡心焉。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呂刑。

此書之作。蓋命呂侯以司寇。因而訓告諸夏以贖刑之制也。刑之有贖。始見於虞書。不過有金作贖刑一語而已。蓋皐陶作士。斟酌出入。舜一以付之。固不預立條目之多也。今呂侯既受命。而猶煩穆王訓夏贖刑至三千之多焉。視舜皐陶之際。則有閒矣。是書哀矜明練。固夫子存以示後世。而微見其意者。亦不可不察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百年耄荒。乃倦於萬幾之時也。哀矜之意。猶不能已。方且度刑以詰四方。穆王之於民厚矣。嘗論穆王之氣質稟賦。蓋有甚絕人者。血氣方盛。馭八駿而略四方。雖曰失道。要非齷齪者所能爲。及其改過。於血氣既衰。期頤篤老之際。訓告四方。上引遠古。下極民情。琅然精明。亦加於人數等。受於天者如此。使有周召之徒。養成之。豈易量其所至哉。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訊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序書斷自堯典。蓋文獻不足。無所考證。東遷之前。大訓河圖之類。尙藏王府。故三皇五帝之事。尙見此書。不可不詳玩也。鴻荒之世。渾厚敦龐。開暴亂之端者。蚩尤其先也。故曰蚩尤惟始作亂。惡力既盛。驅扇薰炙。延及平民。無不化於爲惡。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極敝其惡之情狀也。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爲義。指惡爲善也。矯虔者。矯僞虔劉之謂也。惟蚩尤惡力之盛。民皆化之。故雖翦絕於涿鹿。而餘毒遺孽。復爲苗民。覆出爲惡。弗用靈善。所以聖人不得已制刑法以治之。此穆王推原其刑之所由起也。元者善之長。開闢之元。有善而無惡。有德而無刑。反善而有惡。懲惡而有刑。用刑之端。初不始於聖人也。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椽。黥。此言非特刑之端。不始於聖人。至於刑之事。亦非始於聖人。蓋苗民先創作五虐之刑。自號爲法。殺戮無辜。始過爲劓。刵。椽。黥之制。故聖人不得已用其所自爲者。還以治之。於是刑辟興焉。使苗民未創爲五虐之法。非惟聖人不忍開此端。斷割屠剝之慘。秦和生育中。亦不容有此端也。麗者。施也。言苗民於此施刑。不分輕重。并爲一制。隨意戕殺。罔復差別。枉直之辭。暴虐愈甚。則姦宄愈不勝。惡氣所動。民皆悍然興起。更相漸染。泯泯。焚焚。顛倒錯亂。略無毫

髮誠信。曰罔中于信者。不與信相當也。以覆訊盟者。無所聊賴。肆爲欺誕。幽顯兩無所畏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形於聲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民心之反。天意之還也。惡運之極。治原之開也。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勝復之理然也。報虐以威者。因黥之虐。報之以墨。因椽之虐。報之以宮。猶空谷之報聲。咸其自召。而我無心焉。所謂天討也。無世在下者。遏絕之。使無世緒在天下也。皇帝說者以爲堯。以書考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皋陶。皆舜也。非堯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繇寡無蓋。

治世公道昭明。爲善得福。爲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蚩尤三苗之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潰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不相通。焄蒿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然此非尊重黎之力。亦朝之羣后。及在下之衆臣。精白一心。補助常道。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繇寡之微。亦無敢蓋蔽而不得自伸者。民心坦然無疑。不復求之於神。此重黎之所以得舉其職也。

皇帝清問下民。繇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清問者。明目達聰。無纖毫壅蔽之謂也。苗民既遏絕矣。鰥寡猶有辭于苗者。蓋苗在舜世。合散靡常。前章所謂遏絕苗民者。討其元惡大憝也。此章所謂有辭於苗者。言其遺孽餘種也。考於虞書。或伐之以大禹。徂征之師。或治之以臯陶。象刑之敍。大小非一端。先後非一時也。惟苗民尙有遺孽餘種。爲鰥寡之患。故舜於此益加自治焉。曰威曰明。皆繫以德。反本自治之謂也。不求威明於外。而反修其德。盛德之至。不怒而威。無思不服。不察而明。無隱不照。惟畏惟明云者。此威方可畏。此明方可謂之明也。威明並用。君道立矣。然後分命大臣。授以爲治之綱焉。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正其心也。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定其居也。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厚其生也。是三者皆致力於民之大者。故謂之功。恤功于民。心誠恤之。而戮力於此也。伯夷所降之典。天地人之三禮也。當是時。承蚩尤三苗之敝。妖誕怪神。深溺人心。重黎之絕地天通。固爲之區別其大分矣。然蠱惑之久。未易遽勝也。故伯夷於此降天地人之祀典。以折民之邪妄。使知天地之性。鬼神之德。森然各有明法。向之蠱惑。摧敗銷落。蕩乎其不留矣。是所謂折民惟刑也。主名山川者。因九州之所主。山鎮川瀆。以名其州。奠六域而使民各有攸處也。農殖嘉穀者。班播種之法。而爲農者始知耕殖之方也。自不知本者。觀之平水土。降播種。當在所急。而伯夷之降典。若緩而不切。然抑不知人心不正。將相胥而入於夷狄禽獸。雖有土。安得而居。雖有穀。安得而食。諸穆王首述伯夷之典。先其本也。後之知道者。亦謂除神祠。然後人爲善。其旨微矣。正其心。定其居。厚其生。三者之功。既成而殷盛。則所以防閑傲懼之者。不可廢。於是乎臯陶作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焉。約

飭限制斯民於刑辟之中。非使之畏刑也。所以檢其心。教之祇德也。心之祇敬。德之所以存也。後世或謂臯陶不與三后之列。蓋未嘗考。呂刑之篇。以刑爲主。故歷敘本末。而歸之于臯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然並列也。言固有賓主也。三后云者。猶曰三人云爾。豈若後世特立標榜。如三君八俊之謂哉。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棗蘇。

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之合。輝光發越而四達也。罔不惟德之勤者。觀感動蕩而不能自己也。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棗蘇者。民既知德矣。故士師所明之刑。無過無不及。率皆治民。輔迪其秉彝而保其德。所謂刑罰之精華也。自伯夷之典。迄臯陶之刑。制度文爲之具也。自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棗蘇。精神心術之運也。苟其無本。則前數條不過卜祝工役農圃胥史之事耳。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穆王既論臯陶之刑矣。此所以戒當時典獄之官也。典獄不得行其公者。非爲威脅。卽爲利誘。不過兩端而已。訖者。不行之謂也。威不能屈。富不能淫。豈無道乎。敬忌罔有擇言在身。示之以進乎此者之目也。一日敬忌。豈遽能罔有擇言在身。惟敬忌之篤。參貫積累。馴致其道。至于言行無擇之地。然後能造乎天德矣。不言行者。舉一以包之也。元命。天之休命也。刑辟之命而曰元。指用刑之本心也。曰自作者。

既造天德。則輕重上下無非天理。而天不在外也。用刑至是。則祈天永命。功在王室。祭於大烝。配於無窮。在下者。對天之辭也。穆王將使典獄者免於威富之兩患。必極言之。至于天德。則豈易乎哉。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弔。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獄重事也。不察者或視以爲刀筆吏之事。故穆王明告司政典獄。使其職分之大焉。五刑五用。是謂天討。雖君不得而與焉。司是柄者。非君之臣。乃天之牧也。故曰非爾惟作天牧。蓋呼而警之。使其任之重如此。將何以居之哉。要必前有所法。後有所戒。遵夷軌而避覆轍。庶幾不爲天位之辱也。伯夷之監。告之以所當法也。苗民之懲。告之以所當戒也。伯夷播刑以啓迪斯民。特刑之理耳。自典獄者言之。未若臯陶明刑之切近。捨臯陶而使之監。伯夷者。蓋三居五服。彼固朝夕之所從事。監于伯夷。則所以探其原也。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獄情之輕重所當施者。既漫不加省矣。至于斷獄。亦未嘗擇吉人。俾觀五刑之中。獄既不得其情。斷獄又不得其人。是人與法俱弊也。則所謂庶威者。初無定法。奪於貨利。相與爲市而已。斷制五刑。無非私意。以亂虐無辜。逆天悖理。此上帝之所不弔。而咎之所以降也。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罪大而不可解也。職刑者。天牧也。苗民擅爲己有。而斷制之。其殄滅也宜哉。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愆。日勤爾罔。或戒不

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穆王享國百年矣。視其臣民。老者猶兄弟。少者猶子孫。呼之來前。庶其感格。以從命。不敢必人之已從。意篤情親。厚之至也。切意之參錯。訊鞠之變遷。極天下之勞。莫若獄。苟有須臾厭怠之心。則民或不得其死矣。故必告之以勤。今爾罔不由慰日勤。所以安行而自慰。止在乎無日不勤也。慰者。非得其情而喜。蓋以不弛其職自慰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必嘗墮然後戒。雖曰知悔。方其墮時。安知無失其平者乎。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者。申告之以不可不日勤也。刑者。天之所以整齊斯民。而典獄者。特承天意以終其事者也。使我一日曠職。不能終天之事。則是柄將改而在他人矣。自君言之。紂之炮烙。不能終天之事。而終之者。武王也。自臣言之。苗之庶戮。不能終天之事。而終之者。臯陶也。其可不懼乎。其可不日勤乎。其可不祇敬迎天命以承之乎。穆王以奉天爲心者也。司政典獄能奉天命。則爲能奉穆王矣。雖人之所畏者。勿畏也。雖人之所休者。勿休也。心不外用。惟敬五刑。輕重出入。皆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是乃敬逆天命之綱條也。天子以天下爲體者也。天下典獄者皆若是。則一人有慶矣。兆民之命寄焉。則固賴之者也。導迎善氣。培養根本。國壽其有不延者乎。獄之所繫。蓋如此。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鈞。

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前數章反覆告戒。至此始頒贖刑之令。言之訥而不敢易也。刑而謂之祥。好生之德。既見於發語之端矣。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三者之審。民之所以安也。何所當擇。豈非典獄之人乎。何所當敬。豈非用刑之際乎。何所當度。豈非獄辭之所逮及者乎。不擇典獄之人。則有邦有土者。雖有哀敬之心。亦無所施矣。既擇其人。然後居敬行簡。以臨之。先後固有序也。獄辭之連逮。古今之通病。酷吏以多殺爲功。貪吏以鬻獄爲利。惟恐株連枝蔓之不廣。漢世詔獄之所逮。蓋有至於十餘萬者矣。苟於追逮之時。審度其必當逮者。然後逮之。刑之所以簡也。兩造具備。兩爭者皆造於庭。非偏聽也。師聽五辭。羣有司同聽其辭。非偏見也。獄辭所及。既欲審度。而兩造復欲其具備。蓋所不當逮者。不可掇一人。所當逮者。不可闕一人也。五辭簡孚。正于五刑。獄辭雖衆。麗于刑者。不過五。故謂之五辭。羣有司同聽其辭。簡核孚信。隨其輕重。而正其刑。此情法相當者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以是辭而求。是刑參差而不可簡核。則罪之疑者。於是正五贖之罰。以待之。此情法不相當者也。至於罰之猶不服。察其果無辜。則正于五過。宥過無大。蓋直貸之而已。古者因情以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此古今之異也。刑降而爲罰。罰降而爲過。每降愈輕矣。刑固欲輕。以私而故縱。則非天討。此所以嚴責典獄者。五過之疵。而待以惟鈞之刑也。故縱而宥。以五過。其疵病大率有五。官者。權勢也。反者。報德也。內者。女謁也。貨者。賄賂也。來者。干請也。既使之與所縱者同罪。復勉以其審克之。審者。

察之之謂。盡其心也。克者。治之之謂。竭其力也。盡其心。竭其力。則私不能奪。而防微別嫌者。亦無所不至矣。夫然後可免於五過之疵也。自此每條多繫之以審克。皆丁寧之。使盡心力而爲之也。五刑之疑有赦。卽所謂正于五罰。五罰之疑有赦。卽所謂正于五過。觀下文五辟疑赦而爲罰。則五罰疑赦而爲過。從可知也。皆欲其審克者。當赦而不赦。不當赦而赦。所害皆不輕也。簡孚有衆。卽所謂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惟貌有稽。教之以簡孚之法也。辭或可僞。而貌不可揜。不正則眊。有愧則泚。推此而稽之。蓋有所不得遁者矣。無簡不聽。具嚴天威者。不經衆人之簡核。則獄雖成。而上有所不聽。所以如是求詳而致嚴者。蓋刑乃天之威。非君之私權也。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衆之所簡孚。卽天威之所在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此贖刑之令也。載於法。謂之刑。加於人。謂之辟。六兩曰鍰。自百至千。稱其辟之輕重。而爲金之多寡也。五辟之疑。旣赦而從贖矣。每條必繼之以閱實其罪。言之屢。辭之復者。出死入生。輕重固大不等。毀支體之與捐財貨。輕重亦大不等也。死生刑贖。定於俄頃。安得不每閱其實乎。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之三千。雖增於舊。然枚數之。則墨劓所增者各五百。皆輕刑也。宮所損者二百。大辟所損者三百。皆重刑也。刑不增不損。居輕重之間者也。輕罪則多於前。重罪則損於舊。觀其目。則哀矜之意固

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刑者律也比者例也罪無正律舉輕以明重舉重以明輕所謂上下比罪也三千之刑可謂衆矣猶不能盡天下之罪不免於上下以求其比以是知天下之情無窮而法不可獨任也無僭亂辭者既無正律所恃以爲依據者獨其獄辭耳苟又僭差而亂其辭既無定法復無定辭將何所依據乎此例固有昔嘗有之而今不行者矣故戒之以勿用不行也惟察惟法其審克之蓋以既無正律察其法尤不可不致詳也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者法重情輕法輕情重斟酌陞降要必有以權之也是權也一毫私意未盡猶不能皆得其平惟克天德然後能與乎此也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者有一人之輕重前所謂輕重諸罰有權是也有一代之輕重此所謂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刑亂國者欲齊乎新國之輕則非齊也刑新國者欲齊乎平國之中則非齊也惟通其倫類識其要會然後知不齊之齊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者贖罰之所懲雖非死傷然殫其資財人固已極於病矣此穆王哀矜之無窮也此心不厚者必謂免汝之死始取汝之財爲惠已多方爲德色寧有猶憂其病民者邪穆王於人之輸財憫之猶若此況於真用五刑此心又可知矣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者。穆王憫斯民之篤。故於治獄者。獨識其真佞。口才者。世俗所謂能折獄者也。穆王乃舍之。而屬意於溫良長者。蓋深知區區辯慧之不足任。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心誠求之。不中不遠。故其所折之獄。無不在中也。察辭于差。非從惟從者。雖得長者以折獄。而治獄之法。不可偏廢。理事要當並舉。非如後世以頽然土木爲長者也。辭之實者。屢訊屢鞫。前後如一。欺罔文飾者。雖巧於對獄。其辭要必有差。因其差而察之。不從其僞辭。乃所以從其真情也。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者。以哀敬之心折獄。既有其本。至於議法之時。必澄定其精神。澡雪其耳目。然後啓法律與衆占度。裁其輕重。則咸庶幾協乎中正。當啓刑書之際。民命所繫。豈容有少昏惰。亦豈容不博盡衆議乎。蓋過此則其刑之矣。過此則其辟之矣。於此時固不可不審克也。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論刑旣終。申之以奏獄之戒也。獄辭之成。旣得其孚。信輸之於上。不可變易。情實必如其本辭。然後謂之孚也。一人而有數罪。一罪而有數法。奏其刑於上。必皆備載。而上之人斷獄。則并兩刑而從其一重者。以斷之焉。陳其數者。有司也。制其義者。人主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履之而後難。及之而後知。穆王臨御之久。飽於世故。此其言所以多懼也。朕敬于刑。有德惟刑。蓋真知

刑之所當敬。非有德者。誠不可以付此責也。五刑。天所以左右斯民。而司刑者。代天行罰。作配在下。奈何其不敬哉。明清于單辭以下。告之以敬天之實也。獄辭有單有兩。無證佐者。謂之單辭。聽之爲尤難。曰明而復曰清。蓋篤敬之至。澄之又澄。表裏洞徹。然後能不待證佐而坐照其情也。單辭固難聽。然非常值。凡日之所聽者。無非兩辭也。故復戒之。民之所以治。罔不由中。聽訟之兩辭。而有偏仄。是將無所措手足矣。其可用私意而家于獄之兩辭乎。家云者。出沒變化於兩辭之中。以爲囊橐窟穴者也。其所以如此者。蓋必有所利而然。故戒之以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使之知獄貨非所以爲寶。貨積而罪亦積。乃所以聚汝辜。罪之功狀。終有時而償。取貨之時。固欲其多。至報以庶尤之時。衆罪交至。豈汝所能勝乎。受貨爲富。若可喜。計貨爲罪。誠可懼也。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人之於用罰。固有時而知懼矣。然或警或肆。非所以爲永畏也。固有時而偶合矣。然臆度揣摩。非所謂天德也。未至于永畏。未造乎天德。我有須臾之間。而民已有死生之差矣。惟人在命。畏若之何。而不永。德若之何。而不天也。苟用刑失中。不協于極。則于天之罰。播於庶民者。亦略無令善可稱之政於天下。流惡爲無窮矣。穆王此章。告官伯族姓。高則望之以天。卑則防之以貨。其語若不倫者。蓋克念罔念。特一息之間耳。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臯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至於末章

之所訓迪。自中之外。亦無他說焉。今爾何所當監。豈非德於民之中乎。用刑者有意于譽。或上或下。欲以德名。而實不足以爲德。所以爲德者。必於民之中而後可也。其施無心。其行無事。本非作德。而德莫加焉。此所謂德於民之中。典獄者之大法也。哲人惟刑。待之尊也。無疆之辭。期之遠也。屬于五極。咸中有慶。教之以密察之工也。屬者。繫屬之謂。以罪繫法。各協其極。然後謂之咸。中有慶。九中而一偏。則猶有所憾。不得爲慶矣。又總而結之曰。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言汝諸侯。汝司政典獄。受我嘉美之衆。藹然郁然。無一損缺。當共護養。其可不監於此祥刑。而忍輕戕虐之乎。嗚呼。穆王之心。千載猶可玩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五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風氣之推移。治道之開塞。必於其會而觀之。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爲成康。爲文武。由此而下。則爲春秋。爲戰國。乃消長陞降之交會也。故法語舊典。尙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頽墮之意。亦已見於辭命之間。學者所當審擇而明辨。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文侯之命。

周書之所載。以秬鬯錫其臣者。凡兩見。周公勤勞王家。治定功成。而成王始有二卣之錫。東遷之時。視卜洛之時。相去果如何也。平王之錫。文侯之受。曾是以爲足乎。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蓋貶之而且傷之也。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文武之精蘊。平王何足以知之。其言乃若知本原者。蓋生長保傅之間。聞見之所熟。雖習矣而不察。猶能舉其語也。惟天聰明。明德者。天德也。克慎者。維持保養。天德所以存也。德聚則升。形則著矣。昭升敷聞。達于上下。而無閒。帝命之所以集也。二帝三王之書。其始篇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其終篇曰。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帝王之學。天人之際。老師宿儒之傳。無毫髮差也。平王則徒舉其語而不能察者也。降是則異端並作。言帝王者始支矣。文武之明德如是。故先正之臣始克左右昭事厥辟。蓋君德不明。其臣雖欲展四體布心腹。有不可得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此非至明者不能。自古從諫者。隨其分量。固有多寡輕重之閒。至於小大謀猷。罔不率從。非明白洞達兼忘人已者。不足以與於此。肆先祖懷在位者。文武之德。明著深厚。故成康以降。懷而不忘。傳世襲位之多。意味初未嘗斷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犬戎之禍。西周之亡。實幽王之愆也。而平王乃曰。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過則稱已。猶有周家忠厚之遺也。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推本禍亂之所由也。百圍之木。膏液內涸。然後風得而拔之。未有斯民資澤未殄而戎狄能乘之者也。純大也。戎狄之禍。所以如是之大者。以吾民之膏澤殄盡而無餘故也。使尙有一毫未殄。則戎狄亦必猶有一毫忌憚矣。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平王當喪亂之時。環顧在位者。皆新進晚出。略無重德宿望。可分憂寄。又內顧己之才。不足以勝撥亂興衰之責。傍徨不知所爲。所望者四方諸侯而已。諸侯之惟祖惟父。服享王室。其誰念此而憂恤朕躬乎。又

嘆息而思。諸侯其誰有宣力于我一人。不替此心而永安我位者乎。方想望之時。得文侯者左右而扶持之。故喜之深。稱之屢。而不能已也。昭顯祖。追文武。會紹乃辟。追孝前人。文侯未必真能踐此語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許之不知其過也。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絕也。汝多修扞我于艱。文侯周旋扞衛。其功固多。平王不自意得之。視之則尤多也。若汝予嘉。因襲文侯而有感於諸侯之不至者也。平王之失。大抵所求於人者重。而所自任者輕。延頸企踵以望諸侯之拯救。而不思自反以進彊君德。燕昭王。小國之君也。慨然有復讎之心。而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燕始未嘗有一士也。苟有是心。則千里之外應之。平王豈可以罔或者。壽俊在厥服而但已哉。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嗚呼。周之所以終於東周者。蓋於此章見之。平王東遷之初。大讎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膽之時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君臣釋然。遽自以爲足。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功已報矣。曰。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教之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勉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之君臣如此。其終於東乎。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啓初嗣位。而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初就封。而驟當徐夷之變。一旦誓師。左右攻伐之節。戈矛馬牛之利病。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孰謂其長於深宮之中。而參於膏粱之養邪。是以知大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費誓。

徐戎淮夷。世爲周患。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載於大誥。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載於江漢。匪紹匪遊。徐方釋騷。載於常武。自成王至于宣王。其叛其服。繫國之興衰。每有一變。朝廷爲之搖動。殆非小寇也。曲阜之地。與二寇鄰。周公當國。而伯禽就封焉。謂不自處危地。以率天下。固量周公之淺者。然不擇安。以遺子孫。亦足以見聖人大公無適。無莫之心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救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戎狄之於中國。每觀釁而動。伯禽免於保傅。而撫封於魯。淮夷徐戎。固妄意其未更事。所以並起而欲乘其新造之隙也。伯禽應之者。乃甚整暇而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自救甲冑。至礪鋒刃。皆治戎備之事也。而於一事之中。又自有序焉。甲所以衛身。冑所以衛首。干楯亦所以捍蔽。皆自衛者也。長兵則用弓矢。短兵則用戈矛。鋒刃亦所以擊刺。皆攻人者也。治戎備之際。先自衛而後攻人。所謂一事之中。又自有序。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罪。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戎備旣修。則師可以出矣。此所以繼之以除道路之事也。淫。大也。牯。閑牧也。師旣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郊野。郊野之民。皆當修治其地。窒塞其獲罪。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舉此一條。以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於師屯者。除治之功。蓋無所不施矣。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師旣出。則部伍不可不嚴。自此皆嚴部伍之事也。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師行之變也。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旂。蓋師行遇風。替亂奔逸。雖非所常遇。然衆散兵潰。常必由之。乃軍中之深忌。不得不預戒也。當此之時。惟宜鎮之以靜。故戒其本部。按堵不動。無敢越逐。若縱之越逐。則奔者未及。逐者先亂。軍律不可復整矣。惟嚴之以越逐之刑。使之森然各守部伍。則潰亂者將徐而自止。此出師鎮定變亂之法也。又戒其他部。見馬牛。臣妾奔逸而至者。無敢保藏。敬而歸之。隨其多寡。商度行賞。人誘於祇復之賞。而憚於不復之刑。則流散者將不召而自集。此出師招集散亡之法也。本部不敢離局。他部不敢匿姦。部伍條達。繩引恭布。何變亂之足憂哉。至於師旅所經。又申以寇攘竊誘之法。此不惟欲田野不擾。自古喪師者。每因剽掠失部伍。爲敵所乘。故不得不戒也。

甲戌。我惟征徐。時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

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戎備既治，道路既除，部伍既嚴，行師之道備，而兵可用矣。故於此而立期會焉。甲戌，用兵之期也。徐戎淮夷並興，今所攻者獨徐戎，蓋量其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聲勢相倚，徐戎敗，則淮夷將不攻而自潰矣。軍事以期會爲本，芻糧爲命，失期而服大刑，宜也。魯人三郊三遂，國外曰郊，郊外曰遂，郊之兵，其正也。在天子，則六卿之軍也。遂之兵，其副也。在天子，則六遂之軍也。兩寇並至，其勢甚重，故悉起正副之兵以應之。東郊則其受兵之地，故所起者三郊三遂而已。攻以甲戌，築以甲戌，攻築同日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所以刑之者無餘，但非殺爾。降死一等之刑也。糗糧芻茭之不給，加以死刑，楨幹之不供，加以降死一等之刑，何也？糗糧，人食也。芻茭，馬食也。人馬不可一日無食，楨幹雖板築之所須，視二者則猶稍緩也。然則古人之於殺，非甚不得已，肯輕用之哉。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二帝三王之澤，至文侯之命竭矣。受之以費誓者，以法制之在故國，猶可因也。受之以秦誓者，以理義之在人心，猶可復也。充穆公之心，而因伯禽之法，馴致其道，帝王何遠之有。觀書之終，而後知帝王之道，初無所終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嵒，還歸，作秦誓。秦誓。

秦穆因杞子之間，潛師襲鄭。書法宜曰襲，不宜曰伐。師未加鄭，移兵滅滑。書法宜曰滑，不宜曰鄭。正其

出師之名曰伐。發其謀也。正其受兵之國曰鄭。誅其心也。兵端發於鄭而加於滑。晉何預焉。晉襄公帥師敗諸崤。乘人之隙者人亦乘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還歸作秦誓。傷於外者反於家。動心忍性。將以進於二帝三王之治者。此其階也。始終予奪。立義之精如此。書之序。春秋之策。其同一筆乎。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訖之爲言盡也。盤之爲言樂也。順理而行。無非盤樂。使人盡自知是理。則天下無復事矣。惟不能使人皆然。此憂患之所由生。而古人之所深歎也。是言也。穆公疇昔固聞之於此。而謂之羣言之首。蓋歷事變而始知其有味也。前日秦固無事之國也。無故冒利興師。自取禍敗。鄉師而哭之際。憂沮困辱。果安從生乎。於此時而味此言。信乎其爲羣言之首也。責人斯無難。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曰俾曰艱。非真從事於自克者。不能爲此言也。責人則固無難矣。至於受人之責。苟私意猶有毫毛之未盡。則聞規聽諫。亦必有毫毛之齟齬。雖弗違之迹。不見於外。隱之吾心。蓋莫能掩也。滌除滌治。俾略無扞格。沛如順流。其爲力豈易乎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自怨自艾。憂歲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然。思之切而進之勇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此穆公自敝受病之源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忌。語辭也。如抑鬯弓忌之類。

非不知其老成。徒以其不能委曲就己而遠之。非不知其爲新進。姑樂其順而親之。此正平日受病之源也。自今觀之。雖則私情云然。要必稽謀黃髮。始無所失。蓋經事歷變。知老成之真可信而益知私情之不可徇也。尙云者。庶幾乎此而不敢必乎此。此用力之難者之言也。

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尙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遠。我尙不欲。惟截截善諛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穆公之心一復。則向背好惡從而一變。旅力旣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旣拱者也。今乃以庶幾有之。自多。射御不遠之勇夫。前日所夸過門超乘者也。今乃以庶幾能不欲自喜。截截巧辯能移人之辭者。亦前日求之惟恐其少者也。今乃謂其徒實繁而厭惡其多。方寸旣改。羣動皆新。舉秦之朝。自此將廓然無事乎。曰。尊老貴德之心。欲其保養之而不復替也。喜功生事之習。欲其防閑之而不復萌也。儉邪讒佞之徒。雖已知厭惡。又欲其去之不疑。絕其本根而不復殖也。所當從事者。方自此始。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遠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昧昧之思。深潛篤至。非浮揚輕略。遊意於膚革之間者也。惟潛心之篤。故見君子小人之情狀甚真。而言治亂之效甚決。小知者。大受之賊也。斷斷專慤。而無他技。則賊之者寡矣。故其心廣大易直。休休然。其如有容。固心之本體也。所以迫隘忌克者。小知賊之也。曰其如有容者。莫測其限量而難乎其形容。

也。論君子之樂善，終之以不替，如自其口出，好之篤也。論小人之忌善，終之以俾不達，惡之遠也。小人之於君子，不惟疾之惡之遠之而已，必左右沮遏，千慮百圖，非使君子不能自達，則其心終不厭。惡之未遠，雖欲自己，有所不能，思其反，則可知君子之於善矣。當穆公作誓之時，百里奚蹇叔蓋立於其朝，而猶曰：如有一介臣，豈非善端初復，略見二帝三王之規模，思得大受之士以共此，而於二三臣者，意有所未足乎？嗚呼！當是時，安得真儒大人，迎其善端而充之。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穆公誓衆之終，慨然興歎，以謂邦之杌隉，咎有所歸，吾一人不得辭其責，邦之榮懷，亦庶幾一人之慶，非他人事也。休戚利害，切吾一身，所以勤勤懇懇者，豈徒爲觀美哉？蓋無非誠心實語也。漢唐之君，怠於爲治，反待其臣，挽引督趣而猶不知勉者，其亦未嘗味穆公此語邪。

借 書 山 期 紙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增 修 東 萊 書 說
冊 五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修定者 時 潤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D一三五八

翁

代



3
4
358]